武俠世界

第31年

43

$10.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靈芝

（野生萬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注册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尙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複方**片仔癀**軟膏（外用）

治療皮膚病良葯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癀」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複方「片仔癀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癀爲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龍江牌
LONG JIANG BRAND

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疾病、如痤瘡、脂性皮炎、帶狀疱疹、單純疱疹、膿疱瘡、癬及凍瘡均有特佳療效。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經銷處：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1-4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一波三折」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敍述一名竊匪偸超音波掃描器，巧遇一位日本高手格鬥受重傷，在醫院治療時又遭暗殺致死，從而揭開了一幕驚人的稀有鈾元素詐騙案，追源禍始是由日本兩大家族的傾軋，爭奪鈾元素的所有權，經國際刑警邀請馬獅龍協助，警探陸建邦共同處理此案，從香港、日本兩地深入調查，終於查出鈾元素的下落……個中情節曲折緊張，打鬥場面驚險刺激，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的幻想力嗎？請顯示你的寫作才華，本刊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故事之有志者，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每個故事獨立，以不超過五萬或十萬字爲佳。）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蕭玉寒先生所著「天機大師劉伯溫傳奇故事」之「挪移乾坤」，請各讀者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43期

（總號159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一波三折

南宮宇·文
可飛·圖



竊匪命案

對一般人來說，星期日是最悠閒的日子。

但對高根來說，卻是最忙碌的日子。

因為高根是一個竊賊。

但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竊賊，而是一個有技巧有智慧的竊賊。

至少他自己認為自己是與眾不同的。

他向來是個獨行賊，偷竊的目標，並不是一般的民家，而是那些屹立在市中心的巍峨高聳的商業大廈。

上班的日子，市中心的商業大廈，都是車水馬龍，熙來攘往，但一到星期日或者是假期，尤其是那些長假期，例如星期一有一天補假的話，一共三天假期，整個商業中心便會寂靜下來。

那是高根的上佳日子，也是他最忙碌的時刻。

着手調查

* * *

是八月最末的一天。

那天是星期一，也是公衆假期。

高根一早已躲進了一間商業大廈的廁所之內。

週末的黃昏，整座商業大廈都沒有人，除了在下面保安房的幾個保安人員。

這座大廈，設備豪華，保安系統先進。

對於高根來說，那是最好的偷竊對象。

因為保安系統先進，那些保安人員自然疏忽，倚賴機器，不會有防範之心。

而這座大廈，大多是醫生的診所，或是一些金融機構的巨大辦公室。

這些寫字樓，是高根的藏寶庫。

究竟他要偷甚麼東西？

他從廁所裡走了出來，精神奕奕，因為他已在廁所之內，好好的睡了一覺。

前面是一條寂靜的走廊。

高根已經探好了形勢，並且有了周密的計劃。

他先來到後梯，推開了一個窗。

這後梯平日是沒有人到的，也沒有人知道，窗外是一個天井，天井下面便是停車場的頂層。

高根把工具拿了出來。

他先架設了一個鋼架，上面按放了一個滑輪，並繫上繩索，這裏只是十二樓，一百米左右的繩索，便可以直落那停車場的頂層。

這個鋼架是十分重要的。

既可用來逃生，也可以用來運貨。

一切準備妥當之後，他走回長廊。

看看手錶，是下午六時三十分，那是最安全的工作時刻，因為保安人員都會在這時候吃飯，吃完飯之後，電視台又有一個相當吸引的節目。

這節目會維持到八時三十分左右。

因此，在這兩個鐘頭之內，高根可以從容不迫的把他心目中要偷的東西，一一偷了出來，然後利用那鋼架，運到停車場的頂部。

他先走進一間醫生診所。

那是全城最出名的婦科醫生診所，這醫生的收費自然是驚人的。

不過，那是物有所值，因為他醫務所內所安置的儀器是最先進的，據說那套超音波掃描器，便價值百萬，假如偷了出去，賣得三折，這個收穫也算不錯。

他先用百合匙開了大門。

門內是一個大堂。

滿舖地毡，舒適的沙發，然後是幾度緊閉的門。

高根已打探清楚。

最後的一間房間，便是那部超音波掃描器的所在。

門也是緊鎖的。

那當然阻不了高根，他試了兩支百合匙，門便開了。

房間並不太大，除了三張椅子之外，便是那副儀器，高根一看，便知房內有防盜系統。

那位醫生似乎並不相信有人會來偷這東西，但礙於投買保險，因此也安裝了一部防盜系統。

但那防盜系統却是低價貨。

高根只要一支鋼針，便使那保安系統失效。

然後他從容的拔去了電掣，並且試圖把那儀器拉開，出乎意料之外，儀器並不太重。

最令人高興的，儀器下面還有滑輪，不用費多少氣力，便把那儀器推出了大堂。

看着這儀器，高根好像看着三十萬現金似的。

他看看診所，其實這裏還有很多貴重的東西，不過，高根並沒有興趣。

因為他做盜賊也有他的一套原則。

盜賊與賭徒其實都有相通的地方，第一戒是不要太貪，因為貪字會變貧。

他要緊守這一戒。

他把儀器推出了門外，並且關了燈，並把門關上。

走廊外面也是有尼龍地毡，因此，推這儀器出去，也沒有多大困難，也沒多費氣力。

他一直推着儀器，向後梯進發。

忽然，他見電眼前一閃。

一個人。

一個提着公事包的黑衣人，從另一間辦公室閃了出來。

那人見了高根，也極感意外。

高根反應極為靈敏。

他已從懷中抽出一柄手槍，指向那人。

那是一個矮小的人，大約只有五呎左右，臉孔是典型的日本人樣子。

單眼皮，扁鼻，薄口唇。

那人看見手槍，站定，高舉雙手。

高根道：「你是誰？」

他的原意是以爲這人是個行家。

假若眞是個行家的話，那便各自發財。

但那人只搖搖了頭，並沒有說話。

高根看着那人，他高舉的雙手，仍提着那個公事包，並不是一個公事包，而是一個相當名貴的皮箱。

高根立時又估計他是個商行的人員。

本來這個時候，應該是再沒有人來的，不過，有那麼湊巧，這人因一些重要的事情而回到辦公室。

高根對於這些突發的事件，也有他的一套。

他慢慢走近那人。

槍口是指着他的心口處。

那人十分鎭定，說了幾句話。

那幾句話是咕嚕咕嚕的一大串，高根只知道那可能是日本話，但半個字也聽不懂。

忽然，那人以公事箱護着自己的心口。

然後，他用生硬的本地話說了一句話，高根聽了，微微一笑。

高根身材高大，靠近那日本人，高過他一個頭以上，他一舉槍，打算擊向那人的頭部。

他的計劃是，先擊暈這人，把他鎖在廁所內，然後搬去了那儀器之後，再通知大廈的人。

他並不會殺人。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那日本人反應也極快。

他向後一竄。

與高根猝不及防，讓他逃離，自己的一擊也落空。

那人離開高根十米外，一個翻滾，便站了起來。

而那人手上也多了一支手槍。

與高根那柄竟是一模一樣。

那人也指着高根的心口，道：「看你槍快還是我槍快！」

那人口音古怪，但仍可以使人了解他的意思。

高根愕然，想不到這日本人竟懂本地話。

高根道：「你的槍一定比我快！」

「爲甚麼？」

「因爲我這槍兒是一支假槍！」高根有點沮喪地道。

那日本人放下了公事箱。

本來木無表情的臉孔，出現了笑意，道：「放下你的假槍！」

高根當然沒有異議。

「來！」

那人已拾起了那枝假槍。

高根只好依命，走上前去。

「你是賊？」

高根點了點頭。

那人看着那副儀器，道：「你識貨！」

想不到這日本人，也有些幽默感。

但高根並不欣賞這幽默，他趁這時刻，一拳打出，可是那日本人並沒有鬆懈。

他一閃身，向上一抄，便把高根的手臂抄着，向上一躍，已把高根的手臂反扣着。

那人身材矮小，但力度驚人。

這一扣使高根整個人不能動彈。

那人叱喝了兩句。

高根雖然不能動，但看見地上有兩柄槍，其中一柄是自己的假槍，另一柄是那日本人的。

應該是眞的。

他向前一撲，用盡了全身之力。

竟然被他撲甩了，並且把其中一柄槍握到了手上。

他回身，用槍指着那日本人。

那人奸狡的一笑。

高根忘記了他那句話：千萬不要殺人！

他一按那槍掣。

日本人笑了起來，道：「我的也是假槍！」

高根再按，是的，又是假槍，他有點怒不可遏，上前便要扭打這日本人。

那日本人看準他的來勢，一個閃身，左手一揚。

高根只感到胸口一陣冰涼。

接着是一片濡濕。

他低下頭來，只見衣服已有了一片殷紅。

血！是血！

那日本人一脚把高根踢開，他手上的刀子已染滿了鮮血，他把刀子揩在高根的衣服上。

然後，頭也不回，向另一邊的後梯走去。

高根只覺痛楚難忍，而且血越流越多。

這時，他倒希望有人來，因爲這樣讓血流下去，不到一個小時，他便會因失血過多而死。

沒有人想死，高根當然不例外。

可是，這個時刻又怎會有人來？

他高叫，聲音只在裡面迴响。

這是十二樓，那會有人聽到？

尤其是在這時刻，那些保安人員正聚精會神的看着電視播映的精采節目！

高根掩着傷口，但血仍然流着。

地下已是殷紅一片。

他感到有點暈眩，想不到自己向來認爲是個高手，但畢竟仍然要喪身於此！

忽然，他覺得不能這樣便死去，因爲那日本人說過一句話，那是——

他看見那牆上有一個火警鐘。

他站了起來，但却站不穩，幾經辛苦，他才攀到那火警掣，可是，他却無力敲碎那玻璃！

最後，他脫了鞋子，才打碎了那玻璃，按下警鐘。

不一會，保安人員喝罵着上來，叫道：「又是甚麼警鐘誤鳴！」

當他們看見地上那個血人時，才知道並不是警鐘誤鳴，他們急忙的報警。

高根因爲是胸口中刀，流血過多，抬下去的時候，人已半昏迷。

警務人員也來了。

負責調查這突發事件的是陸建邦探長，他是一個年輕的警務人員，充滿幹勁。

他一到現場，看見滿地鮮血，和那部價值百萬的超音波掃描器，便知道高根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竊賊。

不過，他只是以爲兩個行家相遇，發生爭執打鬥而已，但千萬估不到，事情牽涉是巨大而複雜的。

高根被送入醫院之後，並沒有死去，一直處於昏迷的狀態，過了幾天，他開始甦醒。

但他整天在床上，夢囈般說道：

「有核……有核……」

起初，並沒有注意他在說甚麼。

但那個負責照顧他的護士，是一個十分小心的人，把這件事告訴了陸建邦。

陸建邦起初也不以爲意。

可是，他也到過醫院，親自的聽過他不斷的叫道：「有核……有核……」

那時，高根仍是半昏迷狀態，完全靠喉管輸送營養液入他身體，並不能吃東西。

因此，他並沒有吃過東西。

如果以常理來推測，「有核」的意思，應該是指水果中的核。

然而，他根本不能進食，那會有甚麼水果核？

陸建邦實在是一個精明的警務人員，他明白一個人在半昏迷狀態中仍念念不忘的事，一定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可是「有核」代表甚麼？

他安裝了一個錄音機在高根的床前，錄下他整天發出夢囈般的聲音。

經過幾天的努力，仍然只是錄得斷斷續續的「有核……有核……」再沒有其他的聲音。

高根的身上，並沒有任何證明文件，因爲當時他是做賊，當然沒有帶文件在身。

因此，在這一段時間內，沒有辦法查明他的身份，只能讓他在醫院中休養，希望他早日康復，再查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 * *

馬獅龍與這件事完全沒有關連。

但世事便是這麼湊巧。

那天，他到高級警務人員俱樂部吃飯。

那只是一個普通朋友的約會，那人是馬獅龍的舊同事，他們相約只爲聚一下舊情。

可是，那人却失約。

馬獅龍並沒有覺得甚麼。

因爲他明白，警務工作是最身不由主的工作，一件突發事件，往往便使警務人員無法依時下班。

馬獅龍往酒吧喝了一杯酒。

因爲他常常與警務人員有來往，因此很多人經過，都與他打招呼。

恰巧陸建邦也在酒吧之內。

他並不認識馬獅龍，不過，他一直在旁看着，覺得馬獅龍識得那麼多人，一定是個資深的警務人員。

他便走近與他搭訕，道：「那一區？」

馬獅龍聽了，起初是一頭霧水，但再想一下，便明白他是誤會了自己的身份，道：「我不是警務人員！」

「啊，對不起！請教……」

「馬獅龍。」

「馬獅龍？你是屢建奇……」

「我只是盡市民的義務，協助警方破案。」

陸建邦當然知道馬獅龍是個怎樣的人物。

他十分誠懇地道：「我姓陸，陸建邦。」

馬獅龍也伸出了手。

就是這樣，他們開始談話着，主題自然然是與業務有關的。

談到幾件與馬獅龍有關的案件時，陸建邦表示十分仰慕他的工作。

馬獅龍道：「你站在保護市民的第一線工作，值得我們敬佩與羡慕！」

忽然，陸建邦想起近日高根這件案子。

他一直爲「有核……有核……」這句話而感到困惑，而今遇到一個這麼有智慧的人，他自然便提出這事，看看馬獅龍有甚麼看法。

馬獅龍聽了陸建邦敘述高根的事情之後，想了一會，也覺得並沒有甚麼奇怪之處。

陸建邦道：「馬先生，奇怪的地方是這位仁兄在半昏迷狀態中仍不斷叫『有核……有核……』，你認爲這表示甚麼？」

「有核？」馬獅龍沈吟了一會，道：「核，應該是指水菓的種子……不過，整件事與水菓的核，並沒有多大關連！核，還可以作爲核心，核對，核子！」

「核子，那更是馬牛不相及！」

馬獅龍也同意陸建邦的看法。

兩人沉默了一會。

馬獅龍忽然想起一個問題。

「你那個疑犯，心口中一刀，爲甚麼還會不死？」

「那是他大命，那刀插中他的心臟……假如他是常人的話！」

「那麼高根不是常人？」

「他的心臟是偏右的！」

「啊！因而他避開了死神！」

「是的，根據醫生的診斷，假若是一個正常的人，未送到醫院，便會死的了！」

「他果然是大命！」馬獅龍又問：「有沒有捉到用刀刺他的人？」

陸建邦道：「我們根本沒法錄到他的口供，更不知實際的情形如何！」

「那唯一的辦法是等候他甦醒？」

陸建邦點了點頭。

馬獅龍離開了高級警務人員俱樂部之後，便回到家裏，他對這件事，也並不放在心上。

不過，他仍然有想過，「有核」是代表甚麼，但却是百思不得其解。

「核子？」馬獅龍自己也笑了出來，一個普通竊賊，怎會與核子有關？

過了幾天，馬獅龍已把這件事忘懷了。

那天晚上，他却接到陸建邦的電話：「馬先生，你還記得我提過的高根嗎？」

「記得！」

「他死了！」

「死了？流血仍然不止？」

「不！被人殺死了！」

「在醫院內？」

「是，在醫院內！」

「兇手這麼大膽？」

「最重要的是，這件事眞的與核子有關！」

「甚麼核子？蘋果的核？」

「不，是核子的核，製造原子彈的核有關……」

電話內忽然換了個聲音，道：「馬先生，我是伍署長，你來一次醫院，好嗎？」

「伍署長？是伍百蚊嗎？」

「老馬，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我是伍柏文，這件事看來牽涉很廣，你有興趣來嗎？」

「老友叫到，一定來的！」

看來那天馬獅龍約的警務朋友，便是這位伍柏文，他的名字與五百蚊諧音，因此朋友之間都是這樣稱呼他。

想不到他已升爲署長了。

馬獅龍三十分鐘之後，趕到了現場。

現場是醫院的拘留病房。

高根的傷勢嚴重，因此，他是單獨拘禁的。

高根死在床上，心口有一個大窟窿，血流滿床，十分恐怖。

伍署長與馬獅龍寒暄兩句之後，便道：「怎麼看法？」

「兇手極端殘忍！」

「不單殘忍，而且是向我們挑戰！」

馬獅龍明白伍柏文署長的意思，兇手竟在警方的拘留病房大施殺手，實在是一種挑戰。

「我聽你說，這事與核子有關？」

「是的，事情是這樣的，醫院內的放射性手術室，最近有醫生懷疑，機器似乎有點毛病，爲了安全之計，便派了人員來查探一下。

「那知，那位工作人員，手持一個探測輻射能量的儀器經過病房，竟然發現這病房有十分强力的輻射能量！」

「當時房內有甚麼人？」

「應該只有高根一個人！」

「那人有沒有進來看？」

「有，並且發現了兇案！」

「爲甚麼沒有醫務人員在場？」

「因爲當時是下午五時，那是一個交接的時刻，因爲人手不足的原因，當時是眞空的！」

「兇手就在這時下手！」

伍署長道：「這件事我已知會了上頭，但事關重大，而這事又發生在我新上任的警區內，因此，我才找你來，太麻煩你了！」

「別這麼說，陸探長早幾日也與我談過這疑犯在昏迷時仍不斷夢囈『有核、有核』，我對這事已感興趣，而今你發現這人竟然眞的與核子有關，我倒希望知道其中的眞相！」

伍署長道：「你與陸建邦好好談一下。」

「沒問題，你好好辦你的事！」

伍署長道：「馬獅龍是位犯罪學的專家！」

陸建邦道：「不用介紹了，我早已看過他的資料，我一定會好好跟他學習！」

伍署長離開了。

馬獅龍道：「我們好好研究一下，對了，那發現兇案的人在嗎？」

「在。」陸建邦帶着馬獅龍來到一個護士室。

室內坐着一人，已有點不耐煩的表情。

陸探長抱歉地道：「請再回答幾個問題！」

「我已答得太多了！」

「最後幾個。」

那人已搶先道：「我手持探測輻射能量儀器經過，室外的能量已使我的儀器震動，房內的情形更差，我一打開門，儀器便發出警告的訊號！」

「現在還探測到嗎？」

「可以，不過經過三四個鐘頭，可能弱了一些！」

「試試看！」

那人拿了一個儀錶出來。

這儀錶並不大，只像一個普通用的電子儀錶。

他們又回到那房間。

在房外，那指針有了顫動。

那人道：「剛才的情形比現在嚴重得多。」

他們走進房間之內。

那指針大幅的躍動，可是並沒有聲音。

「當時這儀表是發出聲响的！」

「那表示輻射能量很大？」

「是的，那表示輻射能量已達到危

險的程度！」

「再顯淺一些？」

「對人體有害，假若長時期暴露在這種程度的輻射能量下，這個人一定會生癌！」

「你開了門，看見甚麼？」

「看見一個人，一個黑衣人，但一閃身便不見了，不知他從那裏逃去！」

「爲甚麼你不會小心看那人？」

「因爲我只集中精神在儀錶上，我是個科學家，我只對輻射有興趣！」

「後來呢？」

「我發覺這人胸口大量出血！」

「你怎麼了？」

「我大聲呼叫，所有人都來了！」

馬獅龍可以想像得到當時的大約情形。

「有沒有其他問題？」

馬獅龍道：「你認爲輻射能量來自那裡？」

「我也正爲這問題而傷腦筋！」那人似自言自語地道：「這房間之內，並無任何東西有輻射能量，我探查過，這死屍身上也有輻射能量，不過，並未達到危險程度。」

「那麼，唯一的來源是那人？」

「那個黑衣人！」

「爲甚麼他會有大量輻射能量？」

「只有一個可能，他身上有一些放射性物質！」

「這兇手身上有放射性物質？有這個可能嗎？」

「有，譬如他長期在輻射物質下工作，不過，我想這不能成立，因爲就算他長期在輻射性下工作，也不會使儀錶鳴叫！」

「第二個可能？」

「沒有可能的可能！」

「甚麼意思？」

「我是說他身上有一些核子元素的物質！」

「有誰會携這些東西在身上？」

「輻射元素是極端危險的東西，是高度危險物品，一般人並沒有機會得到！」

馬獅龍想了一下，暫時沒有需要再問下去，便道：「假若我以後有些甚麼問題，可以再請教嗎？」

「不要說請教，這是我的卡片，有需要的話，再到我辦公室研究！」

馬獅龍接過卡片，道：「李先生，謝謝你！」

陸建邦送了那位李先生出外。

馬獅龍滿腦子輻射的問題，當他再看那屍體的時候，他的注意力又被吸引過去了。

那斗大的窟窿。

血已流乾，要殺一個人，一刀兩刀已足夠，爲甚麼這兇手這麼殘忍？

他是洩恨？

這人與他有甚麼仇恨？

那時，陸建邦已回來。

馬獅龍道：「我們說說這兇案，你的看法是……」

「這兇手有點變態！」

「我同意！」

陸建邦道：「上次，這人僥倖因爲心臟偏右而逃過了大難，而今一個大窟窿，無論是偏左偏右，再無倖免！」

馬獅龍走近一點，看看那傷口。

「是非常鋒利的刀！」

「本來，這種刀一插下，幾乎是百分之九十沒命，不過……他也沒有理由這麼殘忍！」

馬獅龍道：「可能是兇手認爲，第一次的失敗，對他來說是侮辱！」

「那麼，你認爲這次殺他的人，與上次他遇見的人，是同一人？」

馬獅龍道：「你說過你根本沒有方法套他口供？」

「這幾天比較好一些，他說了一個大概！」

陸建邦把事情補述了一次。

但整件事仍是很含糊，最重要的一點，這高根在爆竊之時，遇到了一個黑衣人，這黑衣人在他耳邊說了一句話，那句話可能與「核子」有關。

可惜，他而今死了，再無法詳細叙述事情的始末。

忽然，馬獅龍道：「看看警署檔案內，有沒有專門用刀的殺手？」

陸建邦道：「我盡量的看！」

馬獅龍這時發現病床之上，有一具錄音機。

「這是甚麼用途的？」

「是用來錄下他的夢囈的，不過，這兩天他較爲清醒，並沒有再用。」

馬獅龍看着，錄音帶已用盡。

他按下回捲掣，然後再按播放掣。

錄音機播放出一些古怪的聲音。

「有核……有核……」

再聽下去，仍然是如此。

馬獅龍正想按下去。

忽然，聲音改變了，是門房打開的聲音。

「是你……」

接着是另一個人的聲音，沒有說話！只有乾笑聲。

笑聲給人一種毛骨悚然的聲音。

兩人不禁坐下來，小心聽那錄音帶。

「你！你又來了，想……」

「想要你的命！」

是生硬的本地話。

「你……」高根的聲音顫抖着。

一陣裂帛的聲音，高根的聲音十分可怖，仿佛是被人刺中了心口。

然後是骨頭碎裂的聲音。

「你說你有核……」

「當然是眞的！不過，你好安息，一切都不關你的事了！」

然後，是房門再開的聲音，接着又關上。

外面有混雜的聲音。

高根似拚命把嘴接近錄音機：「這人身上有核……核子武器的核，他……他不是開玩笑的！」

聲音停頓了一會。

「他從那間商行出來……是日本商行，那手提箱，內有可怕的核子原料，我……以爲他恐嚇我……但看來不像……這人好像要在我前面，顯示他的力量，他……他是個神經質的人……」

錄音帶就在這時停頓下來。

這實在是一條寶貴的線索。

陸建邦道：「我們要再小心的聽過！」

馬獅龍沒有回家，反而到了陸建邦的家裏，因爲他的家裡有十分先進的音响設備。

這些設備其實對聽這卷錄音帶也沒有甚麼幫助，不過，馬獅龍對這件事深感興趣，也希望利用先進的儀器，希望有新發現。

他們在吃晚餐時，重複又重複的聽了那錄音帶。

結果兩人互相參詳，而構想了整件事情：

高根正偷到那值百萬元的超音波掃描器時，見到了一個手提公事箱的黑衣人，那人說那手提箱內有核子元素，似是恐嚇一下高根，高根表示不相信，觸怒那人，那人一刀便要取他性命。

本來，這一刀，職業殺手的一刀是足以令高根致命的，不過，他偏是心臟生在右邊，逃出了生天。

殺手知道了這事，再到醫院殺他滅口。

這件事其實是到處都充滿漏洞矛盾。

例如：那殺手爲甚麼要告訴高根，箱內有核子元素？

爲甚麼一定要殺他？

一刀殺不了他，爲何又再到醫院下殺手？這殺手果眞是這樣瘋狂的嗎！

甚麼人會手持輻射性極重的核元素？他嫌命長嗎？還是想身上生一個毒瘤？

一切都似乎不合情理。

命案根本便是不合情理之事，馬獅龍越想越覺得這事難於解釋，但更令他要查明眞相。

馬獅龍索性在陸建邦家裡渡了一宵。

翌日，陸建邦上班，馬獅龍展開自己的調查。

他先往圖書館。

兇案與圖書館應該沒有甚麼關係。

他要的並不是兇案資料，而是與輻射元素有關。

很多金屬都含有放射性的分子。

而今普遍用來製造原子彈，便是鈾，並不是所有鈾都可以用來製造原子彈，只有鈾二三五才有這個用途。

天然鈾有另一個同位素，它的原子量是二三八，鈾這種原素，並非只是用來造原子彈，破壞世界和平，而是可以用來發展原子能，解決地球上的能源危機。

這種元素還可以用來探測古董的年代，在考古學方面，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東西。

馬獅龍看了一大堆資料，覺得並沒有甚麼新意，反而是鈾的價錢，令他大感興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只有德國人才懂得在鈾鑛中提煉鈾二三五出來製造原子彈，因此，在戰略物資上來說，那是無價寶。

但而今世界上很多國家也懂得製造原子彈，也有很多原子能的反應堆，因此，鈾其實已成了一種商品，一種稀有的金屬商品。

至於價錢方面，却有很大的差距。假若是全沒有經過提煉的鈾，每公斤只值百多美元。

但一經提煉，濃縮成爲百分之九十以上，則價錢是非常昂貴，一公斤可以值二千萬美元以上。

二千萬美元，假如兌換了港幣，便是一億六千萬港元，可以說是一個天文數字。

現代科學發達，歹徒的胃口也大增了。

馬獅龍心中立時有一個假設：

有人手上有一批濃縮的鈾元素，希望找到買家，而高根那天所遇到的人，是一個變態殺手，也是一個負責傳送鈾元素樣本的人。

想到這裏，馬獅龍却無法發展下去。

那變態殺手爲甚麼要把那鈾元素給高根看？

那人身上藏有這樣危險而貴重的東西，照理他應該盡量避免給人看，而且會盡快把那些東西帶離現場。

忽然，馬獅龍覺得，高根說的話有點兒戲。

他可能在極度驚愕中聽錯？

可是，醫院內的確探測到有輻射的存在。

馬獅龍從圖書館出來，立刻往一間私人化驗所去，那是一間龐大的化驗所，裏面有非常先進的儀器，而其中一位老闆，是他的朋友，因此，他很容易便借到一具探測放射性輻射能量的儀器。

這具儀器比在醫院那具更爲先進。

他立刻乘車往那間商業大厦。

這日並非假期，而且是下午三時，正是寫字樓最繁忙的時刻。

馬獅龍上了十二樓。

一出電梯，他便看到那間醫務所。

一條長長的走廊，兩邊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商行。

馬獅龍把那具探測儀器拿了出來，他幾乎嚇了一跳，那儀錶上的指針，不斷地跳動！

那表示這地方充滿了輻射！

高根的話並不是虛假的。

馬獅龍慢慢的走着，當他走近右手邊一間寫字樓的時候，本是開始平定的指針，又再次躍動。

那是一間日本公司：田幸株式會社。

馬獅龍並沒有直接進入那間公司，他繼續前行，那儀錶的指針，又再平定下來。

換句話說，那間日本公司便是放射性的來源。

馬獅龍實在忍耐不住，要進入這間日本公司看看。

原來這間日本公司，佔地非常廣大，這層樓的一半，全是屬於這公司的。

馬獅龍到了接待處。

一位美麗的公關小姐，用日文問道：「午安，請問閣下找誰？」

馬獅龍也用日文回答：「找哲郎！」

「甚麼哲郎？」

「都部哲郎！」

那位小姐看了一會，道：「對不起，我們這裏沒有這位都部哲郎！」

馬獅龍道：「有的……」他不理會那小姐，直闖入了公司裏面。

後面是一個龐大的辦公室。

可是，只有五六個職員，因而更顯得這寫字樓面積龐大。

那位接待小姐追進來，叫道：「你不能亂闖！」

那時，五六個職員都望着馬獅龍，其中一個人站了起來，走向馬獅龍。

「找誰？」

那時那接待小姐已走來，叫道：「你不能進來！」

那男人道：「多子，你可以出去，讓我來招呼這位先生！」

那位多子小姐退了出去。

馬獅龍望着那男人，那人十分瘦削，但身材十分高大，給人一種非常硬朗的感覺。

馬獅龍道：「我想找都部哲郎！」

都部哲朗只是一個虛構的名字，馬獅龍只是隨口而說出來的。

那人道：「我是！」

馬獅龍錯愕地看着那人，一時之間，反而有點不知所措。

那人道：「找我幹甚麼？」

馬獅龍道：「你便是都部哲郎，那好極了，我的日本朋友，介紹我來向你找尋一些資料！」

那人冷冰冰的道：「甚麼資料？」

一時之間，馬獅龍實在想不出，應該說些甚麼才好，不過，他的反應也快，道：「一些稀有金屬資料！」

那叫都部哲郎的人道：「啊，你的朋友沒有介紹錯，我是稀有金屬的專家！來，來，你跟我來，你要甚麼資料也有！」

那人已轉身，向一個房間走去。

其他的人仍然望着馬獅龍。

一時之間，馬獅龍無法不跟着那人。

那人也十分客氣，見馬獅龍脚步稍慢，便回首作了一個「請」的手勢。

馬獅龍只好跟着他。

他們進入了一間相當大的房間，裏面的裝飾十分講究，那人坐在那張高背大班椅上。

「請坐！」

當那人推一張椅子給馬獅龍坐的時候，竟然無意的仆上前。

馬獅龍下意識地扶着他。

那人的手臂碰着馬獅龍的口袋，那個輻射探測器，竟然被他推了出來。

探測器跌在地上。

馬獅龍伸手去拾起來，但那人出手比他更快，已把那探測器拿在手裏。

那人道：「是個輻射探測器！」

馬獅龍道：「我只是……」

「這儀器極爲先進，先生，你要的稀有金屬資料，並非放射性元素？」

「不，我只想找一些當今太空用的金屬！」

「這個容易！」

馬獅龍道：「請把這儀器給我！」

那人把儀器遞回馬獅龍。

然後，他回轉身來，開了一個檔案櫃，找了一會，才道：「你坐一下，關於太空金屬那個檔案，可能在另一處，因爲我們公司正做一宗太空金屬的生意！」

馬獅龍道：「好，好！」

那人出了外面，並掩上了門。

馬獅龍趁他出了去，把那儀器拿出來看看，指針並沒有躍動，表示這地方並沒有輻射。

馬獅龍等待着。

一直等了一刻鐘，那人還沒有回來。

他走到門處，想開門出去。

可是，門是上鎖的。

馬獅龍心中一凜！「怎會如此招呼人客？」

他大力把門敲着，門是十分堅固的實木門，根本推不動，只能敲响。

沒有人理會。

馬獅龍知道，本來是要來刺探別人的秘密，如今反而被人禁錮起來！

這可算是老貓燒鬚！

馬獅龍向來處事鎮定，他並不緊張，坐了下來。

回心一想，他也不禁笑了起來，笑自己太大意。

一入門口，隨口說了一個名字，竟然會找到那一個人，天下事那會有這麼湊巧？

再者，要問稀有金屬的資料，一問便找到一個專家，專家果然是這麼好找？

三者，那人碰他的口袋，那種手法，並不是無意，而是熟練至看似無意！這人其實是一個高手。

可是，自己又有甚麼地方，值得他禁錮的？

最可能是那個探測輻射的儀器。

馬獅龍一直等待着，已接近五時。

外面仍然沒有甚麼聲息傳來。

馬獅龍走近窗口一看，下面仍然是車水馬龍，快接近下班的時間，人將會更多。

桌上有電話，不過，不用試也知道不能打通的。

窗口是密封的，那些玻璃十分堅固，不能打破，只能敲碎，然而，打爛了玻璃，也無法爬下十二樓的。

唯一的方法，似乎是要等那人來開。

坐以待斃？

這當然不是辦法。

馬獅龍舉起頭，看見一些預防火警的噴水器，他立時在桌上拿起那座枱打火機，燒那噴水器。

可是，燒了一會，噴火器仍然沒有反應，既沒有水噴出來，那表示並不能通知下面的管理處。

馬獅龍推開了天花板。

原來是個偽裝的防火噴水器。

這地方實在古怪，為甚麼要這樣的偽裝？

那些冷氣系統却是不能偽裝的！

於是，馬獅龍打開了一個風口！

這風槽非常闊大，足可以容納一個人在裏面爬行，馬獅龍一想，風槽可通往各處，正是逃生的好地方！

他爬上了風槽。

風槽直達每一個房間，他爬了一會，只見下面都是一些小房間，也沒有人在裏面。

他應該爬向那個大寫字樓內。

忽然，他聽到一些聲音。

「解決他？」

然後是一番靜默。

接着又說：「好，好，一切依你的意思！」

馬獅龍向那聲音爬去。

只見下面是一間大房，那個自稱是都部哲郎的人正放下電話。

馬獅龍知道這並非一個普通人，他不敢妄動。

那人離開了房間。

一會，他聽到另一間房間開門，那是他被禁錮的房間，那人發出了一些咆哮的聲音。

馬獅龍知道，他發現了自己失踪，正在展開搜索，照理是沒有可能逃去，為甚麼竟會不見了？

那人並沒有回來，似是直奔了出大門。

這時，馬獅龍才安定了下來。

他往下望。

這次輪到他感到愕然，下面竟是一間私人睡房！

他小心再看，沒有錯，下面是一間私人睡房，而且佈置得十分精緻，設備也一應俱全。

睡床！被褥、枕頭、睡衣、衣櫃，寫字枱……完全是普通人家的睡房。

為甚麼在這個美侖美奐的寫字樓內，竟設有一間私人睡房？

也許，這公司的經理或者老闆，太懂得享受，可以在辦公的一些空間中，回來假寐一下。

馬獅龍看了一會，又再等了一會，那人並沒有回來的跡象，於是，他小心地從冷氣槽爬了下來，並把那槽口的蓋托好。

他不敢亂動，看了一會，忍不住打開衣櫃一看，只見裏面有幾件恤衫，還有兩套西裝。

看來與招呼他的那個男人，身材相似。

他再看看書桌上的抽屜，是上了鎖的。

馬獅龍感到非常局促，因為這是別人的地方，而且這人會隨時回來。

假若他回來，自己再沒有躲、逃走的機會。

而今唯一想做的，便是快躲，快離開這地方。

房門是關閉着的，他試試推開，却是應聲而開，馬獅龍閃在一旁，等了半晌，沒有其他反應。

他慢慢走出來，看見門外是一段短走廊，然後是另一道門，他走近那門。

門是上鎖的。

不過，那種鎖是十分普通的，很容易開的。

馬獅龍從身上拿出一條鋼線，不用一分鐘，門便開了，外面竟是樓梯。

看來是通往地下的走火樓梯。

馬獅龍立時三步當作兩步，離開了那房間，向樓下奔去。

果然，這樓梯是這座寫字樓的後梯，看來，這樓梯平日很少人會使用。

從十二樓一直下去。

快到三樓，應該是停車場。

馬獅龍推開了門，便感到一陣勁風撲面，他下意識的閃開，看清楚前面的情勢。

勁風來自一個人。

那人竟然是招呼他的都部哲郎！

他手上的刀又再劈下。

馬獅龍退身，利用樓梯的欄杆，滑了下去，那位都部哲郎追了下來，手中白光閃閃！

他手上的刀十分精緻，而且寒氣迫人。

他一邊追來，一邊咕咕嚕嚕的咒罵着。

馬獅龍拚命轉到下一層，推門而出，是第一層停車場，外面停滿了汽車。

他一滾身，已走入了車叢之內。

那人撲出，但因為是公衆地方，不敢把刀子明晃着，他看了一會，不

見了馬獅龍，又再自言自語似的。

馬獅龍在兩輛大車之間。

這時他才可以小心再看這位都部哲郎。

這人身手靈活，看他使刀的手法，顯然是一個出色的殺手，假若不是遇着馬獅龍，平常人是很難逃過他的一刀的。

這種一出刀便可以使人致命的殺手，才是出色的殺手，看他身上的西服，似乎是那房間的主人，因為他身上的衣物，與那衣櫃內的，是非常相似的。

可能，這人便是殺高根的人。

突然有這個念頭，馬獅龍不想立即離去，如果制服了他，可以知道不少資料。

那時，他是挨着一輛汽車，雙腿是離開地的，因此，就算那人蹲下，也看不見他。

馬獅龍低下頭，從車底向橫望，却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人所站的位置。

他等待着，那人正慢慢移向他。

馬獅龍已蓄勢待發。

當那人一移近，馬獅龍便一腳踢出，這一腳的力度足以踢開一頭牛。

那人被這力度狂猛的一腳踢中，口中咆哮一聲，跌下地上，但隨即滾向馬獅龍。

這人實在是個能手。

他忍着痛楚，已滾近馬獅龍，並且刀已在手。

馬獅龍千萬也料不到，他受了這麼大的痛楚仍然會迫近自己的身旁。

而且立時翻身而上，一連使出八刀。

馬獅龍一連避開了七刀，第八刀竟被劃破了胸前的衣衫，他感到那刀子迫近肌膚的顫慄。

馬獅龍好漢不吃眼前虧，連翻帶滾，躲到另一輛車的後面。

那人又再緊握着那柄刀子。

馬獅龍慢慢的拉下了腰間的皮帶，對付這快刀手，沒有武器是不可能的。

馬獅龍又再從車底望出。

那人又再接近。

這次馬獅龍看準了形勢，希望一出手，便可以弄垮這可怕的殺手。

當那人在馬獅龍可觸到的範圍內，馬獅龍的皮帶已出手，皮帶翻捲，捲着那人的刀。

那人被皮帶捲着，急忙撤手，刀子巧妙地落在他的左手之內，同時一刺。

這一刺幾乎刺中了馬獅龍，幸好馬獅龍稍稍閃身，而刀竟硬生生的插進那汽車的門上。

這刀子果真是厲害。

刀子插入車門內，一時之間，沒有這麼快可以抽出來，馬獅龍已把握了這個大好時機。

他一連出了七八拳，每一拳都是打在那人身上的要害，可是，他竟然可以忍受。

不過，他的臉孔變色。

第八拳之後，刀子已抽出。

這次輪到那人兇惡了！

他的刀猛刺，但這次却有點亂了章法，可能是因為他身上十分痛楚。

他可以忍受馬獅龍的七八拳，並不是說他並無損傷，而是暫時仍是清醒。

馬獅龍拚命閃避，並以「空手入白刃」的擒拿手法奪刀，可是全不管用！

他突然躍起，一個翻身，人已過了一輛車。

那人竟然是如影隨形！

兩人又在地上糾纏，刀子在馬獅龍額前閃動。

這實在有說不出的兇險！

這人使馬獅龍覺得可怕，並不是他的刀法，而是那種死纏不放的打法！

馬獅龍知道一時之間，不單沒有辦法制服他，反而是有可能被他刺傷，因此，他決定逃離此地。

他一有這個念頭，打法便自然不同。

他使了一個虛招。

那人刀子正向他胸口插來。

馬獅龍便趁着這機會，一連五個翻滾，已離開了那人五步，立時奔向那邊的矮牆。

那人仍然是依依不捨。

馬獅龍想翻過矮牆。

可是他人在半空，已看到矮牆後面竟然是街道，換句話說，一躍過去，便會跌下街去！

馬獅龍及時收住去勢。

可是那人却無法。

只見他翻過矮牆，便要活生生的跌下街去。

馬獅龍本來應該讓他跌下去，可是在這危急的一刹，他却伸出了手，一手抓着他。

那人的身體已翻出了牆外，發現竟然是摔下去，心中一驚，拚命一抓，抓着馬獅龍的手。

這人身材高大，體重也不輕，這一下墜的力量非常大，幾乎連馬獅龍也扯了出去。

這時的形勢却有點滑稽，也有點驚險。

本是兩人對打，拚個你死我活，可是而今馬獅龍却拉着那人的手，怕他下墜。

那人又咕嚕的說了幾句。

馬獅龍已穩定了身體，並打算拉他回來。

其實，假如在一般情形之下，馬獅龍應該可以放手，讓他飄身下去。

可是，他有一種特殊的感覺，這人雖兇狠，但似乎並不應該這麼死掉。

他不知這感覺何來。

那人又咆哮了幾句。

這次馬獅龍可以聽清楚，那是有

極濃鄉音的日本話：「我會報答你的！」

他只感到那人的手一鬆，便滑了下去。

馬獅龍感到奇怪，爲甚麼他會鬆手？原來下面有一個遮蔭的帳篷，而且這地方只是二樓，他有準備的滑下，並不足以致命。

其實，那人也感到馬獅龍是極難纏的，作爲一個殺手來說，既然不能一刀致命，便應一走了之。

那人下了帳篷，有人聲傳出，不過，轉眼之間，那人已消失在黑夜之中了！

馬獅龍也不敢再逗留下去，立時離開。

* * *

馬獅龍回到家門前，便看見客廳的燈大亮。

他看看手錶，已接近十一時，這個時候，老岳(馬獅龍的老僕人)應該就寢。

燈光亮了，那表示客廳內有客人。

馬獅龍經過剛才那一段驚險奇遇，兇惡打鬥，便提起戒心，不敢直接開門。

他走近窗口窺看，却發現陸建邦似乎十分焦急的坐在客廳之內。

陸建邦爲甚麼會到馬獅龍的家？

馬獅龍立即推門進去。

陸建邦一見了馬獅龍，便道：「我等得你好苦，你究竟去了那裏？」

馬獅龍道：「找我？甚麼事？」

「我發現了高根的資料，想找你研究一下，打電話找你半天，却沒有你的踪影，我害怕你遇到危險！」

「因此你索性來這裏？」

陸建邦點了點頭。

「高根是個竊賊，這點沒有錯？」

「當然沒有錯，而且是一個從未失手的竊賊！」

「可惜他一失手，便要死了！」

陸建邦道：「我從法醫官的手中，翻查他的牙齒記錄，才找到他的身世！」

「有個美滿的家庭？」

「不，他是一個單身漢，這人十分懂得享受，專門偷取高價貨品，每年只要出動一兩次，便足夠他奢華的生活。而且他永遠獨行，因此到現在還沒有失手！」

「他在警方沒有記錄？」

「沒有！」

「那你怎能證實他是一個高級竊賊？」

「有了他的資料，我們自然上他家，他的家中放着一個碗！」

「一個碗？」

「是件價值不菲的明朝花碗！」

「是他偷來的？」

「是的，上次一個拍賣展覽中失竊的！」

「他隨便擺放？」

「是的，他竟用來載一些花生！」

這個竊賊倒是視錢財如糞土！

馬獅龍道：「還有更重要的資料？」

「有，假若不是，我也不會這麼心急來找你！」

「甚麼資料？」

「他家裏有一份影印資料，竟然是與鈾有關的！」

「鈾？」

「一種放射性元素，可以用來製造原子彈！」

「我知道，我也到過圖書館查資料！」

「那張影印資料是一份舊報紙，三十年前的舊報紙！是日本文的！」

陸建邦從口袋中拿出一張紙。

「這是我把資料再影印！」

馬獅龍接了過來一看，字跡已相當模糊，可能是時日太久，上面似乎只是簡單的消息。

「德國戰艦在印度洋上失踪，艦上可能載有鈾。」

「那表示甚麼？」

「我開始也不以爲意，後來又再看到另一張字條」他又拿出另一張影印本。

上面零碎的寫着一些數字。

「四公斤，每公斤三十億……一共是一百二十億……即六億四千八百萬……」

馬獅龍看了一會，摸不着頭腦。

「你認爲那表示甚麼？」

「一些金錢數目！」

「天文數字？」

「我小心研究，發覺假若把前面的數字當作日元，因爲一般貨幣沒有人用那麼大的數字。」

「在日元來說，那價值也十分龐大！」

「假若一百二十億日元，剛可以先換港幣六億四千八百萬！」

「這表示甚麼？」

「你忘記了，高根是一個高級竊賊！」

「有甚麼東西值那麼多錢！」

「因爲這張字條與那份有關鈾的資料擺在一起，因此，我有一個推想，不知你覺得荒謬沒有？」

「說來一聽！」

「我估計那四公斤的便是鈾！」

「這種鑛物雖然值錢，怎也沒有這個數目！」

「我知道，我也查過，假若一般的鈾元素，未經提煉，一克只值一千四百日元！」

「但而今的價錢是二千倍！」

「是的，我想有兩個可能，第一，那些人對鈾的事物價格並不清楚。」

馬獅龍立刻接口道：「這是個勒索的價錢！」

「對，勒索的價錢！」

「假設你的猜測是對，勒索的對象是誰？」

「當然不是普通人！」

「甚至不是普通國家！」

「而是一個强大的國家！」

兩人沉默起來。

假若這個推想是對的話，這事是非同小可。

高根竟然有這麼大的胃口？

馬獅龍道：「看來你的推想有點過份，高根是個竊賊，他有精明的頭腦，他犯不着要冒這麼大的險，勒索一個國家，牽涉太大！」

陸建邦道：「可是，你忘了一件事情，高根在未死之前，曾提過『核子』之事！」

「對，殺死高根的人，也似乎用『核子』來恐嚇他，看來他們之間是有相互關係的！」

「還有，醫院內發現輻射！」

忽然，馬獅龍想起，今日再到那寫字樓，仍然發現有輻射能量。

這一件事的確不簡單。

可是，高根——殺手——輻射——鈾，這幾件東西，應該怎樣連貫起來才是？

馬獅龍幾乎可以肯定，其中一定有重大的關連，只不過，在一時之間，未能找到其中一些竅門。

陸建邦道：「對於我的資料與推測，你的看法怎樣？」

馬獅龍道：「我還不能下結論，不過，你的推測，我是有同感！」

陸建邦聽到馬獅龍如此說，十分高興，因爲他今天曾和他一些同事說過，他們却說他荒謬。

馬獅龍道：「先放下你的資料，聽聽我的奇遇，看看你會有甚麼反應！」

於是，馬獅龍把當日的事情說了一遍。

陸建邦聽了，十分興奮，道：「有了，有了。」他頓了一頓，似乎又不能抓着甚麼。」

馬獅龍看看手錶，原來他們這麼一說，已接近午夜一時了，但陸建邦仍是興緻勃勃的。

「你出道以來，辦過大案嗎？」

陸建邦道：「沒有甚麼！你認爲這是一件大案？」

「假若你的推測正確，倒是一宗大至無可再大的案件，以鈾元素來勒索，天文數字的金錢！」

陸建邦道：「馬先生，以你的豐富經驗來看，有沒有這個可能？」

「誰敢說天下事情有甚麼不可能？眞正發生的事，可能比小說戲劇中的事，更爲可怕動人！」

「那麼我們應採取甚麼行動？」

「不，你要冷靜一下，好好睡一覺，然後，我們再把事情重新想過，再加以小心分析，才可以採取行動，否則……」

「好，我們立刻睡！」

陸建邦是個愛冒險的年輕人，破大案當然是他的夢想，可是，他却不知要破這些案，要付出多大人力物力？

反而馬獅龍希望他的推想並不是事實。

重大的案件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要付出的代價是實在很大，有時是自己的生命。

敲詐使館　索取巨款

翌日一早，馬獅龍仍未醒來。

陸建邦已在敲門，道：「我有一個新的想法。」

馬獅龍惺忪地問：「甚麼？」

他已推開了門，道：「假若要多得一些資料，一定要找一個人。」

「甚麼人？」

「我整夜的想，高根是一個竊賊，他們的東西又這麼高價，一定是有人要了，他才下手。」

馬獅龍點了點頭。

「譬如一架價值百萬的掃描機，就算不用錢給你或我，也沒有甚麼用。」

「是的，最重要的是接贜的人。」

陸建邦道：「你認識城中的接贜人？」

馬獅龍想了一想，道：「我去接觸一下。」

陸建邦明白他是警方人員，接觸這類人物是不大適宜的，不過，他是一個不能閒下來的人，他道：「你在那間日本公司有這麼古怪的奇遇，我也要去看看。」

馬獅龍道：「那田幸株式會社的確是間有問題的公司，不過，不要太急進，免得打草驚蛇。」

陸建邦點點頭。

兩人吃過了簡單的早餐後，馬獅龍駕車送了陸建邦到市區，自己却駛往東郊。

東郊地勢較低而且近海，因此大部份時間都是霧靄氤氳，轉過了彎彎曲曲的公路，馬獅龍的車子駛進了一個小樹林，然後那幢三層高的精緻房子，便出現在眼前。

馬獅龍把車子泊在樹林之內，然後徒步往那房子。

房子是揉合了西班牙與中國古老大屋兩種不同風格的建築法而建成的。

馬獅龍正想按門鈴。

門已開了。

門後站着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男人，白髮、金絲眼鏡、唐裝衫褲、薄底鞋。

「馬先生，是甚麼風吹你來到寒舍？」

「我是來報訊的。」馬獅龍故作神秘。

「報訊？馬先生的口訊一定價值不菲，我可能付不起的。」

「詹先生，你付得起有餘，我只希望你不要壓價。」

這人名叫詹寶雅，外表是個正當商人，其實是一個專門買賣贜物的

人。

他有一間投資公司，其實是一種掩飾。

他在黑白道上都非常吃得開。

江湖上的人給他一個外號，曰「魔術手」，不是因爲他懂得玩魔術，而是說他做生意有一手。

所謂做生意，並不是一般的投資，而是接收贓物。

他擅於壓價，一件偷來的東西，賣到他的手裏，一定比市值低得多；而那件贓物到了他的手中，由他賣出去，卻又一定賣得高價。

他玩弄價值的手法，非常人所能及，因此人們才給他「魔術手」這個外號。

其實他能壓價，自有他的本領。

他永遠付現金，而且一大堆舊銀紙擺在你跟前，那個賊人一看到鈔票，總抵受不住誘惑，心甘情願的接受較低的價錢。

至於賣贓物，他也有一手。

近年來他風生水起，正是金銀滿屋，一個並不太在乎金錢的人，很難與他討價還價，他永遠不急於出售手中贓物，所謂「吊高來賣」。

他有眼光，又有本領，自然是成爲行中的翹楚。

馬獅龍熟悉他的背景，是因爲以前所遇的案件中，直接與間接都有過接觸，因此才知道這傢伙的來龍去脈。

詹寶雅招呼馬獅龍入內。

這房子是三層的，這地下的一層，是一個大廳。

廳內的擺設是古色古香的，那些沉厚結實的酸枝傢具，給人一種安祥而懷舊的感覺。

僕人已奉上香茶。

詹寶雅道：「馬先生，是不是你也有東西賣給我？」

這人倒也爽快，一開口便是生意經。

馬獅龍也不轉彎抹角，道：「一架超音波掃描器。」

「甚麼？」

馬獅龍看出他是故作鎮定。

假若是平常人，一定不會察覺詹寶雅的反應，不過，馬獅龍卻能看到，因爲他既知詹寶雅的爲人，而且也是等門注意他的反應。

「甚麼超音波掃描器，用來探測寶藏？」

「你當然知道那是甚麼超音波掃描器。」

「爲甚麼我會知道？」

「因爲只有你才付得起這個價錢，而且只有你才懂得把這東西賣出去。」

「你太抬舉我了，馬先生。」

詹寶雅目光一轉，他似乎有了新主意。

他嘆了口氣。

「有甚麼不對？」

「高根近日出了事，我知道遲早會有人找上門的了，可是，我沒想到是馬先生你親自來。」

「既然你那麼坦白，不妨再坦白下去。」

「其實那只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交易。」

「怎麼普通法？」

「有人托我找一架這樣的儀器，我知道有一位醫生有，便通知一下高根，高根看過價值，合他胃口，他便動手，可惜是……」

「眞是這麼簡單？」馬獅龍語氣較重。

「是的。」

「我有點不明白，聽說這是城中唯一最先進的儀器，你有錢也買不到，若有醫生要訂貨，也要等一至兩年。」

「對，問題便是出現在這裏。」

馬獅龍仍然不明白。

詹寶雅續道：「我有另外一位醫生朋友，他想立時有一部這樣的機器，而且肯出價錢。」

「那醫生是個傻子！」

「爲甚麼你會這麼說？」

「因爲他買入你的贓物，也不能放置在醫務所內使用，因爲那是獨一無二的。」

「馬先生，你錯了。只有內行人才知那是獨一無二的機器，病人是不知的。」

「因此他可放心放在醫務所內使用？」

「是的，當然，還有他業內的手法。」

「人心不古。」

詹寶雅道：「馬先生也說起道德來？」

這話語帶雙關。

馬獅龍並不理會他，續問：「你老實對我說，那儀器市價若干？」

「去訂貨的話，要港幣二百五十萬元。」

「你賣出呢？」

詹寶雅沒有答話。

馬獅龍道：「高根的死，已引起軒然大波，假若你想惹麻煩的話，我也不能幫助你了。」

「那是商業秘密！」

「我明白，我卻也是個喜歡發掘秘密的人。」

詹寶雅無奈地道：「他肯出三百萬。」

「甚麼？一架舊機器還比一架新的貴？」

「是的，因爲那是獨一無二，而且就算去訂貨，也要等一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時間便是金錢，還有，他有了這一架機器，他可以反擊對手，多五十萬元，肯定是化算的生意。」

「天下間很多事，的確並不是一加一那麼簡單。」

「是一加一那麼簡單，卻並不一定等於二，可能等於三，也可能等於零。」

「那你給高根多少錢？」

詹寶雅更不想說，但看看馬獅龍的目光，他知無法拖延，只道：「三成！」

「三成？就算是一成半，二百五十萬的成半，也有三十多萬元，高根是聰明人，他可以在他這行內，屹立至今，自然有他一手。」

「聽說他是等着一筆錢用！」詹寶雅說了這話時，才發覺自己露了口風。

他向來是個深藏不露的人，可是，在馬獅龍的目光之下，他竟然有點把持不定。

也許這便是邪不能勝正。

「爲了甚麼？」馬獅龍不讓他有喘息的機會。

「人已死了，還說甚麼？」

「就是因爲他死了，才要再進一步追查下去，據我所知，他要這一筆錢，也與你有關。」

「沒有，沒有，我何必插手這麼龐大的事件之中？」

這是詹寶雅第二次漏了口風。

馬獅龍更緊迫地道：「說下去！」

「說來話長。」詹寶雅嘆了口氣，道：「我有一個外國朋友，有一天，他來到我這裏，放下了一箱東西，要我好好的保管。」

「是個甚麼朋友？」

「日本朋友。」

「那一箱是甚麼？」

「我不知道，不過，一定是十分值錢的東西。」

「你白白的爲他保管？」

「是朋友嘛！」

「那不是你的作風。」

「他願意給我每天保管費一萬元。」

「一萬元？」

「是的，我立時拒絕。」

「拒絕？一萬元一天也拒絕？」

「當然，我行走江湖這麼久，當然明白天下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但你仍然接受下來。」

「他既動我以錢，也動我以情，是友情，而且說只放一個月，並放下了三十萬元。」

「你推無可推，結果呢？」

「那位朋友暴斃了。」

「甚麼？」馬獅龍道：「那麼你便是那箱東西的主人，又白白賺了三十萬元。」

「天下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我那位朋友無端暴斃，定是爲了這箱東西。」

「你看過那東西？」

「看過，只是一大瓶粉末。」

「有沒有甚麼說明？」

「沒有……」他頓了一頓，才道：「即是一種放射性的礦物。」

「放射性的礦物？」馬獅龍實在想不到，這次來找這位贓物大王，竟然有這麼大的收穫！

「帶我去看看？」

「不行。」詹寶雅斬釘截鐵的道。

「好，這事與高根有甚麼關係？」

「我有了這箱東西，才知道是落入了一個死亡陷阱，可是，我有了一個救星。」

「高根？」

詹寶雅點點頭，道：「一次閒談中，他表示想做一次買賣，便要收山。」

「爲甚麼？」

「他想結婚和移民。」

「結婚移民？這種人也有如此想法？」

「有甚麼不對，他也是個普通人。」

「好，與你的事有何關係？」

「他想一次過賺一筆錢。」

「多少？」

「要舒服的享受下半生，而且要移民。」

「一千萬元？」

「他嫌美金也不夠，因爲他的未來妻子是個極貪慕虛榮的人，她要過的並不是富豪的生活。」

「那麼是甚麼生活？」

「公主的生活。」

天下間竟然有人會有如此想法！

「我便向他推薦，假若他能把我手上那箱東西賣出去，那麼，他便可以實現他的夢想，他做王子，他的未來太太便是公主。」

「他接受？」

「當然，愛情是盲目的。」

「他打算把那箱東西賣到那裏？」

「本來是美國的，但是，在他明查暗訪之下，竟然找到那箱子的主人，而那主人願意與他合作，一同把這箱東西賣出。」

「賣到那裏？」

「日本政府。」

這些人的膽子眞大，賣給日本政府，這算是甚麼買賣，是勒索一個政府？

詹寶雅看着馬獅龍，知道他並不相信，便道：「馬先生，這事並非天方夜談。」

「爲甚麼？」

「因爲日本是一個世界上最特殊的國家。」

「怎樣？」

「譬如，他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卻是一個全世界也限制他發展軍事的國家。」

馬獅龍點點頭。

「日本科技先進，媲美美國，甚或已超越美國，只不過他在監視之下，無法更進一步，他們可以利用放射性礦物做更多的事情，有誰會知道？」

馬獅龍也不得不承認。

詹寶雅又道：「日本政府的結構也是特殊，既是君主立憲制，又是民主政制，也是一個財閥專制……」

馬獅龍已開始明白，道：「這東西賣給日本政府，在種種條件下，有成

功的可能。」

「是的，那東西的價值並非表面的價值那麼簡單，如果成功，高根的確可以結婚兼移民，而且下半世不用愁，也可以實現他妻子的願望，過一個公主般的生活。

馬獅龍問道：「那麼，既有這大生意要做，爲甚麼他又要偷那超音波掃描機這小買賣？」

「做大生意的應酬與開支極多，他要先賺二三十萬來作活動費。」

馬獅龍至今才明白高根要偷那部儀器的原因。

「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那箱東西仍在你處？」

詹寶雅支吾地，並沒有答覆。

馬獅龍道：「你仍然要賣那箱東西的？」

「這個當然……難道你想……」詹寶雅沒有再說下去，因爲馬獅龍根本不會。

「我……我也想插手。」

詹寶雅呆了一陣，半晌才道：「馬獅龍，我認識你這麼久，如今才知道你也想做大生意……其實，這個世界有甚麼道義好說，你不做自然有人做。」

「不要多說廢話，與高根接觸的那個日本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

「難道你想永遠守着那個隨時會爆炸的炸彈？」

詹寶雅當然明白馬獅龍所指，不過，他也知道馬獅龍並非善男信女，他想了一下，只好道：「我可以使你接觸那日本人，不過，我只是提供方法，至於其他細節，則要靠你自己。」

「力不到不爲財。」馬獅龍這麼說，是想堅定詹寶雅的信心。

詹寶雅說了一個電話號碼，馬獅龍一聽，便知道那是一個無線電話的號碼。

「好，假若有進一步的消息，我會跟你聯絡。」

詹寶雅送了馬獅龍出大門。

馬獅龍一邊駕車出市區，一邊把詹寶雅的話重新考慮了一番。

這詹寶雅是個老奸巨猾的人，他之所以提供這麼多資料，並不是與馬獅龍有交情，而是在「卸膊」。

他想利用馬獅龍，否則，這個本是沒有甚麼表情的人，爲何會接二連三的露出口風？

不過，馬獅龍也是將計就計。

經過這一番談話，對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有一個較爲清楚的概念。

循着這個概念查下去，應該有不少收穫。

可以查的人也不少，例如高根那個未婚妻，那個極貪慕虛榮，要過「公主」生活的女人。

還有那個無線電話，接電話的會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個江湖中的大阿哥？一個犯罪集團的小卒？

馬獅龍決定先找那個「公主」，因爲這「公主」是推動高根去做這件大買賣的原動力。

她一定有很大的魅力，也會知道其間不少秘密，甚至超過詹寶雅所知。

要找這個人並不難，雖然她一直沒有露過臉。

馬獅龍打了一個電話給陸建邦。

陸建邦道：「馬先生，你趕快回來，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對你說。」

「你說吧！」

「在電話不太方便。」

「好，你先替我找些資料，我想看看高根在拘留病房期間，探過他的人的名單。」

「好，你等一會……探過他的人並不多。」

「一個年輕的女人。」

「有，她曾經在一個晚上出現，這女人叫李姬，是住在半山區的。」

「李姬，有沒有甚麼資料？」

「沒有，我們只是登記了探過高根的人的一般資料，沒有再打探下去。」

一位住在半山區的女人。

陸建邦道：「你快回來，我在警局等你。」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心想：「一個住在半山區的女人，與一個竊賊交往，其間當然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事發生。」

他把車子直駛往半山區。

那個地址並不容易找，馬獅龍問了很多人，根本不知半山區上，竟然有這麼一條路。

不過，他終於找到那個隱蔽的路口。

他把車子停在那隱蔽路口對面的一處荒地，然後步行上那斜坡。

走了一段路，才看見一間白色的屋子。

典型的英國式建築物，精緻之中略帶嚴肅，前面是一片草坪，草坪上有一柄太陽傘，傘下有枱椅。

馬獅龍按鈴。

一會，一個白衫黑褲的女僕人出來開門，這樣打扮的女僕人已極少。

從這僕人的衣着已知道這家的主人並非等閒之輩。

「我找李小姐。」

「請問先生貴姓？」

馬獅龍遞上了一張卡片，那是他貿易公司的卡片。

那女僕接過了卡片，然後轉身入去。

再等了大約五分鐘，那女僕再出來，道：「請跟我進來。」

走過了草坪，是屋子的大門。

維多利亞式的建築，白牆，高大的門口。

走進屋裏，便是大廳，天花板上掛有一盞極大的水晶燈，是那種宮殿式的水晶燈。

假如李姬小姐便是這屋的主人，那麼，她當然有資格希望做一個「公主」。

因爲她本身已是有接近「公主」的身份。

以高根這種身份的人，如何認識「公主」這一個高階層的人物？馬獅龍想着，站起來欣賞那牆上的名畫。

一會，一個打扮高貴的女人出來了。

「我是李姬，閣下是馬先生？」

李姬竟是個十分爽快的女人。

馬獅龍道：「李小姐，我是高根的朋友。」

李姬聽了，似乎有點驚訝。

「高根的朋友並不多，而且他生前並沒有提起過馬先生。」

「是的，高根當然沒有甚麼朋友，因爲他的職業……不過，我是他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而我的工作，性質也與他有點相近。」

「是個竊賊？」

李姬似乎沒有給馬獅龍一點面子。

「李小姐，不要這麼說，高根生前也不承認這點，他是個用之社會，取之社會的人。」

好一個比喻，李姬也笑了起來。

「你來找我的目的是……」

馬獅龍人急智生，道：「高根臨死之前，託我一件事，就是要替他完成他生前一個願望。」

「甚麼願望？」

「小姐你是知道的。」

李姬臉色稍變，但很快便回復了，道：「我並不知道你所指的是甚麼？」

「小姐你是明白的。」

李姬道：「馬先生，我的生活相當忙碌。」

「好，我開門見山——他要我完成一宗大買賣，然後把李小姐送往外地，要完成李小姐的心願。」

「我的心願？」

「做一個公主。」

李姬笑了起來，道：「公主？」

「是的，一個公主，一個受人尊崇的漂亮公主。」

「我根本便是個公主。」

「甚麼？」馬獅龍實在不明白。

李姬道：「你究竟有甚麼本領？」

「我？你看！」

李姬端詳着馬獅龍，半晌道：「要完成這事，有很大的困難，甚至會死的。」

「我不怕死。」

「高根已是一個例子。」

「我只想知道，那是一宗甚麼大買賣。」

「既然你是高根的摯友，你反來問我。」

李姬是一個十分聰慧的女人。

馬獅龍見試探不到她，便道：「是那些鈾礦嗎？」

李姬臉色大變，道：「你果然知道不少。」

「高根視我爲知己的，所謂『士爲知己者死』，我一定要完成他的心願。」

李姬道：「好，其實我一直物色一個代替高根的人，本來他是我理想的人選，可惜他命短，我希望你是個長命的人。」

「那些東西藏在那裏？」

「藏在……在適當的時機，我自然會告訴你，不過，你自問有本領和那些人接觸？」

「甚麼人？」

「當然是買家。」

「是甚麼人？」

「日本的官員。」

詹寶雅的話並不是虛言。

「對，你懂日本語？」

馬獅龍點點頭。

李姬便開始用一連串的日本話問他，馬獅龍當然是對答如流。

李姬道：「你的條件比高根還好。」

「那麼，你認爲我可以勝任？」

李姬道：「不過，我仍然要考驗一下你。」

「我準備接受任何考驗。」

「我要你在三日之內，做一件大案子給我看。」

「甚麼大案子？」

「我要高根偷那超音波掃描器，而你，我想你替我拿一箱黃金回來。」

「一箱黃金？」

「是的，每日，『黃金大王』的手下，都會從他的店舖裏把一箱黃金運往日本，這箱黃金約重五十公斤，由兩個親信職員，送往機場。」

「拿了又怎樣？」

「一部份用來做你的獎賞，另一部份是用來進行這件大買賣的交易費用。」她頓了一頓，道：「我要這箱黃金，是要你不動聲息的拿來，而不是成爲頭條新聞，你有沒有信心？」

馬獅龍沉默。

「如果沒有的話，你可以立刻離開，最好是離開這城市，以後閉口不言這事。」

馬獅龍道：「我也見過世面的。」

李姬笑道：「你欣賞過我的名畫嗎？」

她指着牆上的油畫。

「那是眞跡，是超現實主義的大師達達的作品，他剛死去，這畫的價值大大升了。」

「那又如何？」

「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你會進入來我這屋子，並且偷我這幅畫……」

「我……」

「我這盒錄影帶足以證明一切，再加上你過去的行爲，我相信一定可以使你琅璫入獄。」

李姬實在是一個厲害的女人，怪不得高根也會被她控制，相信是除了

美色之外，還有其他罪證。

「你恫嚇我？」

「我剛才欣賞過我那幅名畫……你眞要看看你被我錄影的那卷錄影帶？」

馬獅龍嘆了口氣。

「我接受這個考驗。」

「好，三天之後，你再來找我，當然還要帶同那五十公斤的黃金。」

李姬似乎再沒有其他話要說，站起來送客。

馬獅龍實在佩服這個女人，他獨自離開這大宅，心中盤算如何應付這個考驗。

如果一定要得到這件事的資料，相信說服了李姬之後，定然大有收穫。

不過，五十公斤黃金，這「公主」的要求倒也苛刻。

不過，有三天時間，三天之後，事情發展到甚麼地步，也沒有人知道。

車子沿着半山的道路下山。

忽然，馬獅龍看見後面似乎有一輛汽車一直在跟踪着他，這點倒是他意料中事。

李姬並不會這樣便讓馬獅龍離去，她一定要知道馬獅龍更進一步的資料。

馬獅龍知道，假若要獲得李姬的信任，一定要讓她知道，自己的能力高過她的想像。

馬獅龍猛踏油門，車子飛快。

後面跟着來的那輛車子也加快。

轉眼已下了山，來到了市區，馬獅龍一直沒有辦法擺脫那跟踪者，因爲下山的路只有一條。

來到市區，情形却是大大的不同。

馬獅龍有千百種方法擺脫那追踪者，不過，一時之間，他却有一種好奇的衝動：爲「公主」李姬工作的又會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把車子駛入了一個公衆停車場，並且一直駛到最高的一層。

那車子也跟進了停車場。

馬獅龍下了車，迅速地把車牌換了，這種掩眼的手法，馬獅龍的車子常常都有準備。

然後他躲在停車場出口的一角。

那輛跟踪的汽車上來了，並且在馬獅龍的汽車前駛過，然後停了下來。

車的款式是一模一樣，但車牌號碼却是完全不同，那人在疑惑着。

馬獅龍一直在暗處監視着。

那人把車子泊在附近，然後下車，他仍然走近那輛本是馬獅龍的車子，左右端詳。

馬獅龍看得很清楚，那人身材矮小，頭戴一頂嗚帽，步履輕盈，似乎很有武術根底。

不過，這人的跟踪本領却是差勁。

馬獅龍決定作弄他一下，也作弄一下李姬。

他閃身出了暗處，却往那人的車子去。

那人下車，可能是心急要看清楚馬獅龍的車子，所以車子並沒有上鎖。

馬獅龍開了車門，躲進了後面的車廂。

不一會，那人看不到那車子有甚麼特別，又找不到馬獅龍，有點沮喪地回到車子。

他上了車，把車子發動。

馬獅龍突然說：「爲甚麼要跟踪我？」

那人被嚇了一跳。

「開動車子，否則……」

那人無法，慢慢的開動了車子。

「你是公主的手下？」

那人並沒有回答。

車子已到了收費站，那人遞了一張十元紙幣出去，並且想向那收款員說話。

馬獅龍低聲道：「你出蠱惑，立即頭顱開花。」

那人不敢妄動。

車子出了停車場。

「回公主處，我要告訴她，她的手下如此拙劣，看來她也不會是甚麼高手了。」

那人有點激動，但仍不敢有所行動。

車子在一處紅綠燈前停了下來。

突然，那人推開了車門，閃身便下了車。

這行動使馬獅龍十分錯愕，但那人已失踪在車叢之中，轉眼，綠燈已亮。

後面的車子不斷按號催促。

馬獅龍一時之間，無法可施，只能爬上車前，自己把車子開動。

這次本想作弄一下那人，那知却被他反作弄。

一時之間，馬獅龍駕着車子，眞不知駛往那裏才好，他轉入了海傍。

那時已入黑，海傍並沒有甚麼人。

馬獅龍打算離開。

忽然，他看見車內，掛有一串靈符似的東西。

並不是普通的裝飾物或傳統的護身符。

那是一個純銀所製的鯉魚，這飾物並不常見，而且似乎有特殊的意義。

錦鯉？日本人是崇拜錦鯉的民族。「公主」李姬是日本人？

馬獅龍拚命的想着。

忽然，一枝冰冷的東西指着他的太陽穴。

本來馬獅龍並不會這樣容易被人偷襲，因爲他正集中精神在想，一時之間，忽略了身邊的情形。

「你出蠱惑，頭顱開花。」

馬獅龍只好端坐。

醉漢目睹一架巨型直升機吊起一個大箱子飛去。

那人聲音有點沙啞，但那沙啞是扮出來的。

馬獅龍忽然把身一撲，已躺在沙發之上，然後雙手反扣，把那人雙肩扣着，並要拉他進車廂。

那人反應也快，閃開了在邊，但閃不開左肩。

馬獅龍一拉，幾乎把他整個人拉入了車廂。

那人拚命掙扎，那頂嗚帽掉了下來。

一頭長長的秀髮，有如瀑布瀉下。

竟是一個女人。

馬獅龍看見，心中有所疑忌。

就在這躊躕的一刹，那人已掙脫了，並且撥起頭髮，一口鎗指着馬獅龍的胸膛。

馬獅龍一跳跳向那女子的腋下。她縮手，手鎗也離開了他的胸膛。

馬獅龍仍是躺着的，他伸手向後，推開了那邊的車門，滑身出去。

那女子已翻身越過車頭，手鎗仍指着馬獅龍。

馬獅龍再一脚踢起，手鎗已在半空，他一個飛身，已把手鎗拿在手裏。

不過，那女子並沒有退縮，反趁他身未下地，一連打出了三拳兩脚。

馬獅龍因在半空，無法展動，硬接了她那兩脚，那兩脚力道，馬獅龍也感到疼痛。

那女子似乎並不害怕手鎗，再猛力攻向馬獅龍。

馬獅龍只是招架，並無還手。一方面是那女子出手快，另一方面是因爲她是個女人，那麼年輕的女人，馬獅龍根本不想與她動手。

那女子得寸却進尺。

馬獅龍見她使的是柔道與空手道，看準了她的來勢，一閃身，滑向海邊。

那女子狂追不捨。

馬獅龍故意露出一個破綻。

那女子看得清楚，想借力一下子便推了馬獅龍下海去，當然，這只是她的一廂情願而已。

她一借力，馬獅龍却是腰身一沉。

那女子沒有力量托起馬獅龍，顯得下盤極爲不穩，馬獅龍趁這個機會，一手抽起那女子，拋向海中。

那女子似毫無反抗的掉下海中。

馬獅龍其實並不是有大惡意，他只想教訓一下這人，而且也討厭她死纏爛打。

「噗」的一聲，那女子已沉下海中。

馬獅龍站在岸上，要看她狼狽的樣子。

忽然，那女子浮了上來，一舉手，又沉下去。

馬獅龍並沒有理會她，心想她一

會自然要上岸。

可是，那女子又掙扎而起，又一舉手。

看來有點不大對勁。

她又再掙扎而起。

假若她不懂游泳，她應該大叫「救命」。

她並沒有，只是掙扎。

一個不懂水性的人在水中，無論你有如何身手，如何機智，也是無濟於事。

馬獅龍等了一會，竟然不見那女子再掙扎而起，他立刻跳了下水。

經過一番搜索，他終於救了那女子上岸。

她已陷入半昏迷。

有人圍攏上來。

馬獅龍道：「請你們讓開！」

「用不用報警？」

「不用了，我的女朋友，一時看不開，爲了我而跳海自殺。」

那些人聽了，都七嘴八舌。

馬獅龍抱着那女子，鑽入車廂，揚長而去。

那女子在事後已甦醒，並且嘔吐。

馬獅龍道：「要去醫院嗎？」

「不用……」她又嘔了一口水。

「去那裏？回到公主處？」

「我不能這樣回到公主處。」

「那你承認是公主派來的人了？有甚麼任務？」

「跟踪你。」

「我不是一個易於被人跟踪的人。」

「我知道，公主也知道，她才會派我來。」她的語氣仍帶着驕傲。

「那麼，你我總算是不打不相識，往那裏？」

「找間酒店，我自己會上去換衣服。」

馬獅龍沒有異議。

他讓那女子入了酒店，自己在咖啡室內等他，並且吃一頓豐富的晚餐。

當馬獅龍剛吃完，那女子也出來了。

「我以爲你不會再出現。」

「爲甚麼？無論如何，你救過我一次。」

「那是我害你的。」

「我叫岫子。」

「日本人？」

岫子點了點頭，道：「馬先生，我只有一個忠告，你千萬不要再插手高根的事。」

「爲甚麼？」

「因爲事情牽涉太大，而且……」

「而且甚麼？」

岫子並沒有說下去，似有難言之隱。

馬獅龍道：「我看見你車上有一個錦鯉的護身符。」

岫子並沒有答話。

馬獅龍試探道：「那是代表日本的？」

「錦鯉族！」

「錦鯉族？是日本戰時一個巨大的幫會？」

「你知？」

「據說是沒落了。」

岫子似乎是一股愁容。

馬獅龍知道自己的猜測，十分接近事實，又道：「李姬是錦鯉族的公主，是繼承人？」

岫子點點頭，道：「她……她是要復興錦鯉族的公主……」

忽然，岫子似乎發覺自己說得太多。

馬獅龍道：「這與那些鈾礦有甚麼關係？」

這突如其來的一問，使岫子有點手足無措，半晌才道：「那是我們日本的事，請你不要干預。」

馬獅龍知道，再問下去，也無結果。

岫子道：「你救了我一命，我忠告你千萬勿再插手這事，我們算是扯平了。」

馬獅龍道：「我根本沒有介意甚麼。」

岫子站了起來，深深地鞠了一個躬，然後離去。

馬獅龍無法，看着她離去。

他結賬之後，回到車場，換回了車牌，然後回到自己的家裏。

陸建邦已在客廳之內等着他。

「你往那裏跑了？我找了你一天。」

「甚麼事？」

「事情有急劇的轉變。」

「甚麼轉變？」

「警局接到日本刑警的通知，有人向日本政府兜售一些鈾元素。」

「你說甚麼？向日本政府出售鈾元素？那豈不是勒索？向政府勒索？」

「日本刑警已提供了足夠的證據，我們已下了手令，拘捕五個人。」

「展開行動了？」

「已經展開，並且拘捕了四人。」

「甚麼人？」

「全是田幸株式會社的人。」

「田幸株式會社？」

「是高根被殺手襲擊的那間。」

「包括與我周旋過的殺手？」

「那人沒有在名單之內，那四個被拘捕的人，全是田幸株式會社的人！」

「怎樣處理？」

「這事與政治似乎扯上一些關係，暫時由香港方面的刑警與日本刑警合作。」

「與你何關？」

「我是港方的刑警。」

陸建邦原來身兼三職。

「馬獅龍，你看這事如何？」

「我先把今日的奇遇告訴你，看看這兩件事，有沒有相連的地方？」

馬獅龍講述了有關接贓大王「魔術手」詹寶雅，「公主」李姬，甚至跟踪他的岫子的事，都告訴了陸建邦。

陸建邦有點着迷，道：「早知你有這麼多奇遇，我也跟你去看看！」

「你直覺上有些甚麼預感？」

「你說那『公主』李姬是個漂亮的女人，而且十分富有，你看，是不是這個？」

他拿了一張相片出來。

果然是「公主」李姬。

馬獅龍道：「正是她！」

「她便是拘捕令的第五人！」

「沒有捉到她？」

「沒有。」

他們沉默了一會。

馬獅龍道：「國際刑警對這事有甚麼看法？」

「他們並沒有詳細的解釋，可能是不想洩露秘密，因此，他們希望我們能過去協助。」

「我們？」

「他們的確是提起過你！」

「現今在日本負責國際刑警是誰？」

「德永留芳！」

「是他？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小小的巡警。」

「可是，他如今不單是日本方面的最高負責人，而且還是遠東區的重要人物。」

「德永親自出馬，這事看來絕不簡單。」

「那麼，我們起程了。」

「甚麼時候？」

「明天。」

「這麼急，我曾經對那位『公主』李姬許下諾言，要爲她劫五十公斤的黃金……」

「我看那位公主也要回日本了。」

「爲甚麼？」

「他們五人合夥，四人已被捕，她一個人還會留下嗎？她一定會回日本採取行動。」

馬獅龍沉吟着，他並不是不想去日本，而是在香港還有很多並沒有完結的事。

例如那殺手、那位接贓大王、「公主」李姬、還有公主的手下岫子、還有高根所遭遇的事……

這一連串的人物與事情，似乎又與這「鈾」元素的案件，大有關係，但究竟其中有甚麼牽連，一時之間，却無法搞得清楚。

但權衡輕重之後，馬獅龍仍然決定與陸建邦同赴日本。如果能把最大的結解開，那麼，那些小結便會很容易弄妥的了。

* * *

接機的是德永留芳。

這個矮小的日本男人，本身已是一個傳奇。

他由童年開始，便渴望做警察，很多小朋友，自小也有做警察的願望，不足爲奇。

可是德永留芳要實現這個理想，並不容易，因爲他身材實在太矮，他只有五呎一吋，他根本連面試這一關也不能通過。

不過，他是個頭腦精明的人。他既然不能正正式式加入警隊，他便用他自己的方法，他在一年之中，以市民的身份，協助警方破了十二件案子，平均是一個月一宗，雖然那些案子並不是甚麼驚天動地的案子，但這人已使警方觸目。

最後，有人問他最大的志願是甚麼，結果，他說了出來，日本的高級警務人員，親身邀請他加入警隊。

當然，他不用再面試，不用再量身高。

如今，他已然成爲國際刑警。

「有志者，事竟成」仍然是眞理。

馬獅龍身材高大，與德永留芳在一起的時候，一高一矮，相映成趣。

但這並沒有令德永留芳失色。

他上前，緊握着馬獅龍的手，道：「想不到我竟然可以與這麼傳奇的人物合作。」

馬獅龍道：「說到傳奇，在你面前，我矮了一截。」

陸建邦也上前，向德永行禮，並出示了證件，道：「請多多指教。」

德永也鞠躬道：「請多多指教。」

三人回到了日本的國際刑警總部。

總部並不是在警署，而是一間獨立的古舊洋房，這種房子，在東京郊區來說，是價值連城的。

裏面的佈置也並不是完全是辦公室的。

其中有幾間房間，是用來與世界各地通訊，因此佈置得較爲嚴肅之外，其他的地方，却像個俱樂部似的。

德永留芳的辦公室，更像一個客廳。

他們寒暄了三幾句之後，便回到「鈾」元素這件事的主題。

德永道：「我首先多謝你們，那四個涉嫌勒索國家的人已被你們拘捕，並且會很快押回來。」

陸建邦道：「相信還有一些手續。」

馬獅龍道：「請說說你們這邊所發生的事。」

德永留芳按了電視的遙控器，螢光幕上出現一個人的面孔，德永道：「這是田幸的首腦田幸甫芝，是日本一間大企業，在香港的分支，但田幸的公司，並沒有用大企業的名稱，反而是用自己的名字，這點我看是爲了掩飾一下他們與大企業的關係。」

螢光幕上又出現另外一人。

「這是川三郎，是田幸株式會社的地產部主管，田幸公司在香港的地產上，也投資不少。」

「另外一位……」

那是一位相當漂亮的女人。

「她是一個較爲複雜的人，她曾在

香港的日式夜總會中當過公共關係人員。」

「是媽媽生?」馬獅龍問。

「相信是。」

接着是另一個男人。

「這是平任五郎，他是一個化工原料的專家，看來這件鈾元素事件中，他是相當重要的人，因爲只有他才有足夠化學知識，去應付這件事。」

馬獅龍道：「還有一人?」

德永道：「這人外號『公主』——」

「眞正的名字是李姬。」

德永奇怪道：「你認識她?」

「我遲一些才告訴你，你先說說事件的來龍去脈。」

德永喝了一口茶，極有條理的敘述了這事。

* * *

事情發生在三個月之前。

那天，美國駐東京大使館的一等秘書，接到一個日本人的來電，要求見美國領使。

那秘書當然是要問清楚甚麼事。

電話中那人道：「我希望大使親自接聽，因爲這件事對美國和日本同樣重要。」

大使館常常都接收到一些半帶恐嚇的電話，一般都是一些無聊的人的惡作劇。

秘書對這些事素有經驗，便把電話交給了另一個同事，並且道：「我是美國大使。」

那人道：「我有四公斤鈾元素，你們對這種元素有興趣買嗎?」

那職員道：「甚麼價錢?」

他只是隨口一問。

那人道：「一百二十億日圓。」

那職員聽了，嚇了一跳，道：「那即是……」

「是八千萬美元。」

那職員忍不住道：「你在說笑!」

那人立即放下了電話。

那秘書看到那位職員的表情，以她經驗來說，她似乎是犯了一次錯誤。

因此，她把這件事告訴了大衛，大衛是美國領事館的領使。

之後，這件事沉寂了一個星期。

那天是星期一早上，經過一個長週末，人人都似乎沒有回復工作的情緒。

電話響了，那位女秘書當時認得那人的聲音，她整個人清醒了過來。

電話搭入了大衛的辦公室。

那人仍然是十分冷靜的道：「我們手上有四公斤高純度的鈾元素，價錢是一百二十億日圓。」

大衛道：「我的國家有興趣……」

「既然有興趣，先看貨辦?」

「好極。」

「今天下午，我在東京酒店的大堂內，西裝襟上有一朵菊花……」

「你知我是甚麼樣子的嗎?」

「我們當然知道。」

「好，我們下午見。」

電話放下了，大衛立即致電日本的警示廳。

由於這件事，可大可小，日本警示廳也不敢鬆懈，立刻派了探員，埋伏在東京酒店大堂。

那天下午，一個衣襟插有菊花的人果然出現。

大衛也依言赴約。

那是一個相當年輕的人，一見了大衛，沒有說甚麼，便從他那手提公事包中，拿出一個小玻璃瓶，交給了大衛，大衛接過，問道：「我怎樣能與你聯絡?」

那人並不回答，出了酒店門，便失踪在人潮之中。

幸好埋伏的探員，早已在門外跟踪。

大衛收到「貨辦」之後，交給了日本警示廳。

警示廳立即加以化驗，證實是純度達百分之七十七點七的天然鈾元素。

這個結果，使日本警方大爲震驚。

根據專家的意見，這四公斤的鈾，假若用來製造原子彈，足以毀滅整個日本。

鈾是世界性的戰略違禁品，而美國也是有「鈾」出產的國家之一，爲甚麼這些人竟向美國大使館推銷這些東西?難道是另有用意?

美國領使大衛，雖然有知會美國，但這件事發生在日本，他也把整件事交由日本警示廳辦理。

日本警方知道事態嚴重，也全力進行。

結果在一間酒店之內，拘捕了那個帶貨辦的人，從他口中，得知這件事與香港的田幸株式會社有關。

再看田幸株式會社的名單，發現這間公司的股東，在日本都犯有收受賄賂的嫌疑。

因爲日本的賄賂案，牽涉甚大，一時之間，一些小魚小蝦便沒有被正式控告。

所以他們是可以離開日本。

日本警示廳爲了要抓到這些鈾元素的主人，便利用國際刑警，用日本國家通緝的名義，把他們押回日本審訊，因此，表面上，這五人並非爲鈾元素而被捕，而是受了賄賂而被捕。

* * *

馬獅龍聽了德永的敘述後，想起那些接贓大王詹寶雅所說的，又似乎有些吻合。

陸建邦道：「爲甚麼這事又會落在你們的手上，又要我們在港國際刑警協助?」

德永道：「美國方面，認爲這事目的不在美國，而是透過美國領事館向日本作出恫嚇與勒索，因此，這件事自然落在我們身上。」

陸建邦道：「其實這事也不只牽涉日本、美國、香港，還有可能是歐洲的國家。」

忽然，有人敲門。

一個職員進來，緊張地道：「一輛囚車，在機場出來之後出事了。」

德永看着手錶，道：「麻煩事開始了。」

他看看馬獅龍，又看看陸建邦，道：「希望不是押送那田幸株式會社的人的囚車。」

德永立即與兩人出去。

在車上，他利用無線電通話器，取得了資料。

德永道：「天呀!不幸而言中。」

「甚麼?四人都走了?」

德永點點頭，道：「那囚車在道上發生了一宗小小的意外，忽然有兩個人出現，把那四個人救走了。」

「兩人合力?」

「目前情形並不清楚。」

不一會，他們已到達了現場。

整條路已被封鎖了，瀰漫着一陣辛辣的味道。

德永領着他們經過嚴密的詢問之後，他們才來到囚車之前。

車上有八個警察，除了一人爲司機之外，其餘七人，負責押解囚犯。

囚犯的名單正是田幸株式會社的四人。

那些負責的警察都是十分沮喪。

德永先詢問那司機。

司機道：「汽車一直平穩地駛着，突然，『砰』的一聲，爆了車胎，我自然是下車修理。」

「有人來襲?」

「當我要換軚時，有兩輛汽車來……」

「同時駛來?」

「是，從不同方向。」

「他們怎樣?」

「他們停了車，好像要下來協助我似的，但一來到我身邊，便打了我一拳，我昏倒過去。」

「然後呢?」

「你問他們。」

其中一個隊長道：「他們命令我們開車門，我們有手槍，並不害怕他們，但一開了車門，一顆催淚彈立時爆炸，一時之間，煙霧瀰漫，我們也不知如何，那四個囚犯便離去了。」

「他們不怕催淚彈?」

「他們都有防毒面罩。」

「那些劫車的人是合作的?」

「看來並不，他們似是有一些爭執，但很快便各載了兩名囚犯逃去，向不同的方向逃去。」

事情看來很簡單，有計劃的劫囚車。

知道田幸株式會社的職員被拘捕的人很多，因爲這段新聞曾作全世界花邊式報導，但並沒有多少人知道在這時候，押他們回來。

因此，德永問話之後，立即派人往那間與田幸株式會社有特殊關係的大企業查問。

當然，這些大機構，都僱有私人律師，而且有足夠的人力財力，並不容易查探得到甚麼消息。

馬獅龍一直在旁觀看，並且簡單的爲陸建邦翻譯他們所說的話。

陸建邦也在現場看了一會。

囚車之內，仍有一些辛辣的氣味，馬獅龍走近一看，他忍着不呼吸，小心地看。

囚車的地板上有凌亂的足印。

看來救囚犯的人，曾經上車，並且與警察有過一些近身的動作。

忽然，馬獅龍看見一個女人的足印，應該是一個劫囚車的人。

一個女人?

馬獅龍並沒有把這事說出來。

他並不是自私，而是因爲再沒有其他發現，把這個女人足印說出來，也是無濟於事。

德永還有很多瑣碎的工作要做。

馬獅龍與陸建邦獲得批准，在現場附近看着。

陸建邦也是個十分精細的人，他發現地上的車胎痕跡，並向馬獅龍道：「這兩輛車的馬力十足，看來已經走得很遠了。」

「你如何知道?」

「這些車胎紋是很少有的，都是一些高級的跑車才會使用的。」

他們沿着車胎向前行。

馬獅龍道：「你往那邊走，我往這邊……」

兩人沿着車胎痕跡，各往前行。

馬獅龍行了十分鐘，車輪的痕跡便沒有了。

兩旁都是荒野，並沒有甚麼發現。

他繼續向前行，突然，他看見一個路口，而陸建邦正從那個路口走出來。

原來車子各向不同方向駛去，但一駛離不久，便可以轉而復合。

他那輛車子的胎痕，也是在這地方隱去。

馬獅龍道：「咦，這兩條路都接上這大路。」

陸建邦道：「你看見輪胎痕跡嗎?」

「沒有!」

「我這輛也是在這地方突然消失……」

「你有甚麼靈感?」

這時，路旁有一堆東西在移動。

兩人以爲是甚麼野獸，嚇了一跳。

再看清楚，原來竟是一個人，看來像一個流浪漢，因爲他身上穿着甚厚的衣裳，而且極爲污穢，因此驟眼看來，是一堆垃圾，而他一動，却又像一隻野獸。

那人忽然開聲，叫道：「我看見了外星人降落……」

兩人對這醉漢並不理會。

他們再走上前，却見路旁有些地方爛了。

那路旁是用花崗石打石，非常堅硬，並不容易弄碎，馬獅龍上前一看，已可以肯定，那是被一種極重的大貨車所壓碎的。

在這地方，會有甚麼大貨車？

那醉漢竟跟着他們來，並且似是自言自語，又似是向他們說道：「他們把繩子垂下來，一會，便把整個大箱子扯了上去……」

馬獅龍聽了，似乎有些發現，却又一時之間，抓不住那十分薄弱的概念。

陸建邦見馬獅龍凝神望着那醉漢，便問：「他在說甚麼？」

馬獅龍道：「慢着！」

那醉漢又道：「他們飛去了，飛去那邊，那架飛碟並不是圓的，而是長的，那箱子是長的，兩個長長的東西在半空，好像兩副棺材……」

馬獅龍問：「你看得清楚？」

「當然十分清楚，我還知道那大箱子中，還有兩輛跑車，跑得很快那種……」

「你怎麼知道？」

「爲甚麼我不知道？兩輛衝出來的車子，幾乎把我撞死了……」

馬獅龍把這醉漢的說話對陸建邦翻譯了一次。

陸建邦道：「似乎並非全是醉話。」

「是的，最低限度，符合了我們的發現，兩輛跑車在這裏會合。」

「然後入了一個大箱子……」

「大箱子是甚麼？」

「有直升機放繩下來，把箱子吊上去。」

這時，有兩個警員從現場那邊走過來，叫道：「兩位，德永先生說要回去了。」

馬獅龍道：「抓那個醉漢回去。」

他們看看四週，却再沒有那個醉漢的踪跡，他們再找，仍然不見，可能他是滾下一些樹叢，睡着了。

那兩位警員雖然沒有催促馬獅龍與陸建邦，但他們似乎都十分心焦，似要回去覆命。

馬獅龍道：「回去再研究一下。」

兩人隨着警員回到現場，德永留芳已把瑣碎的事弄妥，並吩咐人把現場清理。

他們一同回到德永留芳的辦公室。

德永道：「你們可以先休息一下再說。」

刑警追踪　查出眞相

原來辦公室的樓上，有很多客房，那是用來招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刑警。

馬獅龍與陸建邦同住一房。

裏面佈置也算得上華麗，與酒店的房間差不多。

晚餐便在房內吃完，這裏的西餐供應也不錯。

之後，他們又再談今日所發生的事。

馬獅龍把自己發現的事，說了一遍。

德永非常留心傾聽。

「你覺得那醉漢是否瘋言瘋語？」

「不，一個大箱子可能是一個貨櫃。」

「對，一個貨櫃是可以載上兩輛跑車。」陸建邦道。

馬獅龍道：「有這個可能，我曾經看到石墩上有些碎裂，貨櫃車可能曾經在那裏停過。」

德永道：「有外星人降下，那當然是那醉漢的醉眼昏花，可能是一輛直升機。」

「直升機？直升機沒有理由是長形的，他說過兩個長長的箱子，像兩副棺材。」

馬獅龍道：「有可能，那直升機並非普通的直升機，而是那些大力士型的直升機。」

德永道：「對，大力士型直升機是長形的，而且，只有這種直升運輸機，才可以運送一個貨櫃。」

陸建邦道：「這些劫囚車的人，計劃得十分週詳，既知道囚車所經的路線與時間，又有催淚彈，又有防毒面具，兩輛跑車各載兩個囚犯，再準備貨櫃車，又準備大型直升機，行動絕對不簡單。」

馬獅龍道：「直升機會飛到那裏？」

德永拿了一張地圖出來。

地圖十分精細，但對馬獅龍與陸建邦來說，並沒有甚麼意義，因爲他們根本不熟悉這地方。

德永道：「這周圍的百里，也沒有……」

他忽然停了下來。

馬獅龍道：「你覺得……」

德永道：「向北一百五十公里，是一個古堡。」

「是個名勝地方？」

「不，是個人跡罕到的修道院。」

「爲甚麼你會想起這地方？」

「因爲這修道院曾經要關閉，而且要拍賣，因此引起人們的興趣。」

「後來呢？」

「沒有公開拍賣，但似乎是有人買了。」

「甚麼人？」

「沒有注意，但我可以查一下的。」

「還有沒有其他可疑的地方？」

德永一連提出幾個地方，都沒有甚麼可能。

馬獅龍道：「原來這古堡的修道院最可疑，有沒有辦法查一下？」

那時已是深夜，物業廳再沒有人工作。

不過，德永是一個十分能幹的人，他撥了幾個電話，終於有了答案。

德永道：「我有一個做物業的朋友，他告訴我，那古堡由一個家族購買了。」

「甚麼家族？」

「鯉躍家族！」

「鯉躍？與中國的鯉躍龍門有關係嗎？」

德永道：「以我所知，鯉躍以前是一個大家族，不過，近一世紀以來，他們已沒落。」

一提起鯉魚，馬獅龍忽然想起岫子，他記得她車上有一個護身符似的東西，正是一條鯉魚。

日本人一向崇拜鯉魚，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他們在大慶典中，總掛着一些鯉旗。

馬獅龍道：「我們可以上那古堡？」

德永道：「看來我要想一些辦法。」

翌日的下午，德永終於在千辛萬苦之下，申請得到一架直升機，並決定立即起行。

當德永與他們開到機場之後，他突然接到一個緊急的電話，一定要他回總部。

一時之間，他不知如何是好。

馬獅龍道：「由我們兩個去好了，我們兩人面生，而且是中國人，可能在偵查方面，更爲方便。」

德永無法，只道：「一有發現，便要回來，千萬不要太冒險。」

馬獅龍沒有答他，便與陸建邦上機。

機師是個高大的日本人，十分有禮。

他的技術也十分好，平穩的向北飛去。

過了大約半個鐘頭，機師道：「前面便是古堡。」

他們往前望。

古堡？那裏是古堡。

機師指着一片叢林之下，一列平房的建築，房頂是黑色的，如果不是那機師指點出來，他們根本看不見。

他們都表示詫異。

機師道：「啊，你們以歐洲的古堡先入爲主，以爲世界上的古堡都是一個個城堡，像童話中的古堡，其實古堡有很多種形式，你看，下面那一座古堡，便是典型的日本古堡。」

馬獅龍道：「飛低一點看看。」

機師依言，降下了一些。

他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所謂日本式的古堡，其實是一間神廟似的建築。

他們繞了一個圈。

下面並沒有人，只見那個當中的大廣場，有一張大的油布，蓋着一些東西。

「那是甚麼？」陸建邦問。

機師搖頭，道：「只有下去才看得到。」

「會不會是那大士力型運輸直升機？」

機師依然搖頭。

馬獅龍道：「可否在古堡附近降下，讓我們去看看？」

「可以的。」

但那機師的話仍未說完，他已突然把直升機的升降桿，拚命拉上，並且把直升機遠離古堡的上空。

兩人因這突然的升高，幾乎滾下了椅。

陸建邦問：「發生了甚麼事？」

機師道：「那裏似有一尊高射砲。」

「高射炮？」

「是的，不是我眼花，假如我們再在古堡的上空盤旋，一定會遇到襲擊。」

馬獅龍說：「那更要下去一看。」

機師有點不願意。

馬獅龍道：「一切由我們負責，你的責任只是放我們下去便可。」

「回去呢？」

「一個鐘頭之後，你再回來，假如不見了我們，也不用擔心，告訴德永留芳便可。」

「你們一定要下去？」機師仍然不想下去。

「一定！」陸建邦也斬釘截鐵的道。

機師只好盤旋了一下，看到古堡附近一個草坪，道：「這地方最接近古堡的了。」

兩人同意。

直升機緩緩下降，到了草坪。

兩人開了機門，跳了下去，直升機隨即升起。

馬獅龍與陸建邦站了起來。

這地方從上面望下來，是相當接近古堡的，但實際上也要翻過兩個山坡，才到達古堡。

在他們的眼中，那根本不是甚麼古堡。

一座古廟，在日本人眼中，應該是一座神社。

四野無人，古廟在暮色之中，有點荒涼的感覺，也有點沒落的味道。

大門是緊閉的。

但圍牆是十分矮的，他們不用繩索協助，也可以爬過圍牆，進入裏面。

裏面是一個花園，一個沒有花草樹木的花園，只有一片石子路，上面有幾枝枯枝。

這是日本人典型的一種園林佈置，給人一種荒涼，悲哀，而又十分神秘的感覺。

日本民族的冷，已可以完全表現在這種園林佈置之內，他們只覺得一種可怕的肅煞感覺。

他們穿過了幾道狹窄的門。

仍然沒有人。

再走，便是那個大廣場。

廣場上有一塊大油布，蓋着一件龐然大物。

馬獅龍走近，掀起一看。

一架直升機，機身是墨綠的保護色。

是軍用的大力士型運輸直升機。

與他們所猜測的完全一模一樣。

陸建邦走到另一邊，也掀起其中一角，輕聲道：「是個大貨櫃。」

那麼，兩輛車呢？

陸建邦忽然指向廣場的另一面。

是一列房屋，古時代並沒有車房，但有很多儲物室，而今用來作車房，也並無不可。

他們借着油布所造成的黑影，沿着黑影直奔那邊的儲物室。

門是緊閉的。

馬獅龍也研究過一些關於日本神社建築物的結構與設計，他試把門向上掀。

一陣「勒勒」的聲音，門是可以托起的。

爲了避免發出聲音，兩人各自托着一邊，力度較爲平均，減少了木門的磨擦聲。

裏面是非常黑暗。

一會，他們已習慣了黑暗。

兩輛車，兩輛極具現代化的跑車。

他們正想說話，那門竟然自動滑下，發出「勒勒」的聲音。

這聲音給人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因爲那緊扣的門是無法自動滑下的，換句話說，這儲物室內，或者外面是有人的。

他們屏息着。

一陣勁風突然從頭劈下。

武士刀。

刀是異常鋒利，而那把刀劈下的手法也極其凌厲。

兩人機靈的閃開。

馬獅龍在這閃開的一刹，已可以清楚的看到兩個人，兩人都是全身、包括頭部都是用黑布所裹着。

那刀在黑暗中仍有反光，不是反光，而是刀本身發出的光芒。

刀又至。

馬獅龍再滾開。

他躍起，想反客爲主。

可是，那刀却並不讓他有反攻的機會，反而是步步進迫，令馬獅龍透不過氣來。

忽然，他聽到了「呀」的一聲。

看來是陸建邦受了傷，陸建邦的武術根底不錯，可能是不習慣這種武士刀的劈法。

馬獅龍想抽身過去，但那刀又凌空而下，馬獅龍閃開，在匆忙中施展「空手入白刃」。

持刀的人早知他意向。

他退開，用極其小巧的刀法，繞着馬獅龍的手，不斷的割、削、繞、刺。

使馬獅龍的「空手入白刃」功夫，無所施其技。

馬獅龍知道無法奪那人的刀。

他一個翻身，落在兩部車之間，一時之間，那人無法趕到。

不過，他已隱約看到那身影。

馬獅龍竄向車底，從車底又到了另一邊。

那人轉過車頭，大刀劈下兩車之間的地方，假若不是馬獅龍身手極快，而且心思縝密的話，早已給他劈得體無完膚，那人也覺得詫異。

他以爲在兩車之間，根本是無路可逃。

在這猶豫詫異的一刹，馬獅龍雙腿掃出，幾乎是用了全身的力。

那人只感到雙腿極痛，竟無法反抗的倒下。

馬獅龍已一竄而出，一脚踏着那武士刀，一脚踢向着那人的頭部。

那人不敢再動。

他剛領敎過馬獅龍一脚，他知道這一脚是非同小可，假如踢向自己的太陽穴，他便永遠不能再見太陽。

他乖乖的躺着。

馬獅龍已拾起那武士刀。

陸建邦又「哎唷」的叫了一聲。

馬獅龍叫道：「停手。」

他用的是日本話，另外那人應該是可以聽到的。

不過，話未說完，他已看到頭上白光一閃。

馬獅龍舉起武士刀一格。

「卡喳」一聲，竟然迸出了一陣火花。

馬獅龍的虎口感到一陣震裂，這人好大力。

刀又再下，馬獅龍已躍出較爲寬大的地方，那人武士刀連出多招。

每一刀都是破空而出，隱隱約約的傳來一陣使耳朵極爲不舒服的感覺。

怪不得陸建邦會敗在此人手下，因爲這人的刀法，比起剛才與馬獅龍周旋的人更爲厲害。

馬獅龍一連接了他幾招。

一時之間，兩人是勢均力敵。

但刀又至，是大開大合的刀法，一連五刀，都是由上而下，似乎要一刀把馬獅龍劈成兩半。

馬獅龍閃開了四刀。

第五刀，躲無可躲，他反手向上，硬接這一招。

又一陣火花迸起。

這陣火花極爲光亮。

馬獅龍身材較爲高大，那人憑着火光，竟可以清楚的看到馬獅龍的臉。

「咦？是你？」說的竟是本地話。

馬獅龍並沒有看見那人的臉孔，只聽到這話，一時之間，怎樣也分辨不出那人是誰。

馬獅龍道：「你是誰？」

那人並沒有回答。

不過，那人的刀法又改。

這次不再是大開大合的刀法，而是極爲細膩的，馬獅龍巧妙的閃身。

刀法好熟。

他記起了，那是被困在田幸株式會社的那一次。

那個殺手。

「是你？」馬獅龍叫道。

那人仍然沒有回答，只是以刀迫他一連退後幾步。

馬獅龍退開了。

那人突然輕聲道：「你救過我一次，這次我也放你一馬，扯平。」

馬獅龍道：「你怎會……」

那人並沒有領會馬獅龍的話，只道：「我們先離開這裏，快想辦法離開這裏，以後再有見面，不要怪我手下無情。」

那人說完，破空一刀，全身而退。

那人退至大門，喝道：「走！」是日本話。

另一人也竄身向大門。

門向上托起，兩人走出，旋即放下，結結實實的放下，馬獅龍走向大門，試圖托起。

大門已緊閉。

馬獅龍回身，叫道：「陸建邦，你在那裏？」

陸建邦發出了一聲呻吟。

馬獅龍循聲而去，只見他躺在地上，並湧起一陣血腥的味道。

「你受傷了？」

「只是皮外傷。」

馬獅龍因爲看不見，只用手摸一下，已感覺到陸建邦的衣袖全濕了。

「仍然流血？」

陸建邦道：「有些。」

馬獅龍扯下他的衣袖，並且慢慢的摸索着，發現那傷口並不大，但相當深。

馬獅龍爲他包紮了傷口，並且用布條紮着肩膊，免他流血不止。

看來陸建邦相當痛楚，但他在馬獅龍面前，並沒有哼半句。

當快要紮妥的時候，他們反而聽到一聲呻吟聲。

馬獅龍道：「你出聲？」

陸建邦道：「沒有。」

這儲物室內竟還另有人？

兩人心中一驚，立即按捺不動。

這些古堡都有幾百年以上的歷史，並且經過戰火的洗禮，難道有寃魂不息？

馬獅龍屏息着。

那是呼吸聲，沉重的呼吸聲。

既有呼吸，當然不是鬼怪。

馬獅龍道：「是誰？」他先用本地話，再用日本話。

「唔……」

似乎是從一堆厚布後面發出的聲音。

馬獅龍循聲望去。

在這儲物室的一角，竟有一大堆布，布後面有東西在移動。

馬獅龍走近，道：「誰？」

仍是：「唔……」的聲音。

馬獅龍小心戒備，上前拔開一些破布。

一個黑影蠕動着。

馬獅龍一手拉開那人，那人竟然是被反綁着，並且發覺那人面部也是被幪着，他用手拉開那幪着口臉的布。

「馬先生。」

馬獅龍實在嚇了一跳。

「誰？」馬獅龍稍退。

「我……岫子。」

「岫子？」馬獅龍實在不能相信，他來了日本，無意來到這古堡，竟又遇着岫子。

「快亮燈。」

岫子指向門口處，竟有一個電開關。

陸建邦走近，開了開關，一盞微弱的電燈光亮起來。

馬獅龍看着岫子，只見她雙手仍是被反縛着。

「你怎會……」

岫子立時哭起來，不過，她很快又回復正常，她並沒有解釋，其間當然是有些問題。

她沒有解釋，馬獅龍也沒有追問。

「快逃。」岫子道。

陸建邦也走近，問道：「你們竟會相識？」

「是的，她是『公主』的手下，對了，岫子，公主呢？她也來了？」

岫子點了點頭。

「她在那裏？」

岫子茫然地搖頭，然後道：「當然是在古堡之內……快開門。」

她走近大門處，摸索了一會，臉上的表情有些頹喪的感覺。

「開不了？」

「開不了！」岫子道，半晌，又道：「假如他們心狠一些，放一把火，我們一定沒命。」

「他們會？」

「他們甚麼事不會做？」她的眼又有淚光，其實岫子是個堅强的人，不過，她的淚光是表示她的屈辱。

馬獅龍已想到那兩個人來這儲物室的用意。

幸好他們及時闖入。

馬獅龍道：「爲甚麼你會來這古堡？」

「這地方根本是我們的。」

「你們的？是『公主』的？」

岫子點了點頭。

馬獅龍想再問下去，但岫子却是十分焦急。

「眞的沒有辦法出去？」

「由外面鎖着，眞的沒有辦法出去，在多年前，這一列屋子都用來儲穀物，十分堅固。」

馬獅龍道：「天無絕人之路。」

他跳上了其中一輛汽車。

岫子會意，道：「衝出去？」

馬獅龍點了點頭。

他揭開了車頭，把電池接通，引擎已發動。

馬獅龍道：「我衝出去，你們隨後才來。」

岫子道：「你一衝出去，一定會引起堡中的人出來，我不知有多少人，我與這位……」

「陸建邦。」

「我與這位陸先生沿着那邊山坡爬上古堡的二樓，那裏較爲安全，才再想辦法。」

馬獅龍當然沒有意見，只問：「陸建邦，你可以走動？」

「沒有甚麼事了。」

於是，馬獅龍上了車，一踏油門，車子全速衝向木門，「喀喇」一聲，車子穿過了木板而出。

那些木板十分堅固，但無論如何也抵擋不了幾百匹馬力的汽車。

車子速度相當快，幾乎直撞那架被油布蓋着的直升機，幸好馬獅龍手急眼快，把車子刹住。

但那刹車的聲音，却响遍全個古堡。

馬獅龍立刻跳出車廂。

他已可以看到，堡中各處地方，都有人影跳出來，幸好岫子說過，直奔向近山坡處的二樓去。

人影自四方八面的奔出來。

他們全是裹上黑衣、黑帽，充滿了神秘感。

馬獅龍忽然想起：「這些豈不是日本的忍者武士？」想不到在現在這世紀，仍然有這種武士的存在。

有幾個忍者武士來得快，看見馬獅龍走往山坡那邊，却紛紛追去。

他們奔跑迅速而無聲，果然是經過嚴格訓練的武士，他們快，然而馬獅龍更快。

轉眼之間，馬獅龍已上了斜坡。

那些武士不敢追來。

不過，暗器却有如雪片般飛來。

馬獅龍左右拂出，把一些暗器撥開，那些暗器，全是一些尖銳的飛鏢。

幸好馬獅龍所處的位置較高，否則這一連串的暗器，也是難於應付。

他提氣往上衝。

上到二樓的斜坡處。

有人向他招手，他自然而然的飛身而去。

可是，一接近那地方，便見一個黑衣人，持着鋒利的武士刀，破空而來。

馬獅龍手中並無武器，他只能盡力避開，但那武士刀却是如影隨形。

一時之間，閃開了七八刀。

那人並不因大刀劈空而有所改變，反而更是落力，一刀緊接一刀。

馬獅龍飛身躍起。

那黑衣武士尖刀向上。

馬獅龍在半空中無處借力，無法再騰高身體，只好向着那武士的刀落下。

他似乎無法避開這一刀。

可是，那武士忽然「唷」的叫了一聲，本是極其硬朗的雙臂，立時軟了下來。

刀也跟着跌了下來。

馬獅龍在他身前落下，只見那人滿頭大汗，臉孔有非常痛苦的表情。

「馬獅龍，讓我來。」

那是岫子的聲音。

馬獅龍回過頭來，只見岫子已從暗處閃出，他斜身滾開，站在一旁。

岫子躍前，手中多了一柄利刃。

她舞着手中利刃，幾下閃電般的刺削，便把那人衣衫全然削開，衣服片片破碎。

那人試圖舉起武士刀。

岫子道：「你一連中了我七片『鯉鱗』，看你還有甚麼歹心。」

那人聽了，臉如土色，口中嘀咕。

岫子道：「你這人面獸心的傢伙，讓你嘗嘗被人侮辱的滋味。」

她刀又揮起。

這一揮竟然把他頭上大半邊頭髮削去。

那人無法迴避。

接着又是一刀，這一刀掃向他下盤。

那武士的黑色褲子已垂下，露出了那日本男人傳統式的白褲襠。

岫子再一刀。

這一刀更爲厲害，不只會削開他的白褲襠，而且還會割去他的……

那人雖然無力抗拒，但在這比性命猶爲重要的關頭，他再無別的選擇。

他仰身避開，整個人的重心已失，滾落山下。

岫子看着那人滾下去。

「你的仇已報。」馬獅龍道。

「我還要下去殺死他。」

「不，殺死他並非最佳的懲罰，讓他失去尊嚴，再不能在他的同袍中站起來，已足夠使他痛苦一世。」

岫子站住了，忽然道：「你怎知我與他有仇？」

「當然知道，看你手下絕不容情的手法，便知道你與他有深仇大恨。」

「其實……」

馬獅龍道：「這武士剛才入那儲物室，目的是……」

「是的，這人面獸心的……。」

「他怎知你在那裏？」

「我想他在這裏地位也相當高。」

馬獅龍道：「岫子，你的刀法簡直是神乎其技，還有，你說過的『鯉鱗』，是甚麼東西？」

「是我們鯉族的獨門暗器，」她從懷裏拿了一片東西出來。

那東西是一片薄鱗似的，拿在手上，相當重，好像是用金屬製成，但

却有些透明似的。

發這暗器極難。

岫子道：「這暗器的一邊帶有劇毒，用手拿着它，並沒有甚麼事，但被發放而擊中穴道，便會散發出那種毒性，使人全身發軟。」

「多謝你救了我一命。」馬獅龍道。

「甚麼？」

「假如不是你及時發出『鯉鱗』，我想我是難以避開那一刀。」

這時，陸建邦已在上面招手。

馬獅龍與岫子直奔上去。

陸建邦所站的地方，正是一個小露台。

他們躍入。

陸建邦道：「我在上面望下去，看你們刀來刀往，看得驚心動魄。」

岫子道：「不要說了，我們去救公主。」

「公主？李姬也來了？」

岫子沒有多言，穿過露台進入了古堡之內。

他們隨着岫子，從一個房間進入一個房間，又再由一個小房轉入一個大房。

整個地方似乎都是由大小不同的房間所組成。

假若不是由岫子帶着，他們根本沒法走動。

「我們在走迷宮？」陸建邦問。

岫子道：「這的確是個迷宮，當年堡主知道，假若有敵人一旦來攻，只有這迷宮可以阻延一下他們，這樣才有機會逃離這古堡。」

馬獅龍道：「你爲甚麼會這麼熟悉？」

岫子道：「我自小便與公主在這地方捉迷藏。」

「你與公主？」

「是的，這古堡是『鯉躍』家族的古堡。」

「那麼，李姬便是這鯉躍古堡的公主？」

「她的確是一位公主。」

馬獅龍一直以爲，那位李姬只不過是用「公主」這名稱來擺排場，想不到她竟然是一位公主，雖然那是一個家族的公主，不過，在日本來說，一個大家族的公主，與整個國家的公主，地位是相若的。

「她現在那裏？妳們又怎會來的？」

「說來話長，我們救出了公主再說。」

「她被囚在那裏？」

「我也不知道，不過，照我的估計是在塔上。」

「塔，甚麼塔？」

「你們跟我來。」

他們終於走出了那些多房間的迷宮組合。

外面是一片空地。

馬獅龍道：「爲甚麼那些黑衣武士不追來？」

「他們不敢。」

「爲甚麼？」陸建邦問。

「這地方滿佈機關，而且他們極重視階級身份，他們不會讓那些武士來。」

「他們？他們是誰？」

「他們便是囚禁公主的人。」

「究竟是甚麼人？」

「田幸，田幸其實也是日本一個大家族，一個沒落的大家族。」

「與你們比較，他們如何？」

「他們當然比不上我們過去的輝煌，不過，這一代中，他們似乎出現了復甦的跡象。」

「究竟你們鯉躍家族與田幸家族又有甚麼恩怨？」

岫子嘆了一口氣，似乎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之感，她頓了一頓，道：「還是讓公主跟你說。」

前面已出現了一座白塔。

一個非日本式，也非中國式的白塔。

這白塔反而像歐洲中世紀用來囚禁犯人的石塔。

這白塔所佔的地方也不少，而且塔高七層。

岫子道：「塔頂。」

岫子從懷中抽出一條幼繩，繩尾還有一個三叉倒扣，這東西好像電影中出現過，用來爬牆用的。

不過，岫子手中的三叉倒扣與繩套，比電影中所見，更爲精巧細緻。

而且更爲實用。

她一甩，倒扣已上了塔頂。

岫子道：「這繩索有足夠的力量承着我們三人。」

這實在難以使人相信。

岫子已攀爬上去，並且招手叫他們上來。

馬獅龍有點猶豫，直到岫子到了塔頂，縮身站在一處塔簷處，他才動手爬上去。

那幼繩果然是非常堅韌。

馬獅龍上了塔頂，而陸建邦也同時爬了上來，原來這繩索果然有異常的韌力。

岫子道：「那邊。」

她所指的是那邊一個窗口。

馬獅龍貼着牆邊跳了過去。

陸建邦也隨着，不過，他似乎有點畏高，幾乎滑了下去，幸好馬獅龍一手抽着他的手臂，與他一起到了那窗口，閃身進去。

出乎意料之外，這白塔並沒有任何設施，也沒有人防守。也許，這古堡的主人，認爲根本沒有人有本領來此，因此，不用任何預防囚犯逃脫的措施。

岫子已奔向當中一條巨大的石柱。

馬獅龍隱約可以看到一個人影。

這時岫子與那石柱上的人談了一會，她便去點着牆上幾盞油燈。

一時之間，塔內光明一片。

馬獅龍看得眞切，那石柱上竟綁着個女人。

而且是熟悉的女人。

「公主，是你？」

「公主」李姬苦笑。

她並沒有回答馬獅龍，只向岫子道：「你立即去吧。」

岫子領命而去。

「公主」李姬才笑道：「馬獅龍，我們總算有緣。」

馬獅龍道：「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李姬並沒有回答，她看着陸建邦。

「你應該也認識他，他是陸建邦。」

「啊，是國際刑警陸先生。」

陸建邦道：「你怎知？」

「我當然知道。」

陸建邦的身份，知道的人實在是不多，然而這一個陌生人却知，可見她是何等的神通廣大。

李姬是被鐵鍊鎖在石柱之上，不，那不是一條普通的石柱，而是一條用石雕成的鯉魚，一條從水中躍起的鯉魚，而手脚是被極短的鐵鍊鎖着。

鐵鍊極短，被鎖的人，就算力大無窮也難於把鐵鍊弄斷，因爲鐵鍊短，沒有足夠的空間讓你發力。

馬獅龍走近，看着這些鐵鍊，道：「假如有人想收集一些古代日本刑具，這是不可多得的。」

李姬道：「你眼光倒也不錯。」

馬獅龍道：「這種精鋼與而今的精鋼，不遑多讓，只有削鐵如泥的寶刀，才可削斷！不過……」

「不過甚麼？」

「這機簧鎖却是極其簡單。」

馬獅龍從領尖的後面，抽出了一條鋼絲，然後把鋼絲插入鎖口，弄了幾弄，鎖扣彈開。

「謝謝你！」

另外一隻亦已鬆開。

馬獅龍道：「你們怎會被擄到此？」

李姬道：「說來話長……我知道田幸株式會社四人被拘捕……其實這是不可思議的，他們被捕的表面原因，是與賄路有關，實際上是販賣『鈾』元素有關……我知道我也是被通緝的名單之內。

「我知道，他們不會這樣便被人拘捕的，到了日本，自然有人會拯救他們，想不到却是用最古老的方法，攔途劫囚車……他們很成功的劫走了田幸的人……本來，我是打算出手救他們的。」

「你救他們？」

「是的，我讓他們落在警方的手，太便宜了他們。」

馬獅龍與陸建邦聽了，俱不明白。

「因爲他們都是毀我家族的人，而且要奪我最大的財產。」

「他們毀你家族，我也聽過多少，但奪你甚麼財產？」

「那些鈾元素。」

「鈾元素是你的？」

「是我家族遺下來的。」

「你們的鯉躍族，是個古老的家族，怎會擁有這麼現代化的東西？」

「我也不清楚，但事實上是先父給我的，並且說過這是復興鯉躍族的唯一本錢。」

這說法實在非常玄妙。

馬獅龍想再追問下去。

可是，塔內的四邊，却發出了機器的聲音。

四道門滑開，門是隱沒在牆內。

四個人，四個田幸株式會社的人。

每個人的身後都有一班忍者武士。

爲首的是田幸株式會社的大老闆田幸甫芝，他的出現，馬獅龍並不感到詫異。

田幸甫芝並不是穿着西裝，而是傳統的日本和服，看來是極有氣派。

田幸甫芝道：「馬先生，你也來了。」

馬獅龍正在奇怪。

而田幸却也向陸建邦招呼，道：「陸先生，我想這事是日本本身的事，而且是家族與家族間的事，你們國際刑警，應該不理別人國家的私事。」

陸建邦道：「假如是那麼簡單的事，我當然不會理會，不過，這事似乎是關連到世界和平。」

田幸甫芝笑道：「假若是，那麼也是以後的事，不用你們那麼快插手。」

李姬緩緩的站了起來。

那四個男人似乎有些驚懼，紛紛退後。

田幸道：「啊，你果然是鯉躍族的公主，身手敏捷過人，頭腦也不差。」

李姬道：「田幸，你不要用這些話來掩飾你的恐懼，我們鯉躍族戰至最後一兵一卒，也不會讓你們的邪惡夢實現。」

田幸道：「你想獨力復興鯉躍族，何嘗又不是個邪惡的夢。」

李姬似乎語塞，不過，她爲人機靈，眼波一轉，已改了話題：「你們快退出鯉躍堡，還有一條生路。」

田幸甫芝大笑起來。

笑聲响徹整個塔內。

半晌他才道：「李姬，你爲甚麼如此說？」

「這根本是我們鯉躍族的地方。」

「憑你一句話，我們便退？」

李姬道：「當然，我手上有的是皇牌。」

「對了，這樣才是，放下你手中的皇牌，我們讓你及你的朋友安全離去。」

馬獅龍與陸建邦却不明白李姬口中所謂皇牌是甚麼。

「也憑你們一句話？」

「不，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去支持這話。」

他們後面的忍者武士，手握劍柄，似乎是躍躍欲動。

「以四個大男人對付我一個弱質女流，已是十分不公平之事，何況……」

田幸道：「不要在我面前說公平二字，世上根本並沒有公平之事……」

「好了，我在這裏只有一個人，加上我這兩位朋友，也只不過是三人，你們來吧！」

陸建邦聽了，插口道：「假若是你們家族的事……」

馬獅龍道：「我也不想沾手你們家族的事。」

「公主」李姬走近馬獅龍，低聲說了幾句話，陸建邦聽不到她說了些甚麼。

田幸的人更不知道。

馬獅龍不斷的點頭。

李姬又向田幸的人道：「我們這裏三個人，你想怎樣，由你說吧！」

田幸道：「你當這是家族間的事？」

「你怎樣說也好。」

田幸轉向馬獅龍，道：「你也插手我們家族的事？」

馬獅龍道：「事關重大，而今公主只得一人，無論如何，作爲一個友人，或者是一個江湖客，我沒有理由袖手旁觀。」

這說話是明顯的表示，他會站在李姬這一邊。

陸建邦望了馬獅龍一眼。

馬獅龍給了他一個眼色。

陸建邦當然會意，不過，他心裏嘀咕：「公主究竟說了些甚麼話，令馬獅龍也要插手這事？」

不過，他也隨即道：「我與馬獅龍永遠站在同一陣線之上。」

田幸道：「我便派三個人與你們決一死戰，讓你們死在鯉躍堡。」

三個黑衣的忍者武士已一躍而出。

李姬、馬獅龍、陸建邦三人一列並排的站着。

那三個忍者武士已把武士刀拔出。

田幸明顯是欺人，口說是公平、讓三人持着鋼刀的人對付三個手無寸鐵的人，那算是公平？

當中的武士狂吼。

李姬道：「我不殺無名武士。」

那人道：「賀之助。」

賀之助人隨聲上，武士刀劈下。

另外兩個武士，沒有報上姓名，便分別攻向馬獅龍與陸建邦。

陸建邦學過日本的劍道，但遇到了一個眞正的日本武士，眞正的日本劍道，而且自己手無寸鐵，倒也是驚險百出，幸好他跳躍極爲靈活。

馬獅龍對着的一個武士，身形極其高大，比馬獅龍高了一截，在他武士刀橫揮之下，實在是難以應付，不過，馬獅龍自有對付之道。

他看準那武士大開大合的劍道，在招式與招式之間，常常有一處停息，馬獅龍便利用這一刹的停息，以快攻的手法，攻向他的手腕，希望可以打中他手腕脈門，使他無力再揮刀。

不過，那並不是容易的事。

李姬與賀之助的一場對打，却是極爲燦爛。

賀之助相信是這羣忍者武士中，武功最高的一個，只見他在刀光之中，靈活跳躍，猛攻李姬要害。

李姬原來也是一個劍術的高手，可惜的是，她並沒有劍在手，不過，她洞悉賀之助每一刀的來勢，並且可以後發而先至，使賀之助無法發揮他劍道所長。

刀一揮，白光連續幾度閃亮。

李姬「呀」的叫了起來。

一大片頭髮已被賀之助劈了下來。

只要多一寸，向下多移一寸，劈下來的不再是頭髮，而是半個頭顱。

李姬額上汗如雨下。

很明顯，賀之助是手下留情。

李姬知道，賀之助是個武士，是一個有節氣的武士，他不屑以刀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人，而且是個女人，因此他的確是手下留情。

而陸建邦也「呀」的叫了起來。

只見他腹部已被那武士橫切一刀，血正汩汩透出他的衣衫，他脚步不穩，半跪的要倒下來。

馬獅龍一個閃身，想救陸建邦。

可是，這一分鐘，武士的刀已下。

刀風割面，馬獅龍眼看也要掛彩，不過，他臨危不亂，一個直拳擊出。

這一拳是關鍵的一拳，正打中那武士腹部的一個氣門，他只感雙手一軟，落下的刀變成無力。

馬獅龍把臉向側，仍然被削下一些頭髮。

田幸也是個劍道高手，一看便知三人落敗，叫道：「殺！」

聲音是刺耳，是狂邪的吼叫。

三人的武士刀揮起。

他們都是愚忠的武士，唯主人之命是從。

李姬突然叫道：「來了，你們來了。」

三人的刀略慢。

李姬已撲上，雙手握着那武士賀之助的手腕，雙腿一撐，賀之助立時吼叫了一聲。

李姬已奪得武士刀。

而陸建邦已幾個翻滾，遠離武士刀之下。

馬獅龍也是萬分機靈，趁李姬一叫，那武士稍作猶豫，也施展了「如影隨形」的輕身功夫，轉向那武士身後，狠狠的踢了一脚。

那武士在毫無預防之下，仆倒下來。

這反敗爲勝的一刻，實在是電光火石的一刻。

李姬的狂叫，其實只是一個緩兵之計。

田幸的武士其實也有點心虛，心中恐懼鯉躍的武士會反攻而來。

這樣，他們才會慢下來。

事實上，塔外那有半個人影。

李姬握着刀，作了一個下劈的姿勢。

她沒有劈下，因爲她感激賀之助放過她一刀。

田幸却在狂笑。

本來，在這反勝爲敗的一刻，他應該是狂怒才對，不過，他却在笑，笑聲充滿了桀傲。

馬獅龍也正在奇怪。

田幸身後的武士散開。

那些武士再不是握着武士刀。

而是機關槍。

幾十柄機關槍向着李姬、馬獅龍與躺在地上的陸建邦，只要他們一動，沒有一人倖免。

馬獅龍也笑了起來。

他的笑是荒謬的一笑。

也是滑稽的一笑，因爲那些黑衣忍者武士，持着機關槍的樣子，實在是好笑。

田幸笑聲已停，道：「公主，怎麼了？」

李姬忽然奔向窗口。

幾十支機關槍隨着她的身影移動。

她以極其迅速的手法，從懷內拿了一條圓管型的東西出來，用口一咬，然後向天空一拋。

天空立時出現一陣火光。

李姬氣定神閒的走回去，倚着那支鯉魚石柱。

田幸甫芝道：「李姬，你已敗下來，還想弄些甚麼花樣？」

李姬道：「鯉躍族不會這麼容易便敗下陣來，敗陣的不是我，而是你。」

「我？」田幸狂笑，回顧身後的幾十支如箭在弦的機關槍。

「我怎能敗？」他仍然那麼自信。

李姬也笑，笑聲却是嬌媚的。

田幸怒吼，那些武士把機關槍挺起。

李姬道：「慢着，假如你下令開槍，你可以殺死我們，但你們也逃不了。」

田幸沒有作聲，但表示不信。

李姬續道：「槍聲一響，上面的水閘便開，兩分鐘之內，沒有人可以逃出生天。」

田幸臉色大變。

他匆匆退後，他三個手下也隨之。

李姬道：「我已發訊號給岫子，三分鐘之內，水便淹至，而今逃命還來得及。」

「你們擋着，我們先退。」田幸道。

那些武士有些騷動。

馬獅龍道：「生命要緊。」

其中一個武士，抛下機槍，向門邊退出，其他的武士，見有人領頭，也紛紛抛下槍，逃命而去。

這時塔內已亂作一團。

李姬道：「上塔頂。」

馬獅龍一手扶起陸建邦，道：「可以走動嗎？」

陸建邦點了點頭。

李姬走向一個窗口，是那個剛才他們入來的那個窗口，那繩索仍在。

李姬很快已上了塔頂。

馬獅龍一手托着陸建邦，讓他先上去，然後自己才上去，那繩索非常堅韌，使他們安全上了塔頂。

塔頂並非圓尖形那種，是一個有高牆護着的露台。

李姬站了起來。

馬獅龍却使勁一拉，拉了她下來。

只看見一粒子彈已在她頭頂而過，原來，馬獅龍看得清楚，有人向塔頂放冷槍。

李姬抹了額上的汗，道：「我眞不知怎樣……」

馬獅龍道：「我剛巧看到而已。」

李姬坐了下來，又再向空中抛了一個花砲。

一會，那條繩索動了，岫子也上來。

馬獅龍向下望去，只見很多武士却沒命的逃出鯉躍堡，向高處的山坡爬上。

獨是沒有見田幸的人。

李姬道：「他們不信。」

「不信甚麼？」

「他們不信將會有大水淹至。」

「眞的？」

「眞的！你問岫子。」

岫子只是點了點頭。

這時，他們已聽見了水聲，並且有一條發光似的東西，正向山下而來。

「爲甚麼那些忍者武士却信？」

「他們都聽過鯉躍堡內有一種秘密武器，足以使整個古堡的人滅亡。」

「爲甚麼田幸的人不信？」

「因爲這只是傳說，他們自認是與人不同的人，他們不相信有東西可以毀滅這些堅固的堡壘。」

「你們的祖先眞是智慧過人。」

洪水暴至，聲勢嚇人。

那些爬得上側面斜坡的武士，勉强可以保住生命，其他的人，已被大水所冲。

而仍在堡內的田幸甫芝，與他們三個手下，想逃出來，但速度已不及洪水的來臨。

水勢極大，轉眼已蓋過城堡一半。

再過半晌，整個城堡已淹沒，唯

獨是這石塔，露出水面，他們四人無恙。

本來是一座宏偉的神社堡壘，轉眼之間，已在水淹之下，實在教人難以相信。

馬獅龍看過無數不可想像的事物，但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洪水。

「我們怎麼了？」馬獅龍問。

李姬道：「我們只有等。」

「等甚麼？」

「等水退。」

「要多少時間？」

「大約一個晚上。」

他們四人便在塔上，看着水退而過了一個晚上。

馬獅龍道：「公主，其實我們仍不明白你與田幸家族的事，而且又怎會牽涉到那些『鈾』！」

忽然，那條繩索抽動。

一個黑衣武士正在爬上來。

李姬正想下手。

岫子道：「不，那可能是我的救命恩人。」

「誰？」

那人上來，馬獅龍也認得，是他們入那儲物室內遇到的武士，也是在港時的殺手。

「你來了？」岫子問，他們說話充滿溫情。

那人雙手擧起，表示並無惡意。

岫子道：「馬先生，在儲物室時，他是來救我的，並不是來害我的，沒有他，我可能被那醜惡的武士……」

那人挨在牆邊喘氣。

馬獅龍也覺得奇怪，這人究竟是在田幸那一邊，還是在李姬這一邊。

岫子道：「他是受僱於田幸的，他只是一個受僱的殺手，幫助田幸把那些鈾元素拿到美國領事館去，並且在香港收藏那些鈾元素。」

馬獅龍道：「甚麼美國領事館，又要在香港收藏那些鈾元素，實在使人一頭霧水。」

李姬道：「由我來說。」

* * *

事情實在並不簡單。

首先交代一下那「鈾」元素來歷。

原來「鯉躍」家族本來是一個極有威望的大家族，但經過連年戰亂，滄桑變化，到了李姬父親的一代，已變得極其凋零。

李姬的父親叫李佐三郎，曾經擁有不少的漁船。

那些漁船，平日是用來打漁的，但在戰爭的時候，却用來偷運一些物資，從中漁利。

李佐三郎所從事的勾當，並不算是作奸犯科，但也不算是光明正大。

要維持一個大家族並不是易事。

有一次，李佐三郎駕着漁船，却遇到一艘潛艇，那時潛艇的結構很原始，一遇到事，便要立即浮上來，並且很多時候要棄船。

那次，不知是李佐三郎的好運還是噩運，他在海面上疾駛之際，一隻潛艇浮了出來。

潛艇內不知是否缺氧，大部份船員都已死了，只剩下一人，那是潛艇的艇長。

他從船艙爬了出來。

而李佐三郎也下令船員救起了他。

那艇長是個德國人，被救上來之時，已是奄奄一息。他並沒有甚麼遺言，只是交了一個密封的容器給李佐三郎，並且說出這東西可能很值錢。

他說那是一種稀有礦物。

李佐三郎還以爲是黃金，打開之後，却發現只是一些粉末，他們並不知道這些便是「鈾二三五」元素。

跟李佐三郎一起看這些粉末的人，不久都死了，包括李佐三郎自己。

他們都是死於壞血病。

李佐三郎當時並不知道是因爲受了「鈾二三五」的輻射而患上了壞血病，他只感到，自從看過這東西之後，身體便一日比一日差。

與他一同看這東西的一共有五個人，那五個人都是無端死去，那時他們認爲是無端，是因爲當時的醫療技術還未知道放射性物質可以破壞人體細胞而導致死亡。

李佐三郎只是覺得這東西很「邪」。

一看後便帶來了死亡，因此，他便把這東西放在「鯉躍堡」內一個密室，目的是不讓其他族人沾到這邪物。

他臨死之前，只把這件事告訴了李姬。

李姬當時也不以爲意，父親屬於古老的一輩，古老一輩的自然有很多神秘事物，不足爲奇。

因爲李佐三郎沒有兒子，因此李姬便成爲了鯉躍族的公主，本來，在日本的傳統中，女子的地位十分低微，不過，李姬却是一個異常聰明的人，而且不理傳統，常常以復興鯉躍族爲己任。

鯉躍族與田幸家族本來是世交的家族。

田幸家族的長子田幸百次郎，那時也跟着李佐三郎，因爲李佐三郎無子，因此心中希望收田幸百次郎爲乾兒子，將來也可幫助李姬復興鯉躍家族。

而那次觀看那密封容器之時，田幸百次郎也是五人之中的一人，本來，李佐三郎此擧是表示並不把田幸百次郎視作外人，那知却使田幸百次郎身罹惡疾。

雖然，李佐三郎後來也死了，而且死的情形，與田幸百次郎死的情形一模一樣，本來以爲他遭李佐三郎害死的念頭，也打消了。

不過，田幸家族仍然對鯉躍族有芥蒂。

因此，戰後鯉躍族爲了使李姬不致受生命的威脅，便送了李姬往美

國。

本來，一個日本女子並沒有多大機會出國，但李姬在這種情形之下，離開了日本。

她在美國學了很多東西。

這些東西包括正統的學問，也包括了很多非正統的學問，這使李姬對復興鯉躍家族更充滿信心。

李姬在美國接觸過不少的人物，她以「公主」的身份在人們面前出現，因此很多人以爲她是日本皇宮的人，她既不承認也不否認，這對她在江湖行走，極爲有利。

戰後，李姬回國，把這密封容器拿了出來，經過科學方法化驗，知道這是罕有的化學元素，並且是一種戰爭物資，假如好好利用一下，可能便是復興鯉躍家族的一筆大本錢。

不知怎樣，這消息却被田幸家族的人知道。

戰後的田幸家族也以另一個面目出現，他們不再是一個幫會，而是發展成一個企業。

他們甚麼生意也做，只要那種生意是有錢賺的。

田幸株式會社不只在日本到處都有分公司，連在香港也有，與鯉躍家族比較起來，田幸是興旺得多。

田幸家族知道這放射性元素之後，要求與李姬合作，當然是要分一杯羹，而且是一大杯羹。

李姬心下不願，但在細心衡量之下，倒不如將計就計，利用一下田幸家族。

這是李姬聰明之處，但也是她失策之處，因爲田幸並不是想幫助李姬，反而是想爲田幸百次郎復仇，而且要把這件事的利潤全數吞下。

田幸處理這放射性元素的方法也是極爲大膽。

他們先把這些東西送到香港，然後僱請了一個殺手，把一些貨辦帶回日本，向駐在東京的美國領事館推銷，表面是推消，其實是勒索。

以他們的估計，美國領事館不會把這事擴大，就算知會了日本警方，爲了安全理由，他們不會公開這事，一定會在秘密的情況下，與他們討價還價。

可是，一切的估計都錯了。

美國領事館不單通知了日本警方，而且下令逮捕田幸株式會社的人，名目是他們犯了貪污賄賂的案件。

李姬在日本曾與田幸株式會社合作過，因此她也是被列入逮捕的名單之內。

馬獅龍聽了李姬的叙述，開始明白這事件的來龍去脈，不過，其間還有一些疑問。

李姬一直沒有提到在香港發生的事。

馬獅龍望着那個黑衣殺手。

「你是殺死高根的人？」馬獅龍問。

那人點了點頭。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葉之秋，高根的死亡，是他自己找來的。」

馬獅龍與陸建邦都不明白。

「馬先生，你也到過在香港的田幸公司？」

馬獅龍點了點頭。

葉之秋道：「我受僱於田幸公司，那日，高根來田幸公司，似乎是接洽一些業務，我在田幸公司辦公室內扮作一個小職員。

「不知是否我先開罪了他，我不復記得了，還是我說錯了一些話，他一直仇視我，也許我們前世有恨，今世偶遇，他要來折磨我，他要我爲他點煙斟茶，這些東西也不要緊，最令我傷心的是，他說我年老無用……」

奇怪，高根爲甚麼會對一個初見面相識的人如此？

「甚麼最令你傷心？你並不是年老無用？」

葉之秋道：「殺手生涯並不易過，那時，我只能忍受他無端的侮辱，這麼湊巧，他在那商業大厦偷東西，却遇上我剛好外出……那時，我是秘密住在商業大厦之內，馬先生，也是我引你進入裏面的那間房間。」

「對了，當時爲甚麼要引我入內？」

「田幸甫芝對你有懷疑，這件大買賣對田幸株式會社十分重要，他不容任何人破壞，因此，他一有懷疑，便命令我下手。」

「殺了我？」

「沒有如此嚴重的命令，不過，我看到了最後關頭，他們是不惜殺人的。」

「你繼續說你怎樣對付高根。」

「我見他來偷東西，本想嚇他一下，因此，我把懷中一些鈾的貨辦嚇他，讓他受一下苦，以洩我心頭之恨，那知他以爲我發神經，並且說我匿藏在商厦之內來反威嚇我，我一時情急，一刀刺向他，我以爲他死定了，那知，他命大，並沒有死去。」

陸建邦問道：「後來你再去刺殺他？」

「是的，但那時的情形完全不同了，我是接到田幸公司老闆的命令。」

「爲甚麼？」

「因爲他與那個贓物大王有關。」

「贓物大王『魔術手』詹寶雅在這件事中也佔有重要的地位？」

李姬點了點頭。

葉之秋道：「田幸公司知道高根與詹寶雅有交易，並且詹寶雅利用高根來對付田幸，其中的過程我不知道，因此，我被派往殺他。」

馬獅龍道：「你一見高根便很憎恨他，爲甚麼？」

「我不知道，我只覺得他的眼光一直仇視我。」

這件事一直困擾着馬獅龍，難道

眞的是前世有寃，今世來報？

不過，後來他回到香港，找到了高根的未婚妻，一問之下，才得到了答案。

原來高根的母親被一個日本人拋棄了，因此自小在腦海中極爲憎恨日本人，尤其是葉之秋這種外型的，既粗獷又扮紳士的，他一見便有怒意，這種潛意識的心理，竟是高根殺身之禍的因由，此是後話。

馬獅龍轉向李姬，道：「高根、詹寶雅與你的關係又如何？」

李姬道：「我在國外一直靠盜竊爲生……否則也難以維持我的生活……因此與詹寶雅有接觸是明顯的，詹寶雅是個極有辦法的人，無論甚麼東西，他都有買家，他一直對我有好感。

「有一次，他在半醉的時候，透露他與田幸的人有接觸，並且拜託他找買家。」

「甚麼？田幸既用這東西勒索美國領使館，又找人買，他們的毒計倒是厲害。」

「是的，他們是十分厲害的，後來發展到被逮捕，回到東京，他們的族人劫囚車，我回到鯉躍堡與他們談判，他們竟要殺我，獨佔所有利潤。」

「你從詹寶雅得到甚麼資料？」

「田幸十分信賴詹寶雅，他們甚至把那些東西放在他那裏。」

「甚麼，那些鈾元素在他那裏？」

李姬點了點頭。

「放在那裏？」

「只有詹寶雅自己才知道。」

放射性鈾　安全取回

陸建邦一直以爲，找到了田幸的人，一定可以找到那批鈾元素，那知這東西仍在香港。

馬獅龍也緊張起來。

李姬却不明白，問道：「那東西當然在香港，香港是個自由的地方，田幸公司最明白這一點，因爲交易一成功，交錢交貨，在香港一切都方便。」

馬獅龍道：「我不是擔心這些。」

陸建邦道：「你有沒有想過，假若那一瓶鈾元素一旦曝露在空氣之中，有什麼後果？」

李姬道：「放射性物質是殺人於無形的。」

「是的，你也聽過，年前蘇聯一個核電廠發生爆炸，幾百里內的居民都受了禍害。」

馬獅龍道：「一百里以內的人畜，都受到了影响，你看香港這小島有多大？」

「你的意思是一旦曝露出來，無一人可倖免？」

馬獅龍與陸建邦都神情肅穆的點頭。

「不過，據詹寶雅說，他是收藏在一個既穩固，又不會被人偷的地方。」

「什麼地方？」

「你們一定要親自問詹寶雅。」

「其實他有買家嗎？」

葉之秋道：「我想他可能有的。」

「你怎知？」

「因爲有一些貨辦在我這裏，而田幸老闆曾經命令我送去給他。」

馬獅龍道：「你認爲他會賣給誰？」

「什麼人也有可能……最大可能的是，那些還沒有能力但却日夕希望擁有原子彈的國家。」

「包括那些恐怖份子？」

李姬沒有說話。

「你爲什麼不阻止他？」

李姬似乎不想說。

但馬獅龍已猜到其中三分，道：「你與詹寶雅已有協議，來個千上千。」

李姬道：「這東西根本是我父親遺留下來的。」

想不到李佐三郎無端得到這麼一瓶東西，却引來一連串極爲複雜的事件。

馬獅龍與陸建邦所擔心的是兩件事：第一、那瓶東西無端暴露在空氣中，整個香港都會有高度危險。

第二、那瓶東西落入了恐怖份子的手中，那麼，不僅是香港有難，整個世界都也有難了。

他們都沉默了下來。

而那時潮水已退，下面是無數黑色忍者武士的屍體，他們都是被洪水浸死的。

李姬道：「我們一定要趁天亮之前離開這裡，否則死了這麼多人，警方一定來追查的。」

「沒有交通工具，我們怎樣離開這地方？」

馬獅龍看着下面，那直升機還在。

「看看我們的運氣。」

李姬率領衆人，從石塔一直下去，沿路都是一些武士的屍體，實在使人不忍目睹。

他們來到了那直升機停放的廣場。

廣場上有田幸甫芝的屍體，他們似乎也想乘直升機離開，可惜洪水來得太快。

陸建邦上了直升機，機的內部並沒有受到洪水破壞，這種運輸機實在堅固。

他們上了機。

陸建邦與馬獅龍一併坐着，他們弄了一會，引擎竟然被發動了。

再過一會，陸建邦向衆人道：「坐穩了。」

直升機緩緩的向上升去。

「公主」李姬問道：「你把我們交給警方？」

陸建邦道：「只有國際刑警才有足夠的力量協助你們找回那瓶東西。」

李姬道：「不，我們自己有辦法。」

陸建邦並沒有理會。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李姬道：「記得我懷中還有一些花炮？」

「花炮？」

「通知岫子開水閘的花炮。」

「那又如何？」陸建邦問。

「假如你不聽我的指揮，我身上僅餘的炸藥，足夠使我們一起粉身碎骨。」

陸建邦呆了。

馬獅龍道：「慢着！公主，你有更好的主意？」

公主道：「有，直出東京灣，在公海處有我一艘遊艇，那艘遊艇可以載我們回香港。」

「回香港？」

「是的，難道你們不想找回那瓶鈾元素？」

陸建邦望望馬獅龍。

馬獅龍道：「這件事最好不要擴大，否則會更趨複雜，而且會……倒不如依照公主的話。」

轉眼直升機已飛離山區，直飛往海灣。

陸建邦問道：「你那艘遊艇所泊的地方……」

公主道：「向南約一百公里。」

陸建邦眉頭一皺。

馬獅龍看着那燃料錶。

「可以支持嗎？」

陸建邦道：「希望上天庇祐。」

「你們說什麼？」

陸建邦負氣地說：「希望你鯉躍族的家神庇護，讓我們可以安全到達你的遊艇。」

公主沒有再說話。

馬獅龍心內粗略的計算，直升機只可勉强到達遊艇的停泊處，但並沒有把握。

在這個情形之下，向李姬解釋，只會換來更多的懷疑，她是不想落在警方手中。

直升機全速飛行。

當燃料針指向「危險紅線」的時候，他們仍沒有看到海面上遊艇的踪影。

而且濃霧開始聚攏。

公主沒有說話，但她的表情是急躁的。

馬獅龍與葉之秋一起在機內預備吊人下遊艇的鋼纜，這直升機設備極好，一切應用的東西都有。

陸建邦突叫道：「見到了。」

他們齊齊下望，果然，在平靜的海面上，有一隻白色的遊艇在飄浮着。

馬獅龍道：「快打開機門。」

機門打開，一陣狂風捲入。

馬獅龍道：「公主？」

公主李姬雖是個了得的女人，但看到下面浮游不定，而直升機也是飄搖着，禁不住也有怯意。

岫子道：「我先下。」

葉之秋已一馬當先，把繩纜繫在身上。

「好，放下去。」

馬獅龍按着那動力掣，鋼纜緩緩而下。

接着是岫子，公主看見並沒有甚麼危險，假裝鎮定地繫上繩索。

馬獅龍望一下那油錶，似乎汽油已用盡，幸好引擎仍然動着，否則……

馬獅龍心下一急，道：「快點！」

公主想躍下去，但仍有猶豫。

馬獅龍道：「快，沒有汽油了。」

公主聽了，拚命向下一跳。

她也終於安全地降落了船面。

馬獅龍道：「陸建邦，你先下去。」

「不，你先下去，我對這直升機性能較熟。」

馬獅龍知道這不是禮讓的時刻，他已繫上鋼纜，滑身下去。

當馬獅龍到了船面，忽然，他覺得耳根突然清靜了許多，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服。

可是，公主却怪叫一聲：「直升機停了。」

馬獅龍抬頭一看，果然，直升機的螺旋已停了，而那直升機向橫飄去。

「陸建邦！」馬獅龍叫了一聲。

只見那直升機越下越快。

一眨眼間，直升機已到了海面，並且濺起了一大陣浪花，並把遊艇抛起了。

「陸建邦……」

看來陸建邦已和那直升機直沉海底。

衆人扶着遊艇上的欄杆，看着那波濤起伏的海面，不一會，海面又回復了正常。

海是一個巨無霸，不要說是一架直升機，就算是一艘航空母艦也可以吞噬下去。

大自然的力量實在可怕。

衆人的心情極其難過，雖然，他們相處只是一夜，但陸建邦能駕機離開堡壘，也是他們的救命恩人。

忽然，海面上有些漩渦。

岫子叫道：「他……他上來了……」

衆人站了起來，只見海面上冒出了一個人頭。

陸建邦！

眞是陸建邦，他身上有一件救生衣，鼓脹的救生衣把他浮在海面上。

馬獅龍立刻抛下了繩索，扯了陸建邦上船。

陸建邦上了船，脫下了救生衣，才吁一口氣道：「公主，可能是你家神的庇祐，否則……」

公主道：「是你機警過人。」

馬獅龍道：「怎麼？我也以爲你……」

「當引擎一停，我便穿上了救生衣，但下墜的速度實在太快，我根本沒有機會跳出來，幸好一下水，我却被機內的壓力迫了出來。」

馬獅龍問：「其實，我計算過，汽油沒有理由可以維持到這裡的。」

陸建邦道：「多謝上天，我們順風飛來，因此才可以減省了一些汽油。」

衆人聽了兩人的對話，才知道剛才是冒了一次極大的險，性命好像是從墳墓裏撿回來的。

* * *

從東京灣直駛回來香港的海面都是出奇的風平浪靜，雖然其間有些似是海盜船的要來騷擾，但經公主發生一些訊號，他們便立即掉頭而去。

「公主」李姬實在是一個不平凡的女人。

船悄悄的駛入港口，迫近一個很少人到的海灘，那裏早已有駁艇。

他們上了岸。

岸上不遠處，已有了一輛豪華的美國汽車在等候，李姬實在神通廣大。

汽車的司機並沒有說過一句話，便把他們一行五人，載回公主的半山區住宅之內。

馬獅龍來過這地方。

他們進入住宅之內，李姬道：「馬先生、陸先生，你們也想找回那瓶東西？」

「當然！」

「那麼，你們好好休息一下，千萬不要離去。」

馬獅龍與陸建邦都明白，她不會讓兩人自由，因爲她不想驚動警方。

每個人都獲分配一間房間，房內一切設備週全，甚至連內衣褲也準備妥當。

他們經過多日的海上旅程，顛簸不堪，可以睡在床上，實在是難得的舒服。

當馬獅龍醒來的時候，已是黃昏。

從房間望出去，他可以看到那個有如蛋黃的落日，並緩緩的躲向山後，而天邊的雲霞，被夕陽的光線染得通紅，好美麗的景緻。

不過，假若那瓶鈾元素會發生爆炸，這裏再沒有夕陽，再沒雲霞燦爛的黃昏。

他悚然而驚。

這時，有人敲門。

馬獅龍去開門，是陸建邦。

陸建邦睡了一覺之後，也是神采飛揚。

他走進了馬獅龍的房間，並沒有說話，只作了一個手勢，意思是受人監視。

馬獅龍也會意，其實他一進入這大宅之內，已有被人監視的感覺，公主李姬是這宅的主人，她會控制一切。

這時，門外又响起敲門聲。

是岫子的聲音：「公主請兩位用膳。」

馬獅龍披上了外衣，與陸建邦一同來到飯廳。

公主李姬已完全回復了昔日的風采，並愉快地招呼兩人，道：「看你們已完全恢復了身心。」

馬獅龍道：「公主比我們更有信心。」

這是語意雙關的話，但公主却扮作不知。

飯菜是美味而精緻，甚至所有的食具都是極昂貴而有品味。

馬獅龍是個隨遇而安的人，他放下了一切心事，好好的享受這頓豐富的晚餐。

晚餐之後，他們轉到一個偏廳。

每人手中都有一杯[illegible]美的干邑名釀。

公主還爲他們彈奏了一曲「當時光消逝」，氣氛是極爲浪漫的。

當一曲既罷，偏廳之內只餘公主、馬獅龍與陸建邦三人。

陸建邦在這浪漫的氣氛內，臉孔仍是緊繃的。

公主擧杯笑道：「陸先生，你覺得……」

陸建邦沒有興趣聽她說下去，開門見山地道：「公主，我們不是妳的囚犯……」

「陸先生，你用詞豈不是太重了？你們是我的貴賓，也是我敬仰的朋友。」

「那好極了，讓我們回去。」

「可以，當然可以。」

這答案是出乎陸建邦的意料。

公主道：「其實，我們都有共同的目的——找回那瓶子的東西。」

「妳把那東西放在那裏？」

「交託了一個人。」

「什麼人？」

公主當然沒有回答。

馬獅龍又道：「既然妳是交託了一個人，那麼，妳要找回那瓶東西是易如反掌，也不用我們了。」

公主沒有答話。

馬獅龍又道：「而今妳已知那瓶東西的危險與禍害，以前，妳要復興妳的家族，要對付田幸家族，而今一切已成過去，爲了上天好生之德，我只求你一件事，假若找回那瓶東西，把它毀滅，不再遺禍人間。」

「國際刑警會不追究？」

「我看……」陸建邦一時之間，也不知用什麼話來回答。

馬獅龍道：「假若妳能把那東西交出來，我看追究是可以免的。」

公主道：「其實我也不再想利用那瓶東西，我看過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爆炸，那實在是可怕。」

「那好極了，妳把那瓶東西交出來，我們負責向有關當局游說，保証妳不用受罰。」

「問題是……」

陸建邦心急地道：「還有什麼顧忌？」

公主道：「我找不到那人。」

「那人？」

「那人負責看管那瓶東西的人。」

「誰？」

公主嘆了口氣，道：「詹寶雅！」

「什麼？是他？」

「他去了那裏？」

「我不知道，我今日派人去找過他，沒有他的蹤影，因此……」

「你要利用我們？」馬獅龍毫不客氣地問。

「也不是什麼利用，只不過是互惠互利。」

馬獅龍道：「假若找到詹寶雅，你願意把那瓶東西交給我們？」

公主道：「你們國際刑警要保證我的安全，以及完全不會提控我。」

陸建邦道：「假若詹寶雅不合作？」

公主笑道：「我知你們定有辦法使他合作。」

馬獅龍道：「好，那就一言為定。」

公主道：「好極，多謝你們在堡壘中救我一命，為了世界安危，我們一齊合作，乾杯！」

兩人舉杯。

「今夜，你們可以在這裏渡過一宵，或者，你們想回家，任隨尊意。」

當然，龍床不及狗窩，馬獅龍與陸建邦放下酒杯，便離開了那大宅。

他們並不是立即趕快回自己的家裏，而是直赴國際刑警的辦事處。

一入門，便見到兩個焦急的面孔。

一個是伍柏文署長，另一個却是日本的國際刑警德永留芳。

「天呀！你們究竟去了那裏？」伍柏文道。

德永留芳也道：「我找遍了日本，找不到你們，以為你們返港了，却又不見。」

陸建邦道：「我們不是回來了？」

伍柏文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陸建邦與馬獅龍接續的叙述了整件事情的演變與發展。

兩人聽完了，都沉默下來。

還是德永留芳道：「而今最重要的是先找到詹寶雅，至於公主方面，我們不理會她是否利用我們，我們仍是要找回那瓶可怕的放射性鈾礦。」

馬獅龍道：「公主找過詹寶雅，她也找不着，他們本是合作的對手，她找不着，我們找得到他的機會也不會很大。」

馬獅龍說的是事實，三人都沉默下來。

馬獅龍道：「我並不是說絕無希望……假如你是詹寶雅，你拿着這瓶寶物，又不見了公主的蹤跡，你會怎樣？」

「他本是個贓物大王，自然更加高興，因為他可以獨佔贓款，他會努力去找買家。」

「什麼人有興趣？」

「特務、恐怖份子，游擊隊……」

馬獅龍道：「他可能是去了外國接洽生意……詹寶雅向來是個獨來獨往的人，他沒有朋友，只有顧客，而顧客每次不同，這很難查。」

陸建邦道：「搜查他的居所。」

伍柏文署長道：「請你不要向我提搜查令。」

他們都明白這種搜查令是很難簽發的。

馬獅龍道：「有搜查令我們也不要，因為這一來一回的手續，一定打草驚蛇。」

「那麼……」

「我們有特許的通行證。」

陸建邦一時摸不着頭腦。

署長却已道：「我根本沒有聽過你們要搜詹寶雅的居所。」

眾人都笑了起來。

翌日的日間，馬獅龍與陸建邦都重新裝備起來，入夜之後，他們便開始行動。

馬獅龍早已來過詹寶雅的大宅。

這屋子日間看來已是神秘之極，夜間來到更會給人一種陰森的感覺。

來到大宅的門前，馬獅龍戴上一個夜間能看見東西的紅外線眼鏡。

馬獅龍看了一會，道：「屋內四周佈滿了紅外線防盜系統，只要稍為行錯，便會驚動警方或者屋裡的人。」

「屋內根本沒有人。」

「那也不一定！」這話只是馬獅龍隨口而說的。

他領着陸建邦，小心的爬過了一處圍牆，進入了宅中的另一個小院。

到處都是寂然，只有一些秋蟲的低鳴。

忽然，進入宅內的一道玻璃門竟無端的自動開了，無聲無息的開了。

馬獅龍向來處事小心，但觀察了一會之後，却仍沒有發覺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馬獅龍決定先竄入。

他一進入那道玻璃門，已提高了最大的警覺惕，不過他仍然重重的吃了一拳。

那一拳來得突然，也極為沉重。

馬獅龍已略為閃身避過，但仍然整個人被打得翻倒在地上。

馬獅龍在這狼狽的當兒，仍然看到那發拳的是一個高大的人，身上透着一種似是腐肉的味道。

馬獅龍忍着痛楚，翻身起來。

而那人也再隱身於門後。

馬獅龍一個飛身，雙腿便盡力踢在他的背後，那人似乎無動於衷，並沒有理會馬獅龍。

因為那人正對付跟着進入來的陸建邦。

陸建邦沒有馬獅龍那麼快的反應，他是重重吃了一拳，然後昏倒。

那人見馬獅龍有反應，低吼了一聲。

他走近馬獅龍，那人只有七呎高，身上的肌肉，玲瓏浮突。

他一拳打出。

這麼一個高大的人，使拳却全無笨拙的感覺。

馬獅龍閃開，側身躍起，再雙腿撐出。

那人實在似一座屹立不倒的巨山，馬獅龍知道，再硬碰下去，只見徒費自己的氣力。

他想奪門出去。

不過，那人似亦明白馬獅龍的心意。

馬獅龍一動，他亦如影隨形的來到門口，並且擋着去路，那人眞有一夫擋關，萬夫無敵的氣概。

既是如此，馬獅龍立時停了下來，好整以暇的站着，那人甚為奇怪，也瞪着馬獅龍。

馬獅龍道：「叫你的主子出來。」

那人低吼了一聲。

「看門的已是那麼厲害，你的主子一定不錯。」

那人又再吼了一聲，一步一步移近馬獅龍。

馬獅龍却毫無懼色。

那時，他已注意到，暈倒在地上的陸建邦已有甦醒的跡象，那巨人背向他，因此並不知道他醒了。

其實，就算他發覺陸建邦醒來，他也是不會注意的。

陸建邦見他一步一步迫近馬獅龍，心下一急，他猛衝上前一脚踢出。

這一脚實在厲害。

踢中的地方更是厲害——是那人的下體。

這突如其來的襲擊，使他痛得有如萬刃攻心，一時之間，那巨人脚步不穩。

馬獅龍看準了這個機會，也撲上前，雙手用力一推，那巨人整個被他推近了窗門處。

那是一列落地的大窗，旁邊有厚厚的窗簾，馬獅龍見他步履蹣跚，又再多推一把。

巨人只用雙手護着下陰。

馬獅龍再一推，他已跌下那些窗簾旁邊，馬獅龍立時用力一推，那些窗簾跌了下來，裹着巨人。

巨人不敢把手放開，只是滾動掙扎。

那幅窗簾極為大幅，並且有窗紗，因此，整幅跌了下來，也十分巨大，在巨人的掙扎下，那些窗簾窗紗都捲在他的身上。

陸建邦為了報那一拳的仇恨，連踢他幾脚。

馬獅龍道：「不用再花氣力！」他拔出了手鎗，陸建邦也拔出了手鎗。

那巨人定了下來。

馬獅龍上去，把鎗指着他雙手，而他那雙手仍然護着下陰。

馬獅龍道：「再動便開鎗。」

那巨人不敢再動。

「誰是你的主人？」

巨人正想回答。

但聽內的燈立時亮了。

燈光十分刺眼，門外站着的是一個身穿阿拉伯袍子的人，一臉山羊鬚，用純正的英語道：「果然是好身手，我這個勇士從來沒有落敗過，而今總算找到了對手，雖然，你們的打法並不合規則。」

這阿拉伯人的身後有七個人，每人手上都有一挺輕機，最新式的輕機，一分鐘可以發射一百二十顆子彈，換句話說，一秒可發射兩顆。

任你是超人，也無法在這射程之下逃生。

馬獅龍站了起來，把手鎗納入懷中，道：「啊，原來是酋長，其實我早應想到，有什麼人有資格來這裏談生意，購買這樣昂貴的東西。」

「啊，你既認識我，又知道我要買的東西，那麼，你應該是我最好的幫手。」

這個「酋長」向來是以和平面目出現於中東的國家，想不到一個和平的酋長都想擁有最厲害的武器。

「詹寶雅不肯賣？」

「你怎知的？」

馬獅龍道：「我想詹寶雅是一個生意人，他對於賺錢的機會是不會放棄的，他寧願被你禁錮，也不出賣他的東西，自然有他的困難。」

「馬先生，你倒善解人意。」

「你也認識我？」

「當然知道，你們回來，一入公主的大宅，我早已有了你們足夠的資料。」

「你明知我們來？」

酋長微笑。

馬獅龍與陸建邦互望一眼，兩人雖然沒有說話，但已明白他們的處境，是給人玩弄於指掌之間。

馬獅龍挺起胸膛。

那七個跟班立即又挺起機關鎗。

酋長道：「說服詹寶雅，對你們也有好處。」

那巨人已站了起來。

酋長道：「帶他們到詹寶雅處。」

巨人押着馬獅龍與陸建邦走出大廳，來到一個房間，推門而入。

房內並沒有什麼東西，只有一個地洞，平日是被地板掩飾着的。

巨人喝道：「進去！」

兩人下了地洞，下面是一個頗大的地下室。

當中坐着一個滿臉愁苦的人。

那是詹寶雅。

他一見馬獅龍與陸建邦，立刻便好像遇到了救星似的，道：「馬獅龍，我日夕盼望你來……」

馬獅龍道：「來救你？」

「不，救我是事小，救這個世界事

大。」

「救這世界？我不是救世主。」

詹寶雅道：「那瓶東西……」

馬獅龍道：「我們是被監視的。」

「沒有關係，我已告訴了他們，他們也沒有辦法去拿，其實他們也日夕盼望你們來。」

馬獅龍覺得十分奇怪，道：「你把那瓶東西放在那裏？有什麼地方，你可以去，他們沒有能力去？」

詹寶雅道：「在鄉下。」

「鄉下？你是那個鄉下的人？」

「普寧！」

馬獅龍道：「那是個極爲貧瘠的山區。」

「是的，一向是很少人到的。」

「你既然可以把那瓶東西放進去，而今自然可以平平安安的把那瓶東西拿出來。」

「不，一切都改變了。」

「什麼改變？」

「你說得沒有錯，我們鄉下是個貧瘠的地區，平日根本沒有什麼人會到，那也是我把那瓶東西放在那裏的原因，可是，近日變了，那地方變得熙來攘往。」

「爲什麼？這一個月內變成了旅遊中心？」

「不，不知誰人散播了謠言，說那山區發現了金礦，因此本來是個人跡罕到的地方，却成了一個尋金熱的地方，人們從四方八面而來。」

「上面的地方，並不是那麼容易容許他們無端遷徙去尋金的。」

「那些人並非一般平民百姓，而是盲流。」

「盲流？」

「有很多北方的人，特別是那些沒有工作做的青年，聽說沿海一帶的地方遍地黃金，非常容易找到工作，因此一窩蜂的南下。」

「他們聽到你鄉下有金礦，又一窩蜂的去？」

「是的，本來政府當局已把他們遣返，但其中一部份，尤其是那些强悍而豁了命的，聽到有金礦發現，不理會一切，瘋狂去尋金。」

「你究竟把那瓶東西放在那裏？」

「放在我們詹家祠堂之內。」

「那麼，那瓶東西仍然安全？」

「暫時是的，不過，我聽到一些消息，那些人找不到黃金，流落在那山區之內，連吃也成了問題，因此，他們大部份已淪爲賊匪。」

「他們强搶民居，無惡不作？」

「是的，聽說他們連祠堂也想搶劫。」

「祠堂內有很多值錢的東西？」

「其實那也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但如果你把那些古老的雕刻裝飾，一些古舊的銅錢銅劍之類的東西，視作古董，那便值錢。」

「那些人也像你一般，把一些並不值錢的東西，變成了稀世奇珍，就像你的外號『魔術手』。」

詹寶雅實在沒有心情說笑。

馬獅龍道：「我想那些人也沒有那麼容易找到你收藏那瓶東西的地方。」

「我當然希望他們找不到，但一旦找到……」

「找到了又怎樣？」

「我在安放那瓶東西的附近，安放了强烈的炸藥。」

「什麼？傻瓜！你爲什麼會這樣做。」

詹寶雅苦着臉說：「其實我的安排是十分巧妙，那些炸藥是受到一個小型電腦的控制，任何人一接觸到那個保安範圍，炸藥會爆，但只會危害那偷東西的人，絕不會危害那瓶東西。」

「那便沒有什麼問題了。」

「可是……可是……」

「可是什麼？」

「可是近日已有人破壞祠堂，我看那小型電腦，或者附近的線路，已遭遇到破壞，只要再有人觸及那保安範圍，爆炸將不會單獨的爆炸，而是整體的爆炸。」

「什麼？整體的爆炸？」

「我恐怕這一爆炸，比年前那核電廠爆炸還要厲害。」

普通的爆炸，當然沒有什麼問題，但整瓶鈾元素爆炸之後，所產生的輻射，或其他的破壞，實在是不可以想像，那將會有多少人死？

一萬？十萬？甚至百萬？

還有輻射線的後遺症？

馬獅龍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陸建邦一直沒有說話，聽到這裏，忍不住的叫道：「還不採取行動？」

馬獅龍道：「詹寶雅，你帶我去找回那東西？」

「好……」詹寶雅道：「不過，我不能說服他們。」

「他們」當然是指「酋長」那班人。

馬獅龍道：「我負責說服他們，不過，你招惹這些國際惡徒來，你又不能把這瓶東西賣給他們，他們並不會就此罷休，你要負責賠償給他們。」

詹寶雅道：「他們的胃口很大。」

陸建邦道：「錢財是身外物，就算你散盡家財去賠給他們，總好過做一個千古罪人。」

詹寶雅苦着臉。

這時，地洞的門又開了。

那巨人走下來，示意他們隨着他上去。

馬獅龍道：「他們一直監視我們，我們所說的，他們都知得一清二楚，看來他們是有意與你妥協。」

他們又再來到大客廳。

酋長見了他們便道：「那瓶東西既然暫時不可賣給我們，那麼，我們也要走了。」

詹寶雅千萬估不到，他們會這麼容易打發。

酋長續道：「爲了這次來與你談生意，我們的損失實在不菲，因此你要

負責賠償。」

原來條件在後。

酋長道：「我知道詹先生最近買了一批歐洲債券，這批債券隨時可以轉讓，甚至不用簽名便可以變成現金，那麼，我們便要那批債券作爲賠償。」

詹寶雅道：「我沒有……」

「不要再作推搪，我有準確的情報。」

詹寶雅仍想狡辯。

酋長道：「開了你書房房中的夾萬。」

那巨人走出一步。

陸建邦道：「錢財是身外物。」

詹寶雅望了馬獅龍一眼。

馬獅龍道：「這是你與他們之間的轇轕。」

看來，詹寶雅沒有其他的選擇。

酋長道：「請！」

巨人又走前一步。

詹寶雅道：「可以陪我去去書房嗎？」

馬獅龍道：「可以。」

巨人保護着酋長，馬獅龍也陪着詹寶雅，來到書房，打開那個極其堅固的夾萬，果然有一批歐洲債券。

酋長拿在手中似乎十分滿意，道：「詹先生，其實你不用愁，假如你找回那瓶東西，我可以用這些債券買回那瓶東西。」

詹寶雅苦笑。

酋長道：「我的專機已來了，希望日後再見，我們仍有合作的機會。」

巨人護着酋長離開。

馬獅龍道：「這批債券價值多少？」

「足夠我下半生舒舒服服的生活下去。」他頓了一頓道：「人算不如天算，我以爲歐洲債券最保值，而且套現容易，想不到……」

馬獅龍道：「食多少、穿多少，莫不是前生註定。」

詹寶雅沒有作聲。

這時，陸建邦也入來書房，道：「他們走了。」

馬獅龍問：「老詹，開始行動吧。」

＊　＊　＊

到普寧的手續，一切由陸建邦借國際刑警的名義進行辦理。

三天之後，他們乘搭往山區的小型客貨車，直往普寧，再經過十二小時的顛簸旅程，他們到達了目的地。

進入普寧的邊界，他們已可以看見三幾個衣衫襤褸的人，有些在步行，有些在路旁建一些簡陋的帳幕。

馬獅龍問那司機：「爲什麼沒有人干涉？」

「這地區根本很少人來，當局只有三幾個人手，那有能力管這些盲流？說他們是盲流，倒不如說他們是土匪流氓，他們沒有人性的。」

越近普寧，所見的盲流更多。

馬獅龍道：「以我們這樣光鮮的衣着下去，一下車便會惹來麻煩。」

詹寶雅道：「有什麼辦法？」

陸建邦道：「穿這些爛衫吧。」

原來陸建邦早有準備，他們便在車上換過了衣服，下車之後再在路旁加上一些泥土，三個人倒有點像那些盲流了。

詹寶雅帶了馬獅龍與陸建邦去找鄉中的父老。

父老並不在祠堂之內，他們聚在一間離祠堂不遠的小屋之內。

那些所謂「父老」，其實並不是七老八十的人，只是一些四十來歲的精壯份子，不過，他們長時期生活在山區，營養不良，而且受山區的風沙、瘴氣所侵，臉容比他們實際年齡還老。

其中一個父老叫詹卜，道：「詹先生，我們保護不了我們的祠堂。」

詹寶雅在他們的眼中，似乎是十分有地位，他道：「怎麼了？」

「他們似要發動搶東西。」

「有什麼人護着祠堂？」

「暫時是一些鄉間的男人。」

「有武器嗎？」

「只是一些木棍菜刀。」

「盲流呢？」

「沒有什麼，不過他們人多勢衆，只要攻勢一下，他們便會像蝗蟲，會把整間祠堂夷爲平地。」

「有多少人？」

「看來這幾天越聚越多，有千人以上。」

馬獅龍與陸建邦聽了，暫時放下心頭大石，這千多人的亡命之輩，雖不容易應付，但沒有比想像中多。

詹卜又道：「詹先生，你上次拿來那筆錢，本是用來修建祠堂，而今……」

詹寶雅道：「用那些錢來保護祠堂，下次我再捐一些。」

詹卜笑道：「我未經你同意便這樣做了。」

這時，有人擺上晚飯，桌上是一些山區的臘肉，還有一些蔬菜，連一點油水也沒有，眞教人難以咽下。

詹寶雅決定在入黑便去看那祠堂，當然，他主要的目的是與馬獅龍往祠堂找那瓶東西，那些父老並不知道詹寶雅在祠堂內放了那麼重要的東西。

他們並不用走出那小屋子，便可以到達那祠堂，原來這小屋內有一條小小的地下隧道直通祠堂。

那條小隧道僅可容一人爬過，十分難行。

由詹卜帶領着，他們終於來到祠堂。

祠堂內是黑漆的一片，但外面却是火光熊熊，原來那些盲流在外紮營，伺機而動。

詹卜帶領他們，從高處望下，看到外面的情形，也看到保護祠堂的措施。

祠堂並不很大，前後門都有巡邏隊伍。

外面的盲流似沒有什麼組織，不過，假若他們一旦攻來，力量却是不小。

詹卜帶領他們回到祠堂的大堂。

詹寶雅道：「詹卜，你也到附近一帶巡視一下。」

陸建邦道：「詹先生，我這裏有三柄鎗，暫時借與你們，並且有幾十發子彈，假若他們發生暴動，相信放一兩鎗，可以暫時嚇止他們。」

詹卜道：「詹先生，我看你們還是返回小屋，較爲安全，而且……」

詹寶雅只是想支開這父老，好讓馬獅龍與陸建邦聯手，找回那瓶東西，於是，他人急智生地道：「我覺得自己對列祖列宗不住，我想在這裏住一個晚上……你便負責在外面保護我們。」

詹卜聽了詹寶雅的話，對他更爲尊敬，道：「好，我會在在外面徹夜的保護你們。」

他拿了手鎗，陸建邦教了他怎樣開鎗，怎樣上子彈，詹卜高興得有如一個小孩子，得到了一樣新玩具一般，快步的出去了。

馬獅龍道：「你把那東西放在那裏？」

詹寶雅沒有說話，只是指指上面。

「那閣樓？」

詹寶雅道：「不，是那藏書閣對開的牌匾的後面，我在牌匾的周圍裝上了炸藥。」

馬獅龍與陸建邦先上了那藏書閣。

這藏書閣是名副其實的藏書閣，裏面有很多古代的線裝書，早已佈滿了灰塵。

馬獅龍只見閣內十分凌亂，便問：「這小閣常有人上來的嗎？」

「應該沒有。」

「可是，這麼凌亂，看來早已有人上來搜過。」

他們小心的穿過混亂的書籍，向那掛牌匾的方向走去，藏書閣是建在主樑之下。

他們出到了欄柵處。

「那牌匾。」

他們移動較快一些，便揚起了一陣塵埃，那些塵埃湧向他們的鼻孔，忍不住的打起噴嚏來。

在欄柵的地方，一伸手便可觸到那牌匾。

馬獅龍與陸建邦分別站在兩旁，希望可以配合起來，一同把那牌匾放下。

可是，當他們一接近牌匾，便發覺全不對勁。

牌匾的後面竟露出一些電線來。

「老詹，你佈置的電線是十分凌亂的？」

「不，每一排電線都是有固定的線碼……怎麼了？」

「你看……」

他們兩人合力把牌匾托起。

那牌匾年代久遠，掛在那裏，只是表面剝落，但一經他們拿起，一部份已成粉屑紛飛。

最後，他們已除下那牌匾，只覺十分沉重，一時之間，又不能放入欄柵之內。

陸建邦道：「放下去。」

馬獅龍同意，叫道：「詹寶雅，你避開。」

兩人同時放手，牌匾被擲在地上。

「砰」的一聲，牌匾已碎。

他們都同時去看牌匾後面，那是一個長形的木櫃。

詹寶雅道：「這箱子本來是載一些十分古老的族譜，平常沒有人會開啓的。」

那木箱之外，有幾條電線突了出來。

馬獅龍道：「這些電線是防盜的一部份？」

「不……不……有人弄開來。」

馬獅龍轉向陸建邦，道：「慢慢開了這木櫃。」

兩人各扶一面，小心地拉開櫃門。

門開了，更多電線露了出來。

「天呀！」詹寶雅高叫。

木櫃之內是極其混亂，佈滿了電線，而且好像還有一些散開的零件。

陸建邦想動手拉那些電線。

馬獅龍喝着：「慢着！」

詹寶雅也叫道：「不要再拉動任何一條電線。」

「你上來！」

詹寶雅萬分不願意的上了藏書閣。

從下面望上來，只見幾條突出的電線，但上了閣樓，從正面望過去，只見電線亂作一團。

詹寶雅道：「沒有了，沒有了……」

「沒有什麼？」

「整個系統已盡被破壞了。」

「爲什麼沒有爆炸？」

「那是奇蹟。」

馬獅龍道：「你認爲怎樣動手拆下炸藥？」

詹寶雅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陸建邦又再伸手。

詹寶雅道：「勿亂動。」他三步兩步的走出藏書閣，並且要離開這大堂。

馬獅龍道：「你不能一走了之。」

詹寶雅道：「你再拉任何一條線，便有爆炸的可能，來來，以我用電腦的安排，外圍輕微的爆炸也不會出現什麼問題，可是……」

「可是什麼？」

「現在你我也不知道，那一條線是管外間的炸藥，那一條線是管那核心的炸藥。」

忽然，外面傳來鼎沸的人聲。

「咦，他們竟在這時發動攻勢？」

噓聲更近，更响亮。

突然，鎗聲一响，劃破了黑夜，也把噓聲壓下。

接着，後門的地方，也傳來另一响鎗聲。

馬獅龍道：「暫時控制住了。」

陸建邦道：「不過，他們只得三支鎗，幾十發子彈，維持不了多久。」

「假如讓他們衝了入來……」

「那是不堪想像的。」

詹寶雅道：「炸平這祠堂沒有關係，最慘是……」

他沒有說下去。

馬獅龍當然可以想像到那慘況。

陸建邦道：「看來我們要盡快把那瓶子拿出來。」

馬獅龍看着那堆亂七八糟的電線，道：「是的，我們要動手。」

陸建邦從身上拿出了一個剪鉗。

馬獅龍看着，眞不知如何下手，剪錯一條，整個地方有可能在一剎間灰飛烟滅。

最恐怖的是還會遺下無法估計的輻射線。

馬獅龍道：「詹，你其實在安排這些電線時，有沒有基本的原則？」

「有，紅色的線最危險，是接觸核心炸藥，綠色的是中層的，黑色是保險線，啡色是外面個別炸藥。」

紅、綠、黑、啡。

四色的電線却是互相糾纏着。

這時，外面的人聲又再响起來。

看來，時間已無多，萬一他們衝進來，見他們三人正在目灼灼的望着這樑上木櫃，他們定然會一哄而上。

「沒有時間了，馬兄。」

馬獅龍道：「只好冒險一試，老詹，電源呢？」

去了電源，一切不是迎刃而解？

詹寶雅道：「電源？那邊……」

陸建邦沿着他所指，果然發現一條隱蔽的電線，他道：「讓我剪斷了電源。」

陸建邦電學也有一定的認識。

他小心的一剪，又再一剪。

突然，那堆電線上亮起了很多光點。

「這是什麼？」

詹寶雅道：「咦？你以爲剪斷了電源，便可以使整個電腦安排的程序停了下來？」

「希望是如此。」

「可是，我爲了確保安全，並不是根據常理來做，當電源斷了之後，裏面的儲電器發生作用，仍然可以保持二十四小時的電流供應。」

「換句話說，這堆東西仍生效？」

詹寶雅點了點頭。

馬獅龍道：「爲什麼你會這麼小心？」

陸建邦道：「那些電線上的光點是什麼？」

「那些光點本來是照明與展示路線的，但而今，只會增加爆炸的危險性！」

馬獅龍嘆了口氣。

正是屋漏更兼逢夜雨，本來以爲截了電源會一切迎刃而解，那知却又再加添一重痲煩與危險。

馬獅龍循着電線上的光點，看了一遍又一遍，道：「陸建邦，我們也要冒一次險。」

陸建邦道：「我看也再無他法。」

詹寶雅道：「並且要快點，因爲那些人不知什麼時候會攻進來。」

馬獅龍道：「你倒不如先走。」

詹寶雅笑了起來，道：「走往那小屋與看着你們，根本沒有什麼分別。」

「爲什麼？」

「假如發生爆炸，整個地方沒有一人可生存，假如不幸的話，那瓶東西揚了出來，回到香港也會受害。」

馬獅龍嘆了口氣，他發覺自己手心出汗。

陸建邦道：「動手吧。」

外面鼎沸的人聲又起。

馬獅龍拿起了那剪鉗，一剪而下。

沒有事，只有一些光點暗了下來。

陸建邦道：「似乎還有一些邏輯可言。」

「但願如此。」

他又再一剪而下，仍然是根據電學的的最基本原則。

「砰」的一聲，火花四射。

詹寶雅早已嚇得脚軟了，伏在地上。

那「砰」的一聲來自一些外圍的火藥，並沒有影响其他的火藥，不過，那也是極端危險的了。

陸建邦道：「讓我來。」

馬獅龍道：「小心……」

「心」字的語音還未過去，另一聲爆炸！

轟隆……

馬獅龍只覺自己被拋起，然後翻了一個觔斗，他閉着眼睛，跟着不斷的爆炸。

可是，過了一會，又再平靜下來。

他張開了眼睛。

只見伏在地上的詹寶雅，縮作一團，而地上多了一灘水漬。

而陸建邦在馬獅龍的對面，臉孔黝黑，衣衫仿似被人撕碎。

馬獅龍道：「陸建邦，怎麼了？」

陸建邦聲音柔弱道：「沒有死！」

他掙扎起來。

馬獅龍道：「慢着，慢着，險些不得了。」

他再小心看看木櫃內的裝置，因爲這一些的爆炸力不弱，已把木櫃炸開了一部份，可以更清晰的看到整個

保安炸藥的安置。

馬獅龍道：「你剛才是剪這處，那是一個炸藥的訊管處，你一剪下，發生短路，便會爆炸。」

這時，外面有人湧入的聲音。

「你們……你們……」似是詹卜的聲音。

看來他已阻擋不了人羣。

馬獅龍看準了門口，一見人影，便把剛才已剪離了整個爆炸系統的一部份，一抓起來，便向門口處擲去。

「轟隆」一聲，整個門也炸開了，外面的人首遭其殃，有四五個人被炸藥炸得昏迷，還是死了？沒有人知，但後面的人都不敢再跟進。

而那門處所支持的部份，因沒有了支持，而下墜了，因此，這祠堂的大堂仍然受到保護。

馬獅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看來而今是騎虎難下。

他一抹臉上的灰塵，又再往那木櫃處，而今沒有了一部份的炸藥，已可以見到那瓶東西。

他試圖用手把瓶子拿出來，可是，那瓶子仍然被很多粗幼不一的電線纏着，無法拿出來。

他仍然要動剪鉗。

再下一剪，沒事發生。

馬獅龍增添了信心，他又再一剪。

沒有爆炸，却有一陣濃烟湧出。

詹寶雅也嗅到那氣味，跪在地上，叫道：「快了，快了，再剪下去，便會安全。」

「這又是你保安的一部份？」馬獅龍問。

「是的，那並不是什麼毒氣，只是一些嚇走人的烟幕，不過，讓煙先散去。」

煙從屋頂透出，却又惹來外面的人注意。

這次他們不再從正門攻來，兩响鎗聲之後，人們仍然毫不畏懼的攻來。

這次的人數較上次爲多。

一時之間，他們便要入來，看見這個情形，一定會不分皂白的湧上來，搶這木櫃內的東西。

馬獅龍心下十分着急。

突然，煙散了。

裏面的電線上的光點却完全變了。

一排紅一排綠的輪流着發光。

馬獅龍道：「老詹，一排紅一排綠，表示什麼？」

「好極了，到了最後一部份。」

「那麼應先剪那一部份？」

「照理是先剪綠，再剪紅……不，是先剪紅，再剪綠，便可以把整個程序停了下來。」

「什麼？究竟是先剪紅，還是先剪綠？」

一時之間，詹寶雅不敢說話。

在這最後的緊急關頭，他竟然糊塗起來。

「紅還是綠？」

詹寶雅喃喃自語，道：「綠？紅？紅？綠？」

馬獅龍又再催促一次，而詹寶雅心中更加混亂。

外面的人已攻了入來。

馬獅龍再沒有選擇，他一剪下。是紅色那一部份。

沒有爆炸，他連忙再加一剪，光點全部熄滅。

「感謝上天！」他一手把那組電線連同一些儀器，扯了出來。

裏面的瓶子安然無恙。

外面的人已衝進來。

馬獅龍把那堆電線又向他們拋去，「轟隆」一聲，又有七八個人倒在地上。

這次的爆炸充滿了辛辣的氣味。

馬獅龍忍耐着呼吸，盡量伏下。

當煙霧散盡，却見一個人影在木櫃之前，一手便搶了那個瓶子，向下跳去。

馬獅龍看得淸楚，那是詹寶雅。

他本已被嚇得屁滾　流，爲什麼這時會有這麼大的力量來搶瓶子？

詹寶雅一拿到瓶子，便往下跳。

馬獅龍叫道：「你，你爲什麼？」

詹寶雅沒有理會，出了祠堂，向後門走去。

那時，馬獅龍仍在樑上，而陸建邦却在這時醒了，一見詹寶雅抱着一些東西走，他便追出去。

馬獅龍迅速從樑子爬了下來，也追出去。

只見陸建邦向着後院追去。

馬獅龍當然跟着。

詹寶雅到了後院，向着一口井走去。

那是一口枯井，附近並沒有掏水的設施。

馬獅龍與陸建邦已追到來。

詹寶雅道：「你們不要再追來！」

馬獅龍道：「你財迷心竅，這個時候，你仍然想把這東西霸爲己有？」

詹寶雅並沒有回答，只恨恨的望着二人。

陸建邦道：「先放下來，我們再好好商量一下。」

馬獅龍也道：「這不是開玩笑的，是關乎整個地球上的性命。」

「我當然知道。」

他已站在井的邊緣。

陸建邦走上一步，馬獅龍也走上一步。

忽然，詹寶雅往井內一跳。

兩人撲上，但已來不及。

瓶子是不會碎的，但那瓶蓋可能在接觸地下時會自動的打開。

井底並沒有傳來詹寶雅的淒厲叫聲。

馬獅龍走上前一望，只見這個枯井很深，但井邊却有一列鐵枝，像一道梯級。

馬獅龍道：「上當了。」

他連忙爬下去，陸建邦也跟着。

枯井的下面竟然比上面更爲寬敞。

他們聽到了一些水聲，是脚步帶來的水聲，原來下面有一條通道。

詹寶雅正站着那通道狂奔。

馬獅龍叫道：「老詹，你停下來。」

他當然沒有停下來。

陸建邦道：「你再不停，我便開鎗。」

詹寶雅聽了，立時停了下來，不過，他却把那瓶子放在他的背上。

「你開鎗，開鎗吧。」

他以那瓶子作擋箭牌，陸建邦當然不敢開鎗。

其實馬獅龍也覺得奇怪，爲什麼陸建邦還有一枝鎗，只是他手上那一柄鎗是一柄像打火機的鎗。

詹寶雅看見他們不敢開鎗，於是又開步走。

「卡擦」一聲，子彈已上了膛。

因爲這通道狹窄，回聲極响。

詹寶雅雖然看不見那鎗，但聽到那聲音，他知道陸建邦並不是在兒戲。

不過，他突然下了決心似的，拚命地跑。

陸建邦開了一鎗。

那一鎗是向他雙腿開去，可是，在搖晃之間，竟然沒有命中。

詹寶雅仍然拚命走。

如果走出了通道，不知外面是什麼地方，假若讓他抱着這瓶子走了的話，以後眞不知有多少麻煩。

馬獅龍道：「給我。」

陸建邦把鎗遞了給馬獅龍，馬獅龍接過，一鎗射出，只聽見詹寶雅叫了一聲，便要倒下。

陸建邦三步變作兩步，上前把那瓶子搶了回來。

詹寶雅道：「其實……我眞不是佔爲己有……」

「那麼你搶來作什麼？」

「送回給公主李姬。」

「爲什麼？」

「因爲……她是物件的原來主人……也是……」

「也是什麼？」馬獅龍問。

「也是……我唯一的表示……表示我的心意……我希望……你們可以把這瓶子……送回給她……說我……我已盡了一切力量……」

馬獅龍心中一凜，原來詹寶雅一切的行動也是爲了公主李姬，原來他並不是一個財迷心竅的人，而是一個痴情漢子。

馬獅龍扶起了他，可是他已氣絕。

陸建邦道：「馬獅龍，你的鎗法眞好。」

「我也只是再冒險一次而已，假若射不中，我看這東西在這裏揚開，實在不堪想像。」

* * *

從枯井出去，竟是那班父老的屋子的另一個枯井，那些鄉民都爲詹寶雅逝世而悲慟。

陸建邦透過當地的公安，弄來了證件，鄉民並且爲詹寶雅購了一副上等的棺木，而馬獅龍也把那瓶子東西，藏進棺木內，順利的運了出境。

回到香港，陸建邦與馬獅龍一起把那瓶東西交回美國領事館的人員，並且立即送到一艘巡洋艦上，直接運回美國去。

馬獅龍辦完了這件事，也與陸建邦走訪公主李姬，她獲知詹寶雅爲她而死，也感到黯然神傷。

李姬道：「我知道這個人古怪，他對我有好感，我是知道的，可惜……我們相遇的時空不同……」

馬獅龍問：「你要復興的鯉躍家族的大計如何了？」

「還有什麼？田幸家族已沒有了，我們的復興也變成沒有什麼意義。」

在晚飯中，他們又再談起在祠堂中的一幕。

陸建邦忽然問：「馬獅龍，你最後的一剪，憑什麼決定？」

「你那時是暈了，怎麼會知我那最後一剪？」

陸建邦臉上發紅，不知是酒意還是臉紅，道：「老實說，我並不是暈倒，而是不敢面對那爆炸……」

馬獅龍道：「你倒也坦白，否則，我正奇怪，爲什麼我一剪妥了，你便醒起來。」

陸建邦又再追問。

馬獅龍道：「其實，那只是一場賭博，我未下剪之時，心想，我們一連下了幾剪，都僥倖而中，這好比我們在賭場下注，一連中了幾個孖寶，實在幸運，但幸運之神不會永遠眷顧你，因此，我決定不以常理，再賭一次。」

「你又中了。」

「是的，也許是詹氏家族的英魂保祐着我們。」

生命，其實便是一場巨大的賭博。

也許，因爲對生命的無知，對未來的恐懼，要接受未來的挑戰，便是人類生存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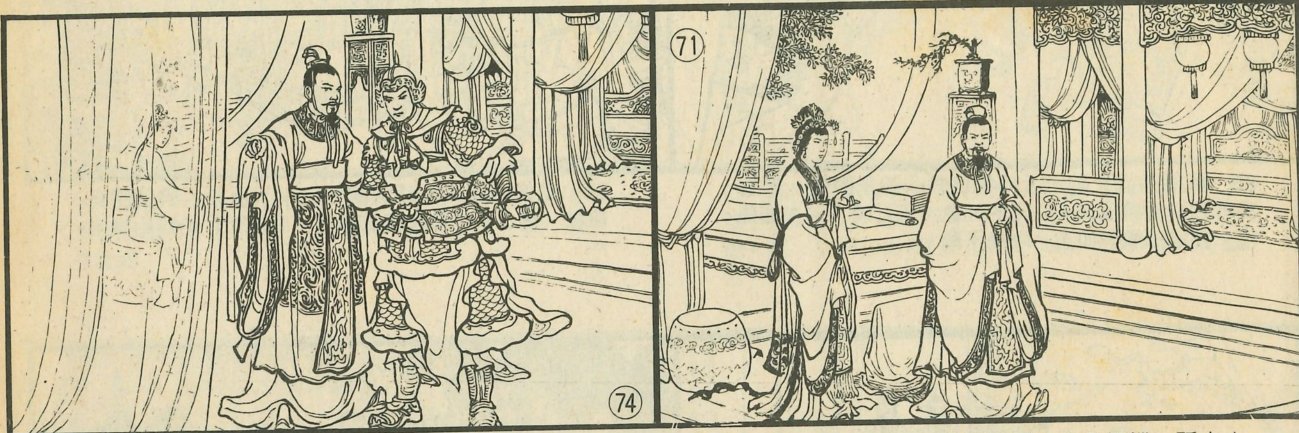
馬獅龍道：「我只是個凡人，不過，看來我這些年來，仍有一些幸運。」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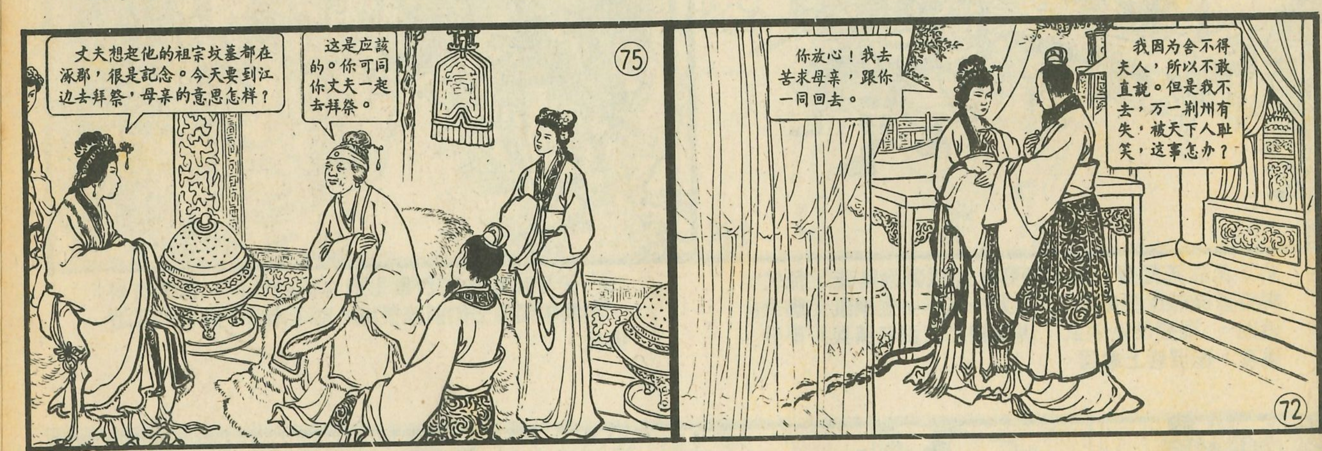
甘露寺（三）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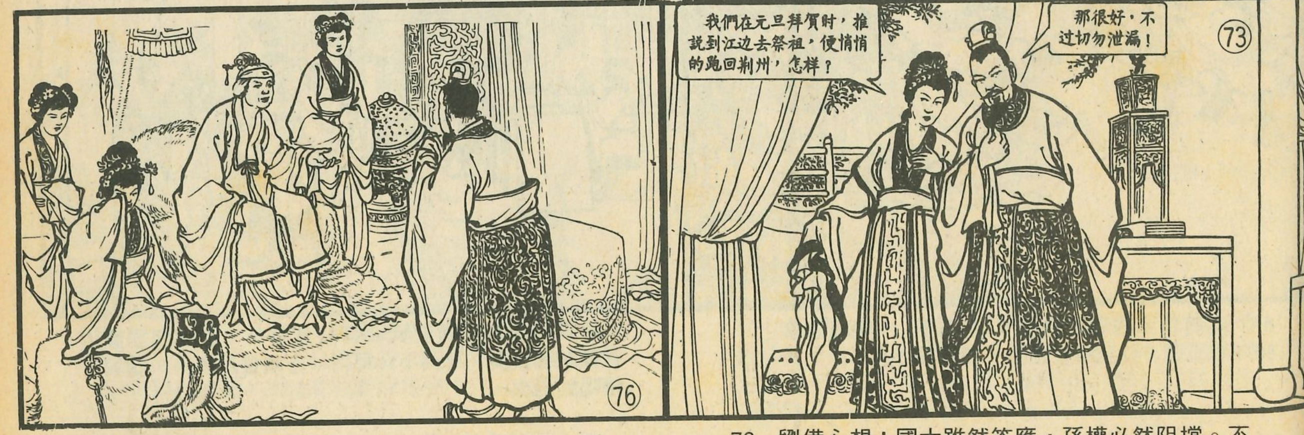
74　計議停當。劉備便悄悄的把趙雲叫來，將計策告訴了他，並叫他在元旦那天，先引軍士出城，在官道等候。

71　劉備回到房中，愁眉不展，十分煩惱。孫夫人問他，劉備還想隱瞞。孫夫人說：「方才趙子龍說荊州危急，催你回去，我都聽到了。你還瞞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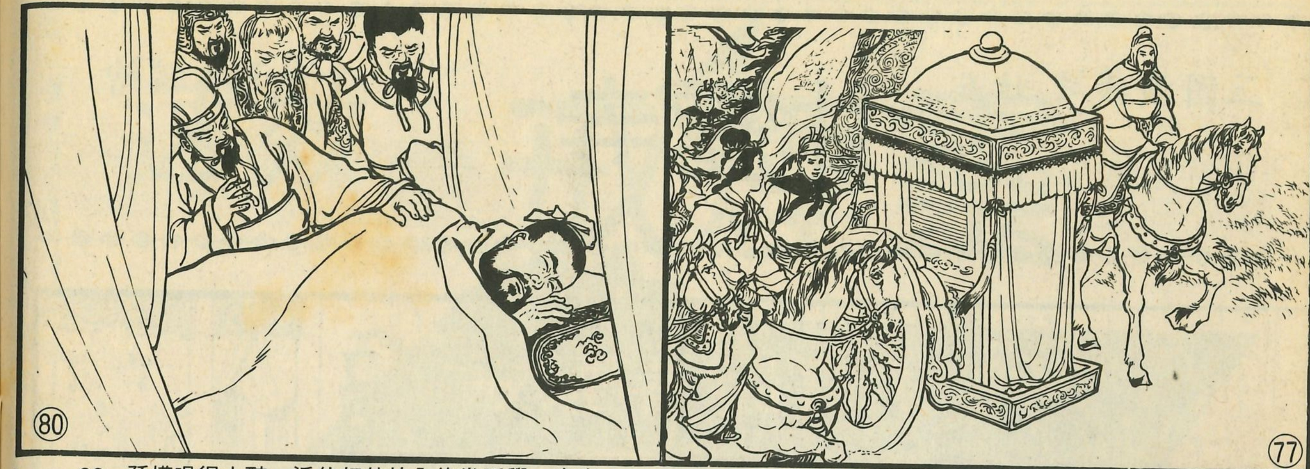
75　元旦早晨，劉備與孫夫人來向國太拜年。國太滿心歡喜。孫夫人把江邊祭祖的事稟告國太，國太一口答應。

72　劉備只得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她。孫夫人卻願意跟劉備回荊州去，還替他出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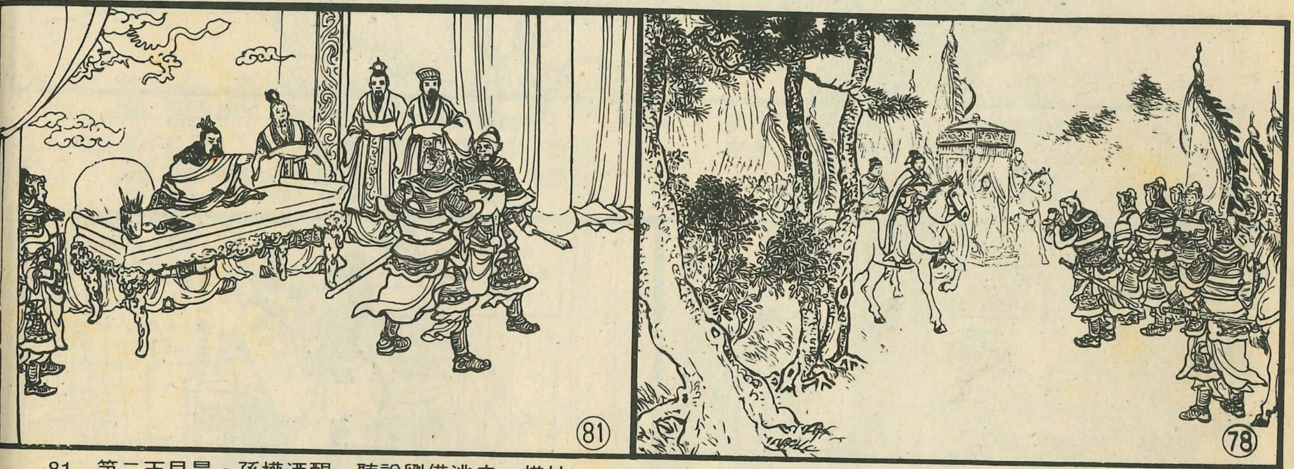
76　劉備與孫夫人連忙拜謝。孫夫人見要與國太別離，未免心酸，偷偷的抹着眼淚，國太却不注意。

73　劉備心想：國太雖然答應，孫權必然阻擋。不禁又煩惱起來。孫夫人想了好一會，決定不告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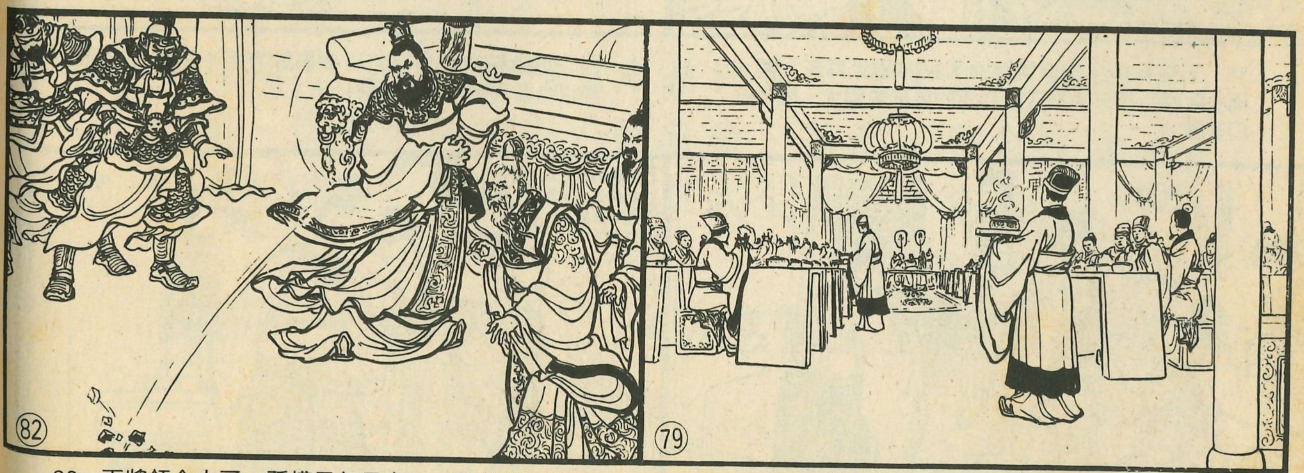
77　劉備與孫夫人拜別國太出來，孫夫人帶了隨身細軟，坐上車，劉備騎馬跟隨，急急忙忙的跑出城來。

80　孫權喝得大醉。近侍把他扶入後堂睡覺。衆官員得到劉備與孫夫人逃走的消息，天已晚了。去報孫權，孫權却爛醉如泥，呼喚不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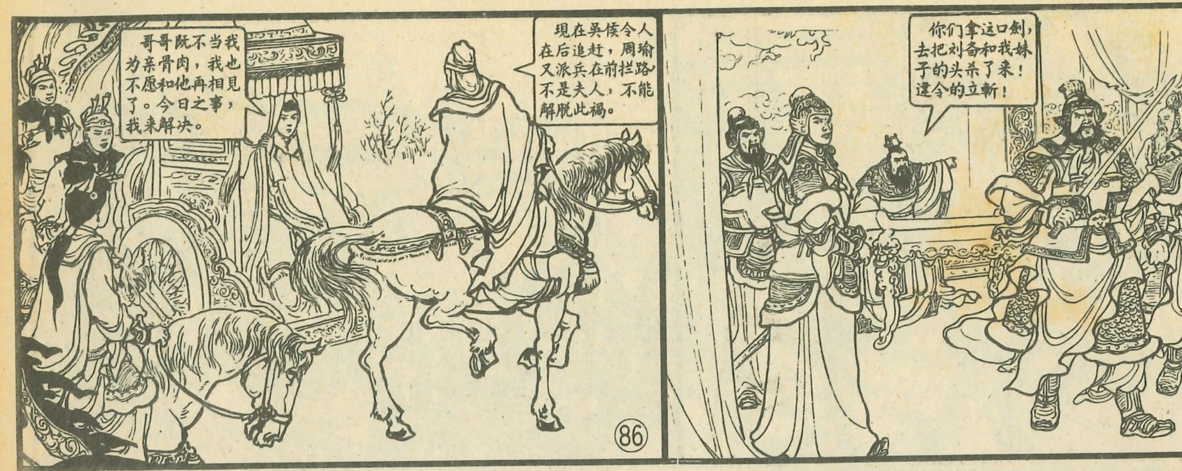
78　只見趙雲和五百軍士已在城外等候。雙方會齊，趙雲帶領軍士們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趕程向江邊進發。

81　第二天早晨，孫權酒醒，聽說劉備逃走，慌忙與百官商議。張昭說：「此人一走，必生禍亂，應急追回。」孫權便派陳武、潘璋帶了五百名精兵，不分晝夜，務要趕上拿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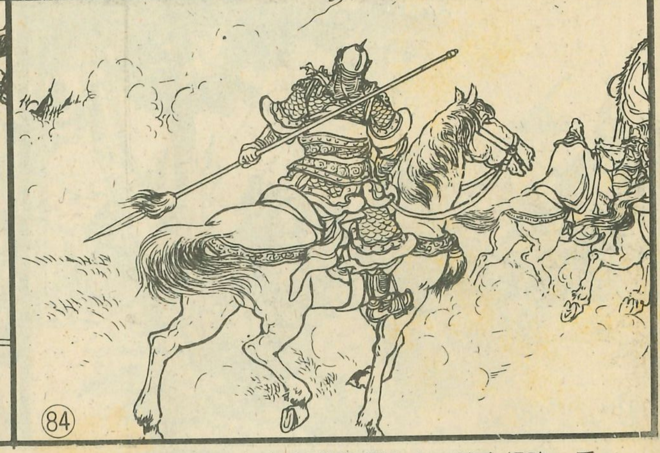
79　這時孫權正與文武百官設宴賀年。他想起劉備被軟禁在東吳，荆州不久可得，心裡很是高興，便開懷喝起酒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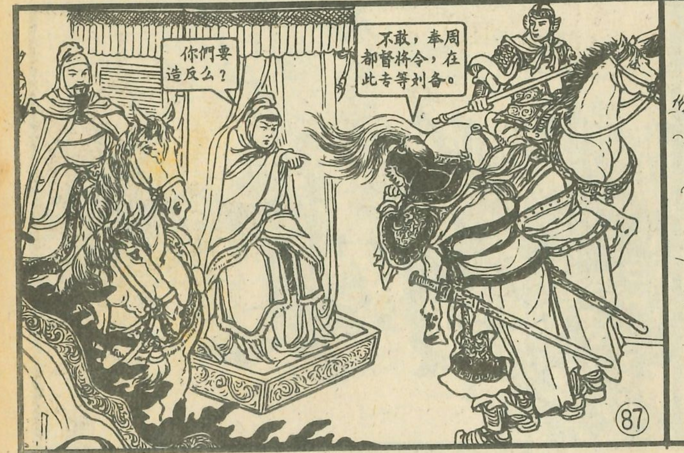
82　兩將領命去了。孫權又氣又急，一把抓起案上的一塊玉硯，使勁摔在地上，摔得粉碎。



83　孫權怒氣未息，程普說，陳武、潘璋兩人見了郡主(孫夫人)，哪敢下手？他們必然擒不得劉備。孫權大怒，立刻拔出自己的佩劍，叫蔣欽與周泰兩將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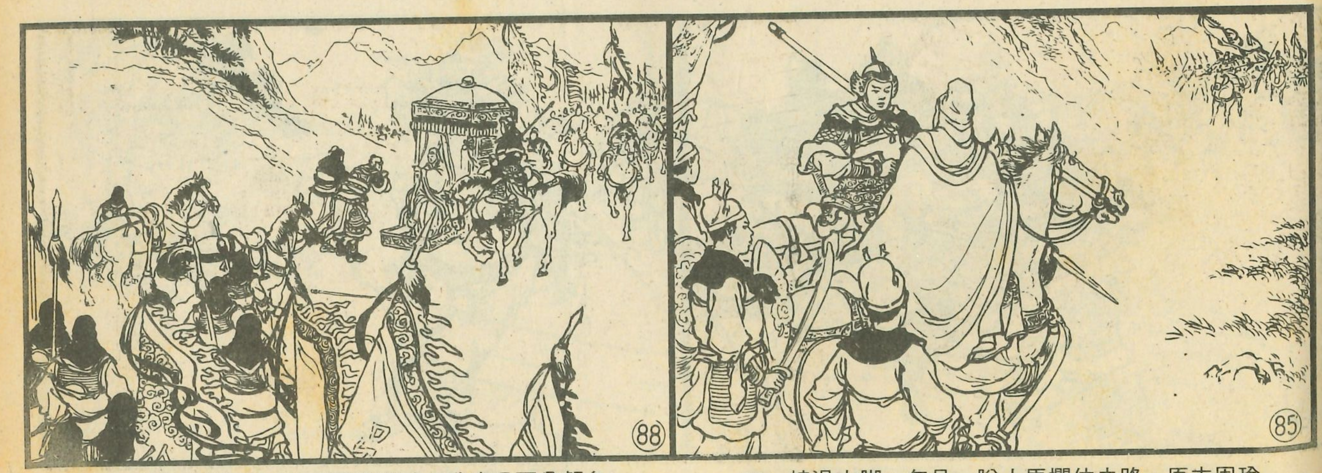
86　劉備急忙來到孫夫人車前，將孫權與周瑜用計奪取荆州的事告訴她，並請她解救。孫夫人一聽，很是氣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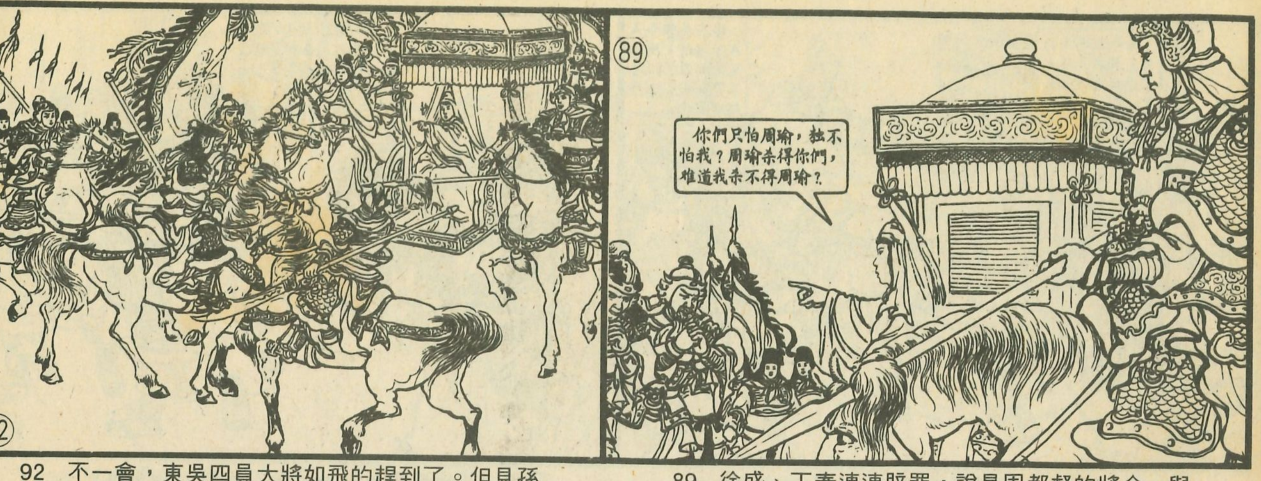
84　再說趙雲保護着劉備與孫夫人，連夜趕路。看看來到柴桑地界，忽是後面塵土飛揚，趙雲料是追兵，叫劉備先走，他自己擋後。

87　她叱從人推車直出，捲起車帘，指着兩將喝問。徐盛、丁奉慌忙下馬，扔了手中兵器，向夫人行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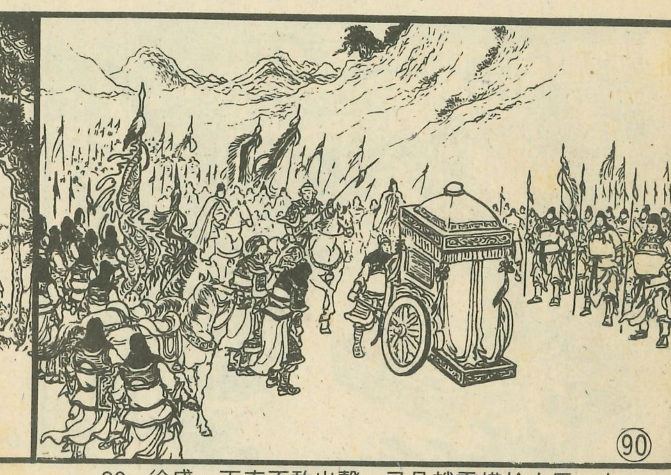
85　轉過山脚，忽見一隊人馬攔住去路。原來周瑜怕劉備逃走，先派徐盛、丁奉引三千人馬在陸路必經之處紮營等候。劉備驚慌，勒馬問趙雲。趙雲說：「軍師囑咐，倘然事情危急，可與夫人商量。」

88　孫夫人聽了大怒：「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曾虧負你！劉備是我丈夫，我已對母親、哥哥說明回荆州去，你們攔截道路，想搶奪我們財物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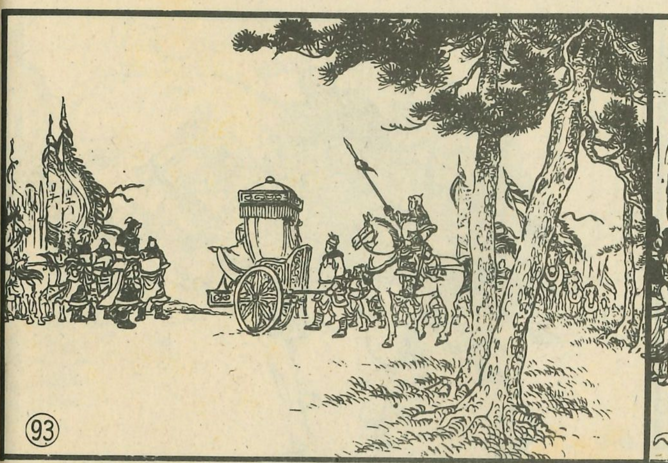


89　徐盛、丁奉連連賠罪，說是周都督的將令，與他們不相干。孫夫人把周瑜大罵一場，喝令推車前進。

92　不一會，東吳四員大將如飛的趕到了。但見孫夫人氣冲冲的坐在車上，問他們來做甚麼。四將只得下馬站立。陳武說：「奉主公的命令，請夫人和劉備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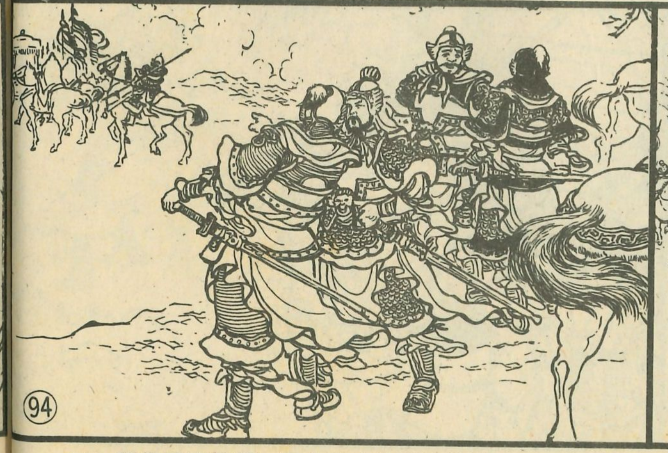
90　徐盛、丁奉不敢出聲。又見趙雲橫槍立馬，十分氣憤，只得把兵喝住，放條大路讓他們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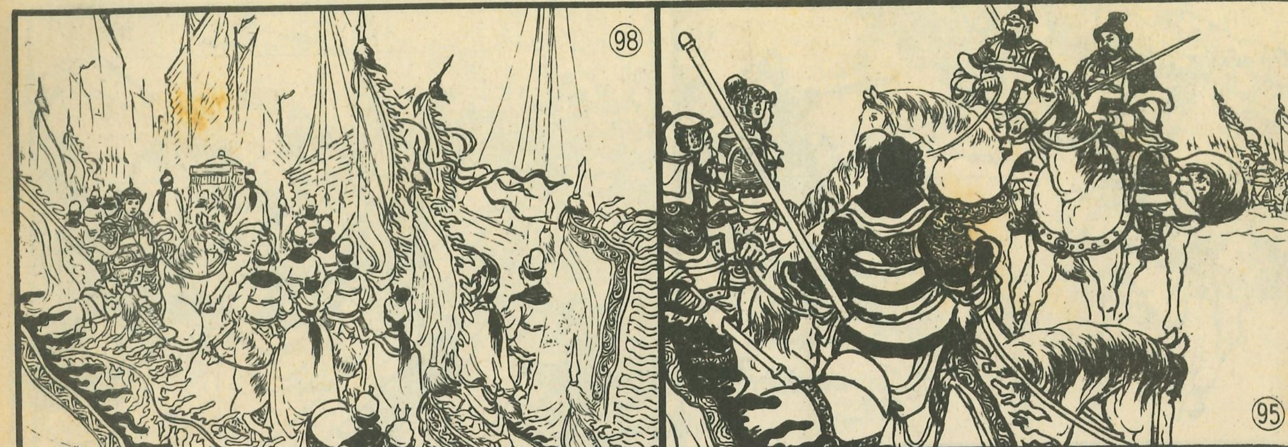
93　孫夫人罵說：「都是你們這伙人，離間我們兄妹不和！我奉母親的命令回荊州去。就是我哥哥來也得講禮。你們倚仗兵威，想殺害我麼？」四將心想：「這事是國太作主，吳侯也不敢違背，將來翻過臉來，只派我們不是，不如做個人情。」



91　隔了一會，陳武和潘璋趕到。徐盛便把剛才的情形告訴他們。陳武說徐盛不該放劉備過去，他們是奉吳侯的命令來追捕的。於是四將合兵一處，又急急追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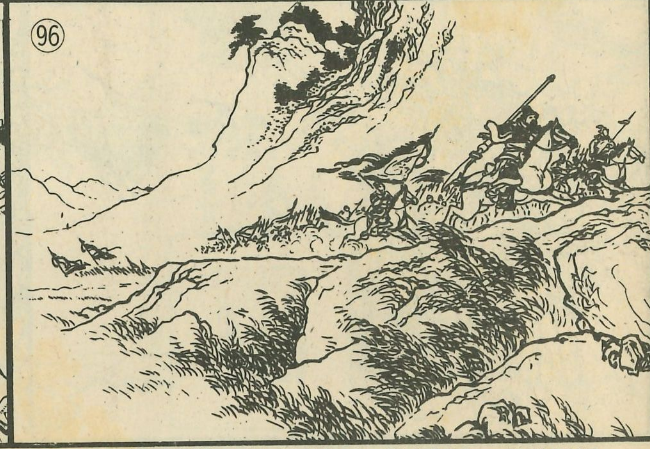
94　劉備早已帶了三百名軍士先到江邊去了。四將找不到劉備，但見趙雲威風凜凜的站在車旁，怒目橫眉，等待厮殺，都不敢動手，眼看趙雲保護着孫夫人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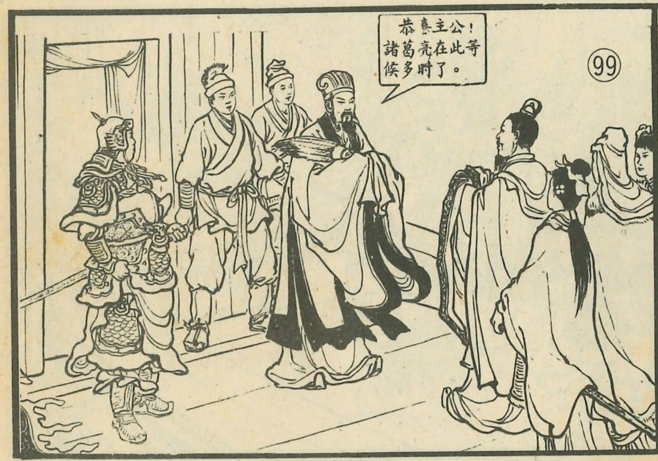


95　四將猶疑不決，正待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忽見一隊人馬如飛的過來，帶頭的是蔣欽和周泰。蔣欽手提寶劍，說奉吳侯的命令，先殺他妹妹，後斬劉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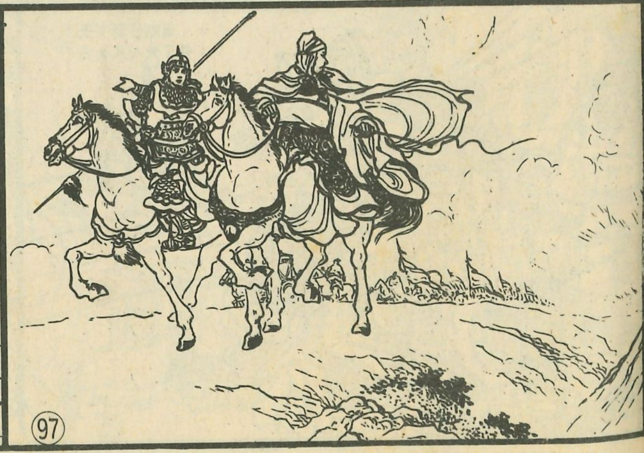
98　正慌急間，忽見江邊一字兒停着二十多隻商船。劉備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去；趙雲引五百軍士也上了船，預備渡到對岸，再作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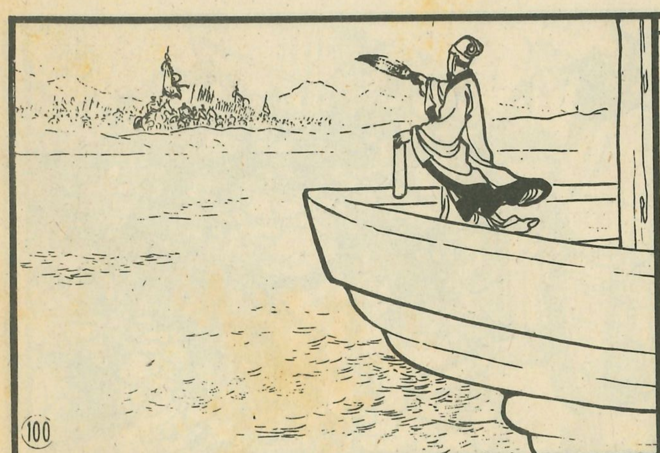
96　但是劉備已經去了多時，追趕不上。蔣欽只得叫徐盛、丁奉去飛報周瑜，從水路調快船追趕。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將領兵沿江趕來。



99　只見船艙中有個人，綸巾道服，大笑着迎了出來。劉備一看，正是孔明。船中扮作客人的，都是荊州水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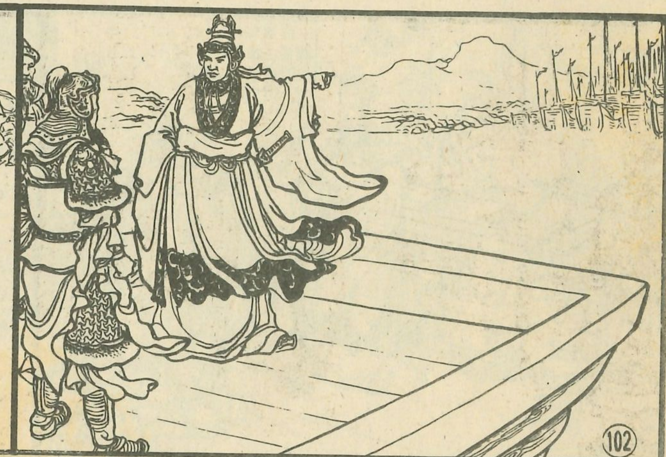
97　再說劉備等一行人馬，離柴桑較遠，來到劉郎浦，心裡才覺寬慰。忽然後面喊聲連天，追兵又到。劉備長嘆一聲，自忖必無生路。趙雲說：「我料軍師定有調度，何用猶疑？」



100　四將趕到，船已經離岸了。孔明笑着對蔣欽等四將說：「回去告訴周郎，不要再使美人計。」蔣欽叫軍士放箭，但船已開得遠了。



101 正在這時，忽然江上喊聲大震，回頭一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破浪飛駛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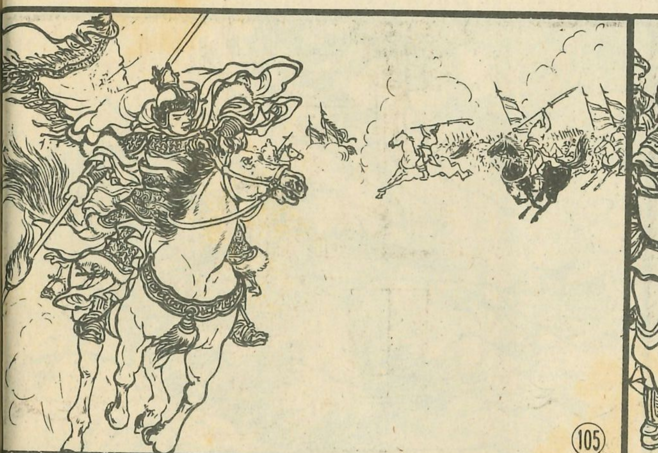
102 眼看趕上。孔明令船靠北岸，棄船登陸。周瑜一見，急命軍士把船攏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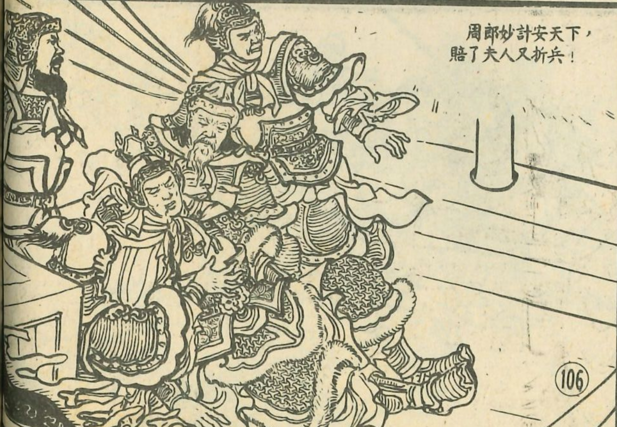
103 周瑜帶着黃蓋、韓當、徐盛、丁奉上岸追趕。快要趕上，忽然一聲鼓响，山谷裡一隊刀斧手湧出，帶頭的大將是關羽。



104 關羽橫刀縱馬，直取周瑜。周瑜驚慌失措，撥轉馬頭便走。



105 半路上，黃忠和魏延兩軍，又從兩邊殺出。東吳兵士哪裡抵擋得住，紛紛向船上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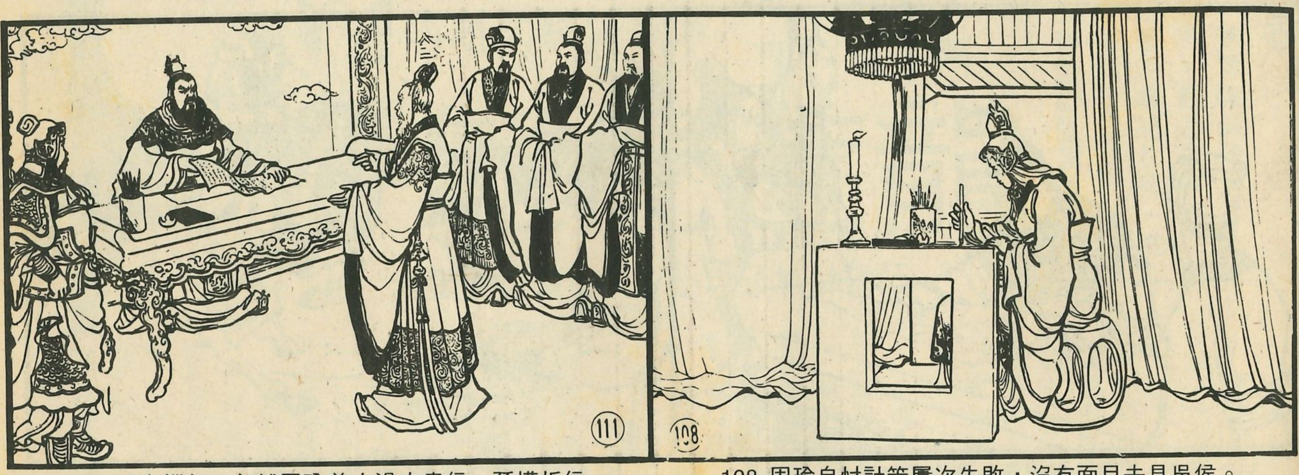


106 周瑜急忙下船，但聽得岸上荊州軍士齊聲高叫：「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周瑜又羞又氣，昏倒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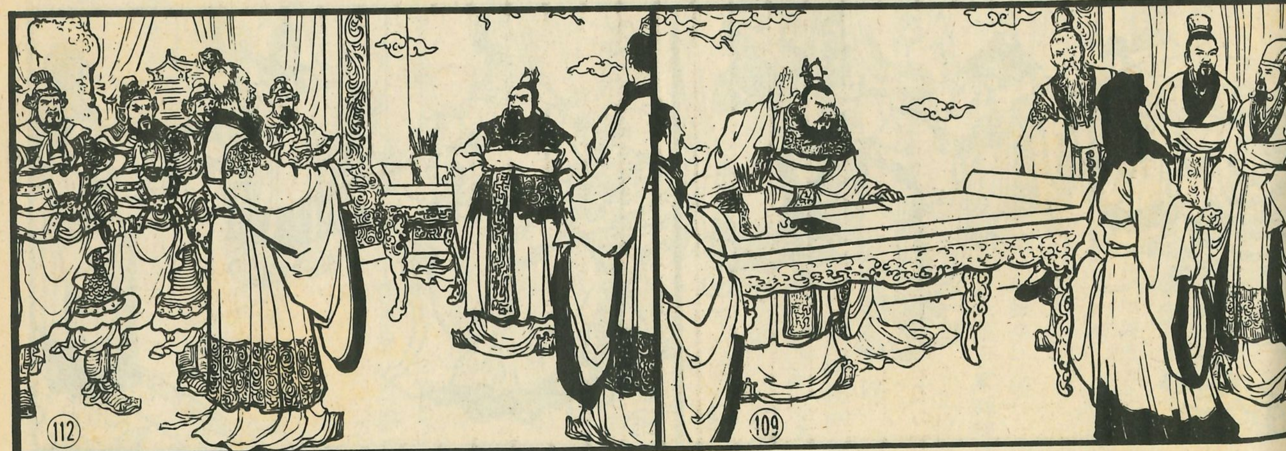
107 衆將把他救醒，開船回去。孔明却不追趕，和劉備回荊州慶喜去了。

110 四將拜見孫權。蔣欽交還佩劍，稟明經過。孫權氣得橫眉怒目，大罵劉備。



108 周瑜自忖計策屢次失敗，沒有面目去見吳侯。便連夜上書孫權，請他興兵雪恨。

111 正在惱怒，忽然周瑜差人送來書信。孫權拆信一看，更加氣憤，要拜程普爲都督，立即起兵去取荊州。



109 孫權正在等待消息，忽報蔣欽等四將已經回來，却沒有捉住劉備。孫權大怒，拍着案桌傳四將進見。

112 張昭竭力諫阻。他說：「曹操怕我們與劉備聯合，所以不敢來報『赤壁之仇』。現在我們自相吞併，曹操必然乘虛來攻，那就危險了。」



兩期完短篇故事

吳剛·文
可飛·圖

雛虎遊龍

老堡主認賊作友　小虎子施計鋤奸

上文提要：美樂園是嫖賭吃喝玩樂的地方，總管陳劍飛是亦俠亦盗的响噹噹人物，還有馬棚養馬，最近來了個小虎子作雜工，園裡又來了一位嬌客楚香芸，她是總管的義兄女兒，按總管囑托，調查小虎子的身份，反被小虎子說服，同到「人性館」賭博，贏了巨款，楚香芸因露了銀盒子押賭，被二個匪徒覬覦强索，小虎子挺身維護，目的想接近她的父親了解一些情況……

兩個黑衣人一個瘦削臉，一個國字臉，大踏步走到小虎子和楚香芸的對面八尺之處，身形剛一停立，小虎子立即開口，道：「兩位來了？」

兩個黑衣人神情微微一愕，瘦削臉道：「你知道我們要來？」

小虎子道：「早就知道了。」

瘦削臉問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小虎子淡淡的笑道：「是你們兩位的眼睛告訴我的。」

瘦削臉的漢子詫異地問道：「是我們的眼睛告訴你的？」

小虎子點頭道：「眼爲心之神，這話你明白麼？」

瘦削臉漢子道：「這麼說，你去『人性館』時就發覺我們的了？」

小虎子淡淡地一笑道：「不錯，閣下倒是個聰明的人，一點就明白了。」

那瘦削臉漢子嘿嘿的冷笑道：「小虎子，你確是高明得令人有點驚心。」

小虎子道：「怕麼？」

「怕？」瘦削臉漢子細眉一軒，道：「要怕，我們就不來了。」

小虎子道：「雖驚心而不怕，該算得上是夠膽氣的漢子了。」

瘦削臉漢子雙目一凝道：「小虎子，你知道我們要來了，也知道我們的來意麼？」

小虎子道：「是想要那個銀盒子，對不對？」

那瘦削臉漢子點點頭道：「不錯，你既然知道，就教她拿出來吧！」

小虎子道：「閣下，你知道那銀盒子裡面是甚麼東西嗎？」

那瘦削臉漢子道：「不知道。」

小虎子道：「既是不知道，那你二位爲何要它？」

瘦削臉漢子道：「你沒聽那位總管事說，它價值十萬兩銀子。」

小虎子道：「二位眞是只爲它價值十萬兩銀子？」

瘦削臉漢子道：「十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足夠我們兩個置點產業，做做小富翁，過個安樂的下半生了。」

小虎子道：「這麼說，二位打算退出江湖，不在江湖上爭强鬥狠討生活了？」

瘦削臉漢子道：「不錯，我們正是想退出江湖，置點產業，享享清福，過過安樂日子。」

小虎子忽然雙目一凝，道：「閣下這是眞心話？」

瘦削臉漢子道：「我句句由衷之言，發自內心，你看是不是眞心話？」

小虎子微一沉思道：「如此，我送兩位十萬兩銀子，二位別要那銀盒子了。」

瘦削臉的漢子道：「你送我們十萬兩銀子，你拿得出來麼？」

小虎子道：「我身上就有三萬兩銀票。」

瘦削臉漢子道：「那麼還有七萬兩呢？」

113 顧雍想出一條計策：派人到許都去，表奏劉備爲荊州牧，使曹操知道孫、劉聯合，不敢用兵江南。再用反間計，令曹、劉自相攻擊，乘機奪回荆州。



114 孫權聽了顧雍的話，氣也平了。便派華歆送表到許都去。

115 不久，曹操表奏周瑜爲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封華歆爲大理寺卿，留在許都。並派人到東吳去，傳達詔命。孫權自然放下心來。周瑜、程普各拜受了南郡太守和江夏太守的職位。

116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〇年），周瑜患了重病，他自料活不下去，上書吳侯，薦擧魯肅代他的職位。

117 不久，周瑜死於巴丘。孫權得到消息，不禁放聲大哭。



118 他嗚咽着說：「公瑾有這樣的才能，不幸死去，叫我去托付誰呢？」便依照周瑜的意見，命魯肅爲都督，總統兵馬。從此，孫、劉兩家又暫時聯合起來。

（本段完）

小虎子道：「兩位先拿那三萬兩去，留個地點給我，半個月之內我給二位送去。」

瘦削臉漢子道：「你要是不送去呢？」

小虎子雙眉一揚，道：「閣下，我堂堂七尺男子漢，向來言出如山。」

瘦削臉的漢子忽然望向國字臉的漢子問道：「你認爲怎麼樣？」

國字臉漢子搖搖頭道：「我認爲我們還是要那銀盒子好了。」

瘦削臉的漢子點了點頭道：「小虎子，你聽到了麼？」

小虎子道：「我聽到了。」

瘦削臉漢子道：「如此，你教那姑娘把那銀盒子拿出來交給我們好了。」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二位一定要那銀盒子？」

瘦削臉漢子道：「今天我們是要定了。」

小虎子神色淡漠地道：「好吧！二位既是要定了，銀盒子就在姑娘身上，有本領你們儘管過來拿去好了。」

瘦削臉漢子雙目寒電一閃道：「你要我們動手？」

小虎子冷冷地道：「不錯，二位的膽氣雖然夠大的，但是我們還得看看二位的骨頭是不是也夠硬的。」

瘦削臉漢子嘿嘿一笑道：「小虎子，你應該知道，善者不來。」

小虎子道：「這個我明白，別說是二位，就是那個命令二位來的人，他親自來，也不見得能行呢？」

瘦削臉的漢子與國字臉的漢子聞言臉色不由的突然一變。

國字臉的漢子沉聲喝道：「小虎子，你說甚麼？」

小虎子淡淡地道：「我說的你沒有聽清楚？」

國字臉漢子道：「我聽得很清楚。」

小虎子道：「那你何必明知故問？」

國字臉漢子冷冷地道：「你以爲我們是受人命令而來？」

小虎子道：「是與不是，你自己心裡應該明白。」

國字臉漢子突然嘿嘿一聲陰笑，道：「小虎子，你知道我們的身份麼？」

「我當然知道！」小虎子神情淡漠地說道：「你們的身份乃是兩個替人賣命的狗奴才！」

國字臉漢子雙目突射兇光，沉聲喝道：「小虎子，你是想找死麼？」

瘦削臉漢子忽地接口道：「老二，別和他廢話了，我們幹了他。」

小虎子兩道濃眉微揚又垂下，道：「你們可是要殺我滅口？」

瘦削漢子冷冷地道：「俗語說：禍從口出，這是你自己找死，實在怨不得我們。」

小虎子眨眨眼睛道：「這麼說，你們已承認，你們兩個是替人賣命的狗奴才了？」

瘦削面漢子搖搖頭道：「我們不承認，也根本不是。」

小虎子輕聲一笑道：「如此，你那禍從口出之話怎麼說？」

瘦削臉漢子道：「那是因爲你口不擇言，侮辱了我們的身份。」

小虎子道：「那麼，我請教你們二位的身份？」

瘦削面漢子道：「你聽說過『太白雙雄』麼？」

小虎子搖搖頭道：「沒有聽過。」

瘦削臉漢子不屑地道：「小虎子，你到底是個替人刷馬看馬幹粗話兒的人，實在是孤陋寡聞得很。」

小虎子淡淡的笑道：「這不是我孤陋寡聞，而是你們太白雙雄的名氣太小了。」

國字臉漢子雙眉一軒道：「小虎子，你眞是井底之蛙，在陝甘綠林道上，誰個不知太白雙雄之名。」

小虎子淡然一笑道：「我當你們是兩個甚麼了不起的人物，原來只是個打家劫舍的强盜、响馬。」

國字臉漢子臉色深沉陰冷地嘿嘿一笑，道：「我們雖是响馬强盜，但都是威震陝甘綠林道上的人物，身份却要比你這個替人刷馬幹粗活兒的光采得多了。」

小虎子道：「落在官府衙門裡被砍腦袋的時候，那就更光彩了。」

瘦削面漢子雙目陡射兇光，陰森地沉喝道：「小虎子，今天你是死定了。」

話落，脚下突然跨前一步，揮掌就朝小虎子胸窩抓到。

小虎子站在當地不動，容得那瘦削臉漢子抓到的掌指快將沾衣時，這才閃電抬手，出指划向那瘦削臉漢子的腕脈。

瘦削臉漢子心頭不禁陡然一驚，霍地縮腕暴退。

瘦削臉漢子宋登山和國字臉的沈本仁號稱太白雙雄，乃是陝甘綠林道上的一流高手，像這樣出手一招就被人逼得暴退的情形，可說是從來未有過。

沈本仁見狀不由面色一變，道：「小虎子，你身手果然不凡，難怪……」

「難怪」甚麼，以下的話沒有說下去，身形忽然前欺，雙掌齊出，右掌左指，招勢凌厲狠辣的猛朝小虎子拍點攻到。

小虎子口中一聲冷笑，出掌如電，沈本仁只覺眼前掌影一閃，右腕脈門一緊，已被小虎子的一隻手掌拏住。

他出手快如閃電，身法奇詭絕倫，不僅是沈本仁只覺眼前掌影一閃而已，即使連八尺以外的宋登山和站立在他身旁三尺近處的楚香芸，都沒有看出他使的是甚麼招式手法。

沈本仁右腕脈門被拏，右半邊身

子頓感一痲，力道全失。

雖然他左手邊身子力道仍在，左手指力雖然也即將點中小虎子的穴道，但是小虎子拏住他右腕脈門的那隻手，却在他指力快將沾衣的刹那，突然一抖，將他的身子抛了出去，騰空直飛出三丈開外，「叭」的一聲，摔在地上。

宋登山大吃一驚，他以爲沈本仁已經受了傷，連忙騰飛撲掠過去。

可是，他身形剛騰起，眼前人影陡地一閃，小虎子竟已搶在他的前頭掠落沈本仁的身旁，一抬脚踏在沈本仁的胸脯上，喝道：「姓宋的，你站住。」

宋登山心頭不禁凜然一驚，急地一提氣，刹住撲掠過去的身形，瞪目怒聲喝道：「小虎子，你想怎麼樣？」

小虎子冷冷的道：「只要你站着不要亂動，我絕不會怎麼樣，否則便很難說了。」

宋登山細眉一皺，站着默然不敢再動。

楚香芸正想擰身走過去，小虎子却適時朝她一擺手，說道：「芸妹，妳也別過來。」

一句「芸妹」叫得楚香芸神情不由意外地微微一怔，旋而心頭一甜，雙目含情地望着小虎子嫣然一笑，聽話地站着沒有動也沒有走過去。

小虎子身形微俯，低聲問道：「是誰告訴你，我的身手不凡的？」

沈本仁雙目一閉，竟然沒有開口，不理。

小虎子兩道濃眉微微揚了揚，目射冷芒的冷聲道：「姓沈的，你要是不想找苦頭吃，就老老實實的答我問話。」

沈本仁睜開眼睛道：「要我答你問話可以，你必須先告訴我，你究竟是誰？」

小虎子道：「我姓羅名叫小虎，所有認識我的人都叫我小虎子。」

沈本仁道：「這是你的眞姓名？」

小虎子道：「絲毫不假。」

沈本仁道：「我好像從未聽過你的名字。」

小虎子道：「我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你當然沒有聽見過。」

沈本仁道：「你的功力身手高絕，應該是個江湖大有名頭的人。」

小虎子道：「事實上我是個江湖藉藉無名的人。」

沈本仁道：「我不相信羅小虎子是你的眞姓名？」

小虎子道：「我的而且確姓羅名小虎子，你一定不相信，那就只有隨便你。」

話音一落又起，冷聲道：「我已經告訴你我的姓名，現在，你該回答我的問話了。」

沈本仁眼珠微微的轉了一轉，道：「小虎子，這問題你早就知道了，何必還要明知故問。」

小虎子目光凝視地道：「是那個命令你們來劫那銀盒子之人麼？」

「不錯，」沈本仁點點頭道：「你可以拿開脚讓我起來了。」

小虎子收回了踏住他胸脯的那隻脚，沈本仁立刻身子一挺，由地上站了起來。

宋登山連忙掠身過來，問道：「老二，你沒有受傷吧？」

沈本仁搖搖頭道：「沒有。」

小虎子忽然神色一正道：「自今天以後，我希望兩位眞能就此退出江湖，找處地方，安份守己渡過下半輩子，別再替人賣命了，否則，二位的命，一定會賣掉了。」

語聲一頓，轉向楚香芸說道：「我們回去吧。」

話落，和楚香芸各自去解開馬韁繩，騰身上馬疾馳飛奔而去。

宋登山和沈本仁望着小虎子和楚香芸二人的背影去遠之後，宋登山這才輕輕地嘆了口氣，問道：「老二，我們該怎麼辦？」

沈本仁道：「怎麼辦，回去只好實情上報。」

宋登山猶豫地，說道：「這恐怕不太好吧？」

沈本仁道：「這有甚麼不大好，又不是我們兄弟不盡力，而是功力身手實在相差太遠了，根本無法辦到，副頭兒如果不相信，就請他另派兩個比咱們更高明的試試好了。」

宋登山眉峯皺了皺，沒有再說甚麼了。

＊　＊　＊

楚樓山，亦名通天山，位於山西楚樓縣東南，與黃云山相連，爲呂梁山支脈。

楚樓堡在楚樓山北麓，傍山而建，佔地百畝，建築巍峨雄偉，單是四周圍的堡墻就有五丈多高，遠遠望去儼然一座城廓。

圍墻四角碉樓聳立，任何一方，百丈開外的動靜，皆難逃過碉樓內的守望人員視綫。

這天，午後未申時分。

楚樓堡外的大道上飛馳來了兩匹健馬，馬上人是一男一女。

女的一身翠綠衫褲，是個黛眉美目的大姑娘，她正是楚樓堡主楚天南的獨生愛女——楚香芸。

男的則是個身穿青衫，面孔微黑，相貌頗爲英俊的，體格强健，二十多歲的青年小伙子，他正是小虎子。

兩騎尚還在百丈遠外，碉樓上守望的堡丁已看見是小姐回來了，連忙傳報進堡內。

楚香芸與小虎子剛剛到達堡門口，總管阮仲文已快步由堡內迎了出來。

楚香芸與小虎子掠身下馬，立即有兩名堡丁上前，分別接過二人的馬韁繩，牽了開去。

總管阮仲文含笑說道：「姑娘回來

了，這趟長安之行，玩得還開心嗎？」

楚香芸微微一點頭道：「阮總管，我給你介紹介紹，這位是關外『天龍牧場』的游少場主。」

阮仲文連忙跨前二步，抱拳拱手說道：「老朽阮仲文見過少場主。」

小虎子也抱拳拱手道：「不敢當，總管請少禮。」

阮仲文含笑舉手肅容，楚香芸陪着小虎子落了座，立即望着阮仲文問道：「我爹呢？他老人家在書房嗎？」

阮仲文道：「堡主的病又發作了，此刻正在書房內 養息着呢 。」

楚香芸雙眉一皺道：「我那四叔呢，是否在書房陪着我爹？」

阮仲文搖頭道：「四堡主也有些兒不舒服，吃過午飯後，就回他自己房裡休息去了。」

楚香芸眨眨雙目，望着小虎子問道：「游大哥，你看現在去見我爹，還是等會兒去見？」

小虎子略一沉思道：「我看現在就去看看他老人家好了。」

楚香芸點點頭，立即站起身來在前領路，出客廳，穿過走廊，直往楚天南的房間走去。

房間內，楚天南雙目微闔，身子斜靠着床欄，半倚半躺着。

這位曾是當年叱咤風雲，威震武林，功力深厚的名列當世武林絕頂高手的一代大俠，如今竟是變得雙頰凹陷，鬚髮俱白，形容悴憔枯槁，令人望之心酸。

俗語說得好「英雄最怕病來磨」，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脚步聲驚動了楚天南，他緩緩睜開眼睛，一見楚香芸，臉上立刻泛起一絲慈愛的笑容，說道：「芸兒，妳回來了。」

楚香芸點點頭嬌聲道：「爹，你好點兒麼？」

楚天南搖搖頭，輕輕的嘆了口氣，看看小虎子，望着楚香芸問道：「芸兒，這位是……」

楚香芸道：「爹！他姓游，是關外『天龍牧場』的少場主。」

小虎子跨前一步，拱手一揖道：「晚輩游少雲拜見楚堡主。」

楚天南擺手含笑道：「游少場主請別客氣多禮。」

說着他動了動身子，似乎想要坐起，但却立刻急劇的氣喘起來。

楚香芸連忙伸手扶住她父親說道：「爹，你就這樣躺着別動了，游大哥深通醫理，女兒特地請他來替爹您治病的。」

「哦！」楚天南一陣喘氣後，望着小虎子苦笑道：「游少場主，老朽這病已有三年多了，看過很多的名醫大夫，都一直毫無起色，恐怕已經沒有希望了。」

小虎子自進入房內，雙目就一直凝視楚天南的眉宇之間。

楚天南話音一落，小虎子立即微微一笑，道：「堡主，且先別說喪氣話，請讓晚輩替你把把脈看看。」

楚天南伸出左臂，小虎子以右手三個指頭搭在楚天南的腕脈上，靜息凝神把脈。

片刻工夫之後，小虎子神色肅穆地縮回了手。

楚香芸問道：「游大哥，我爹怎麼樣？」

小虎子點頭道：「可以治得好。」

楚香芸神情一喜道：「眞的？」

小虎子正容地說道：「姑娘應該相信我。」

語氣一頓，突然轉向垂手站立在一旁的總管阮仲文說道：「阮總管，煩你去取筆墨紙箋來，在下立即開出藥方。」

阮仲文答應了一聲，轉身跨步出房而去。

小虎子聲調突然一低，問道：「堡主，這位總管在貴堡有多少年了，爲人如何？」

楚天南不禁愕然一怔。

楚香芸雙目一眨，道：「游大哥，你在懷疑甚麼？」

小虎子道：「先別問我懷疑甚麼，快告訴我他爲人是否可靠？」

楚香芸道：「他在堡內快二十年了，爲人一向忠誠可靠，對我爹爹更是忠心耿耿。」

小虎子點點頭，忽地肅容說道：「堡主這病不是病，是中毒。」

楚天南不禁臉色駭然一變，驚異地道：「中毒？」

楚香芸雙目大睜地道：「游大哥，你沒有看錯吧？」

小虎子搖搖頭說道：「絕對不會錯。」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此事我希望堡主和姑娘都暫時保密，除了我們三個人以外，千萬別讓有第四個人知道此事。」

楚香芸道：「包括我四叔在內？」

小虎子點點頭道：「不錯，不論任何人。」

說話間，房外已傳來脚步之聲，小虎子突然話題一變，揚聲說道：「堡主太客氣了，堡主威震武林，當代大俠，家父在大漠亦久聞堡主俠名，對堡主甚爲心儀，只是無緣結識而已，待堡主病愈之後，晚輩當返回大漠，偕同家父前來拜訪。」

楚天南乃是不愧江湖閱歷精深的老手，聞言，已知小虎子心意，立即略略提高了聲音，哈哈一笑，道：「不敢當，老朽病癒之日，理當偕同少場主前往大漠拜訪令尊才是。」

這時，總管阮仲文已捧着一個木盤走進房來放在桌上，木盤內放着文房四寶。

小虎子立即走了過去坐下，握筆濡墨，略爲沉思，隨即低首疾書，將藥方開了出來。

阮仲文拿起藥方看了看，笑說道

：「少場主果然是位深通醫藥的大行家，單是這藥方中的兩味鎭喘之藥，不但十分名貴，而且向爲一般名醫都不敢輕用之藥。」

小虎子目中異采一閃即逝，淡然一笑道：「謝謝總管的誇獎。」

語聲微微一頓，凝視的問道：「總管也深通醫藥？」

阮仲文含笑搖搖頭道：「老朽只不過是這三年多來，爲堡主的病情，曾對各位名醫開的處方用心研究過，故略而懂得一些皮毛而已。」

「哦！」小虎子笑笑道：「總管太客氣了，太謙虛了。」

阮仲文道：「老朽說的乃是實話。」

小虎子笑了笑，又問道：「我這藥方可有別的大夫開過麼？」

阮仲文搖搖頭道：「沒有，少場主這藥方可比那些名醫高明得多了。」

小虎子又笑了笑，話鋒一變，說道：「總管請快派人去抓藥吧！」

阮仲文又點點頭說道：「老朽這就立刻派人去。」

話畢，轉身快步出房而去。

阮仲文一去，楚香芸雙目眨了眨正要開口時，小虎子却已朝她抬手一搖，朗聲道：「姑娘，令尊的病我雖不敢說有絕對把握，但却有八成以上的希望，姑娘只管放心好了。」

楚天南突然輕咳了一聲，接口說道：「芸兒，妳回來以後，大概還沒有見過妳四叔吧？」

楚香芸搖搖頭道：「沒有，聽阮總管說，四叔有點不舒服，吃過午飯後就回房休息去了，女兒打算等一會兒就和游大哥去看看四叔。也請游大哥看看四叔的腿疾還能不能治？」

楚天南點點頭道：「不必等一會兒了，妳現在就去吧！請游少場主替他看腿疾的事，也該先去告訴他一聲。」

楚香芸略微猶豫一下，點點頭道：「那麼女兒就現在去看看四叔去。」

話鋒一頓，轉向小虎子說道：「游大哥，你在這裡和我爹爹聊聊，我一會兒就回來了。」

小虎子含笑點點頭。

楚香芸嫵媚地一笑，擰腰轉身走了出去。

房內只餘下小虎子與楚天南兩個人，靜靜地。

楚天南輕咳了一聲，方想開口說話時，小虎子突然傳音說道：「楚堡主，在下所料的如果不錯，貴堡的環境，可能早在狼虎環伺中，堡主言語之間，以謹愼小心爲宜，在下適才所開之藥方，雖然確有治療氣喘之效，但對堡主而言，那只是個掩人耳目的幌子，今夜三更時分，在下當來堡主房中爲堡主療毒。」

楚天南靜靜聽完傳音，心中雖然有着無比的震駭與驚疑，但是又不便問甚麼，只好朝小虎子點點頭。

他雖然沒有問甚麼，但是小虎子却從他的眼神中已看出他內心的震駭驚疑，立刻又傳音說道：「堡主心中有所疑問，請稍忍耐，今夜三更爲堡主祛毒之後，當作詳細告知。」

晚飯後，小虎子在楚香芸的陪同之下，在客廳見到了「鐵扇無影」鄧昌隆。

鄧昌隆，四十開外的年紀，面臉無鬚，長眉鳳目，雙目威稜懾人，神態不怒而威。

他坐在一架輪椅上，椅旁放着雙拐。

小虎子以晚輩之禮拜見了鄧昌隆，經過一陣交談之後，鄧昌隆有點兒不忍拂拒小虎子的好意，讓小虎子很細心地替他診了脈。

小虎子這次診脈比替楚天南診脈時細心得多了，一直過了有一刻時辰之久，他才放回了手，緩緩地深吁了口氣！

楚香芸連忙問道：「怎麼樣？能治嗎？游大哥。」

小虎子雙眉緊皺地搖搖頭道：「難！難！」

楚香芸的嬌面上泛起了一副失望的神色問道：「沒有一點兒辦法麼？」

小虎子搖搖頭道：「實在是太難了。」

鄧昌隆似乎是很看得開，很樂觀，神情竟是毫不在意地哈哈一笑，道：「游少場主，我說得沒有錯吧，就是華佗再世，扁鵲重生，只怕也是無能爲力了。」

小虎子默然了刹那，兩道濃眉忽然一揚，道：「四叔可願聽晚輩的？」

鄧昌隆雙目微微一睜，道：「聽你的甚麼？難道你……」

小虎子接口道：「只要四叔願意聽晚輩的，晚輩也許有辦法能醫治好四叔的雙腿。」

鄧昌隆凝視的問道：「眞的？」

小虎子道：「請四叔相信，晚輩不是個隨便妄言之人。」

鄧昌隆急問道：「你有甚麼辦法？先說來聽聽。」

小虎子搖搖頭道：「辦法是不是可行，現在還不敢斷言，晚輩想在今兒晚上只好好的想一想，明天再告訴四叔好了。」

鄧昌隆含笑點點頭道：「好吧！那你就明天告訴我好了，不過，我希望賢侄別太多費心思了，我這雙腿我自己心裡明白，已經沒有……」

語聲一頓，搖搖頭，目光轉向楚香芸，笑了笑，說道：「好了，你們兩個聊聊吧！我到妳爹房裡去看看妳爹去。」

楚香芸道：「四叔，我送你去。」

鄧昌隆搖搖頭道：「不必了，妳還是陪着妳的游大哥多談談吧！」

說罷雙手推動輪椅出了客廳。

望着鄧昌隆的背影，小虎子的雙目中閃動着一股凜人的異采，兩道濃眉揚了起來。

鄧昌隆的背後沒有長着眼睛，這情形，鄧昌隆自是沒有看到。

否則，鄧昌隆的心中必將因之頓生震凜而起疑了。

不過，鄧昌隆在出了客廳之後，他唇邊却掠現了一絲陰冷的笑意。

鄧昌隆這種神情，小虎子當然也沒有看到。

*　*　*

夜，三更剛過。

小虎子悄悄地進入了楚天南的房內。

房內沒有點燈，楚香芸也在，小虎子進入房內立即隨手關上房門。

楚香芸低聲問道：「游大哥，究竟是甚麼回事？你要再不明白說出來，可眞要把我悶死了。」

小虎子低聲道：「芸妹，現在我只能告訴妳一件事，就是妳四叔的雙腿根本沒有殘廢。」

楚香芸不禁愕然一震，雙目圓睁地道：「你這話當眞的？」

小虎子雙眉微揚了一揚，說道：「是不是眞的，明天妳就能完全明白了，目前先替令尊袪毒要緊。」

語音一頓又起，接道：「現在妳站到房門邊去小心戒備，千萬別讓人闖進來。」

楚香芸點點頭道：「你放心好了，這時候決不會有人來的。」

小虎子道：「萬一有人來時，也必是狠虎爪牙，妳不妨……」

「不妨……」如何？他雖沒有說下去，但是右掌却做了個下切的手勢。

楚香芸雙眉緊緊的皺了一皺，隨即又點頭說道：「我明白，你只管放心，我不會留下禍患的。」

小虎子再沒有多說甚麼，邁步去到床前，抬手由懷中取出一隻玉瓶，打開瓶塞，倒出一粒藥丸遞給楚天南，低聲說道：「堡主請將此藥服下盤膝坐好，晚輩以眞力協助堡主驅行藥力，迫出體內陰毒。」

玉瓶瓶塞打開，楚天南立刻聞到了一股奇香，已知必是稀世奇藥，當下毫不猶豫地伸手接過藥丸，納入口中服下。

小虎子等他盤膝坐好之後，這才躍身登床，盤膝坐在他身後，抬起一隻手掌輕抵在他背後「靈台」穴上，他立刻感到有一股熱流緩緩傳入體內，當下不敢怠慢，連忙深深吸了口氣，調息行功，使自己體內的眞氣與小虎子的眞力滙合，通行全身。

一盞茶辰光過後，小虎子頭上冒出了蒸蒸的熱氣，楚天南除了頭上也冒蒸蒸熱氣之外，渾身也出了一身大汗。

汗味！腥臭！腥臭！

小虎子緩緩的放回了抵在楚天南背上的手掌，輕吁了口氣，說道：「行了，只要再靜靜地調養旬日左右就可以完全無礙。」

話落，一躍下床。

楚天南也輕吁了口氣，望着小虎子滿面感激地說道：「少場主，俗語說得好，大恩不敢言謝！老朽也不再說甚麼了。」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堡主最好別說甚麼，說反而不說的好。」

楚香芸嬌聲接口道：「大哥，但是我還是要代我爹爹說一聲謝謝。」

小虎子笑笑道：「妳要說那是妳的事，不過我可不收。」

楚香芸道：「不收就算了，沒有人逼着你收，稀罕！」

最後一句「稀罕！」是嬌嗔，也含着撒嬌的意味。

楚天南不禁笑說道：「芸兒，妳怎麼可以對游少場主這樣沒有禮貌，也不怕游少場主……」

不待楚天南話完，楚香芸已搶着接口道：「爹爹，你不知道他有多麼可惡，簡直可惡極了。」

楚天南笑道：「他怎麼可惡啊？」

楚香芸道：「從認識他到現在，不管是甚麼事情，他總是賣關子不肯說，問他，他總是說到時候你就明白了，眞氣人。」

「哦！」楚天南笑道：「芸兒，以爹看來，游少場主不肯說，絕對不是故意賣關子氣妳，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原因。」

楚香芸撒嬌地笑道：「爹，不來了，你幫他說話，你偏心。」

楚天南輕笑道：「好，妳既然這麼說，爹就不偏心，不幫他說話，也說他可惡極了，這總該好了吧！」

楚香芸笑了，小虎子也笑了，楚天南自己也笑了。

笑！三人笑的都同一心意，換句話說，是會心的笑。

*　*　*

第二天的中午。

小虎子和「鐵扇無影」鄧昌隆又見面了，不過，今天這個客廳裡的氣氛和昨天似乎有些不同，有些兒不對勁。

不同的是，客廳多了兩個人，一個是堡主楚天南，一個是總管阮仲文。

五個人，四個人都坐着，只有阮仲文垂手站在一旁。

這也難怪，他雖然身爲總管，但畢竟還是個屬下的身份，在有客在座的場面下，他怎麼可以坐。

鄧昌隆仍然坐在那張輪椅上，楚香芸坐在她父親的身邊。

小虎子坐之處有點怪，他坐在廳門旁側不遠處，只要一跨步，就能擋住廳門口。

經過了片刻的沉默，鄧昌隆忽然咳了一聲開了口，望着楚天南道：「大哥，今天覺得怎麼樣？好些兒麼？」

楚天南點點頭道：「昨晚兒服過游少場主的一劑藥後，今天已經好得多了。」

「哦！」鄧昌隆目中飛閃過一抹奇異光芒望着小虎子說道：「游賢侄，這三年來，能夠以一劑藥見效的，賢侄尚是第一位，看來賢侄的醫道可要比那些名醫高明得多了。」

小虎子淡淡的道：「這只是晚輩一時的靈感，用對了藥而已。」

鄧昌隆微微一笑道：「賢侄太謙虛了，太客氣了。」

語鋒微頓，雙目突然一凝的問道：「關於我這雙腿治療的辦法，賢侄已想好了麼？」

小虎子點點頭道：「想好了。」

鄧昌隆道：「如此，現在一定可以告訴我了。」

小虎子道：「當然可以。」

聲調突然一沉，道：「魏康，就是這個辦法。」

突然抬手一掌拍向鄧昌隆的雙膝。

這是一個非常意外的突變，鄧昌隆心頭猛然一驚，身形騰起電掠直朝門外撲去。

騰身電掠，身法奇快絕倫，根本就不像是個雙腿已殘之人。

可是，他身法雖然奇快絕倫，小虎子比他更快。

他身形剛自輪椅騰起，小虎子已跨步擋住了廳門。抬手又拍出一掌。

這一掌，在小虎子來說，是事先就計算好了的，除非鄧昌隆不掠身外撲，否則在倉促間，除了硬接他一掌之外，根本無法閃避。

一聲怒喝，「砰！」的一聲響，鄧昌隆果然實實在在的硬接了小虎子一掌，身形落地。

馬脚終於露出來了，他雙腿果眞是好好的未殘。

小虎子冷冷地道：「魏康，我這個辦法如何？功效很好吧。」

鄧昌隆臉色勃然一變喝道：「游少雲，你敢破壞我的計謀，你是不想活了。」

小虎子道：「魏康，你弄錯了，我不姓游，也不是『天龍牧場』的少場主。」

鄧昌隆雙目怒瞪，滿面殺機的道：「你是甚麼人？」

突然，楚香芸驚叫道：「羅大哥，當心背後。」

原來是那位垂手站立在一邊的總管阮仲文，竟然悄悄出掌暗襲小虎子的後心。

小虎子像背心長着眼睛似的，連頭也沒有回，突然反手一指點出。

一聲悶哼突起，阮仲文那暗襲的一掌，只不過才遞出了一半，便被小虎子一指點中，向後倒了下去。

小虎子却神色從容若無其事地朝楚香芸一笑道：「謝謝芸妹。」

鄧昌隆一見阮仲文暗襲不成，反被對方一指點中，於是臉色又變，厲聲喝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小虎子道：「我姓羅，名字小虎，你聽說過麼？」

鄧昌隆道：「你怎知我姓魏的。」

小虎子淡淡地道：「是我義父告訴我的。」

化名鄧昌隆的魏康詫異道：「你義父知道我？」

小虎子道：「他老人家不止知道你，連你渾身有多少根骨頭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魏康心中不禁十分驚震地道：「他叫甚麼名字？」

小虎子道：「他老人家是一位賣野藥的老郎中。」

魏康怔了怔，旋即心神突起暴顫地道：「呵，你是他的義子？」

小虎子冷哼一聲道：「你明白了？」

魏康嘿嘿的一笑道：「他知道我在這裡？」

小虎子道：「不知道。」

魏康問道：「那麼，你是怎麼知道的？」

小虎子道：「我本來就不知道，是到了這裡，見了你之後才認出你的。」

魏康又問道：「你是怎麼樣的認出我來？」

小虎子道：「你雖然易過容改變了容貌，但却疏忽了你左頸上那三粒紅痣。」

「哦！」魏康道：「這確是我的疏忽。」

語聲一頓，又問道：「他現在在甚麼地方？」

小虎子道：「已經故世了。」

「呵！」魏康道：「我實在感到難過。」

小虎子道：「這對你來說，應該是個好消息，你難過的是甚麼？」

魏康搖搖頭，神情有點黯然地道：「師弟……」

小虎子突然截口道：「別叫我師弟，我也沒有你這位師兄。」

魏康道：「你這是何苦，不管怎麼說，我們總算是藝出一門，我總是他老人家的徒弟。」

小虎子冷冷地道：「他老人家早已不承認有你這個徒弟。」

魏康苦笑，輕輕一聲嘆道：「他老人家竟然一點也不念師徒之情，眞狠心。」

小虎子道：「這不是他老人家狠心，也不能怪他老人家不念師徒之情，是你太惡毒，太傷了他老人家的心。」

魏康道：「可是近幾年來，我已經覺悟後悔了，時常因過去的事情而感到難過，而且通宵失眠。」

小虎子道：「你眞是覺悟後悔了？」

魏康道：「不然，我心裡就不會難過了。」

小虎子冷聲一笑道：「這話只是你隨便說說而已。」

魏康道：「你不相信？」

小虎子道：「我當然不相信。」

魏康長眉輕輕一皺，道：「你難道要我發誓？」

小虎子道：「誰要相信你發誓，誰就倒霉，誰就是天下第一號大笨旦。」

魏康苦笑地嘆了口氣，道：「師弟，你對我的成見太深，太不相信我了。」

小虎子神色冷漠地道：「因爲你過去的所作所爲，實在不是個值得人相信的人。」

魏康神情仍是無限感慨地喟然一吁，道：「唉！人眞是一步走錯不得。」

他可眞會做作，那神情，那語氣，無不令人爲之心生感動。

可是小虎子却像個鐵石心腸，竟然絲毫不爲所動，臉色神情冷漠依然地說道：「你走錯的何止只是一步，你走錯的太多了。」

魏康道：「這麼說，無論我怎麼說都是徒然，你都不相信我了？」

小虎子淡然搖搖頭道：「那不見得。」

魏康神色突然一喜，道：「要怎麼樣你才能相信我？」

小虎子道：「只要你拿出事實行動來証明就行了。」

魏康雙目一凝問道：「甚麼樣的事實行動証明？」

小虎子聲調沉冷如冰地道：「自殘雙腿，自廢一身功力。」

魏康心神暗暗一震，道：「那你何如殺了我豈不乾脆痛快。」

小虎子淡淡一笑，道：「你知道他老人家遺命是怎麼樣交代我的麼？」

魏康道：「可是要你殺我麼？」

小虎子點點頭道：「不錯，他老人家說你爲人心性陰狠殘毒，要我一定找到你殺了你，如今我要你自殘雙腿，自廢一身功力，留你一條活命，已是網開一面。」

魏康嘿嘿冷笑道：「這麼說，如果我不照你說的來証明給你看，你是一定不會放過我，一定要殺我了？」

小虎子冷冷地道：「不錯。」

楚天南父女自小虎子揭穿了魏康的僞裝、身份之後，父女二人即起身默默地站立在一邊，靜以待變。

這時，楚天南忽然輕咳了一聲，說道：「四弟，按理我也應該不放過你，可是，我們畢竟是金蘭兄弟，只要你肯接納羅小俠的意思，你將仍是愚兄的四弟。」

魏康雙目一瞪，道：「大哥，你怎麼也說這種話。」

小虎子冷聲說道：「魏康，你別不識好歹，楚堡主這種話可是仁義爲懷，也是爲你好。」

魏康冷哼一聲，道：「你一定要殺我？」

小虎子道：「我並不一定要殺你，可是他老人家的遺命我不能違背，而且以你近年來心懷叵測的行爲，我不得不殺你，以免留下你這個武林禍患。」

魏康道：「你認爲，你一定能殺得了我？」

小虎子道：「動上手便知道了。」

魏康嘿嘿冷笑，道：「這話說得倒不錯。」

語聲一頓，凝視問道：「你得到了你義父多少？」

小虎子道：「不比你少。」

魏康道：「包括用毒？」

小虎子搖搖頭道：「我不擅用毒，也不屑用毒。」

魏康道：「那麼，你就不一定能殺得了我。」

小虎子淡淡地道：「不見得，我雖然不擅用毒，不屑用毒，但我却精於解毒，對於毒，而且比你知道得更多，你知道的我都知道，我知道的你却不一定知道。」

魏康心神不禁暗暗的震了一震，道：「這樣看來，你義父他是有心人了？」

小虎子道：「這話我不否認，他老人家爲了要我誅殺你以淸門戶，把一切都傳給了我。」

魏康眼珠微微一轉，道：「你自信你的一身功力比我强？」

小虎子道：「起碼絕不會比你差。」

魏康道：「可能嗎？」

小虎子道：「這沒有甚麼不可能的，你應該明白，他老人家學究天人，無所不能，他可以借用藥物的力量來使不可能而變爲可能。」

魏康心神不禁又是震了一震，深深的暗吸了口氣，道：「你這麼說，我倒是想試試你究竟是比我强，還是比我差了？」

小虎子淡然一笑，道：「隨便你，這問題權在你自己，不過，我却至誠的希望你多考慮考慮，最好別試，否則一動上手，我手下絕不留情，那時可不能怨我沒有事先聲明，怪我心狠手辣。」

魏康雙目暴芒一閃道：「那是當然，客廳外面地方大，走，到客廳外面去。」

小虎子搖搖頭，道：「不必到外面去，就在這客廳裡也是一樣的。」

魏康道：「這客廳中地方不夠大，不能全力施展手脚。」

小虎子道：「但我却認爲很夠很夠了。」

魏康眼珠轉了轉，突然嘿嘿一笑道：「羅小虎子，你爲何不到外面去，你怕甚麼？」

小虎子淡淡地道：「我並不是怕甚麼，而是我認爲在這客廳裡比外面穩當。」

魏康問道：「穩當甚麼？」

小虎子道：「別和我裝糊塗，你那點兒鬼心計在我面前是耍不開的。」

魏康道：「你以爲我到外面去動手是在耍心計？」

小虎子道：「是不是，你自己心裡十分明白。」

魏康搖搖頭道：「可惜我是一點也不明白。」

小虎子道：「如此，你是要我揭穿你了？」

魏康嘿嘿一笑道：「你已經揭穿了我十多年來不爲人知的身份，又何在乎你多揭穿我一點兒心計？」

小虎子淡淡地笑道：「你倒是很看得開。」

魏康道：「你已經說過，一動上手，手下絕不留情，等會兒，我這條命也許會被你要去了，在這個時候，我還有甚麼看不開的？」

小虎子聲調突然一冷地說道：「魏康，你別想我讓你到外面去動手，給你不敵就跑的機會，你還是認命吧，在這客廳裡放手和我一搏吧！」

魏康的機心雖被小虎子揭穿，但他仍然神情平靜地說道：「哦！原來你是怕我找機會跑掉？」

小虎子冷聲一哼，道：「不錯，否則你何必一定要到外面去動手。」

魏康陰聲一笑道：「羅小虎，你應該明白，我如果不是你的敵手，就可見你一身所學的功力，必定比我强了甚多，那時，我若然想跑，怎能快得過你，我又怎能走得掉呢？」

小虎子道：「你這話雖然是有點道理，你也可能快不過我，但是我判料的如果不錯，目下這楚樓堡中已有不少像阮仲文這種人，到時只要有兩三個人出手，阻擋我，躭擱片刻工夫，你就可以從容逃掉，以後，我再要找你就不容易了。」

魏康目光閃動地說道：「羅小虎，你實在夠精明，夠精細的。」

小虎子道：「謝謝誇奬，對付你這種心機狡詐之人，我不得不精細，不得不防着點兒。」

魏康道：「你可是認爲在這間客廳裡，我就跑不掉了，是不是？」

小虎子道：「不錯，阮仲文在兩個時辰之內絕不會醒過來，我當門而立，你絕對出不了這間客廳。」

魏康道：「我提醒你，這客廳還有窗戶，你當門而立並不見得有用，我要想跑，我可以由窗戶走。」

小虎子淡然一笑道：「謝謝你提醒我，不過，在這間客廳裡不會有人出手攔擋我，你就絕對快不過我。」

魏康道：「我倒有點不相信？」

小虎子道：「我知道你這種人的性情，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你不相信，你現在就可以試試。」

魏康嘿嘿一笑道：「好，我就先試試看？」

話落，脚下突然跨前一步，抬手一掌直拍小虎子的胸膛。

他這一掌根本就是個虛式，掌勢才出，立即返身飛撲向後窗。

可是，小虎子似乎早已料到了他的心意，他返身飛撲中，突見眼前人影一閃，小虎子竟已搶先一步的攔立在後窗前。

魏康心頭不禁一震，身形忽然半轉疾撲右窗。

這一會他施展狡獪，身形看似撲向右窗，但是半途中却突然一個倒翻，直撲左窗。

他變化動作，奇快如電，也出人意外。

然而他仍然沒有逃過小虎子，小虎子竟又搶先一步的擋立在左窗之前。

魏康心頭不禁又是一震，連忙刹住身形，道：「羅小虎，你確實高明得出人意外。」

小虎子冷冷的道：「現在你死了這條心沒有？」

話聲中，突然又閃電抬手，一掌拍向小虎子的心窩。

小虎子兩道濃眉微微一揚，脚下跨前半步，抬手挺掌迎了上去。

雙掌接實，「砰」的一聲激响，魏康立感心頭猛地一震，胸中氣血上湧，竟被震得後退了一大步，小虎子却是身形岳立如山，未晃未動！

這一來，魏康不禁傻了，打心底上泛起了一股寒氣！

現在他算是完全明白了，小虎子一身所學的功力，不但比他高，而且高得甚多甚多，一旦動手，他可能連十招都走不過去！

任憑他魏康心機如何陰險狡詐，此時此際，他心中也不由大起恐慌，魂驚膽凜沒了轍，他暗暗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平抑下胸中上湧的氣血，眼珠轉動，心念電旋間突然飛閃一道靈光，身形一動，閃電般投向默立一旁的楚天南父女撲去。

他心裡暗想，只要能隨便抓住一個，他就算獲得了一道護身符，羅小虎投鼠忌器，便不能奈何他，他也可以仗着這道護身符安全脫身。

不過，這只是他的想法，只是他的如意算盤，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就在他身形一動，閃電飛撲向楚天南父女的同時，小虎子那裡已飛快的抬手點出一指。

小虎子突然一聲冷笑道：「魏康，現在你還有甚麼話說沒有？」

魏康不禁心膽俱戰，默然垂首無語。

小虎子却又接口道：「魏康，我有話問你，希望你能實答。」

魏康突然一抬頭，道：「我實答你問話，你便放過我麼？」

小虎子搖搖頭道：「不！我已經給過你機會，是你自己放棄了，現在你答我問話後，我仍不會放過你。」

魏康道：「如此，我不答。」

小虎子雙眉微微一揚，道：「你可以不答，不過，你得要受得住那分筋錯骨，萬蟻鑽心的痛苦才行。」

魏康臉色駭然一變，道：「你要用那種殘酷手法來對付我？」

小虎子冷冷的說道：「不錯，你不是個值得客氣以仁義相待的人。」

魏康目光閃動的問道：「你想問甚麼？」

小虎子道：「我問甚麼，你答甚麼就可以了。」

魏康默然沉思了刹那，忽然輕聲吁嘆了口氣，說道：「羅小虎，算你狠，你想問甚麼，你問吧！」

小虎子點點頭淡淡的笑了一笑，問道：「十年前的大劫鏢案可是你主謀？」

魏康答道：「不錯。」

楚天南在旁不禁雙目一瞪，鬢髮怒張地道：「四弟，你……」

小虎子抬手朝楚天南一搖，截口道：「堡主且別岔口，請先聽我問下去。」

語聲一頓又起，接問道：「陳劍飛也是同謀，是不是？」

魏康亦答道：「也不錯。」

小虎子道：「你二哥龍吟風也是你派人暗算殺害的，對不對？」

魏康雙目突然一凝，問道：「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情的？」

小虎子淡然一笑道：「這個問題，我要是不告訴你，你一定會死得不瞑目。」

話鋒微微頓了頓，接着說道：「我在美樂園的馬棚裡幹了七個多月替人刷馬看馬的粗活兒，目的就是爲了等你，因爲義父他老人家對我說，你生性好色喜賭，我想『美樂園』的賭與色，既然都是北六省最出色的，除非你不到北方來，否則，絕不會不到『美樂園』這個地方玩玩，同時『美樂園』的東主是誰的問題，也引起我的好奇，於是，我開始暗中偵查，結果我雖然沒有能夠偵查出『美樂園』的東主是誰，但却意外發現了另外一處有一批江湖高手，是屬於『美樂園』的一部份，當我獲知陳劍飛是那個秘密組織的副頭兒，『美樂園』東主是楚堡主，陳劍飛是楚堡主的三弟，而楚堡主又患了氣喘病的，這個情形以後，我心裡起了懷疑，及至替楚堡主診過脈，見到了你魏康之後，我完全明白了，那個秘密組織裡的副頭兒是陳劍飛，正頭兒就是你，你和陳劍飛狠狽爲奸，意圖稱霸武林。」

魏康聽後，臉色頓時變得死灰煞白，嘆了口氣，默然垂首不語，至此，楚天南父女心中完全明白了，父女二人心情全都不禁極爲震動，凜駭無比。

楚香芸氣怒得黛眉高挑，嬌臉含煞！

楚天南只氣得鬢眉顫動，忍無可忍猛地跨前踏出一步，叱喝道：「鄧昌隆，你簡直是個畜牲，不是人。」抬手一揮掌，「叭」的一聲結結實實地摑了魏康一巴掌。

魏康在穴道受制之下，身不能動，無法躲閃，這一掌，打得魏康身軀一個跟蹌，一聲悶哼，口角流血，半邊面立刻腫了起來。

小虎子又沉聲問道：「魏康，你有話說沒有？」

魏康搖搖頭沒有開口，事情都被揭穿了，情勢至此，他還有甚麼好說的。

小虎子也沒有多說甚麼，抬手一指點中了魏康的心脈，魏康身軀一晃，立刻緩緩地倒了下去。

楚天南見狀，神情不由大爲黯然，難過地吁嘆了口氣，他乃是個心腸仁慈之人，魏康雖然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但畢竟是他的金蘭兄弟，他心中怎不爲之黯然難過！

旋而他深深的吸了口氣，雙手抱拳向小虎子一拱，說道：「多謝羅小俠揭穿這段公案，此恩此德實是厚比天高，不過……」

語音微微一頓，又道：「關於『美樂園』方面的問題，老朽此刻功力只怕尚無能力處理，還得煩勞少俠前往代爲處理一切。」

小虎子點點頭，道：「堡主請放心，此事晚輩義不容辭。」

楚天南臉容忽然一正，說道：「老朽另外有件事情想請教，不知當與不當？」

小虎子雙目一眨，問道：「堡主可是想問晚輩的義父，他老人家是那一位？」

楚天南點點頭道：「老朽正是想請教此事。」

小虎子微微一笑，正容道：「他老人家美號武林人稱『萬里飄萍杏林客』！」

楚天南雙目突然一睜，道：「呵！少俠原來是他老人家的傳人，那就難怪一身所學功力才智，俱皆高絕蓋世了。」

小虎子謙虛地笑笑道：「堡主誇獎了，其實我生性笨拙，所學還不到他老人家的七成呢。」

楚天南哈哈一聲大笑道：「少俠別謙虛客氣了，老朽老眼不花，就這樣少俠一身所功力，已足可傲誇當世武林第一了。」

* * *

五天後。

「美樂園」的東家是誰？已再不是個神秘問題了，「美樂園」的總管也換了人，新任總管出人意外地，竟然就是那個曾在馬棚裡替人刷馬看馬幹粗活兒的小虎子。

但是，那位原來的總管事陳劍飛呢？他那裡去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他失踪了！

（全文完）



新派湖海恩怨錄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太監頭陀劍

獨闖分舵救同僚　巧施妙計擒堂主

上文提要：唐郎於約定地點不見卜十二的影踪，遂往附近樹林搜索，林內，他遇上如來佛派來的女殺手陸三十，儘管對方對他的身世及暗號瞭如指掌，唐郎仍然懷疑對方身份，但却不動聲息，與對方分頭搜索，結果，唐郎窺見陸三十在一座土墳外與另一人對話，從他們的談話中，得悉兩人可能是令旗幫中人，待陸三十走後，唐郎上前制服該人，在該人帶領下，救出眞的陸三十……

唐郎見她比陸堂主略高，臉廓及身形則有點相似，不過陸三十看來比陸堂主美多了。「三十妹，你這次是受誰之指使，要與誰合作做生意？」

「當然是如來佛之指使，他要小妹協助十一哥及十二哥，目標是金希凡。」

「咱們之間的聯絡暗記是甚麼？」

「黃蜂爲記，蜂尾才是方向。」

「卅七弟貴姓？十七姐、十八姐又貴姓？」

陸三十答得很流俐，她道：「十一哥，我是如假包換的，如來佛臨行時還告訴我一件秘密，你頸上掛着的一塊碧綠色的玉珮，是十七姐白冰冰臨終時給你的。」

唐郎再無疑問，自楊香主身上搜出鑰匙，打開鐵柵放她出來。陸三十道：「小妹自取芳名漫漫。」

「陸漫漫？」

「陸與路諧音，長路漫漫。」陸三十道：「芬芬是小妹騙那小妖女的，因爲只要她報出名字，同行便知道她是西貝貨，誰知她遇到你，小妹出道時，十一哥已經退出江湖。」

唐郎輕哼一聲：「她也騙不了我！昨夜十二弟是否他被囚在此處？」

「是的，在鄰室。」陸漫漫指指旁邊。唐郎這才發現鐵柵之內還分成三格。「不過十二哥一進來便昏迷不醒，咱們一直未交談過。」

唐郎雙眼目光灼灼地望着她。「妳跟小妖女招供過甚麼，最好對我坦白，否則以後我還會受其害，最低限度對事情之變化，不能作正確之判斷。」

「那小妖女有一種藥，服後使意志不受控制，對方問甚麼，老是要老實告訴她。不過小妹除了告訴她我此行之目的及任務之外，其他方面則用最大之毅力，砌詞推搪，十一哥，小妹沒有騙你。」

「好，咱們上去吧。」唐郎又解開楊香主之穴道，推着他上去。

「壯士，你放走這女子，在下如何向上面交代？」

「放屁，你還想作惡？速速解散逃生去吧，還想再混下去？」

話音剛落，上面忽然傳來篤篤的敲石聲音，唐郎及楊香主均猜到來者必是陸芬芬，楊香主望着唐郎，徵詢其意。

「先將這些人搬開。」唐郎和陸漫漫立即將那十六個漢子搬至甬道上，然後示意楊香主上前，他躲在他身後，準備捉拿陸芬芬。

楊香主將石碑推開一條縫，問道：「誰？何事？」外面無人回應，唐郎推推楊香主，楊香主把石碑全打開，探頭出去，居然不見有人，喃喃自語道：「奇怪，怎地不見有人？」

唐郎低聲問道：「暗號對不對？」楊香主點頭示意暗號沒錯，唐郎把他扯了進去，着陸漫漫看住他，他一躍而出，再躍上土墳，擧目四望，不見

有人，心知已經敗露，沒法再引陸芬芬上釣，不過又不死心，在樹林內走了一遍，始終找不到人，這才返回地下室。

其實那假的陸三十仍藏在樹林內，只是樹葉茂盛，不易被發現，她不敢判定如今這個唐郎便是頭陀，却肯定他不是令旗幫的人。

她找不到唐郎，已暗生不妙之感，返回分舵，敲打石板十餘遍仍未見有人開門，更有提防之心，是以最後一次敲打之後，立即躲藏起來。

唐郎三人在囚牢裡聽不到敲石聲，以為陸芬芬剛到，是以料不到陸芬芬已經悄悄躲起來，那假陸三十非常沉得住氣，仍然不動聲息，躲在樹上，靜觀其變。

過了頓飯工夫，又見石碑打開，自內鑽出兩個人來，第一個是剛才那個漢子，第二個便是陸漫漫，緊接着又冒出十多條大漢，由林後離開，臨走時，唐郎還丟下許多枯草枯枝，最後再拋下火球，只看得假陸三十銀牙幾乎咬碎。

她沉思了一下，便在林內動手易起容來，又換了一套衣服，也悄悄由林後出去，但見唐郎他們已經走遠，她提氣追前。

她自知不是唐郎及陸漫漫之對手，但她目標不在此，而是楊香主！她要懲戒叛徒，也要摸清楚情況。

＊　＊　＊

唐郎他們並無在天水鎮過夜，而只買了乾糧便南下。假陸三十(眞名陸雙桂)不敢追得太貼。至夜裡，唐郎等人鑽進一座樹林，只聽唐郎高聲道：「大家輪流休息，到林外大小解時必須小心。」

陸雙桂躲在林外的一座土崗上，靜候機會。她這人十分沉着機警，難怪深得令旗幫幫主范鐵漢之寵信，她一絲也不急，慢慢啃着乾糧，一對眼睛像獵人一般，盯着樹林，一有機會，她便會撲出去。

夜漸深，林內的嘈雜聲已不復聞，只有「呼呼」之風聲，天上星月黯淡，更不虞被人發現。

陸雙桂結紮停當，自山崗上慢慢爬下來，忽聽林內傳來楊香主之聲音。「他奶奶的，這時候肚子才不舒服。」

又聞有人道：「香主，請你到林外去吧，免得咱們鼻子受罪。」

「老周，你給我當心一點，萬一總舵有人來……」

老周罵道：「你以為總舵的人都是神仙，半天的工夫，他們便知道咱們叛變？又能及時追上來？別自己嚇自己，膽小鬼！」

又聽楊香主乾笑一陣，走出樹林外，四顧張望，陸雙桂連忙伏在草叢後。楊香主猶疑了一下，便在草叢前不遠處蹲下，背對着草叢。

陸雙桂暗喜，忖道：「你這是自尋死路。」她自草叢後慢慢走前，雙眼只瞪着其肩膊，不敢看其臀部。當她自楊香主身後剛舉起手來，不料楊香主倏地一個轉身，一柄雪亮之軟劍已抵在其胸膛上。

變生肘腋，來不及反應，陸雙桂猛吃一驚，只見那人赫然是唐郎喬裝的，他一手提褲，一手握劍，冷冷地道：「你再快，也快不過在下之軟劍，」忽又提高聲音道：「你們都出來。」

只見樹林內走出三個人，一個是陸漫漫，另外兩個是楊香主及老周。

陸雙桂半晌方迸出一句話：「你們以多凌人，不要臉。」

陸漫漫的刀抵在她背後，冷笑一聲，「你無資格說這句話，進林再說。」她押着陸雙桂進林，唐郎這才能空出手來把褲子扣緊。

忽聞陸漫漫在林內傳來輕叱聲，唐郎怕她有失，急忙射進林內。但見陸漫漫正與陸雙桂鬥得激烈，唐郎喝道：「點火把！」

火光一起，方見蔡二胡倒在地上，身上淌着血，楊香主將他扶起，道：「老蔡，怎會如此？」

蔡二胡艱辛地道：「屬下見她進來……她忽然抓住屬下，往陸姑娘推去……」原來他為人膽小，見到陸雙桂有點膽怯，上前跟她打招呼，那陸雙桂正苦無脫身之計，見他上前，便冒險抓住他往後一推。

陸漫漫還想迫問陸雙桂，套點消息，不肯將刀送前，急切間，只好垂刀伸手扶住蔡二胡，但收刀太快，刀刃傷及蔡二胡之大腿，幸好她反應快，推倒蔡二胡，上前攔住陸雙桂。

陸雙桂見逃不掉，只好抽刀迎戰，兩人之刀都比平常的稍短稍窄，不過陸雙桂的刀呈彎狀，刀法十分兇狠，陸漫漫之刀法則比較綿實，速度較慢，她每一招都讓人看得清清楚楚，可是陸雙桂却佔不到便宜。

唐郎在旁看了一陣，低聲道：「你們分開各佔一個方位，不可讓她逃脫，她逃了，你們今後的日子便難過。」這種利害關係，不用他解釋，楊香主他們也知道，是以人人均把兵刃拔出來。

陸雙桂見逃不掉，又驚又怒，刀法更加凶狠，存心要把陸漫漫殺掉，陸漫漫逐漸落於下風，但敗象未呈，唐郎立即踏前一步，道：「三十妹，你且退下，待愚兄來會她。」

陸雙桂罵道：「你們這對狗男女，不顧廉恥，夫妻輪流上陣，姑奶奶死了，做鬼也不放過你倆。」

陸漫漫怒道：「簡直是狗嘴長不出象牙，只我一個便能收拾你。」

「哈哈，別讓夜風吹閃了舌頭。」

唐郎軟劍倏地刺出，自兩把刀中刺過，手腕一抖，劍刃呈弧形，劍尖指向陸雙桂的臉龐。

陸雙桂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唐郎道：「三十妹退開。」他半轉身子，

第二劍又再刺出，將陸雙桂罩住，他未待招式使老，新招又生，一口氣攻了七劍，陸雙桂苦於防守，無力反攻。

陸漫漫在旁觀戰，忖道：「都說十一哥是咱們黃蜂殺手中，至今為止最出色之一個，果然不虛，他出劍快而不亂，輕重有緻，單這份功力，已無人能及。」

陸雙桂邊鬥邊破口大罵，唐郎不吭一聲，鬥了二十多招，但聞「嗤」地一聲響，陸雙桂胸襟已破裂，露出裡面之肚兜來。

陸雙桂羞怒交集，忽然一手扯下肚兜，叫道：「你想看，姑奶奶便讓你看個夠。」

唐郎目不斜視，攻勢更猛，「刷」地一聲響，劍鋒長捲，已在她雪白的香肩上添了一道血痕。

陸雙桂似潑婦般，把上衣扯下，道：「你有種的便殺了我吧。」居然住手不動。

唐郎劍尖離她喉頭三寸，陸雙桂垂刀提着上衣，踏前一步。「你殺了姑奶奶吧。」

唐郎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陸雙桂再上前，唐郎喝道：「你眞要尋死，唐爺只好成全你。」話音未落，忽見陸雙桂左手上衣一抖一揚，裡面忽然飄出一股白茫茫的烟霧來，烟霧中金光閃閃，挾着嗤嗤的聲響。

這一着，大出旁人之意料，但唐郎早已閉住呼吸，左掌發出掌風，右手軟劍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之劍網，與此同時，陸雙桂嬌軀突然往後彈飛。

唐郎再發一掌，將烟霧捲飛，人即緩緩上前。但陸漫漫人已飛出，凌空揮刀攔截。

「臭婊子讓開！」陸雙桂雙眼似欲噴火，左手上衣再度一抖，陸漫漫未等烟霧飛出，急急躍開。

陸雙桂衣裡已無乾坤，見她退，便向楊香主的方向飛過，可是她凌空之時，猛覺後背一陣疼痛，眞氣一洩，登時跌落地上。

原來唐郎見她將逃脫，來不及攔截，便拾起一塊石頭拋之，當陸雙桂自地上起上來時，唐郎已經趕至，冷冷地問道：「你還有甚麼技倆？」

陸雙桂赤着上身，因垂首而看到自己適才為了活命，不顧一切而脫衣，此際在衆人目光灼灼之下，倏感羞愧，抽抽泣泣地哭道：「你要殺便殺，何需多言！」

唐郎語氣依然不帶一絲感情，「把刀放下，站起來！」陸雙桂依言站了起來，唐郎自包袱裡抽出一件僧衣，讓她披上，然後又道：「某如今要封你穴道，你若反抗，休怪劍下無情。」

陸雙桂委屈地道：「我只後悔今午為何不在飯中下毒。」陸漫漫却趁此時走到她背後，封住其麻穴，陸雙桂嘴巴能說話，四肢却不能動彈。

「你以為在飯中下毒，我會上當？我早已懷疑你！」

「我還有一件事不明白，我自信做得很好，而你又從未見過陸三十，因何會懷疑？」

「這個告訴你也沒用。」唐郎沉聲道：「廢話少說，如今我問一件事，你答一件事，若不老實，自有苦頭給你吃。」

陸雙桂低聲道：「那又得掂量過，難道你問我跟幾個男人睡過，我也要答你不成？」

唐郎依然不生氣，陸漫漫已斥道：「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十一哥不是這種人。」

「哼，小賤人你吃醋了？告訴你，姑奶奶比你還早認識十一哥，你想跟我爭還早着哩。」陸雙桂拍拍胸脯。「我敢在心上人臉前袒露，你肯犧牲麼？」

陸漫漫氣得手指發白，叱道：「眞是無恥！」

「早知道姑奶奶昨夜應該餵你服春藥，教你嫁給卜十二，你今日便不會嘴硬。」

唐郎知道她是故意的，沉住氣道：「三十妹你退開，不必跟她胡纏，小妖女，我且問你，你們將卜十二運去何處？」

「運去總舵！敝幫總舵在大名府元城。」

她這般合作，唐郎反而有點奇怪，但仍不動聲息，續問：「運去總舵，有目的？」

陸雙桂道：「這是幫主的命令，咱們無權過問。」

「貴幫幫主是誰？」

「他是『鐵沙掌』范鐵漢。」

「你加入令旗幫多久了？」

「姑奶奶十七歲加入，如今已二十歲，足足三年。」

「職居何堂堂主？」

「我這個堂主，有如朝廷之巡撫，可到處巡視，便宜行事。」

唐郎沉吟一下，續問：「人人均說令旗幫的消息十分靈通，原因何在？」

「理由很簡單，咱們有人在朝內當官，朝廷的消息自然靈通，在江湖上有十二處分舵，又以飛鴿聯絡，是以傳遞消息比人快。」陸雙桂道：「你還有甚麼事要問，即管問，姑奶奶知無不言。」

唐郎一時間想不出，陸漫漫已問道：「你因何認得我？擄我又有何作用？」

陸雙桂閉起雙眼，「除了十一哥之外，其他人的話，姑奶奶只當作放屁，一概不答。」

唐郎揮手止住陸漫漫，溫聲再問一遍，陸雙桂眉開眼笑地道：「我只能告訴你們，咱們早有線報，說眞定府來了幾名殺手，敝幫很想知道你們的目的，因此早已派了不少人在城內打探，終於發現住在太平客棧內的兩個

男子有可疑之處，便日夕監視。」

說至此，她喘了一口氣，續道：「那小賤人突然出現，拋了一張紙進房，姑奶奶偷偷取之，待她第二次去的時候，便下手收拾了她，再另外寫一張紙拋進去。」

唐郎沉聲問道：「如此說來，我看到的那張紙是你寫的了？」

陸雙桂得意洋洋地道：「正是姑奶奶之大作！你們每晚出外吃飯，一去便一個時辰，要做點手腳還不容易！」一頓又問：「你可知姑奶奶因何要你們去大內麼？」

「正想請教。」

「只要你們去京師，便必會走那條路，只要咱們在那條路上等候，卜十二還不是囊中物？」

唐郎道：「你的答案，未盡如意。」

「咱們有把握制服卜十二，若加上你便無把握，且會打草驚蛇，先捉了卜十二再對付你，便比較容易了，但對付你只宜智取！對付卜十二，咱們已有三個人受了傷，是小妹提議以智取的，並拍胸脯一力承擔，可惜……」

「可惜你的技倆騙不了我。」唐郎問道：「貴幫也要取我性命麼？」

「敝幫只想要你，沒說要殺你，不過，假如你被捉之後，能否保得住性命，也有疑問。」陸雙桂道：「這些年來，有不少人僱你們殺人，難免也有人要殺你們，世上本是公道的。」

「有人僱你們殺咱們？」唐郎雙眼射出迫人之厲光。「快說是誰？你們令旗幫也做這種生意？」

陸雙桂道：「有件事小妹要預先告訴你，本幫的大事，我們所知有限，我指的是內情。」

「難道一切只有范鐵漢一人知道？」唐郎冷笑道：「天下間尚未有這種幫會，再沉默孤獨的人，當他有大事待決時，也會找一兩個認為可靠的人商量。」

「你說得沒錯，但小妹尚未有這個資格，因為堂主之上，尚有正副總堂主，再上還有副幫主、護法等等，咱們只能執行命令，不能問原因，再下一級如香主的，就更加甚麼也不知道了。」陸雙桂悠悠地道：「也因為如此，姑奶奶方會大方地答應你知無不言。」

唐郎道：「不過我仍知道，你在某些地方有了隱瞞，暫時且不與你計較，明天你便帶咱們去大名府，向范鐵漢要人。」

陸雙桂道：「你想以我來交換卜十二？」

「不錯，只要他肯放人，唐某也不會與貴幫為敵。」

陸雙桂嘆息道：「那你肯定會失敗，小妹在總幫主心目中，根本沒有地位。」她話剛說畢，唐郎已一指封了其暈穴。

陸漫漫緩緩走上前，低聲道：「這小妖女不易對付，她說的話不能作準。」

「愚兄自有主張，三十妹放心，不過路上可得小心防範。」

「十一哥，如今咱們怎辦？」

唐郎回首道：「楊香主，你們趁早逃跑吧，最好跑到江南隱居，令旗幫勢力雖大，但料他們尚未伸至江南地界，諸位好自為之。」

當下楊香主等人不敢逗留，收拾了一下，便與唐郎、陸漫漫揮手而別，臨行時，楊香主又提醒唐郎繳了陸雙桂的腰牌和令旗，說不定能用得上。

唐郎恐陸漫漫點穴功夫不太內行，又在陸雙桂身上補了一指，轉頭道：「三十妹，咱們先休息一下再上路。」當下兩人一前一後圍住陸雙桂，盤膝運功調息。

* * *

陽光自樹葉縫隙中射了下來，刺痛了陸雙桂的眼睛，她緩緩睜開雙眼，只見唐郎和陸漫漫正在吃乾糧，她動一下身子，發現雙腳能動，上肢仍不能動彈。唐郎道：「上道吧。」

陸雙桂自地上跳了起來，她雙腳雖能動彈，但雙臂不能夠動分毫，大大影響了輕功，唐郎不怕她能逃跑，是以任她在前走。

陸雙桂又怒又羞，故意慢慢走。

唐郎道：「你最好走快一點，免得多受苦。」

「姑奶奶未吃東西，那有氣力走路？」陸雙桂悠悠地道：「可惜姑奶奶雙臂不能動彈，還得勞煩十一哥親手餵我。」

唐郎道：「三十妹，你把她的外衣解開，看她還走不走，不走的話，便抱她入城，再買匹馬，讓她坐在……」

他話未說畢，陸雙桂已破口大罵起來：「唐郎，你這缺德的惡魔，死後必下十八層地獄……」她罵歸罵，可是雙腳却不由自主地加快移動。

唐郎的語氣依然十分平靜。「你再罵人，便要封你之啞穴了。」陸雙桂只得恨恨地閉上嘴巴。

三人一口氣走了半天，至午後才到一座叫奕城的小城。陸雙桂喚道：「你倆不吃飯，姑奶奶可得要吃，而且也得找個地方解決內急。」

唐郎自然不加反對，三人進城找了家飯館，陸漫漫押陸雙桂去茅廁，返回食堂，又封了她雙腿的穴道，再解開她雙臂的穴道。「姑奶奶要吃油炸春鷄、糖酸排骨、紅燒魚。」

唐郎點了五菜一湯，外加饅頭和麵食，擺滿了一桌，然後冷冷地道：「咱們肯定會讓你吃飽，但你最好老老實實，別耍花招。」

三人吃飽飯，唐郎看着陸雙桂，着陸漫漫去買馬匹。陸雙桂見陸漫漫離開，低聲道：「十一哥，小妹要去茅坑，你說該怎辦？」

唐郎微微一笑，道：「我有辦

法。」他一指又封了陸雙桂的啞穴和痲穴。「忍一忍吧，待三十妹回來再說。」陸雙桂雙眼噴火，恨不得把唐郎吃掉，但唐郎却似無事人般，吩咐小二送上香茗，慢慢品嚐，一點也不急。

五年的時光不算短，唐郎重出江湖雖然有點陌生，但人却更成熟，做事更乾淨俐落。陸雙桂對着他，實有技窮之感。

過了好一陣，陸漫漫才回來，道：「此處馬匹不多，挑了很久才找到兩匹較好的，還得向人買鞍鐙。」

唐郎解開陸雙桂之穴道，問道：「還要去茅廁麼？」

陸雙桂高聲道：「當然要，還要去兩次，唐郎，我告訴你，你不買兩套乾淨的衣服給我，姑奶奶沿途一定與你作對。」

唐郎道：「放心，咱們也要買。」當下結賬出店，又着陸漫漫去成衣店買了幾套衣服，然後上路。

一路上，唐郎又問了許多有關令旗幫的情況，陸雙桂仍然表現得很合作，有問必答，她越是如此，唐郎和陸漫漫越是生疑，不知那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

這天已至大名府地界，二更時分，陸漫漫去敲唐郎的門。唐郎知她必有事要與自己商量，乃讓她進內。

「十一哥，那陸雙桂十分奸詐狡猾，咱們此行看來不能直接去令旗幫要人。」

唐郎沉吟道：「愚兄也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但如果不用那小妖女跟他們換十二弟，又想不到良策。」

「小妹說句不吉利的話，說不定他們已把十二哥殺了，咱們帶那小妖女去令旗幫，等於自投羅網，除非她在范鐵漢心目中很重要，方有迴旋餘地。」

唐郎忽然問道：「你是否有將咱們的消息傳出去？」

「沿途上都留了暗記，也標明咱們的目的地。」

唐郎再問一句：「你肯定如來佛必會知道？」

「小妹臨行時，他對小妹說，他會傾全力做好這件事，是以派了許多人，有的是負責聯絡、有的負責打探消息、有的則在必要時協助咱們。」陸漫漫道：「小妹跟了他這許多年，從未見過他這般隆重其事的，還說幹掉金希凡，對所有的人都有好處。」

唐郎點點頭，他知道如來佛的心意，却不便告訴她。「依你這樣說，他必然收到咱們的消息，但你是否有發現那小妖女也放消息出去？」

「這倒沒有。」陸漫漫道：「小妹過來時，先封了她的睡穴，再將她塞在床底下，穩當得很。」

唐郎剛點點頭，忽然臉色一變，低聲道：「你且坐在此處。」他站到墻前，貼耳聽了一下，口中又發出哈哈笑道：「三十妹，你不用擔心，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邊說又邊向陸漫漫打眼色。

陸漫漫有點會意，應道：「有十一哥這句話，小妹便寬心不少。」

唐郎輕輕推開窗子，低聲道：「有人承虛潛進你房內，你且留在這裡，我出去看看。」他輕輕躍出窗外，伏在一盆花樹後面，陸漫漫十分乖巧，忙把窗子掩上。

過了一會，陸漫漫房內的窗子倏地打開，一個幪面漢子探頭向外看了幾眼，不見有人，便跳出窗外，回身將窗子關上。

他再回頭張望了一下，竄前一步，越墻而去。唐郎隨之躍上屋頂，見那漢子至大街後，轉進一條小巷，唐郎自屋頂上跳躍，幾個起落，已追近對方。

只見那漢子至一棟小宅外，回頭望了幾眼，又越墻躍進去，這一切都看在唐郎眼中，他輕輕飛身躍過去，伏在那小宅上面，將耳朵貼在瓦上凝神靜聽。

但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問道：「雄兒，陸堂主怎樣說？為何不救她出來？」

「陸堂主說她暫時沒有危險，寧願留在那裡，可以打探更多的消息！嗯，那兩個殺手準備以陸堂主來交換那姓卜的。」

蒼老聲音沉吟道：「陸堂主一向機智善變，為父素來佩服，但那兩個殺手到底不是省油燈，在他們手中，始終危險。」

「但孩兒苦勸，她也不肯，說她自有辦法能夠生擒唐郎，孩兒臨走時，她還要孩兒重新封住其暈穴。」

唐郎在屋頂上聽得分明，心中暗暗冷笑。「早知小妖女不是好貨，但想活擒唐某，她還未夠道行。」

蒼老聲音續傳上來：「雄兒，不管如何！你得先把消息傳給總舵，嗯，那小妖精為何甘願冒險？」想不到陸雙桂的同黨也稱她妖精。

他兒子輕吟道：「陸堂主向來好勝，事實上近年來，她亦立了不少奇功，否則又怎會如此得到寵信，孩兒聽人說她還讓幫主幸過，難怪她平日眼高於頂，她要冒險，還不是為了立功？這妮子野心很大，她覬覦總堂主的職位，哼，若讓她當了總堂主，下面的人又怎會信服？」

「這幾年，敝幫發展迅速穩健，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團結，而且對幫主敬佩有加，人人均肯賣命……不過一個男人若太過迷戀一個女人，多數會為那女人而做出不應該做的事來，如此則非本幫之福。」

「爹，你管那許多作甚，反正咱們每年均有錢賺就行，能混得了多久，便算多久。」

那老的長嘆一聲：「為父說這席話是提醒你，日後對她可得恭敬一點，還有，你明日一早親自跑一趟總舵，

把情況告訴幫主，萬一有事，咱們也可脫掉關係，表面上還可以討好幫主及那小妖精。」

「好，孩兒明日便跑一趟。」

「最好早點出發，免得落在對方之後。」

「好，孩兒天一亮便上路。」

「路上小心一點，即使敝幫子弟問起，也不得說出眞相，爲父今寫封信讓你捎去，必須面呈幫主。」

唐郎聽至此，知道再聽下去也沒有作用，便返回客棧。陸漫漫見他回來，方放下一顆心：「十一哥，你爲何去了這許久？」

唐郎這才把話轉告陸漫漫：「稍後愚兄再去那裡等候那斯，一定要將他截住。因恐你擔心，是以先回來告訴妳一聲，三十妹，你先回房，看住陸雙桂，不可解開她之穴道，以防萬一。」

唐郎言畢，又重新至那小宅外面，匿在對面屋頂上。過了半個更次，只見小宅大門「呀」地一聲打開，走出一個二十五六歲、揹着包袱的青衣青年來。

一個頭髮灰白的老漢送至門口，再三叮嚀才關上大門。青衣青年洒開大步，往城南走去。此時路上無人，不虞被他走脫，唐郎不慌不忙地跟着，至離城四百里遠才快步追去。

青衣青年忽聞背後有聲响，回頭一望，見唐郎追上來，大吃一驚，忽忙拔腿飛逃，但他又怎快得過唐郎？幾個起落，已讓唐郎追上，但聞背後傳來一聲猛喝：「看劍！」

青衣青年大驚失色，想也不想，連忙向旁挪開，眼前一花，唐郎已攔在他身前，手上根本沒有拿劍，他色厲內荏地喝道：「大膽强盜，竟敢攔途搶劫，本少爺可不怕你。」

唐郎冷冷地道：「我是不是强盜，你心中比誰都清楚，何必說廢話？先報上名來。」

青衣青年想了一下，方答道：「少爺江尙雄，與你河水不犯井水，因何攔路？」

「老實告訴你，你一進陸雙桂房內，我便已發現你，一直跟踪至府上，再靜候你出來，你還是乖乖答我幾句話吧，某亦不願意多殺生。」

江尙雄臉色青白，半晌方囁嚅地道：「你想問什麼？少爺可未必知道。」

「陸雙桂跟你說些什麼？」

「你若一直跟着少爺，一切均已知悉，何必再問。」

「答得好，請江少爺跟我回城去。」

江尙雄「刷」地把刀拔了出來，厲聲問道：「隨你回城作甚麼？」

「難道某該讓你去令旗幫總舵通風報訊？」

話音未落，江尙雄已大叫一聲，揮刀向唐郎斬去。

「米粒之珠也放光芒，今某便空手接你幾招。」

不料江尙雄武功居然不弱，揮刀攻了幾招，未能得手，又抽出一杆判管筆來，左筆右刀，增强攻勢。「想不到還有兩下子，但想殺某，還差一點火候。」他展開空手入白刃之功夫，在筆網刀光之中穿插進退。

唐郎向來以劍取勝，空手入白刃之功夫是歸隱之後方練習的，因此開始時尙有呆滯及生硬，引致江尙雄帶來了希望。「原來此斯浪得虛名。」當下猛吸一口氣，加强進攻。

兩人鬥了五六十招，唐郎開始摸到對方招式之變化，應付逐漸輕鬆，也可以反攻，再過五六十招，已成平分春色之局，江尙雄暗暗心驚。

唐郎却心生佩服：「這斯年紀不大，便有此功力，未知其父是什麼人物，令旗幫竟能羅網這等高手，當眞不能輕侮。」

又過了數十招，唐郎已大佔上風，問道：「令尊是誰？」

「家父是江長風，人稱『一筆判生死』！」

「哦，唐某早聞其名，他向來淡泊名利，不大管江湖上之事，因何會加入令旗幫？他在貴幫擔何職位？」

「護法！」江尙雄道：「以閣下之能若肯加入敝幫，亦可謀得一個護法席位。」

唐郎道：「唐某無意江湖，亦無意與貴幫爲敵，只要貴幫放了十二，今後仍可爲友。」

江尙雄道：「這種大事，在下只是一名香主，無法決定，你若眞有此心，大可隨我去見幫主，也許幫主會答應你之要求。」

他話未說畢，唐郎已一拳擊在其右手腕上，痛得他五指散開，鋼刀「噹郎」的一聲，跌落地上，唐郎一脚將它踢飛。

江尙雄只剩一枝判官筆，更顯得力不從心，只過七招，唐郎覷得眞切，右手一落，握住其筆杆，左掌挾風急印而出。

江尙雄自忖內力不如對方，不敢硬拚，棄筆而退。唐郎道：「你還是乖乖受制吧。」江尙雄長嘆一聲，坐在地上。

* * *

唐郎還是一個人返回客棧，時天色剛亮。陸漫漫見到他，訝然問道：「那斯逃脫了？」

「不，已被我制服，咱們趕快上路，你到城南等我，帶上陸雙桂。」唐郎言畢又匆匆離開。

陸漫漫抱着陸雙桂上馬，又拉着唐郎的坐騎，出了南城門，再走了兩三里路，方停在路旁等候。陸雙桂故意氣她，「姓陸的，十一哥不要你了，你別自作多情，上路吧！」

陸漫漫隨手封了其啞穴，過了一陣，方見唐郎帶着一名將近六十歲的

老漢快步走過來。那老漢精神健旺，步履輕捷沉穩，一望即知是練家子。

那老頭一至即問：「我兒子在何處？」陸雙桂望着他，一對大眼睛不斷地眨着，江長風也不知是否慚愧，連看也不看她一眼。

唐郎順手封了陸雙桂的穴道，道：「令郎在前面。」當下四人兩馬又走了里許。此時官道兩旁有許多樹木，唐郎飛身躍上一棵大樹，抱了一個人下來，可不正是江尙雄？

江長風沉聲道：「姓唐的，老夫只此一個兒子，你有什麼條件？」

唐郎道：「江老英雄，在下久聞大名，素聞老英雄淡泊名利，却不知爲何會加入令旗幫，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江長風道：「老夫加入令旗幫自有道理，而且老夫從未退出過江湖。況令旗幫並非邪惡組織，老夫掛個護法的虛名，每月領點糧餉，以解溫飽之難，也不爲過。」

唐郎冷笑道：「你這護法，不是虛掛的吧？在下且問你，陸雙桂到底是什麼人物？」

「這妮子十分神秘，小小年紀便加入敝幫，而且很快便替本幫立了大功，是以只加入敝幫半年，便升爲香主，越一年，又升爲堂主，令人側目。」

江長風侃侃而談：「老實說，老夫對她也很感興趣，依你之見，她的武功到底有多深？」

「她與令郎只在伯仲之間，但膽色過人、見識過人，而且詭計多端。不過面對老江湖，她亦無所施其技。」

「你說這句話，老夫完全相信，廢話不說，閣下擄了小兒，意欲所爲？」

唐郎嘆息道：「我實不願多殺生，亦不願多樹敵，奈何貴幫先劫了敝友，你教在下怎辦？」

江長風雙眉一軒，反問：「如此說來，閣下是欲以犬子來交換貴友？」

「正是，錯非如此，還有什麼不傷和氣的做法？」

「老夫要告訴你一件事，敝幫主外柔內剛，他決定了的事，不輕易改變，大事也不會改變，而且……說得難聽一點，他實有點爲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之作風，假使他認爲貴友必殺之而後快，就算拿他老婆作脅，他亦未必會答應，遑論犬子了。」

江長風說至此，微微一頓，續道：「萬一犬子有所損傷，江某必定與你沒完沒了，須知老夫只此一子，爲了香燈，老夫寧願不要命。」

唐郎反問：「假如唐某如今便放了令郎，又有何好處？」

江長風沉吟道：「你要多少銀子？」

「銀子對某來說，已完全沒有意義，某只望你助我救回敝友，如此便可了。」

江長風臉色一變，厲聲道：「閣下這不是爲難我麼？老夫助你與本幫爲敵，令旗幫今後會放過老夫父子？」

「在下費了不少勁，方擒下令郎，總不能就此雙手奉回，讓你去通風報訊。」唐郎心頭一動，問道：「江長風，你怎知道陸雙桂落在某手中？」

「是上一個聯絡站以飛鴿傳書通知老夫的，相信是陸堂主放出消息的。」

江長風灰眉一軒，道：「老夫從此退出江湖，閣下肯放人麼？」

唐郎不答再問：「老英雄可知范鐵漢因何要擒卜十二？你還知道什麼與此有關的事？」

「老夫不知道，老夫雖然掛名護法，但一年走不了三四趟總舵，幫內的大事，即使長駐總舵，亦未必能知道底細，何況像老夫這種閒雲野鶴。」

唐郎沉吟了一陣，忽然長長一嘆，道：「看來唐某是白費功夫了。」他忽然拍開江尙雄之穴道，又道：「去罷去罷，各有立場，在下也不爲難你們，老英雄，你也不必爲此而退出江湖。」

江長風臉色一變，抱拳道：「唐兄弟之大恩大德，老漢父子沒齒難忘，無以爲報，只能向你保証，老漢父子絕不會通風報訊。」

江尙雄搥胸道：「但假如陸堂主回去，咱父子便……」

他話未說畢，江長風已斥道：「雄兒，不可胡言亂語。」他再度抱拳道：「唐兄弟，祝你心想事成，後會有期。」言畢，拉着兒子向奕城跑去。

陸漫漫問道：「十一哥，你爲何放了他？」

唐郎雙眼望着他倆的背影，喃喃地道：「愚兄也不知有沒有效，我在跟自己賭，希望江長風會暗中協助咱們，倒勝過威迫他。」

* * *

由奕城去元城並不太遠，再往南走，唐郎的一舉一動，令旗幫肯定能瞭如指掌，唯一出現的空隙，就在奕城這一段，因爲江長風素來重諾，應不會食言，改以飛鴿傳書通知總舵。

因此唐郎決定「失踪」，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陸漫漫，陸漫漫心中暗暗佩服，嘴上一個勁地讚成。當下兩人帶着陸雙桂向西馳去。

到了一座小村，兩人假扮夫婦去借宿，陸漫漫給了屋主人一錠銀子，道：「舍妹在路上染恙，可能要在此住幾天，恐要打擾了。」

屋主人見錢眼開，隨口道：「那間房子反正空着，隨你們住一頭半個月也行。」

唐郎安頓下來後，立即易起容來，然後重返奕城，好不容易才買了一輛有篷的馬車，然後再買了些乾糧之類的食物，最後才回小村。

次日一早，便帶着陸漫漫和陸雙桂上路，唐郎權充車夫，一路西行，走了十來里路方折向南行，這條路線是爲了避開令旗幫的耳目。

果然一路上無驚無險，點塵不驚



上文提要：鳩盤婆雖然被白蓮教偷襲，始終獲勝，斬人無數，正在找尋艾芙，而老神仙亦和妖眼一齊出現，鳩盤婆再見艾芙，抱在懷內，老神仙從旁演道，阻止殺戮四媟嫦、聖母，却因那劉福通、韓山童擁有數十萬抗元之師，守衛了黃河，阻遏元兵南下，而鳩盤婆亦知唇亡齒寒之理，師兄妹談道甚歡。秦娥往故宮找到江虹和文匡宋，悲喜交集……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　飛・圖

一代天嬌

惡郡主半途截擊　文相公顯露玄功

「任何玄奇詭絕的武功，艾芙莫不是一學便會。」文匡宋道。

「而且一學便精。」江虹道。

「而且，」文匡宋說：「因爲她自幼便聚儒、釋、道三派的精義，故爾能自然貫通融會，因而能青出於藍，有所發揚。」

沒有比讚揚艾芙、說艾芙、談論艾芙，更令她快樂高興的事了，勝過她們自己被讚揚。只不過文匡宋沒有把該從妖眼身上想到，從秦娥武功上體會到的說出，因爲江姑娘雖然可愛，但永永遠遠，也不會是艾芙，也遠遠不及艾芙聰明絕頂，甚至，連他自己也在迷惑，也不解的，又如何能說出來。無招勝有招，以往以爲匪夷所思的，而今，他却從妖眼身上見到了。

沒有再比讚美艾芙，令她們更快樂的了，但也沒有比讚美艾芙，令她更失落的了，一種無名的哀愁，也隨之湧上心頭，他更感到，艾芙和她，相距會越更遙遠了。以往，當他暗中相助時，那種越想親近的感覺，已消失無踪。

只有江虹，才是全心全意，爲艾芙的仙緣遇合而欣喜莫名，唯一令她不樂的是：一月之期，一月之後才能見到姊姊，一月的時間，多長啊。

既然艾芙已不在長安，還有甚麼留戀的。當眞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鄉，何況長安不好，廢棄的皇城中，有那麼多無頭的恐怖屍。

從一點來說，他們倒眞是心意相通的。

「這是那裡啊？」

「這是咸陽。」文匡宋說：「當年楚漢相爭時，那西楚霸王與漢高祖劉邦相約，先入咸陽爲皇上的咸陽。」

但他們可不入咸陽，不是不要做皇上，而是這西來的路，正是他們思念的人剛走過的，正在前頭。

「若是艾芙西去的路上有停留，也許就能見上一面。」

一般心思，不用言宣，不約而同，急急追趕。

那文匡宋不時停下步來等候，江虹仍追得上氣不接下氣，西斜的太陽，把他們的影子拖得長長的，江虹在後，可不是又失去了文匡宋的影兒。其實，她張大了口喘，也叫不出來。

文匡宋又停下來等候了，江虹的眼也模糊了，因爲汗流滿面，待得追上，才發現文匡宋站在城門口邊。

原來已來到一座城池。

「這是那裡啊？」

「周至。」

江虹大口喘氣，只見城北流水滔滔，原來已到了周至古城，城在渭水河邊。

「難道……我們……不追了。」

她終於說出心意來了。文匡宋黯然嘆了口氣，茫然地望着渭水彼岸，

地繞過元城，再繼續南下六七里，然後東行再折北，由南城門入城。

守城的士兵見陸雙桂臉色青白，不言不動，正想詢問，陸漫漫已搶先道：「舍妹因患了病，是以進城找大夫。」守城的士兵怕被傳染，趕緊放行。

三人找了一家叫靜安的客棧住下，唐郎立即去大南街。那街旺中帶靜，附近的宅子也頗大，看來住在此的人非富即貴，十八號是座巨宅，而且門簷上那對燈籠，的確是寫着冷府兩個字。

大門外沒人把守，大門緊閉，看不出什麼來，但唐郎憑感覺，認爲楊香主不會騙自己，當下由城北出去，他一路物色人選，最後終於讓他找到一個乞丐，乃取出一封信來，道：「請替我送這封信去大南街十八號冷府，他們還會付你同樣的酬勞。」言畢，塞了一塊碎銀給那乞丐。

乞丐當眞有如在地上撿到一個大元寶般高興，滿口應允，拿着信便匆匆去了。

唐郎匆匆略改一下面貌，也悄悄回城，至大南街附近，躍上一棟屋頂，伏在屋脊後偷窺。俄頃，即見那乞丐垂頭喪氣地自巨宅裡出來。

冷府大門仍然緊閉，唐郎心頭一動，連忙跳下來，繞路跑至另一邊，果見角門打開，自內走出七八個家丁模樣的壯漢。

唐郎連忙回店，又悄悄駕車由南城門出去。他與陸漫漫在城郊賃了一所房子安置陸雙桂。陸漫漫至此方有機會問唐郎。「十一哥，他們有何反應？」

唐郎乃將適才所見到的說了一遍。「不必擔心，他們只會在城內搜查，絕不會查到城外來。」

「你說范鐵漢會否答應咱們換人之條件？」

「如今尚難估計，他答應那就最好，若不答應，尚有應付之法。」唐郎嚴肅地道：「三十妹，這兩天愚兄會進城打探消息，但你須留在此看守陸雙桂。」

陸漫漫忙道：「十一哥，小妹一定好好地看住陸雙桂，但你千萬別冒險。」

唐郎笑而安慰她：「放心，愚兄不會做無把握之事。」當下唐郎又告訴陸漫漫，假如他不回靜安客棧，便會住在附近之悅興盛大客棧，必要時可留消息。

唐郎回城後，先到悅興盛租賃了一間上房，預付了三天房錢，然後又回靜安客棧。他問小二：「剛才有人來找過我麼？」

「回官客，無人找你。」

唐郎故意道：「剛才我在街上聽人說，似乎有一位什麼大戶之家，到各處客棧查看花名冊，是何原因？」

小二道：「哦，那是冷府有人裡通外城，事敗之後，冷老爺派人到客棧裡查花名冊，看看其同黨是否還在城內。」

唐郎自然知道冷府葫蘆裡賣什麼藥，故意問道：「冷老爺是當官的？」

不料小二答道：「冷老爺不是當官的，但他有親戚在朝廷內當官，聽說官位還眞不小，加上冷老爺有錢有勢，本城上下，無不畏懼他幾分。」

「哦哦，原來如此，但不知冷老爺叫什麼名字？他家中養了許多門客麼？」

小二十分健談，在唐郎目光的示意下，閃進房內，唐郎忙塞了一塊碎銀給他。「打擾您太久，不好意思，這個給你孩子買糖果吃。」

小二邊推辭，邊將銀子塞進懷內。「那冷老爺下面養了許多人，都是武功高强之輩，元城內無人敢正視他，聽說他跟一個什麼幫會的有關係，比官府還威風，客官，您爲何問此？是跟他有仇？」

唐郎笑道：「在下那有這個資格？跟大人物結仇，還沒有兩下子哩。我只是好奇而已，我這人無甚喜好，就喜聽些稀奇古怪的事，小二哥，依你這樣說，那冷老爺還眞不簡單哪。」

「當然不簡單，他家本就有錢有勢，在元城內就有超過十多間店子，還有土地艮田，不計其數。」

唐郎故意裝出一副包打聽之神情，問道：「冷老爺有多大年紀？叫什麼名字？他跟那個幫會有來路？」

小二道：「冷老爺喚冷逢春，今年四十六七的模樣，至於他跟那個幫會有交情，小的便不知道了。」

「此人深居簡出吧？」

「那倒未必，他在城內人面廣，說眞的，城內有什麼大事，誰不請他出面？有錢人那個做生日嫁娶的，敢不請他？」小二有問必答：「不過他每次出外，必有幾名保鏢跟着他。」

唐郎再問最後一個問題：「冷老爺學過武沒有？」

「有有，而且聽說十分厲害，不過城內幾乎無人見過他親自出手。老實說，只要有點風吹草動的，他那些保鏢還不出手收拾麼？」

唐郎連忙謝了他一番，小二見好收帆，告辭出去，唐郎躺在床上思索。至晚飯時刻，唐郎便出去，臨走時，他對那小二道：「小二哥，在下去找個朋友，如果找到，今夜大概不會回來睡覺了。」

他在城內閒逛，忽見大東街上有座巨宅，正在張燈結彩，似乎要辦喜事，唐郎心頭一動，便進了斜對面那家飯館吃飯。

他點了菜之後，又將小二喚住：「小二哥，借問一句，對面那座巨宅是什麼人住的？怎地這時候結彩張燈的？」

（未完・四）

道：「不用了，你看已是日落西山，我也曾打聽，全無艾姑娘等一行人的踪跡。」

那渭水平原乃是富庶之區，人煙稠密，大道上多有行人。原來他不僅是不時停下步來等候，也在向行人打聽，他也終於說出心意來了。

兩人不約而同，同聲嘆了口氣。

文匡宋又道：「再說，追上又如何，我們有遇合，却無仙緣，艾姑娘也不會跟我們回去，只能夠看上她一眼罷了。」

江虹感到心上有些兒酸酸的，她豈不知文匡宋爲艾芙捨死忘生，一往情深，但誰又不愛艾芙呢？即使她，甚至妖眼那個妖精。

兩人眞是又餓更渴，進城落了店，只聽店中人議論紛紛，雖然多是交頭接耳，但也有大聲一點的。兩人終於聽明白了，原來說的是逍遙宮。

那周至相距太白山不遠，提起逍遙宮，那渭水平原一帶的居民，其實敬多於畏，除了家有小媳婦，大姑娘，尤其是有姿色的，才提心吊膽，心生畏懼之外，敬的倒更多了。多年來，全得逍遙宮之賜，韃子的兵騎不敢西出長安。當今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渭水平原一帶獨安寧，簡直成了滔滔天下中的世外桃源。

不怪談論紛紛，甚至額手稱慶了，原來數日前倉皇散去的逍遙宮的姬妾妃嬪，今日又回來，回去太白山了。

神仙鳳凰火焚逍遙宮之事，自是早已傳遍了遐邇，而今散而復聚，去而復返，如何不額手稱慶。

兩人早已聽得傳聞，那傳聞自也是加鹽加醋，甚至有神其說的，亦從妖眼秦娥的口中，證實了一些，兩人可心裡明白，才知逍遙宮的姬妾嬪妃亦已回去了。

文匡宋緊皺了眉頭，江虹一見便明白了，道：「你是躭心那逍遙公子仍不死心麼？」

文匡宋道：「難道你沒聽到那妖眼所說麼，所說也絕非誇張，誰若娶得艾姑娘爲后，勝過擁有百萬雄兵，這逍遙公子志在西夏復國，豈會死心。」

江虹笑道：「當眞是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姊姊既是魔婆心愛的乖徒孫，那魔婆必也會改了主意，何況還有妖眼和她師傳老神仙在，豈容那逍遙公子胡作非爲。」

文匡宋避開江虹的目光，雖然江虹並無諷刺之意，但能不尷尬，若是江虹尖酸些，他會無地自容。是呀！他關心，其實他和那夏王、宋王、逍遙公子，又有何區別，不都志在得到艾芙，只不過夏王出動了親兵，宋王出動了白蓮教至尊的聖母與妖邪，逍遙公子更請來了鳩盤婆，想得到的，是她的人，他却是默默地在贏取艾芙的心。

他幾乎贏取了，而今……他黯然地，不自覺地搖了搖頭，低低地一聲長嘆，而今，他已失落，必會更遙遠了。是的，關心，他剩下的，只有關心了，只有默默地作遙遠的關懷。

可愛的江虹那會識得愁滋味，她又爲何要愁呢？只不過一月的分離，却有文匡宋伴在她身邊。艾芙駡她人小鬼大，是呀，她眞是長大了，成了個懷春多情的姑娘。

燈光下，她的笑多美，多燦爛。

「一月，一月之後！」

江虹不僅笑在臉上，眼中的笑也更璀燦，因爲她的眉兒也揚了起來。

「一月之後。」文匡宋喃喃地說，却只有苦笑壓在眉梢。對一個痴情的人來說，一月，多久長，簡直是無窮盡的煩惱與哀愁。

「一月之後，賊霍爾就會見到，還有吳桐君，淮海一劍，以及，嘿嘿……當眞，你有眼不識泰山。喂！我問你，你可知道我是誰？」江虹胸脯兒挺，登時高了半個頭，更是笑在嘴裡，笑出聲來了。

文匡宋一怔，道：「江姑娘，妳……」

「山東道上，泰山派、沂蒙門、崂山派，嘿嘿，一十四路總總掌門，便是在下。」

文匡宋苦笑道：「你眞是……」

他是想說：你眞是個小孩兒，轉轉眼就樂了，不識愁滋味。

江虹嘻嘻笑道：「如何不眞，眞而又眞，山東道，一十四路總總掌門，便是我，那芙蓉城中，天下英雄皆知。」

當下把那日在芙蓉城中，與艾芙助谷雲飛清理門戶之事一說，道：「你明白了麼，我是如假包換的一十四路總總掌門，所以我說你有眼不識泰山。」

江虹說得眉飛色舞，說得文匡宋也樂了，因爲兩個淘氣的姑娘中，有一個是可愛的艾芙，所作的事更是大快人心。

江虹道：「你假借火鳳凰的名兒，殺官劫庫，那還不過是揚了姊姊的名兒，獨闖特穆爾大營，兵退三退，不過是蜀中百姓感德，令天下英雄口服心服，盡低頭的，便是義助谷雲飛，清理了門聲！」

文匡宋道：「不僅義助了谷雲飛清理門戶，消除了門戶之爭，消除了門戶之見。不也正是三聖一元大會之首，當眞大快人心。」

「而一月之後，火鳳凰可眞成了神仙鳳凰了，我一想到那賊霍爾，就不由我不從心裡笑出來。」

「這又是爲何？」

江虹忽然嘆了口氣，道：「可惜，那小小子，和那個打金錢板的老人家被殺了，要不然就會眞正見到，火鳳凰從天降，來到西川，賊霍爾讚美討好姊姊的話兒，也成了眞，嫦娥女，來了月殿，美仙姬，下了塵寰。」

雖說文匡宋一直跟隨在艾芙身後，又豈會、豈能一步不離，原來竟有這麼多他不曉得的，聽得他也笑逐顏開，是他知道的，只要是艾芙的事兒，即使江虹重複又重複說來，他也聽得津津有味，不知道的，更不厭其詳。

雖然兩人都戀戀不捨，但第二天一早，仍然離開了周至，一路之上，說艾芙，道的也是艾芙，倒也消減了那思念之情，而且也不敢怠慢，那妖眼說得不錯，對思念的人來說，一月之期是太長了。但南下蜀川，路途可也遙遠，而且古道洪荒，窮山惡水，跋涉艱難，若是緩慢的，眞恐落在艾芙後頭了。

「喂！」江虹道：「你說，人眞會飛行？世上眞有神仙？」

文匡宋道：「以往，我也以爲不過是稗官野史，小說家言，無稽之談，而今我也疑惑了，艾姑娘口中的老神仙，若眞是老祖陳摶，豈不是數百歲了，我們無緣得見，但昨晚把你們送去那御花園，你不是說宛若駕霧騰雲麼？已可見神奇。」

「還有那妖眼，」江虹道：「和咱們年歲相仿，竟已能行踪飄忽，聞聲而不見人，不信，却又不由我不信，姊姊而今已到了老神仙門墻，豈不也會成仙了。」

當然也就再不會和她結伴走江湖了。既替艾芙高興，却又感到失落的悲哀。

文匡宋嘆了口氣，道：「我仍不信世上有神仙，却知玄之又玄，玄門大而無外，遠而無際，便是師傅亦常嘆莫測高深，待得再見艾姑娘之日，也許就可解了。」

「不是艾姑娘。」江虹道：「今而後是鳳凰仙子啦！」

兩人一路之上，就是這般說說談談，有了文匡宋在身邊，江虹自不寂寞，而所經之地，莫不寫滿了歷史，那長安以西，皆是古之秦地，周孝王封伯益的後人於秦，今之天水，便是古之秦城，不僅楚漢相爭，諸葛亮六出祁山，更膾炙人口，古戰場，處處可憑吊，發思古幽情，是遊絲，雖未把艾芙盜出了他的心房，却也消減了他苦戀的愁思。

那江虹是眞扳着指頭兒，計算着日子，她們沿着諸葛亮北出祁山的古道，也沿着艾芙北來的脚步，自不用暗渡陳倉，這一天，終於踏上了漢高祖明修的棧道，走過了艾芙曾經躑躅過的三百里柏路。

「啊唷！」江虹一聲大叫，心花怒放。

原來已來到了江油，相距芙蓉城，只有三百里了。憑兩人的輕身功夫，一日便可到達，當然，那是說他們要趕路的話。

但計算時日，從離開長安那天算起，才不過二十日，江虹不禁嘛起了嘴來。

文匡宋道：「你忘了妖眼說過麼，說不定你那艾姐姐會走在咱們前面。」

「可是，」江虹說：「我們日行百餘里，比起一般人來，快了一倍也不止，我忽然心急起來，你當然記得我那金眼鵰叔叔，我忽然失了踪跡，一定急死了。」

文匡宋點頭道：「說得是，醉菩提大師雖然知道我們的下落，但久不見我們回去芙蓉城，必然躭心，便是我師傅，甚至也還未見上一面。」

「爲何我們不連夜趕路，夜靜道上無人，我們……」

文匡宋道：「我明白，你要趁道上無人，把這些日來我教你的奇門功夫，施展出來。」

「是從頭到尾演練演練。」江虹道：「要不然，我就休想再跟得上姊姊了，說來眞慚愧，以往人家稱我江上虹，我竟以爲輕身功夫眞……」

「獨步武林。」

「不准笑話我，」江虹臉兒一紅，道：「我眞不知天高地厚，那知初出來行走，和姊姊一比，就差得遠了，不料姊姊比起你來，却又不如。」

却不知文匡宋更心急，嫌江虹走得慢了，却又不好意思說出來，更何況迢迢長路，於是說道：「你提及那賣唱的老頭兒，和他那個小小子，可曾覺得有何奇異？」

江虹就說：「可不是怪異，不要說我了，連姊姊也差點兒追不上她，後來逼問之下，才知他從你練了奇門步法，甚麼……甚麼九宮迷踪。」

「你可願學麼？」

如何不想，江虹早就想了，當眞是固所願也，不敢請爾，於是，兩人一路行來，一路練來，果然快了許多，並未日夜兼程，也兼程而來，才二十日，便已到了江油，相距成都，只有三百里了。

文匡宋說了聲好，如何不好，正合心意，於是，兩人連夜上路。

黎明時，已來到成都近郊，前面那黎明的天幕上，已現出了城廓。

江虹奔了一夜，倒更精神百倍，因爲喜極，不僅因爲文匡宋讚她聰明，而且仍可與艾芙結伴，雙鞭走江湖，打盡天下人間不平事，如何不喜？

進得城來，才知那不是成都，但也近着成都，只不過是新都。

小小城池，但也人煙輻輳，天才黎明，街道上已見人來人往。

「且慢！」

不用文匡宋說，江虹已發覺有異了，先前在成都那芙蓉城中，街道上已少見韃子兵騎，那知這新都不僅城門口了，便街上亦見有兵騎巡邏，驀聽馬蹄聲響，一騎飛馬自後而來，瞬已從兩人身邊掠過，那馬上的韃子忽然兜轉馬頭，竟從另一邊繞過二人，繞了個圈兒，才又飛馬而去。

去遠了，分明還回頭來瞧了江虹

一眼。

文匡宋心中一動，道：「江姑娘，芙蓉城中，一定有變。」

江虹一怔，道：「你怎麼曉得的？」

文匡宋道：「這不是原先駐守川中的韃子，若我猜得不錯，特穆爾的大軍未入川，也已分兵入川了，你沒見這韃子的裝束有異麼？」

那韃子兵分爲四種，一是蒙古軍，全由蒙古人組軍戍守各要衝，蒙古少年亦隸兵籍，稱爲漸丁軍。二是探馬赤軍，由邊疆部族組成。用以鎮守邊遠地區，三是漢軍，乃徵漢民組成，四是新附軍，乃是宋亡後，改編宋軍而成。成都相距大都甚遠，也較平靜，故爾派駐的以漸丁軍爲主，副以探馬赤軍，更多的是漢軍，各軍的裝束，雖然大同，却有小異，那江虹如何分辨得出來。

「還有，」文匡宋又道：「這新都小小城池，門中局勢也平靜，以往何曾列隊在街上巡邏。還有……」

回過頭來盯着江虹她的眼睛睜大了，道：「糟了。」

江虹哼了一聲，眉兒一挑，道：「你怕啦？」

她江虹和艾芙結伴北來，何曾把蒙古兵騎放在眼裡，哼！

文匡宋道：「我不是怕，是明白了，適才那蒙古兵飛馬而過，一再打量你，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甚麼？」

文匡宋道：「你這身衣衫，不是和艾姑娘一般無二麼？乍然一見，見過的人一時也分不出來，誰不說你有幾分像艾姑娘。」

「那又如何？」江虹一怔。

「必是我們入城之時，把你錯認是艾姑娘了，艾姑娘失踪了幾近兩月，不要說那霍爾王子了，若眞是特穆爾的大軍入了西川，那會不四出搜查艾姑娘的踪跡，你明白了麼？」

江虹更連哼了兩聲，伸手摸着腰間的金絲軟鞭，道：「你是說，他們誤認我是姊姊，這是飛馬去城都，報與賊霍爾知道，好哇！」

江虹被妙玄仙姑帶回仙妙峯上，那妙玄喜她天性敦厚，資質極佳，當今天下紛亂，多事之秋，故爾不但傳了她心法，而且指點了她的功夫，而今更從文匡宋傳了奇門之術，是以武功雖未能倍增，却也非吳下阿蒙，也非那初出道的小妞了，長安城中未曾大顯身手，而今奇門有術，嘿嘿！且看誰還敢惹她，瞧不起她！

文匡宋道：「不用亮鞭，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你瞧，人家都怕了你了。」

可不是麼，再往前走，所遇到的韃子兵騎不避道而行，就是背轉身去，顯然是得到了適才那馬上人的知會。

江虹眉兒一揚，道：「姊姊鞭起雷霆震怒，賊霍爾、蒙古兵，尤其是那縱橫彊域，耶律郡主那丫頭的女兵騎，簡直是望風披靡，我若亮出鞭兒來，豈不是更像了。」

文匡宋一怔，只道她會害怕，那知倒高興，惟恐人家不當她是艾芙。

他道：「可惜，你那鞭梢兒上沒有鳳凰。」

這番輪到江虹一怔了，摸着軟鞭的手，也縮了回來，當眞，鞭尖上沒有鳳凰。

「江姑娘，」文匡宋睨着她在遲疑，忙說道：「何不換過一套衣衫。」

他心想：未到成都，韃子戒備如此森嚴，看來眞是特穆爾的大軍入了川，目的顯然就在艾芙。

江虹一瞪眼睛，道：「我原本和姊姊着的是同樣衣衫，又不是假冒，爲什麼要更換，走。」

衣袂飄飄，倒招搖過市，文匡宋暗暗叫苦。若所料不差，眞是衝着艾芙而戒備的，不用到成都，必有事故。那一騎飛馬，必是去報信了。他知道江虹的性子，却又不敢說破。

却不知江虹不蠢，自恃武功已大增，尤其是奇門功夫，自信已立於不敗之地。嘿！當眞好笑了，她不找韃子的晦，反倒怕了韃子麼。

「喂！」江虹說：「你走快些兒，行不行？」

文匡宋腳下遲疑，那知江虹渴望一顯身手，不讓艾芙專美於前，想到芙蓉城中聚會的天下英雄，也像在艾芙面前一樣低下頭去，先已怒放了心花。

奔走了一夜，原該稍作休息，進些飲食的，竟也不作停留，那知越往前走，反倒不見一個韃子兵騎，渡過府河，成都已在望了，竟連渡口這樣的交通要路，也不見有韃子。

江虹好生失望，正想：當眞是人的名兒，必是得到那飛馬的傳報，發現了火鳳凰的踪跡，故爾躲藏起來了。

那知江虹在前，剛佇脚眺望，驀見十數騎飛馬迎面而來，尚相隔半里之遙，江虹的眼兒早亮了，道：「好哇，耶律丫頭倒先來送死！」

老遠便可看出來了，來的眞是耶律郡主，率領十數個女兵騎，相隔尚有十來丈，只聽轟然一陣馬嘶，那十數騎奔馬皆人立而起，只見塵土飛揚中，都兜轉了馬頭，一字兒往兩傍散開。

說時遲，驀見紅旗展動，左右及後方，人喧馬嘶，無數奔馬動地而來，來到近處，也一般兜轉馬頭，往兩傍散開，那威勢好不駭人。

江虹早看得明白，是耶律郡主的風雷雨電四姨，率領的四隊女兵騎，顯然得報趕來，早已埋伏在渡口。

只見紅旗之下，兩騎倏分，耶律郡主躍馬而出，當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那日在浣花溪畔，被耶律郡

主掃落了一綹頭髮，那是江虹初出道初次受挫，如何不認爲是奇恥大辱，其後在棧房前面，人家耶律郡主和風雨雷電四姨尚未出手，不過是被女兵圍攻，雖未受傷，却也衣破髮亂，若不是艾芙即時搶出解圍，幾乎性命不保，又是多難堪。

江虹眼早紅了，只一翻腕，迎着朝陽，閃出一片金霞，切齒道：「來得好，耶律丫頭，正要找你算帳，你倒自來送死！」

耶律郡主霍地一勒韁，哼了一聲，道：「原來是你！火鳳凰那丫頭現在何處，叫她給我滾出來！」

江虹怒道：「便教你知道，火鳳凰而今已是鳳凰仙子了，憑你這個賊丫頭也配，趁早滾下馬來受死，今天非要教訓你不可！」

耶律郡主一帶馬頭，不料江虹軟鞭一沉，隨着方位倏變，鞭也成了倒捲珠簾，向耶律郡主的腿上纏去，喝道：「滾下來！」

耶律郡主見江虹出手軟鞭已化作長槍，她是天都上人的弟子，如何不知厲害，若非內家功夫已具火候，豈能辨得到，再見她腳下旋乾轉坤，她也算半個大巴山門下，如何不識玄門功夫，不由也駭然，這那還是幾乎傷在她手中的小妞，不退反進，猛可裡一抖韁，那馬一聲長嘶，一躍衝前，正是善攻者攻其必救，手中馬鞭反向江虹腦後掃去。

江虹方位早變，那軟鞭雖未纏着耶律郡主的腿，但耶律郡主的馬鞭亦掃了空。

兩人一個在馬上，一個馬下，錯身而過，不料那馬又一聲長嘶，人立而起，竟把耶律郡主掀下馬來。

只聽連聲嬌叱暴吼，最近的風姨當先搶出，雷姨電姨亦從馬上騰身，三支劍，化作漫天花雨，向江虹當頭罩下。

文匡宋叫道：「旋坎轉巽。」

那可成了大挪移，可不是躲過那騰空下擊的三支長劍，江虹也不禁駭然，但驀然右臂一緊，身子也騰了空，更作怪了，那落下地來的三姨，竟同是一跟蹌。

只聽文匡宋叫道：「江姑娘今日有事在身，暫且饒過你們，先教你們知道厲害。」

但兩人身子才落地，十數個女兵騎已揮劍衝到，攔阻了去路。

江虹大怒，鞭走靈蛇，腳下旋離轉震，轉坎再旋坤，只聽馬在狂嘶，人在慘呼，五七個女兵騎已落下馬來，江虹的軟鞭是專攻馬腹，傷馬狂嘶竄躍騰跳，不僅把女兵掀下了馬，分明也被竄的馬踏傷了。

驀聽文匡宋在身邊叫道：「快走！」

江虹身不由己，一掠竟達四五丈，知是文匡宋以眞力相助，不錯，此時不走，不趁對方正亂間趕快離去，更待何時。

施展奇門功夫，成都平陽千里，却也有丘陵，綠樹亦成林，耳邊再不聞馬嘶之聲了，這才停下步來。

江虹只覺心頭有無數小鹿兒在亂撞，口中不說，把眼兒閉了閉，暗叫了聲好險。

却聽文匡宋讚道：「江姑娘當眞智勇雙全，耶律郡主的女兵騎所向披靡，却不堪姑娘你起雷霆震怒，被你傷了那麼多，無論你有多少仇，多少恨，今日也都報了。」

江虹怔怔的，直眨眼兒，道：「那耶律郡主，我……我傷着她呀？」

「但她跌下馬來了，了不得，」文匡宋讚道：「眞個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我……傷了她的馬？」

「如何不是。」文匡宋道：「就像你以寡敵衆，傷了女兵騎的馬，馬又踏傷了女兵一樣，那女兵騎能征慣戰，訓練有素，不傷馬，馬不逃竄，豈會登時大亂，所以說，江姑娘，你眞眞智勇雙全。」

江虹被讚得飄飄然，好不得意，道：「但若不是新練了你教的奇門功夫，只怕被馬踏傷的，不是女兵，而是我了。」

「但你若不是絕頂聰明，如何能在短短時日，就把我要數年才練成的功夫，立即學以施爲，但話說回來，耶律郡主和她的風雨雷電四隊女兵騎，確也不能輕視，今日我們一時大意，竟陷入陣，若容他們發動劍陣，尤其是那箭陣，任我們武功如何高强，恐也難全身而退。」

「當眞？」江虹道：「他們爲何不發動劍陣？」

文匡宋道：「說來慚愧，因爲一上來，就認出你來了，這就是所謂輕敵必敗。」

江虹哼了一聲，道：「教她們也知道厲害，我雖不是艾姊姊，可也不是好惹的。」

那耶律郡主並未追來，顯然人馬有傷亡，江虹雖然吐氣揚眉，但心中始終疑惑，不明白耶律郡主和那三姨，是怎生跌下馬來，怎生受傷的？

是文匡宋暗中相助？還是妙玄仙姑的玄功眞這麼神妙，能傷人於無形？

她尚未弄明白，成都，已在眼前了，遠遠望見城門雖然大開，但已有韃子兵在守衛，再不像先前一樣，而且分明不是先前駐守在城中的漸丁兵！文匡宋說得不錯，是她從未見過的韃子兵。

文匡宋忽然低聲急道：「江姑娘小心！」

才見人影一晃，不料江虹已發出一聲歡呼，叫道：「是你呀！金叔叔。」

果然是金眼鵰，老招牌，兩尺長的烟斗中，迎風閃出一點紅，好快的

身法，在道傍的一株樹後，陡然閃出來，道：「吳桐君當眞神通廣大，但我猜是你，果然是你這淘氣的丫頭。」

文匡宋忙拱手道：「原來是老前輩，幾乎嚇了我一跳。」

金眼鵰呵呵笑道：「文相公，佩服佩服，果然名師高足！竟瞞不過你。」

文匡宋一指他的大烟斗，道：「瞞不過我的是老前輩的金字招牌，曠野無人，怎會驀見有火星一閃，慚愧，竟未想到是老前輩。」

江虹道：「吳桐君怎麼神通廣大了，金叔叔，你竟猜得出是我，豈不比吳桐君更神通廣大。」

金眼鵰呵呵笑道：「你未見我，却已知是我，又豈不是比我更神通廣大。」

江虹嘻嘻笑道：「不用看，不用猜，我是用鼻子嗅出來的，聞了十多年的烟味兒，你看這風向，別說兩丈遠，再遠些，我也辨得出來，他一叫小心，我就知是金叔叔你了。」

金眼鵰笑呵呵說：「這麼說，還是吳桐君神通廣大了，他在韃子的衙門裡全有眼線，韃子有異動，一會功夫，他就知道了，何況得報說是失踪了近兩月的火鳳凰，再又出現了，如何不引起轟動，吳桐君隨又得報，耶律郡主出動了四隊女兵騎，往北迎來了，我不放心，故爾也迎出來。」

江虹道：「但你又怎會猜到是我？」

金眼鵰道：「說來話長了，你被妙玄仙姑帶上仙妙峯，我已得到醉菩提大師的知會了，但又不見你回轉成都，如何不躭心，是以問明道路，前去查訪。」

「金叔叔，原來你見到了妙玄仙姑。」

金眼鵰眉兒彎了起來，道：「聽仙姑讚你敦厚聰明，而且知道仙姑恩典了你，但也知道了艾芙姑娘在秦中有了仙緣遇合，你見不到艾芙姑娘，當然南來，而且知道你們是一根線兒上的螞蚱，打扮得一般模樣，故爾猜到知道那飛馬傳報的人，錯認你是艾姑娘了，到底親眼見過的人不多，艾姑娘的穿着打扮，却是無人不知。」

金眼鵰的一雙烱烱雙眸，不停在兩人身上打量，江虹不以爲意，文匡宋道：「老前輩是要知道，怎生耶律郡主率領四隊女兵騎攔劫之下，我們竟能毫髮不損，安然而來麼？」

江虹一揚眉，道：「金叔叔，好教你得知，我不但把耶律郡主打落下馬，傷了風雷電三姨，女兵騎傷在我鞭下的，沒十個，也有七八個，趁她們一亂，咱們這不就過來了。」

「當眞！」金眼鵰的老眼更放光彩。

江虹道：「說來話長，我不但見到了姊姊，而且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故，走，金叔叔，我們趕了一夜路，眞是又餓又渴。」

金眼鵰却皺起眉來，道：「這麼說，你們與耶律郡主公然爲敵了，城中只有梧桐居可落脚，這般公然前往，豈不爲吳桐君招來麻煩。」

江虹嘻嘻一笑，道：「那還不容易，金叔叔，咱們較量較量，即使是天光化日，非但無人能見到我，讓你先走一刻，我也會比你們先到。」

「當眞！」

金眼鵰眞不信，不到兩月，江虹的功夫竟長進到了這個地步？

文匡宋含笑點頭，道：「老前輩，江姑娘確實能夠，我們便先走一步。」

江虹在金眼鵰面前賣弄，連聲催促，既文相公也這麼說了，只得點頭。

現在他已知道文匡宋是巴鼻道人的傳人了，巴鼻老道武林一聖，玄門功夫莫測高深，可是他知道的，當下帶着文匡宋緩步進城，城門口有韃子兵把守，稍可疑的行人，便要搜查，不由他們不放慢脚步，金眼鵰是老頭兒，文匡宋書生看來文弱，自然未被留難。

來到梧桐居，只聽有人叫道：「來了！」

隨見吳桐君迎了出來，見金眼鵰身邊有個少年書生，並不放在眼裡，道：「可是……艾姑娘來了？」

金眼鵰道：「我先問你，我家那丫頭，可是來了？」

吳桐君一怔，隨即明白說的是江虹，愕然搖頭道：「老英雄北去，我一直提心吊膽，不曾離開這門口半步，並不見江姑娘前來。」

金眼鵰瞧了文匡宋一眼，他本不信江虹的功夫，神速進步到這般境界，說甚麼也不過兩月之別，何況兩月中，江虹都在道上行走，從東川入陝，再由川北返回，迢迢數千里，這個圈兒繞得可大了。

文匡宋只報他淡淡一笑，吳桐君見狀，也才注意起來，道：「老英雄，這位是……」

金眼鵰附耳道：「大有來歷，且入內說話。」

來到內院，金眼鵰才指着文匡宋道：「適才稠人廣衆，說話不便，可記得我曾對你說過，那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丞相有子。」

吳桐君慌忙拱手道：「原來是文相公，失敬了。」

文匡宋道：「却是多有打擾，請問吳桐居，聽江姑娘說，曾與艾姑娘在此小住，何不前一看，老前輩，我確信江姑娘必非謊語。」

一言把金眼鵰提醒，當先奔去兩個姑娘曾住宿的臥房，才到門口，已聞鼾聲入耳。

奇門功夫再神奇，但兩日一夜了，奔走了四五百里地，江虹強煞也是個年幼的姑娘，如何不疲累，是以一頭倒下，便已沉沉睡去了。

文匡宋與吳桐君不便進入，金眼

鵰推開虛掩的房門，可不是江虹橫在床上，一時間，眞駭然，目瞪口呆，敢情是眞的，不但比他們先到，而且沉沉睡去了。

現下不由他不信了，相信天下間，眞有這般神奇的功夫，眞能一夜之間，簡直是脫胎換骨。

慚愧，枉他人稱金眼鵰，閱盡天下人，各門派的功夫皆有所涉獵，自信武功上見識淵博，能不慚愧，却又爲江虹高興，那江中岳那有工夫照顧女兒，是以，金眼鵰對江虹，既是嚴師，亦無異慈父。

那金眼鵰進入房中，久久不出，兩人又不便入內，耳邊鼾聲微聞，文匡宋負着手，只是面露微笑，吳桐君可不耐煩了，道：「裡面，眞是江姑娘？」

女人打鼾的已是少見，何況是姑娘？

文匡宋點頭道：「不到兩日，奔走了近五百里，不眠不休，其倦可知。」

吳桐君摸着頭，東張西望，道：「眞難相信，眞不信……」

文匡宋知道他要說的是甚麼，道：「若然兩位姑娘會從這裡失了踪，你也不會發覺，那麼，突然又在房中出現，何足爲奇。」

吳桐君望着文匡宋的眼睛睜大了道：「你都曉得？」

「一直以來，兩個姑娘在明，他在暗，他們都在一道兒，你說，他曉不曉得。」

原來是金眼鵰走出來了，隨手把房門閉上，喜形於色，却又嘆了口氣，又道：「慚愧，眞是這丫頭，醉菩提大師說得不錯。」

吳桐君道：「大師如何說來？」

「呵哈！」金眼鵰未說先打哈哈：「女娃娃一月不見，我這老鵰兒要刮亮鵰眼相看。只道醉菩提瘋瘋癲癲，說笑兒，那知說的是眞話，吳桐君，你猜怎麼着，我進去一瞧，可眞嚇了一大跳。」

金眼鵰興奮得連鵰眼也紅了，那總是微彎的腰，也直了起來，繼續說道：「光天化日之下，城中衛兵，人稠衆廣，吳桐君，你又猜怎麼着，如行走在無人之地，竟無人能見，嘿嘿，你說，這是甚麼輕身功夫？」

「除非……快得如隱身有術。」

「還有，」金眼鵰圓睜了鵰眼，越說越興奮！道：「我們一路無阻，也不用躲藏，來得不能不快了，而這丫頭先到了不說，店中這麼多人無人見到不說，她已睡了大覺，已睡得甜夢沉沉。」

文匡宋兀自笑微微，說道：「老英雄，你若再見那艾姑娘，可眞是嚇你一大跳，兩位不知，火鳳凰一入秦中，便成了神仙鳳凰，而今，已是鳳凰仙子了，艾姑娘所得的曠世奇功，是千眞萬確的仙緣。」

沒有比談艾芙、說艾芙，更高興的事了，江虹，算得甚麼。

「正是！正是！」金眼鵰興高采烈地說道：「吳桐君，有勞你大碗大碗篩酒來，讓文相公說個痛快，咱們也聽個痛快。」

「好香！好香！老漁兒，大碗大碗篩酒，咱們可趕上了。」

三人聞聲回頭，只見醉菩提那瘋和尚，晃晃搖，從門堂奔來，不僅聽到酒，已聞其香，而且已先醉了，身後跟定岷江漁隱，那艾芙的老爺爺？

原來兩人聽得耶律郡主率領四隊兵騎，奔馬出北門而去，那醉菩提就跳了起來，說道：「老漁兒，走！」

自艾芙不告而別後，醉菩提難免內疚，岷江漁隱鎮日愁鎖一雙老眉，兩人日盼夜盼，盼望這女娃娃歸來，那知全無消息。那南郭先生更沉默了，因爲胡姬也不告而別。

巴鼻老道在青羊掛單，南郭先生在杜甫草堂流連，和尚要歸廟，岷江漁隱說：「不行，小芙兒回來，必來這楊柳岸尋找，和尚，你不能走，小艾芙要不抽你十鞭八鞭，怎能出得了她那口惡氣。」

就這樣，老漁翁、瘋和尚，就醉眼烟波，作了伴兒，這日一見耶律郡主率領四隊女兵騎，飛馬往北而去，和尚跳起來就跑。

岷江漁隱說：「那去呀？」

和尚邊跑邊叫：「老漁兒，眼望捷旌旗，要聽好消息，那就跟我。」

兩人一前一後，就來到了梧桐居，夥計一見，都認得是主人的貴賓，自不阻攔，才到門堂，便聽到金眼鵰大碗篩酒，文匡宋在說艾芙，誇艾芙。

吳桐君呵呵笑道：「大師醉裡乾坤大，我就知大師你定會前來，適才早已吩咐下去了，你瞧，這不是大罈酒送了來。」

醉菩提一瞪眼，說：「你又不是我肚裡的酒蟲，怎知我要來？」

吳桐君得意道：「甚麼人，才會勞動尊貴的蒙古郡主，大陣仗，出動四隊兵騎去迎接大駕？」

「當然是我，我是說，我和老漁兒的小芙兒。」

「看哇！」吳桐君道：「大師你一聽得這一消息，還不即刻跑來我這梧桐居，大師你雖佛法無邊，却不及我長着千里耳，神通更廣大。」

和尚嘆了一口，說：「我那小芙兒一去兩月，你消息全無，還誇神通廣大，咱們快聽這個不中用的怯小子說來，來來，老鵰兒說得不錯，酒能助興，耳聽得意事，豈可無酒。」

梧桐居乃是大酒樓，自是咄嗟間，大碗酒已斟在桌上了，這般人倒會客套麼。

原來在座的人，倒也知道太白山，有一個逍遙宮，一條秦嶺山脈之隔，如何會不知曉，亦知道蒙古的將馬赤軍，不敢西出長安。（未完．卅）

上文提要：十三惡易容裝扮入城，潛入丁府，利誘劉炳川說出破關之法，順利偸走寶物，巧兒却因找不到楊貴妃尿盆，遲遲不走，才被她偸聽到剛才被他們搶走的全是贗品，眞寶藏在假墻內，巧兒馬上偸來一袋眞寶，趕回老龍洞，當衆宣佈這消息，並將偸來的眞品均分，恰巧每人一件，皆大歡喜；悟空分得一個瓷娃娃，把玩了半個月後，拿它往長生室探望丘浩，這才發現丘浩已逃走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被囚黑牢三年半　白髮蒼蒼少年郎

悟空也發現，地上投了不少吃的東西，這光景也已表明，娃兒已經逃出數日之久了。

這眞是令人想不到的事，這樣的洞室，也能挖開一條路逃掉，太令人意外了。

悟空不敢怠慢，嘩嘩叫着便往前面奔去了。

「吳老大，你們快來呀，天要塌了。」

悟空這麼一吼，十二個惡人紛紛奔出各人的石室來。

吳非吾迎着悟空叱道：「酒肉和尚，你手拿寶物窮咤呼，幹甚麼？發現寶中寶了？」

悟空道：「別寶了，娃兒逃走了。」

吳非吾叱道：「去你的，他死了還差不多。」他頓了一下，道：「我正在合計着，放這小子出洞去，咱們送他一件寶，看看府衙怎麼對付他，如果羅玉抓住他，這娃兒的爹會不會把他的親兒子殺了頭，高掛在城門樓。」

悟空道：「計策不錯，可惜人已跑了。」

吳非吾道：「他推不開大石門的。」

「他挖了個地道跑了。」

「眞的？」

「不是蒸的，是他奶奶的煮的，去看看就知道了。」

大伙一湧而到了老龍洞後面，只一看光亮，就知道悟空說的話不假。

吳非吾瞇起一隻眼看進去，不由罵道：「他奶奶的，果然溜掉了。」他手一揮，叫道：「快，把門推開。」

十三惡人齊用力，轟轟隆隆的就把門推開了。

吳非吾奔進去只一看，不由驚怒的直罵：「他娘的，還把老怪也救走了。」

老怪，當然是「秦嶺老怪」陰公度了。

陰公度也是吳非吾的師父。

* * *

有一條滿是黑碎岩石的地道，斜斜的往遠處伸去，吳非吾只一看就知道陰公度與丘浩二人是從地道中逃出去的，吳非吾拾起地上吃的一看，不由冷哼一聲，道：「應該不會太遠。」

他立刻又折轉回去，大伙急問：「怎麼樣，娃兒逃了？」

吳非吾咬牙，道：「在此二十多年，竟然未發覺有些地方的石岩很脆弱，那小子眞機靈。」

呂不悔道：「逃出多久，看得出來嗎？」

吳非吾道：「最多兩三天，也許只有一天，我們絕不能放過這小子，他會把我們這老龍洞對官家去說的。」

屠大年道：「他奶奶的，咱們這是搬磚頭砸自己脚丫子，找罪受不是。」

齊飛兒道：「眞叫養虎為患，咱們的日子不太平了！」

吳非吾道：「走，出洞去兵分三路，誰遇上便立下殺手，別看他爹殺他的人頭掛高杆了。」

石大海道：「分成四人一批去找，這樣的機會更大！」

吳非吾道：「對，一定要分四人一批！」

悟空道：「為甚麼？」

吳非吾道：「黑獄也逃掉陰老怪，那是個棘手人物。」

巧兒道：「非吾呀，聽你說過，陰老怪曾是你師父，可是眞的？」

吳非吾道：「不錯，我還是他在逃荒的饑民中拾回去的，那時候我才七歲多一點。」

白盼兒道：「你把師父囚在黑獄，眞惡人也。」

吳非吾道：「囚了他二十多年了，這個老怪的『銀絲魔爪十八殺』，他只教了我十七殺，他就是留一招不教我，惹得我火了，用計把他誘進黑獄，他眞能活呀。」他頓了一下，又道：「尚不邪、齊飛兒、萬子壯，再加上一個野和尚，你們四人出去往東找。」

他再看看餘下的，又分配道：「屠大年、石大海、風雲與李老三，你們四個出洞往北方找。」

厲莫野道：「我們餘下的五人就出洞往南了？」

吳非吾道：「不錯，南邊的野林子多，找的面要擴大，各位，事關咱們以後日子的安危，大伙可得盡力。」

* * *

「黑獄十三煞」分三批出了老龍洞，只不過他們找了一天多，幾乎找遍老龍嶺，那有丘浩與陰公度的蹤跡。

十三個惡人垂頭喪氣的又奔回老龍洞。

那「人魔」吳非吾當即就把開啓洞門的暗號改換了，如此一來，就算丘浩能找來，他仍然進不了老龍洞，又奈何他們甚麼！

* * *

丘浩果然逃出來了，只不過陰公度却雙腿似殘，走路無力氣，丘浩想揹他下山，却被陰公度拒絕了。

陰公度被關了多久？

據陰公度推算，足有二十七個年頭了。

陰公度仍然知道有幾處十分隱蔽的地方，他在思忖後，叫丘浩揹他往老龍峯頂上，果然，有一處岩窟是弓形的，丘浩就把陰公度揹進洞，又把帶出來的吃的東西留給陰公度，丘浩對陰公度道：「陰老怪，你在這裡暫住着，我去找他們討公道！」

陰公度叱道：「就你一個？」

丘浩道：「我現在長大了，別看一頭白髮，我的四肢有力量，再說他們的武功我清楚。」

陰公度道：「你的腦袋也只有一個。」

丘浩道：「甚麼意思？」

陰公度道：「他們有十三個腦袋，小子，機智有時候比武功更要緊。」

丘浩道：「難道就不報仇了？」

陰公度道：「去，想個辦法把官兵弄上山，能把吳非吾這孽徒的賊窩抄了，也等於替咱們報了仇。」

丘浩道：「老惡人，你不是要親自殺了你的惡徒嗎？」

陰公度道：「我是想，但我也覺得雙腿不靈光，想借你的手除掉他，可是，我琢磨了一下，還是不保險，我太瞭解吳非吾了，他精得很。」

果然知徒莫若師，吳非吾實在夠惡毒。

* * *

丘浩看看外面，對陰公度道：「老惡人，你看你這一身破爛，伸手一摸衣服就碎了，而我也是鬼一樣。」

陰公度道：「咱們這是打從那兒出來的？」

「黑獄呀！」

「不就是了？從黑獄出來的人，身上早就蛻了無數層皮了，衣破就不足為奇了。」

丘浩一聲苦笑，道：「可說的也是，咱們當然沒有從前我巧兒阿姨為我在洛陽做的新衣裳好看了。」

他還未忘記那一段日子，也眞難為他了。

陰公度沉聲叱道：「甚麼阿姨，何來大叔，難道他們害你還不夠？你以後不許叫他們阿姨阿叔！」

丘浩道：「那我叫他們甚麼？」

陰公度道：「女的就叫女惡人。」

丘浩道：「她們都是女強人吶。」

陰公度道：「叫她們女惡人！」

丘浩道：「那些大叔們呢？」

陰公度道：「叫他們王八蛋！」

丘浩道：「怎麼不叫惡人或是男惡人？」

陰公度道：「他們不配當惡人，打劫一次吃三年，三年龜縮在洞裡面，這不就是王八是甚麼？所以你見了吳非吾，就叫他吳王八，見了別的，就在王八上加上他娘的一個姓就成了。」

丘浩笑了，道：「那是一洞的王八。」

他摸摸口袋，口袋裡還有金葉子，便銀票也還在，那是從「黃河魚叟」張彤身邊敲來的。

丘浩摸着銀票，對陰公度道：「老惡人，你在這裡先歇着，我去洛陽先把這身衣裳換一換，也得給你老惡人重新打扮，至少弄幾件像樣的拿來給你穿上，要知道，人要衣裳馬要鞍，走在路上才不會惹人厭。」

陰公度老眼一瞇，拉着丘浩，道：「小惡人吶，你的話令我好感動，當年如果非吾也有你這般孝心，我會留一招不傳他嗎？你叫老夫感動呀！」

丘浩道：「老惡人，你怎麼哭了？」

陰公度道：「我也是人吶，小惡人，難道你不覺得咱們的感情比誰都火熱？」

丘浩道：「說的也是，只不過我的眼淚被那些阿姨大叔……不，被那些女惡人，男王八蛋打乾了。」

陰公度哈哈笑——含着淚笑了！

* * *

丘浩也笑，他笑呵呵的奔下山。

他比吳非吾們早了一天，當悟空發覺的時候，丘浩已經往河岸邊走去。

他那身衣衫的料子不錯，只是那種髒，就好像剛從煤灰中跑出來的人一樣。

他的頭髮白了，面皮却又嫩得很，這模樣任誰也瞧不出，他就是老龍嶺上下來的小惡人。

丘浩還有自知之明，他曾在小溪邊把臉洗乾淨，三年多未曾沾水了，他很高興。

他對着溪水照看自己的模樣，却也令他吃一驚，長髮銀絲，好像是個老人了。

猛抬頭，望着渡口看，渡船過來了。

丘浩拔腿上了渡船，船家伸手就要錢。

「一個銅板。」

丘浩在身上摸，除了金葉子就是銀票，他想着，這些東西不能拿出來，暗中用手指在口袋中一招，嘍，金葉子被他招下一些來。

「拿去。」

「這是甚麼？」

「你連這也不懂，這是金子呀！」

撐舵的沒見過金子，立刻拿去給掌舵老者看。

那老者往口中咬一咬，道：「不錯，這位大爺眞有錢，快去端張櫈子弄碗茶來侍候他呀。」

丘浩也不客氣，坐在櫈子上喝着茶，只不過他被人叫做大爺，心裡着實不舒服。

* * *

過了河，進了城，一路上看見不少捉拿十三惡人的告示，他不由得想笑。

丘浩一路上到了洛陽城西門，城門的守城軍士查得緊，但見丘浩一頭白髮，也不似惡人，他順利的進了城！

他是來製行頭的，他沒有忘記西大街上那家綢緞莊，一抬腿就進去了。

伙計們見來了個白髮人，還以為是老人吶。

「大爺，你請裡面坐。」

丘浩心想，我怎麼變成爺字輩了，像話嗎？

他大剌剌的坐下來，道：「找你們縫衣師父來，替我從上到下的重新趕製新的，另外再多製一套，我帶走。」

說着，他拿出一張銀票擱在桌上，又道：「這是銀子，看好了算帳。」

眞爽快，伙計們立刻把兩個製衣師父找來了。

有個師父只一看丘浩穿的那一套，不由笑道：「這套衣服是我做的，已經太小了，又髒又破的，你大爺眞省銀子呀，哈……」

丘浩這才知道，自己眞的又長高了，衣服穿不破，怕是也會被憋破。

他這是等着師父們做衣裳，二把式過來陪，點心水果一大堆，更把酒菜也備上了。

丘浩有多久未曾大吃了，他也不客氣，吃了個肚大腰圓口流油。

就在這時候，門口忽來了一匹馬，從馬上跳下一個美嬌娃，只見她一路走進綢緞莊，馬鞭子還提在手上。

「掌櫃的，找齊了沒有？」

二把式本來陪着丘浩，聞言立刻上前，笑呵呵的道：「二小姐，再過半個時辰後你來拿。」

「眞慢。」

「快啦，快啦，二小姐來裡面吃杯茶。」

那女子本來要進去坐的，但見桌子一邊坐了個白髮人在吃東西，鼻子一哼，又走了。

這哼聲把丘浩引得轉過頭看，見那姑娘又騎馬走了。

丘浩不在意，他低頭吃着甜點心，眞好吃。

「掌櫃的在嗎？」

二把式笑了，道：「大爺有甚麼吩咐？我侍候也是一樣的。」

丘浩道：「我有急事去辦，剛才的銀票夠不夠？」

二把式道：「一半也用不了，有得找。」

丘浩道：「那好，去替我買些好吃的給我帶上，行嗎？」

二把式忙應道：「行，行，這就去買，只不知大爺要買多少銀子的？」

丘浩心想，當然是越多越好！，便對二把式道：「弄個一大包。」

二把式派人去買好吃的，丘浩想起巧兒阿姨曾在這兒露了一手，害得一個伙計好慘。

不多久，從後面出來一位縫衣師父，手上托着剛縫好的衣褲。

丘浩一看，取在手上比了比，笑道：「這麼好的衣裳，我總得先洗個澡再穿上吧？」

二把式點頭，道：「當然，當然，不知大爺是想下澡堂子呢，還是在我們後面湊和着洗一洗？」

丘浩道：「就近吧。」

二把式立刻命人去張羅，丘浩跟着二把式到了後面，大木桶內裝熱水，香皂放了一大塊。

丘浩跳進木桶裡，口中直叫眞舒服。

很快的，他洗了澡，又換上新衣服出來了。

二把式迎着丘浩撫掌笑，道：「果然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大爺這一換穿，嘩！大街上的人都得往一邊閃吶。」

他再細看，丘浩也把新靴穿上了

，二把式道：「如果戴上帽子就更漂亮了。」

丘浩道：「那就快弄一頂帽子給我戴上。」

帽子是現成的，送來十多頂要丘浩自己挑。

丘浩正在選帽子，喲，那個騎馬的姑娘又來了。

白髮老人她不屑於看，開口就叫：「好了嗎？」

二把式道：「就好了，我去給姑娘拿出來。」

那姑娘拉把椅子坐下來，她只瞄了丘浩的背影一眼，發覺這「老」人的身材還不錯。

丘浩把一頭白髮塞進帽子裡，幾個伙計已笑了。

有個伙計笑道：「大爺，你把白髮帽中藏，看上去就是個少年郎。」

丘浩道：「是嗎？」

另一個伙計道：「比個少年郎還漂亮。」

丘浩乾乾的一笑，不由自主的回頭看一下。

嗨，這一看，正與椅子上的姑娘對眼瞧，兩個人都怔住了。

丘浩立刻回轉身不瞧了。

那姑娘——她站起來了。

「你……你不是小弟嗎？」

丘浩不看她，他只回答：「我不是小弟。」

姑娘用手猛一拉，丘浩已面對她了。

「你是，你是小兄弟，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

丘浩道：「妳認錯人了！姑娘。」

「我沒有，你眉心的紅痣仍在，你只是白了少年頭，可你的模樣更壯碩了，小兄弟。」

丘浩不開口了！這時候他還能說甚麼？

原來這姑娘正是佟家莊來的佟飛霞。

丘浩道：「妳也更漂亮了。」

佟飛霞伸手拉過丘浩，道：「過來坐下，我問你，你不是只有十天好活了？原來你沒有死嘛！」

丘浩道：「我逃過一劫。」

佟飛霞伸手撫摸丘浩的白髮，道：「怎麼變成這樣？」

丘浩道：「我被吳王八囚在石牢裡，才出來沒三天呀！」

佟飛霞吃驚的道：「誰是吳王八？」

丘浩道：「就是那『黑獄十三煞』的老大！」

他不叫吳大叔了，一個人被囚得如此悽慘，還叫甚麼大叔，王八吧！

佟飛霞道：「原來是急得頭髮變白了。」她愛憐的又道：「算一算已經三年多了，我姐也出嫁了，我爹正在為我找婆家呢！」

丘浩道：「三年半了，唔，我今年十七歲了。」

佟飛霞道：「我十九了。」

二人論起年紀來，兩個人也苦笑了！

* * *

一應東西齊全了，兩個人拉馬往城外走，佟飛霞道：「小兄弟，你跟我回佟家莊吧！」

丘浩搖手，道：「白髮蒼蒼，怎好去妳莊，我要先見見老惡人，然後弄個計謀去整十三個王八蛋。」

佟飛霞道：「何不去報官？」

丘浩道：「官家的告示也捉拿我呀！」

佟飛霞道：「如今你已變了樣，官家認不出你的！」

丘浩道：「妳不是認出我了？」

佟飛霞道：「不錯，我是認出你了，不過，有件事情我想問你！」

丘浩道：「甚麼事？」

佟飛霞道：「幾天前丁化龍的府中寶物被十三惡人劫去不少，這件事你知不知道？」

丘浩道：「嗨，他們終於得手了？」

佟飛霞道：「你沒參加吧？」

丘浩道：「我這才逃出黑獄三天半，我根本就不知道，怎麼會參加？」

佟飛霞道：「我告訴你，官家已集人馬，準備大舉搜山，聽說出兵五千衆！」

丘浩冷笑，道：「五萬衆也休想找得到，只有我……」

佟飛霞道：「好哇，你為官家立大功，官家就不會再抓你了。」

丘浩搖頭，道：「丁化龍不是好官，我不管。」

* * *

出了城，丘浩往西行，但佟飛霞却不回莊，她拉馬跟着丘浩一邊走。

「妳回去吧！」

「我跟你走！」

丘浩道：「我去的地方很危險，萬一遇上惡人，我不知道能不能保護妳！」

佟飛霞哈的一笑，道：「你看我需要有人保護嗎？」

丘浩道：「你看我如今變得這麼醜陋，滿頭銀髮像老頭，還有我這雙手，粗糙似石頭，妳不嫌棄？」

佟飛霞忽然落下眼淚了！

「妳哭了，妳想通了，妳被我提醒了，是不是？所以你也傷心落淚了。」

佟飛霞道：「不是的。」

丘浩道：「你騙不了我，如今我長大了，我甚麼都知道，你以為我仍是幾年前的小野孩子？」

佟飛霞道：「才不是呢！」

「那妳為何掉眼淚？」

「我是因為太高興了才落淚！」

「你太高興？唉，我甚麼時候才能高興呀！我活了這麼大，就不知道甚麼叫高興，甚麼是眞快樂，我只挨揍，我只有被人罵！」

佟飛霞道：「還有你滿身都是疤，

十三惡人把你打得很慘，我知道。」

丘浩想起佟飛霞也知道他身上滿是疤痕，那是因爲有一回他和佟飛霞住在一起——那次在山神廟的時候，兩人肌膚相接時佟飛霞發現的。

丘浩道：「所以我永遠也不知『樂』的滋味！」

佟飛霞道：「我也很久未高興過了，因爲我爹要我嫁出去，我心中却有個影子，你知道那個影子是誰？」

「誰？」

「你呀！」

丘浩苦笑道：「現在，妳心中的我消失了？」

「才不呢，我心中的你更明顯了！」

「白髮滿頭，妳還想我？」

「我不計較，小兄弟，所以我跟來了！」

丘浩道：「我正動腦筋整治十三惡，妳跟着我就不太好了，所以妳再好還是回家去！」

佟飛霞道：「回去以後要上花轎，我是逃婚出來的！」

她拍拍馬鞍上掛的包袱，又道：「這是我多造的衣服，好在外面換着穿！」

她這是一句謊言，無非是想跟在丘浩身邊！

佟長青的女兒的武功也是一流的！「閻王刀」佟長青的武功不比十三惡人稍差，眞要一對一，鹿死誰手不一定。

前面又到渡口了，丘浩無奈何，心中正琢磨，他打算生個法子不叫佟飛霞跟着他！

突然間，渡船上跳下一批人，有一半是公差！

丘浩把長髮半遮面，低着頭當先往前走，他要儘快往船上登。

「喲！那不是佟家二姑娘嗎？」

「是你呀，羅大叔，你們從山中來呀？」

這些人原來是衙門辦案的，數一數總共有二十人，爲首的敢情正是「冷面金剛」羅玉。

羅捕頭已走到佟飛霞面前，呵呵一笑，道：「二姑娘！甚麼時候喝妳的喜酒呀？」

他邊說邊看前面的丘浩。

丘浩與羅玉面對面的擦肩而過，羅玉就沒看清丘浩這個人，一頭白髮，十四個大小惡人中是不會有的。

這已是十年有多了，他只注意十三煞。

此刻，羅玉指指上船的丘浩問佟飛霞：「我好像見那老人和妳一道來渡河的，他是誰？」

佟飛霞怎敢說是小惡人。

她笑了，道：「是我爹一位朋友！」

羅玉道：「佟莊主的朋友，爲何不替大叔引見引見？」

佟飛霞道：「等下一回再來，我帶他去見大叔！」

羅玉仍然往船上看，只不過丘浩以背對着他。

渡船快開了，佟飛霞拉馬上了船，她對羅玉揮揮手，這光景還眞叫造化作弄人。

那羅玉眞想上船見見白髮人，因爲他乃武家，只一看丘浩的身段，就知道這人不簡單，武功一定高。

對於高人，羅玉是樂意結交的。

* * *

過了河，往山中行，佟飛霞問丘浩：「剛才那人是府台衙門的人，是我羅大叔。」

「羅……」

丘浩心中一緊，他對這個「羅」字似乎有印象！

佟飛霞沒發現丘浩的反應，她又對丘浩道：「記得否，幾年前咱們倆還騎在一匹馬上呀，那時候……」

「那時候我還小。」

「那時候我也小呀。」

丘浩道：「妳長得更美了。」

「你長得更高更壯了，嘻！」

「妳笑甚麼？」

「我笑呀，我曾見你和那個毒女子光着身子睡在一起，我當時很生氣！」

丘浩道：「後來我們不也是睡在一張毯子下嗎？那已經習慣了。」

佟飛霞道：「何不重溫舊夢呀！」

丘浩道：「甚麼叫重溫舊夢？」

佟飛霞穩住馬，道：「上來吧，你先騎上，然後我坐在你後面！」

丘浩看看天色，道：「也好，我們騎一段，我把衣服送那老惡人之後，就要設法去整吳王八他們了！」

他現在改口了，改口叫十三惡王八蛋！

* * *

騎在馬上走山道，那馬扭得更厲害，馬上的兩人便也摟得更緊了。

佟飛霞有着異樣的感覺，她這種感覺在上一回却沒有，上一回她抱的是娃兒，現在不同了。

現在丘浩既粗又壯，初冬的天氣有些涼寒，佟飛霞好像抱個暖袋似的好舒暢。

初冬的天氣黑得快，大山裡黑得更快。

丘浩抬頭看，前面又出現那座山神廟，眞是有緣「千日」能相會呀！

爲甚麼是「千日」能相會，不是「千里」能相聚？只因爲丘浩已三年多未與佟飛霞來此了，算一算正好有「千日」。

佟飛霞在丘浩身後吐氣如蘭，道：「天黑了，咱們又在這裡過夜，眞是巧呀！」

丘浩道：「我也想吃點東西了，我帶了一大包。」

佟飛霞先下馬，興冲冲的往廟中一瞧，她回頭笑道：「裡面還是舊時的模樣。」

丘浩把馬拴好，摸摸腰上插的刀，跟着就提了一包吃的進去了。

果然仍是舊模樣，門窗破的不太多，地上鋪的草也碎了，天冷那得升上一堆火。

丘浩把吃的放好，奔到附近撿了許多乾柴抱進廟裡，很快就由佟飛霞把火升起來了。

丘浩取出吃的，分一些塞在佟飛霞的手上，笑道：「吃吧，這對妳也許是苦，對我却是享受。」

佟飛霞吃着，她問丘浩：「你是怎麼黑髮變白髮，他們怎麼虐待你？」

丘浩嘆了一口氣，道：「上一回……唔，三年多了，妳告訴我丁化龍府中的寶物不運了，丁化龍要親自一網打盡十三個惡人，是吧？」

佟飛霞道：「那是羅大叔去我們莊上邀我爹的時候，羅大叔說的，我爹的傷未好，所以就沒有去！」

丘浩道：「我就把這消息送進洞中，想是一定可以換來解毒藥的，可是……」

「你換到了解藥了？」

「不錯，可是我因沒有聽他們的去殺幾個人頭送回去，所以我又被他們囚在石牢裡，三年不見人，三年未聞說話聲，我這是急得頭髮也白了。」

佟飛霞怒道：「眞是一羣沒心肝的大惡人！」

* * *

丘浩把地上的草拍平坦，把佟飛霞的毛毯鋪在上面，又把新製的陰公度的衣服也打開來，對佟飛霞道：「二姑娘，妳睡吧！」

「你也睡呀！」

「我這樣坐着就好，比我在『長生室』不知好多少倍！」

「甚麼『長生室』？」

「就是黑獄中的那個小囚室。」

「可惡，這是諷刺嘛！」

丘浩道：「我還是沒被他們超生。」

佟飛霞道：「別忘了，我們也曾經一起睡過呀！」

丘浩道：「那時候我們都小。」

佟飛霞道：「那時候也天眞嘛。」

「所以我坐在這兒，妳睡。」

「不，你不睡，我們坐到天亮。」

丘浩看看佟飛霞，他不知道，當佟飛霞第一回看見他的時候，那顆芳心中就再也抹不掉丘浩的影子了。

* * *

丘浩的身體已有變化，他與從前不大同。

從前年紀，被涂小蘭或佟飛霞抱着光溜溜的也沒異樣感覺，但如今佟飛霞只幾句話，他就覺得不自在。

此刻他被佟飛霞伸手拉，不由得站起來了。

佟飛霞很高興，江湖兒女眞爽快，解衣鑽進毯子裡，她掀起毯子一角，道：「快睡呀！」

丘浩看得一瞪眼，心中噗通跳，這在過去是沒有這種怪現象。

睡就睡吧，只要自己規矩就好了。

他果然睡下了，睡在佟飛霞身邊。

佟飛霞伸臂猛一摟，一個粉面便貼上去了。

丘浩初時沉得住氣，無奈時間一久，他便全身上下冒火似的熱……脫吧，脫光了睡覺才舒服。

一個是十六七的小伙子，另一個是十八九的大姑娘，兩個這麼光溜溜的摟在一起，可就不像丘浩十二三歲的時候了。

這一摟抱可就摟出問題了。

一個是初嚐禁果奇妙無比，另一個婉轉鶯啼羞紅面，山神廟的二郎神好像也火了。

* * *

二郎神當然會火，怎可在他這神廟中亂來？

於是，二郎神把天兵調來了。

就在天剛放亮，山中的烏鴉才開始叫的時候，山神廟外來了人——只不過雖非天神下凡塵，可也叫丘浩吃一驚，因爲一共來了四個人。

如今的丘浩更機靈，人未到他就聽見有動靜了。

他見佟飛霞的面上有淚痕，却是笑得很甜，便輕輕的起身穿衣服，對於昨夜的美妙，他覺得眞好，也難怪呂王八、尚王八，還有吳王八他們三對樂此不疲。

丘浩也發現一塊布巾上滿是血，他當然不知道那是佟飛霞送他的最寶貴禮物——姑娘的貞操。

他這裡剛剛穿好衣衫靴子，廟門外的馬匹仰首長嘶。

丘浩伸頭只一看，四個怒漢奔來了。

* * *

四個人是甚麼人？

丘浩一看就認得，他走到廟門衝着來的四個人點點頭，道：「嗨，四位大俠全來了。」

前面一人猛一怔，道：「你是何人？」

丘浩道：「眞是貴人多忘事呀！」

忽然，一人拄着鐵杖站上來，他戟指白髮的丘浩，道：「你……你好像一個人……」

丘浩道：「你說我像誰？」

那人正自尋思，忽見廟內儷影一閃，佟飛霞出來了！

「喲，四位伯伯都來了！」

那拄鐵杖的老者雙目一亮，道：「咦，妳呀，賢姪女怎麼會在這裡呀？」

「張伯伯，我們昨夜就在這兒住呀！」

老者叱道：「甚麼？妳一個大姑娘家，怎好……」

另一仗劍大漢指着丘浩，道：「賢姪女，這人很是面善，他是誰？」

佟飛霞道：「是我的朋友呀！」

另一身揹虎頭雙鈎的大漢道：「他叫甚麼名字？」

丘浩已忍不住了。

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就是你們見過的小惡人吶！」

來的四人並非別人，正是「摘星聖手」皇甫大山、「關山飛鷹」秦大川、「秦川鐵手」司馬大膽、「黃河魚叟」張彤四人。

那張彤奔上前仔細瞧，這一瞧他就叫開了！

「操，這小子正是小惡人，他改扮了，老弟們，你們休忘了，十三惡人中有個姓白的狐狸精，那女人最善易容術，這小惡人的頭髮易容了。」

丘浩苦笑道：「胡說八道！」

張彤又吼道：「娘的，快四年了吧，你一刀傷得老夫幾乎斷臂，又搶走我四百多兩銀票，今天遇上，算算咱們之間的總賬吧！」

丘浩道：「算甚麼總賬？是你想拿我去官家領賞，我自保，就免不了有死傷，再說你出手打死我的馬，銀子是賠我馬的，誰搶你銀子了？」

張彤吼道：「一匹馬也需四百多兩銀子？」

丘浩道：「我的馬兒值一千兩銀子，算算你還欠我五百多兩呢！」

張彤大怒，叱道：「娘的，幾年不見，這小子變成個油條了。」

丘浩道：「跟你們學的。」

張彤舉杖，雙目一厲，道：「三位老弟台，合力先捉住這小子，十三惡人便容易找了。」

秦大川道：「正合我意！」

「咻」，他的虎頭雙鈎已分握雙手。

皇甫大山長劍一指，道：「小惡人，你眞要我們動兵刃嗎？我以為你應該知道，你一點機會也沒有了！」

司馬大膽鐵牌猛一旋，道：「小子，束手就擒，帶我等去找十三惡人，老夫保你不死。」

丘浩道：「唉，這麼說來，你們準備四打一了？」

張彤道：「小惡人，為了抓十三大惡人，也只有如此對付你了。」

便在這時候，佟飛霞雙手分開護着丘浩，她尖聲的道：「不，他不是小惡人，他是被害的可憐人，你們不能這樣對他，他比誰都可憐，請四位伯伯相信我！」

張彤冷冷道：「佟二姑娘，妳休忘了，妳爹也是傷在十三惡人手中的！」

佟飛霞道：「却不是傷在他手中，你們不知道，他這幾年受的苦可大了，他……」

張彤叱道：「閃開，不要再說了，我們捉住這小惡人，為的是捉拿十三惡人。」

「摘星聖手」皇甫大山道：「賢姪女，十三惡人打劫丁總督在洛陽城內的家，劫去不少價值連城的寶物，已經牽連到洛陽知府丘大人了，我們這是應羅捕頭之請，再一次出來主持公道，不能眼看着清官丟官，妳讓一讓！」

佟飛霞急得臉也變色了。

她想着夜裡與丘浩的繾綣，那種溫柔滋潤與熱情綢繆的妙境，又怎能看着丘浩被四大高手圍殺而不顧？

丘浩却面皮一緊，道：「看情形，你們是不放過我了？」

張彤道：「你說對了！」

丘浩緩緩拔出尖刀，他可憐兮兮的道：「我眞的不想殺人，可是我又不想被人殺，四位大俠，我會出刀的，但我不會要你們的命，如果你們把我殺死，我也認了，只不過刀槍無眼，萬一割破你們身上的皮肉，我先抱歉。」

還有這種說法的。

雙方打仗不求勝利，表明不要對方的命，而對方可以要他的命，這要不是他的本事大，就是他瘋了。

不過，這世上還眞有這種打法，不要說人與人之間有這種打法，國與國之間也有！

丘浩這話，便佟飛霞也吃一驚，她以為丘浩瘋了。

張彤指着佟飛霞道：「妳還不退到一旁去！」

他口中說着，已一杖直往丘浩頭上擊去，就好像他一杖打在馬頭上的姿式一樣狠。

丘浩出左手推開佟飛霞，右手刀來不及上阻，只好以左臂斜擘來杖。

「砰！」

張彤的杖打在丘浩的手臂上，他自己倒覺虎口一麻，還以為這一杖打斷丘浩的手臂了，却不料丘浩連眉頭也不皺一下。

這光景，可把四個大俠嚇一跳。

丘浩只這一招，他也心中驚喜，這幾年天天在「長生室」中劈石崖，他的四肢比鐵還硬。

那張彤退開一丈半，低頭看他的鐵杖，嘩！鐵杖也似彎了，心想，這小子練的是甚麼功夫呀？

再看丘浩，他乾脆把尖刀收起來了。

他冷冷的拍拍雙手，道：「四位大俠，你們動傢伙吧，我也不用刀子了！」

「摘星聖手」皇甫大山一看，這太不像話了，憑四人在這關洛道上的威名，怎好聯手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小子！

「噹！」

皇甫大山把劍抛在地上，道：「好，你不用刀，我不用劍，空手拿你！」

丘浩點點頭，道：「眞俠客也！」

秦大川也收起虎頭雙鈎，便司馬大膽的鐵牌也抛在地上了。

這是有用意的，他們三人自恃身份與名聲，就算今天抓住這小惡人，傳揚江湖，那是大失顏面的。

張彤一看，只好也把鐵杖抛在地上了。

一邊的佟飛霞本來滿面戚容，正為丘浩擔心不已，如今看這情形，心中多少有了安慰。

她對丘浩已產生信心，因為丘浩一舉臂就把打來的鐵杖擊彎，而他一點也未受傷，江湖上她是第一次見。

既然有了信心，便也放心的閃退到廟門下。

* * *

丘浩一見四個圍住他的人各擺架式，緩步移動，他不動，暗中運足內力，力貫雙臂與雙腿，但見他不動，但足下發出沙沙的碎石聲。

功夫到了他這種境界，身子便比千斤石還重，地面有下陷之勢。

「打！」

張彤只一吼叫，另外三人便也掌拳齊出，果然四面狂濤八方風雨，好一陣拳打脚踢。

但聞劈劈啪啪一陣响，緊接着四團圍攻的人影紛紛倒翻出三丈外，一個個雙臂直甩。

那張彤甩得更厲害。

「他奶奶的，你這小惡人練的是甚麼功夫？老夫的拳頭擂在鐵棍上一樣。」

丘浩也已鼻青臉腫，只不過他只動拳掌，再看他的雙足，業已踩地半尺深了。

這說明如果他再動雙腿，四個人就慘了。

司馬大膽驚道：「看來只有動傢伙了！」

佟飛霞道：「不可以！」

皇甫大山道：「賢姪女，這是我們抓十三惡人唯一的一條綫索了。」

丘浩冷冷道：「憑你們這功夫，休想抓住十三惡人，除非……」

皇甫大山道：「你說甚麼？」

丘浩道：「沒有我，你們休想得手！」

皇甫大山道：「你是他們的繼承人，江湖未來的大惡，你會幫我們？」

丘浩大吼，道：「我不是小惡人，我也不是他們的繼承人，我比你們更恨他們！」

張彤哈哈冷笑，道：「那就帶我們去抓十三惡人，証明給我們看。」

丘浩道：「不，現在不行。」

張彤怪叱道：「三位老弟，我們能相信小惡人的話嗎？休忘了放羊的孩子叫狠來了的故事。」

皇甫大山道：「那麼，你便跟我們去見一個人。」

丘浩道：「我誰也不見，我要急着去辦一件事。」

他辦的事，就是要送衣送吃的給老惡人——「秦嶺老怪」陰公度還在老龍嶺的最高處。

他却又不能說出來，急得差一點冒汗。

他知道，高處不勝寒，如果仍在石牢中，那是山腹，就不怕天寒地凍，老人家瘦得皮包骨，雙腿又不良於行，他若去晚了，說不定陰公度會死在洞中。

* * *

張彤第一個拾起鐵杖，於是，另外三人也拾起兵刃，那張彤沉聲道：「小惡人，你若能從我四人的兵刃下逃走，我們今天就放你一馬！」

佟飛霞又急了，她大叫：「不要動刀子呀！」

丘浩對她苦笑，道：「怕是免不了啦！」

於是，四把兵刃抖閃着不同的光芒，發出淩厲的嘯聲，一股腦的往丘浩殺過來了。

丘浩狂吼如虎：「殺！」

半空中，他的招式變化可大了，遠交近攻、左盤右挫，空中發出劈啪叮噹之聲，着實叫人認不出他在半空中一招之間使的是甚麼功夫。

五團人影分開來，丘浩的新衣破了五處，差幸未傷及皮肉，他的白髮也散開來了。

張彤摸摸自己的面，沒出血，但也叫他吃一驚，丘浩果然未要命。

皇甫大山也想不透，自己的絕招「摘星一劍」竟然會被小子以「單鳳朝陽」變為「葉底偷桃」而閃躲得妙。

司馬大膽鐵牌砸空，頭頂上挨了一記，如果是刀，他就完了。

秦大川的虎頭雙鈎被尖刀阻於中途，力道一緩，只在小惡人的上身切過三處而未傷及要害，不由火冒三丈

，大吼一聲，二次再撲。

另外三人也換移包抄上來，不讓丘浩有逃走機會。

佟飛霞急得要哭了。

便在這緊要關頭，遠處有人大喊：「等等，等等！」

這又是誰來了？

丘浩只一刀，便把再次撲擊的秦大川殺得暴退不迭。

於是，丘浩吃驚了。

只見山道上匆匆的奔來十幾個官家的捕快，爲首的敢情正是「冷面金剛」羅玉。

丘浩更走不了啦！

皇甫大山幾人仗着手中兵刃，緊緊的把丘浩圍住。

羅玉已抱拳道：「再次搬請幾位大人相助，羅玉是前來接各位大駕的，不知此人是誰？」

張彤指着背對羅玉的丘浩，道：「這就是我說過的十三惡人的接班人小惡人吶！」

羅玉雙眉一揚，道：「怎的白髮……」

丘浩忽然轉過身來，道：「我不是小惡人，我也不是十三惡人的接班人，我比你們更恨他們十三個！」

羅玉一瞪眼，不由仔細看，啊，雙眉之間一點紅，他……他是……

「浩……你是浩……丘浩……」

丘浩眨眨眼，道：「這兩個字我好像很熟，只不過我想……我在十三惡人面前，他們叫我娃兒……」

羅玉雙目淚光一閃，道：「你……你是少主人，你叫浩，你小時候常騎在我肩上……你……五歲那年……嗚……」

羅玉說不下去了，他痛哭失聲。

這光景，可把張彤幾人怔住了。

佟飛霞更是又驚又喜，她幾乎僵住了。

羅玉張臂，十分難過的去抱丘浩，但丘浩後退，他怕上當，他怕羅玉騙他，因爲羅玉是官家的人。

羅玉站住了，他也明白丘浩的反應。

「浩，你爹因爲丁總督的失寶，就快被朝廷撤職了，朝廷限期他在一個月之內破案，否則就把大人拿辦，浩，你爹是淸官吶。」

漸漸的，丘浩從模糊的印象中出現了輪廓，他的爹、他的娘……還有……羅大叔……

唔，十一年多了吧，這對他是個既殘酷又漫長的日子啊，他能有多少的記憶？

他只記得被十三惡人毒打的痛苦，人都是一樣，痛苦是不會忘記的，但歡樂最易忘懷。

這些年來，丘浩已被痛苦掩埋了一切，現在……

現在他漸漸的有了記憶，記憶起那早已快消失殆盡的歡樂童年。

他睜大了苦盡的雙目，流出比血還濃的眼淚。

他也伸出雙手。「羅大叔……」

「啊！你終於記起你的羅大叔了，孩子啊！」

兩個人一湧而上，緊緊的擁抱在一起了。

於是，佟飛霞掩面大哭起來。

眞是令人唏噓。

皇甫大山也深深的浩嘆。

張彤別過臉去，重重的擰了一把鼻涕甩在地上，那絕不是凍出來的。

司馬大膽對秦大川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秦大川道：「那得問羅捕頭了。」

羅玉帶來了十二名捕快，這光景他們也楞住了。

羅玉撫摸着丘浩的面龐，他流淚不擦，雙目盯着丘浩，就好像在找丘浩的童年。

「孩子，你這頭髮……」

丘浩不回答，他把衣衫解開來，道：「羅大叔，你們看我這身上……」

羅玉一看，不由大罵，道：「這十三惡人眞可惡，把少主人打得如此悽慘……」

丘浩的身上盡是疤痕，看得人不由直搖頭。

丘浩道：「我挨打過日子，又被他們囚在黑獄中幾年，因爲我沒有聽他們的話，殺幾個人頭送回去，他們叫我把你們幾個的人頭切了用油紙包回去，可是我下不了手，我有機會也不出刀，所以他們把我囚起來。」

這事張彤早知道，只不過以爲丘浩在騙他。

他現在相信了。

丘浩又道：「這頭髮是急出來的……」

羅玉大吼：「我饒不了他們！」

丘浩道：「羅大叔，我爹他……」

羅玉道：「只要破案，大人不但不會撤職，而且一定有賞，我就是爲這件案子而四處邀人吶。」

丘浩道：「我娘她……」

羅玉道：「前幾年夫人常哭，爲的是想你，這幾年你有個弟弟，如今也快十歲了。」

丘浩高興的道：「好呀，我有弟弟了！」

羅玉道：「少主人，跟我們一起回去吧，這是一件喜事呀！」

丘浩道：「不，我還有事，羅大叔，你們先回去，我一個人要去個地方。」

羅玉拉住丘浩不放手，道：「我再也不放你了，少主人，你爹娘望眼欲穿吶！」

丘浩道：「十年已過悲慘夢，也不急在這一兩天，如果羅大叔要帶我回去，那就在這山神廟等我，我去去就回來，我不怕他們十三惡人！」

張彤道：「羅捕頭，他沒吹牛，本事大得不得了！」

羅玉道：「少主人，我怎麼放心吶

，不如我們一起去，如何？」

丘浩道：「我已有抓他們的計謀了，羅大叔，你們且等我回來吧！」

皇甫大山道：「羅兄，就依他的，讓他去吧！」

佟飛霞還在掉眼淚，這時走到丘浩身邊，道：「你叫丘浩，也是『求好』，所以你不殺人，我沒有看錯你！」

丘浩爲佟飛霞拭去淚，道：「我已白髮蒼蒼，不配妳呀，但咱們……」他想着起昨晚，不由又嘆道：「妳保重！」

佟飛霞羞紅了面，她低頭了！

丘浩拔身而起，飛一般的往深山中奔去了。

＊　＊　＊

「冷面金剛」羅玉伸手拉着佟飛霞，道：「佟姑娘，你們好像認識很久了？」

佟飛霞道：「見過幾次面之後，他去我家，後來就遇見張伯伯了！」

羅玉道：「他去過你家？」

佟飛霞道：「羅捕頭，他被十三惡人逼着服了毒，那些惡人一心要他當惡人，爲的是將來繼承他們爲惡江湖，就給他服下一種毒藥，他只有二十一天好活，如果在這期限，他能把你們之中任何一人的頭切了包回去，他們就會把他中的毒解掉，也才成爲他們眞正的繼承人，但是他不忍殺你們，包括我爹在內！」

羅玉驚道：「他去佟家莊想殺你爹？」

佟飛霞道：「不是的，他是找一位大夫，那位于立大夫被我姐妹先一步由秦嶺十八盤請來我家，他是打聽之後才又匆匆的追到我家，可惜那大夫又回去了！」

羅玉嘆口氣，道：「眞可憐呀！」

佟飛霞道：「昨夜他告訴我，他再追到于立大夫的家，于大夫却死了，他無奈何的只有回去了，唉，他被囚在石牢裡三年多！」

幾個人聞言都發了火，決心等丘浩回來之後，大家合力捉拿「黑獄十三煞」。

＊　＊　＊

丘浩的心情十分複雜，他現在又明白一件事，他的父親乃洛陽知府大人，在過去，他太小了，丘冠中在金州當知府時，他甚麼也不懂，如今他明白了！

雖然明白，但他還是忘不了「秦嶺老怪」陰公度！

他這是爲了陰公度而往高山上奔的。

他的動作十分快速，沿着山壁往上攀，不多久，便找到那個荒涼的山窟。

「老惡人，我回來了！」

窟中發出微弱聲音，道：「小惡人，你……」

丘浩提着包袱奔過去，只見陰公度在打哆嗦——天氣冷，又飢餓，就快撐不住了！

「小惡人，你再不來，怕是見不到你了！」

丘浩道：「我說回來便一定會回來，快，絲棉袍子絲棉褲，快快換穿上！」

「有吃的嗎？」

「當然有，三天也吃不完！」

這一下，陰公度可樂了！

「眞是有良心，比非吾那小子可有良心多了！」

他把棉衣穿上身，吃的盡是滷味醬肉帶油餅。

陰公度餓極了，一口氣吃了一半下肚。

他顫巍巍的對丘浩道：「吃，小惡人，吃飽了打仗才有力量！」

丘浩也啃了一斤醬肘肉，泉水喝了十幾口，拍拍肚子道：「飽了！」

陰公度道：「走，我要看你殺了我的孽徒！」

丘浩道：「老惡人，洞中一共有十三個惡人，我一個人能行嗎？」

陰公度道：「我以爲你一定可以！」

丘浩道：「我却認爲不對勁。」

「你怕了？」

「誰怕誰？」

陰公度道：「既然不怕，那就走！」

丘浩道：「他們藏在老龍洞，不會出來的！」

陰公度道：「你在洞口罵，我在樹上看，他們聽你罵，一定會出來的！」

丘浩道：「我若是打他們不過呢？」

陰公度拍拍胸脯說道：「有我！」

丘浩哈哈笑了！

「你笑甚麼？」

丘浩道：「老惡人，你行動不便，怎能和人搏殺？你分明想坑我。」

陰公度道：「小惡人，我今年多大年紀，便我也弄不淸楚，但看我這模樣，應該是七老八十了，我還能活幾天？所以我躲在樹上候着！」

丘浩道：「你想幹甚麼？」

陰公度道：「若有機會，便給我那孽徒以致命一擊！」

丘浩道：「老惡人，吳非吾不是好對付的人吶！」他頓了一下，又道：「還是跟我下山去，我把你藏在安全地方，等我再來整他們！」

陰公度搖頭，道：「不，小惡人，老夫心意已決，不想假手別人，你念在我指引你逃出來的恩情，答應我的這個要求吧，否則……」

丘浩道：「老惡人，我也要提醒你，萬一他們圍上來，我是無法照顧你的！」

陰公度道：「你放心，我不會拖累你的！」

丘浩一百個不願意，但這時候也別無他法，遂咬咬牙道：「好吧！我也正想試一試他們十三惡人的眞才實

力！」

他扶着陰公度下得老龍嶺，到了半峯上的那塊巨石前。

陰公度左看右瞧的點點頭，道：「唔，非吾眞可惡，他在這兒開了洞。」

丘浩指指巨石，道：「樹上有牛角，我吹暗號開洞門，老惡人，你怎麼辦？」

忽見陰公度張臂抱住一棵大樹，雙手用力攀，猴子似的上了樹頂！

他把身子掩藏在樹葉層裡，還對丘浩扮鬼臉。

丘浩嘆口氣，取下牛角便對着洞口吹起來。

於是，巨石移動了。

丘浩在洞外不進洞，他大聲的叫：「各位大叔阿姨們，我回來了！」

洞中沒有反應，丘浩再叫：「男王八，女王八，一羣人出來呀，你們的接班人回來了，怎不出來迎接呀！」

「轟！」

巨石又闔上了，激起碎石紛飛！

這光景丘浩怔住了，他有些不信邪的又對着洞口吹牛角，於是，那巨石又移開尺半寬的一道石縫！

丘浩遂又大聲喊：「喂，你們的接班人回來了，吳王八，你不出來問問我這接班人是怎麼逃出黑獄的？」

他話聲甫落，從石縫中「颼颼颼」的躍出男女十三個惡人來了。

「黑獄十三煞」來了，十三人四下看，發覺洞外面只有丘浩一個人，吳非吾可就火大了！

「小王八，你在洞外駡我們？」

「是呀，我駡你們是一羣男女王八蛋呀！」

吳非吾忽的仰頭大笑……

他這麼一笑，另外十二人的臉色都變了。

十三惡把丘浩圍在正中間，丘浩仍然面帶笑。

巧兒上前，道：「娃兒呀，咱們把你養大，又給你吃又給你花，你走時阿姨還送你金葉子一把，怎麼也把阿姨駡上了？」

丘浩道：「我駡你們大伙呀，當然也包括你了！」

悟空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娃兒，和尚大叔對你不錯吧，我也變成王八蛋了？」

丘浩道：「和尚王八，勉爲其難吧！」

悟空道：「唉，吾道不孤了，吾人有後了，他眞的成爲名副其實的小惡人了！」

吳非吾叱道：「可惡，我們叫你去殺人，你却空手而回，把你囚在長生室，那是要你知錯能改，變成既惡又狠的江湖第一惡人，正準備滿五年再放你出來，你……你……」

丘浩道：「我急瘋了，我白髮了，我火大了！」

吳非吾道：「你尚未雙目變赤，更未曾生出獠牙，你當知道，狗爲甚麼拴起來才凶殘吧！我就是要你凶殘，而你却怎麼會逃出來的？」

丘浩道：「你很想知道嗎？」

吳非吾道：「我不但要知道，更要知道陰老怪逃到那裡去了！」

丘浩道：「甚麼陰老怪，他是你師父！」

吳非吾道：「我當年跟他學藝的時候，才稱他一聲師父，當我把他囚在洞中起，他就不是我的師父了，他是我的階下囚了，哈……」

丘浩道：「你這是在放屁，你們不是有人告訴我，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嗎？」

吳非吾道：「屁！陰老怪乃是不受尊敬的老惡人，我跟他學藝，他還留了一手，他可惡！」

丘浩道：「有你這般黑心的徒弟，是我也會留一手！」

吳非吾道：「少放屁了，你快說，你們是怎麼逃出來的？那陰老怪逃往何處了？」

丘浩道：「我可以對你實說，不過，你吳王八實在太可惡了，你們十三個人都是混蛋，我拚命回來送信，免去你們再上當，他娘的，你們反把我囚起來，一羣王八蛋，還以爲我是個娃兒呀，任你們踩，任你們踏，只會挨揍不說話！」

呂不悔早捺不住了，他駡道：「操你娘的，你在老子們的眼裡仍然長不大！」

厲莫野道：「小子你駡夠了嗎？」

丘浩道：「厲王八，駡你們不痛不癢，動刀子才是我的目的！」

厲莫野哇哇怪叫，道：「他奶奶的，咱們當初的目的是幹甚麼的？這不是養虎爲患嘛，操！」

丘浩發現十三惡人抄傢伙了！

聽得屠大年沉聲道：「這小子眞的要造咱們的反了，吳老大，當初把他摔死在大山裡，那有今天這一架打！」

吳非吾初時也驚懼，因爲如果丘浩沒後盾，他怎敢一個人如此大膽的當面開駡所有的人，這一定是附近藏有人，所以他四下裡看！

只不過他看了半天也沒見一個人，此刻聞得屠大年的吼聲，便冷沉的道：「白白養了十來年，沒看到丘閻王把這小子的人頭掛在城樓也罷，今天宰了這小子，咱們在洞中過太平日子去！」

他看起來未動，但他的右腕一抖，「銀線魔爪」便朝着丘浩的肩頭抓來！

就在同時，呂不悔的五把飛刀流彈似的出手了！

這二人均以丘浩未習過的招式，準備一擊而中，省却痲煩！

丘浩的身子就好像一棵被大風吹的樹，東倒西歪的把擊來的飛刀與魔爪閃躲得十分巧妙！

這動作是怎麼學的？

「颼！」

「過山虎」萬子壯突然把血槍捅來，口中厲吼：「你個王八蛋死吧！」

丘浩仍然搖晃上身，他左掌在血槍自下巴前方三寸之地滑過的時候，狠狠的一掌劈在槍桿子上。

「啪！」

萬子壯的槍桿被丘浩一掌劈斷！

這一像伙眞管用，十三個惡人瞪眼了。

悟空大吼一聲：「娃兒，看棒！」

丘浩拔身而起，他口啣尖刀出雙掌，掌掌劈在悟空的那根長棒上，發出「霹啪」聲兩响。

悟空大翻身，落在地上楞住了，因爲他的棒被丘浩的雙掌劈斷了。

他怎知道這幾年丘浩在囚牢中天天劈石頭，雙掌擊石成粉，比鐵拳鷹爪功可就厲害多了。

丘浩露了兩手，吳非吾已知道這小子成精了。

吳非吾大聲吼，道：「咱們合擊，這小子絕不能放他逃走！」

白盼兒忙搖手，道：「吳老大，你這是何苦呢？娃兒再不是，也是咱們調教出來的接班人，再看看咱們每個人都已是四十出頭五十歲的人了，這洞中未來的歲月，由誰照顧咱們呀，我以爲別再找娃兒痲煩了，我要收他當我的乾兒子，你們不會反對吧？」

吳非吾一瞪眼！

呂不悔已吼道：「誰要他當乾兒子！」

白盼兒道：「我要，你若不要，就別再找我！」

她好像在玩眞的了！

一面說，一面往丘浩走過去，而且還伸手去拉丘浩，那模樣眞像媽媽拉兒子，既關心又愛護，滿面含笑感動人，眞叫丘浩無法拒絕。

四週站着十二惡，白盼兒笑呵呵的去拉丘浩，她拉住丘浩的右臂，再哈哈笑道：「娃兒是我的了！」

這話丘浩未聽出來，他還在吃驚中，本來他是要躲的，但他又不忍令白盼兒難堪！

就在這時候，白盼兒一個投懷送抱，側身捲向丘浩的懷中了！

眞的動作詭詐，白盼兒出刀更詭，她的那把尖刀直往丘浩的肚子插去。

丘浩只覺寒光一閃，也不管那是一把刀，左掌疾往那抹寒光拍去。

「叭！」

寒光被打得一偏，從丘浩的左側劃過皮肉切過，丘浩的左掌便也標出一束血雨！

於是，他把右臂狂抖，直把白盼兒抖得摔出三丈外！

丘浩受了傷，他不但左手痛得厲害，他的左脅下也在流血，直叫差一點完蛋！

這情形令丘浩只有一個想法——快逃！

他拔身而起，揮尖刀往風雲與石大海二人殺去。

風雲與石大海分站兩邊，也同時出刀，但丘浩却從二人之間往山下狂奔而去！

吳非吾火急的大聲吼：「快，不能放走這小王八！」

風雲、石大海、尙不邪、屠大年、李老三與呂不悔幾個，拔身直往山下追！

吳非吾氣得直跺脚，他厲吼：「咱們改了暗號，這王八蛋却在洞口亂吹一通，不理又不行，等宰了這小子，以後就不會有人再找上這兒了！」

他正說着，突然間，自樹上飛下一團人影，「轟」的一聲罩向吳非吾的頭。

太突然了，吳非吾大吃一驚，便是巧兒、齊飛兒、白盼兒、悟空、萬子壯幾人也吃一驚，怎麼樹上會藏着一個人沒發現。

不錯，「秦嶺老怪」陰公度飛身下來了。

對於這種機會，陰公度是不會錯過的！丘浩是怎麼逃出來的，丘浩不說，當然，陰公度在甚麼地方，丘浩更不會說！

就在吳非吾在洞口樹下氣得直跳脚的時候，陰公度飛身罩上吳非吾。

他的雙手指甲三寸長，狠狠的掐住吳非吾的粗脖子，他還哈哈怪笑如梟，道：「我親愛的好徒弟，二十七年七個月十一天半，你把爲師關得好慘吶！」

吳非吾旋身狂甩甩不脫，他的脖子不但緊得直噎氣，而且也在流血，血還流得眞不少……

銀絲魔爪狂往陰公度的肚子背上脅下抓，抓得衣碎肉裂，但陰公度仍然哈哈笑，就好像吳非吾的魔爪是抓在別人身上似的。

陰公度就是掐緊了吳非吾的脖子不鬆手，老惡人眞的要拉他的徒兒墊底了。

巧兒在驚慌之下，出手打出練子爪，她把練子爪打在陰公度的右肩頭，猛一拉，想把陰公度拉開。

「啊！」

巧兒右臂貫力拉，却拉脫陰公度肩頭半斤肉。

陰公度的雙手仍然不鬆手，吳非吾的面色也紫了！

齊飛兒撲上去，尖刀猛一切，那麼狠的抹過陰公度的脖子，發出「噗」的一聲響！

那是一股鮮血標出來時發出的聲音。

鮮血也把吳非吾的臉染紅了，但那一雙枯槁有力、指甲鋒利的手指，却仍然掐緊了吳非吾的脖子未鬆開。

吳非吾往一邊倒，他用力的把陰公度的無頭屍體搬開來，推倒在地，一手已扶在巧兒身上了。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江楓等與張四姑會合後，得悉他們曾與敵人作過一次激戰，傷亡慘重，導致人手銳減，幸而大部份精英無恙，不過經此一役後，敵方居然明目張膽，入住他們下榻的客棧，大有立刻下手的用心，只好加强戒備，把人手集中在一處，以備應變，不過敵方高手仍然不斷入住客棧，當中還有兩個怪人，聽過老叫化描述兩人特徵後，江楓神色凝重……



俠義奇情連載小説／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巧施苦肉計　探取敵方情

張四姑走到正廳門前，輕叩木門，開門的竟是青鳳。

也許早已由兩個小狐女口中得知訊息，所以，青鳳臉上並未有太多的驚喜，目注江楓微微一笑，道：「你來了？」

張四姑當先跨入廳門，直入內室，江楓却握住了青鳳一隻手，道：「謝謝妳，在最重要的時候，妳幫了大忙。」

青鳳緩緩抽回左手，道：「快去看看你岳母的傷勢。」

江楓怔一怔，接道：「妳……妳……」

妳了半天，不知道該說些甚麼。

「雪、霜二位妹子是小嫡凡塵的仙女，我好喜歡她們，梅花和我一樣，身世堪憐。」青鳳道：「張姨說你命犯桃花，在劫難逃，溺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不要喜新厭舊，我就很滿足了。」掩上房門，轉身帶路。

明知梅花也在羅蘭的房中，江楓突有舉步維艱之感，那扇木門，竟使這位一代豪客勇氣盡消，不敢跨入。

吟霜閃身而出，低聲道：「江大哥，怎麼不進去啊？」

「我……我……有點……」

「是害羞，還是害怕？」吟霜嫣然一笑，道：「我們都不怕，你怕甚麼？青鳳和梅花在張姨安排下，都拜在我娘膝下，變成一家人了。」牽着江楓一隻手，走入室中。

羅蘭靠在床頭上，半坐半卧，容色依舊是那麼嬌艷。

看江楓一臉微帶慚愧的古怪神色，羅蘭很想笑，但又想起張四姑的警告，只好强自忍住，那種要笑不笑的神情，其古怪處，實不在江楓之下。

吟霜看看江楓，又看看娘親，忍不住格格大笑起來。

低着頭削梨子的梅花，抬頭看了江楓一眼，又低下頭去。

她也在笑，只是笑得很隱密。

張四姑道：「二丫頭，別笑了，超級强敵已住入客棧，危機迫在眉睫，妳江大哥愁得要死，妳還笑得出來。」

羅蘭掀被而起，跳下床來，道：「江楓，是不是眞的？」

天狐武功的另一個特色，是駐顏也駐心，讓女人不失純眞。

「是眞的，羅蘭，妳的傷勢怎麼樣了？」江楓看見羅蘭左臂右腿上，仍包紮着白色綳帶。

「臂上的刀傷已結疤，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羅蘭道：「大概可以動劍了。」

「不要逞强，來人的武功可能很邪氣……」

「江大哥，」吟霜打斷了江楓的話，道：「能不能看出，他練的是那一類的武功？」

「我沒有見過。」江楓道：「據錢缺告訴我，他們週身如有雲氣環繞，透發着冷寒迫人的訊息。」

「那是一種寒陰之氣凝聚之徵，」吟霜道：「能形於外，這人的功力很深厚了。」

「不錯，我們不能大意，我已請老叫化通知所有的人，在廳中會聚，」江楓道：「不能讓他們後援趕到，我要爭取主動。」

「對！先下手爲强，我和妹妹去求証一下。」吟雪牽着吟霜一隻手，穿窗而去。

張四姑道：「青鳳、梅花，妳們遁身庭院，監視四外，最好不要讓任何人看到妳們。」

「是！我們會盡力而爲。」二女應了一聲，人也穿窗而去。

「大姐又收了兩個弟子？」

「青鳳的基礎紮實，聰慧尤過梅花。」張四姑低聲道：「學起五行遁術，領悟極快，這世上的靈慧少女，都被你給欺負了……」

「四姑，這話就不公平了，」羅蘭竟然接了口，道：「我對江楓越來越佩服了。」

「羅蘭，好好的坐息，說不定剛入夜，就要展開一場惡戰。」張四姑牽一下江楓衣袖，急急退出。

江楓低聲道：「大姐，羅蘭佩服我甚麼？」

「兩個小狐女仍保着處子之身，是麼？」

江楓點點頭。

張四姑道：「你如要佔有她們，她們不會拒絕吧？」

「這我就不知道了，我沒有試過，」江楓道：「也沒有動過這個念頭。」

「羅蘭佩服你就是這一點了，兩個小狐女天仙化人，又每天纏在你身上，耳鬢廝磨，你能食指不動，連大姐也有點佩服了，你外表不羈，內心君子，羅蘭要說的就是這個，你們的關係不同，我不想她說得太露骨。」

「大姐說得是。」

但聞步履聲動，老叫化帶着羣豪大步而入。

歐陽昭走在最後，五個弟子臉上汗水隱現，想是剛才在另一座跨院中習練劍陣。

北劍父子、南刀師徒、鄧飛、刁鵬、鐵拂大師、青鶴道長，加上歐陽師昭徒六人和老叫化子，一共十五個人，把一座小廳快擠滿了。

桌椅不夠，大家就藉地而坐。

江楓一抱拳，道：「諸位前輩、兄弟，終南山一戰，損失了我們大部份的同道，江某十分悲痛。」

「江兄弟，武林蒙塵，江湖淪劫，」老叫化接道：「他們爲武林重光大業而戰，死而何憾？如今强敵又追踪而來，大有斬盡殺絕之心，現在如何拒敵，才是要研商的事情。」沒有人反對，看來活下去似是更爲重要。

「搏殺强敵一事，江某全力以赴，但佈陣用兵之策，還要麻煩張大姐了。」

張四姑黯然歎口氣，道：「敵人以飛鷹、靈犬覓踪，我們已避無可避，只有挺身而戰一途，諸位請隨身携帶衣物，今夜一戰之後，我們可能會撤離開封，爲避免實力太過分散，諸位分組埋伏，測試敵人實力之後，如能一舉獲勝，就把他們誘入荒郊，一舉殲滅，此戰之策，以殺敵爲主。」張四姑劃分各組的人手後，羣豪離開小廳，各去準備。

但歐陽昭沒有離去，這位以正道自許、端莊自持的人物，身經終南山一場血戰之後，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對江楓笑一笑，道：「羅蘭又收了兩個乾女兒，她們也同時拜入了張四姑的門下，這倒省了不少事，四個女兒一次過出嫁，也算是前所未有的一段佳話了。」

江楓無法回答，只好連聲應是。

「去看看羅蘭吧！你妻子已經準備更衣應戰。」張四姑道：「她腿傷還未全癒，不宜舞刀弄劍，但我們勸不住她。」

「胡鬧！胡鬧！她腿傷還未痊癒，四姑，妳可不能派任務給她。」歐陽昭眞的有些急了。

「可以，但她生性好强，自己提劍上陣，我可是沒有法子攔阻。」張四姑道：「一場苦戰累下來，如花似玉的妻子，跛了一條腿，那就美中不足了。」

歐陽昭不再答話，衝入了羅蘭的房中。

「去看看兩個小狐女，怎麼這樣久還未回來，」張四姑道：「會不會有甚麼閃失。」

「不會，」江楓道：「她們兩個若眞的被人留下了，我去了也沒有用。」

「江大哥好謙虛啊，」吟霜道：「我和姐姐都明白，我們兩個人加起來，還是不如江大哥。」

兩姐妹牽着手，穿窗而入。

「奇怪，你們爲甚麼不走廳門？」張四姑道：「是不是穿窗越牆已成習慣？」

「不是。」吟霜道：「青鳳和梅花姐姐施展遁術，隱在庭院中，我們不能看到她們。」

「究竟是看到沒有？」

「沒有，」吟雪道：「張姨，我們沒有經過庭院，自然是看不到了。」

「那麼多人都沒有看到，我們怎麼能看到呢？」吟霜道：「走過庭院，步入廳門，張姨要是問我們看到兩位姐姐沒有，要我們怎樣回答呢？」

張四姑微微一笑，道：「果然厲害，已經青出於藍了！」

「名師出高徒啊！」江楓笑道：「她們論事判敵，已確有大姐的慧能了。」

「說吧！」張四姑道：「敵勢如何？是否已有了拒敵之策？」

吟雪看着吟霜，吟霜却搖搖頭，道：「妳說吧！姐，我想得不很週全。」

「是兩個眞正的高手，玄陰氣功，

已至登峯造極。」吟雪放低聲音，道：「一對一，爹也未必是人敵手，但最使我擔心的是，不知道他們還練了甚麼毒功，所以，我想把他們誘入荒郊，請江大哥和他們放手一戰，一來可測試一下江大哥的成就，二來，也讓對方暴露出他們的惡毒武功，使我們有所防範，不知張姨的意下如何？」

「想得很週到，我們選擇一個地點，引他們入伏，只是由誰人作餌呢？」

「自然是江大哥了，」吟雪笑道：「他們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殺江大哥，江大哥是最好的餌，他們決不會放手。」

「是不是要我詐敗？」

「對！但你不能讓他們瞧出破綻，最好是你能稍勝一人，讓他們聯手合擊，你再詐敗。」吟雪道：「荒郊夜戰，再全力施爲，五十招內還不能力斃兩敵，我和妹妹就施下毒手，取他們的性命。」

「以一人力敵兩個聯合出手的高人？」張四姑有些擔心，說：「江楓能應付嗎？」

「應該可以。」吟雪道：「至少他可以逃跑，張姨，放心吧，我怎會謀害親夫？」

「姐，我也有點擔心啊，」吟霜道：「不能讓江大哥一人涉險。」

「那妳就遁身潛踪，一旁觀戰，必要時，出手相助。」吟雪道：「但不可露出馬脚。」

「不用了，吟霜，吟雪說得對，打不過，我可以跑啊，妳隱身一側，我反而心有所慮，作不到恰如其份，敵人有高手，也有智者，錯一步，就坐失誘殺良機。」

「好吧！我應該對江大哥寄於信心。」吟霜說得很委屈，眼眶中有了淚水。

江楓不敢多看，急急說道：「我去看看和尚，大姐費心安排地點，佈署埋伏。」急步走了出去。

吟雪呆呆的望着江楓消失的背影，道：「張姨，我是不是錯了？」

「沒有錯，騎馬行船三分險，何況是對敵作戰。」張四姑道：「決定了，就這麼辦！」

「妹，妳說呢？我心裏好不安。」

當眞是事不關己，關己則亂。三個女人心中，都深深的愛着江郎，以他作餌，再好的謀略，也有些不敢放手。

「照說，江大哥能夠勝任，我只是擔心，」吟霜道：「萬一他受了傷，妳不心疼啊？」

「唉！江大哥那裏受傷，姐就把那裏割下來補給他。」

「姐，不要這樣啊，江大哥勝過我們十倍，他不會受傷的，我只是瞎說呀。」

「他只有十之一二的危險，一是敵人另有高手隱藏，展開合擊，二是敵人練成了莫可測度的武功，一出手就施展出來，」吟雪道：「使江大哥措手不及。」

聽到二女交談，張四姑倒是放心了，笑一笑，道：「這樣子瞻前顧後，那裏能成就大事？我會交代他小心應敵，不要再想這件事了，來！我們研商一下設埋地點。」

* * *

江楓找到了大和尚，那是在相國寺外的豆兒莊，大和尚一個人躲在房間裏，自斟自飲，正喝得不亦樂乎，江楓却突然進門。

大和尚怔了一怔，笑道：「我忘了你是胸有錦秀，和尚躲不過。」一面眨動眼睛，示意江楓這裏有問題，不可大意。

果然，二豆姑娘很快的衝了進來，打量了江楓一陣，笑道：「原來兩位是朋友啊？我去拏杯筷。」

「兄弟，逗逗她吧！」大和尚用的是傳音之術，道：「丫頭耳目聰敏，武功不錯，小河裏，可能潛藏了一條大魚。」

「我……」

「你抓到了我和尚的把柄，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今天就索性喝個痛快，不醉勿歸。」

「好啊！兩位儘管喝，這裏有好酒、好菜，保君滿意，而且距晚餐上客還早……」二豆的話，明顯的沒有說完，但她却住口不言。

這大概就是少女的矜持了。

「酒菜都不錯，就是少了兩個陪酒的美女，和尚是沒有這個毛病，我這位兄弟可就無女不歡了，怎麼樣，二豆姑娘，能破例讓和尚躲在房裏喝酒、吃肉，能不能破例找一位姑娘陪酒？」

「我們店面小，從未遇過這種事，我去問問娘該怎麼辦？」二豆說完話，轉身而去。

「兄弟，和尚已拉開了場子，以後看你的了。」

「大和尚，强敵已找上京華客棧，」江楓也用傳音之術，道：「四姑已安排今晚的大戰佈署，喝過兩杯，我們一起回去。」

大和尚微微一怔，道：「橋歸橋，路歸路，等一下和尚先走，你掏掏兩個丫頭肚子裏有些甚麼寶？不要心存仁慈，她們是敵人，你不下手，別人着了先鞭，來個陰溝裏翻船，可別怪我。」

大和尚說對了，一來就來了兩個，二豆牽着三豆的手，並着肩兒走進來。

「我娘說，小飯店不與這個，實在無法找姑娘陪酒，我陪兩位喝幾杯，娘又不放心，要我帶着妹妹一起來。」

二豆說得很自然，有如背書一般。

大和尚瞇着眼睛打量二豆、三豆，竟還是眞的有看頭，雖然比不上兩個小狐女，也稍遜梅花、青鳳，但也算嬌若春花，她們穿着藍布衣裙，迎

客上菜，也沒有擦粉抹胭脂，全是天生的麗質、姿色。

「好！好！和尚雖是假和尚，跑的碼頭可不少，飯莊叫的陪酒姑娘，兩位是拔尖的漂亮，再說說我這個朋友吧！他是不怕家中失火，只怕在外面摔一跤，全部家當都穿在身上，家徒四壁，食無存糧，但他會盯梢，抓了我和尚不少把柄，一向是我請客，今天也不例外，銀子在這裏，妳們陪他喝，錢不夠就脫他的衣裳，我和尚不奉陪了。」掏出一塊一兩重銀子丟在桌上子，起身就走。

江楓暗暗忖道：「大和尚耍起來，還眞有點叫人招架不住，算了，已出現獅子、老虎，犯不着招惹這兩個小白兎，早些走吧！」心中定了主意，緩緩站起身子。

却不料二豆一把抓住了江楓的右手，笑道：「放心吧，和尚付的銀子，還可以讓你喝兩壺，坐坐嘛，我和妹從未陪過客人喝酒，今天可是頭一回，那和尚說了你半天的壞話，却瞧不出你有一樣好處。」

「甚麼好處？」

「讓女人一見動心。」

三豆送上一杯酒，接道：「二姐說得不錯，公子請飲此杯，我就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秘密。」

江楓似是被吸引了，心中忖道：「如此粗俗的手段，也能使人上鈎，我倒要看看妳們能玩出甚麼把戲？」

豈知單方醫大病，酒入口，江楓已覺出不對，不禁心頭冒火，如在百日之前，這口酒就能要了江楓的命，但現在的江楓，已非毒酒能傷，咬咬牙，硬把一杯毒酒喝下去。道：「說吧！甚麼秘密？」

「你叫江楓，對不對？」三豆歎口氣，說：「爲甚麼會瘋到一口把酒喝下去？聽說你身負絕世武功，也該機智過人啊！」

「不喝這杯毒酒，你們就能放過江某？」

「我們知道留不住你，但又不能不留你，因爲，不留你，舵主會殺了我們，你可以發頓脾氣，打我和姐姐兩個耳光，回頭就走，」三豆道：「可惜，你竟然喝下這杯酒。」

「喝了又會怎麼樣？」

「喝了會立刻暈過去……」三豆怔了一怔，道：「不對呀！你早該暈過去了！」

「如果一杯毒酒，就能叫我束手就縛，江某那裏還能和你們爲敵？說，妳們是天馬堂的人，還是天后宮的人？」

「都不是，我們是天王門的人，青鳳是我們師姐，我們也知道她現在汴京。」三豆苦笑一下，道：「殺了我們吧！我們自知不是你的敵手，也不願和你動手。」

「妳們怎麼會一眼就看出我是江楓？說了，我也許不會殺妳們。」

「天后宮傳出了你的畫像，江湖上你已是寸步難行。」三豆說道：「殺了我們，快些走吧！舵主已親自飛身傳報，再等一會，就會有高手趕到。」

「可惜的是，這遊戲無法玩下去，我有事，不能奉陪，看在青鳳的面上，我不殺妳們，我點了妳們的穴道，等妳們舵主來救妳們吧！」

二女點頭微笑。

「舵主就是那位掌櫃先生？」

「也是我們名義上的父親。」

江楓冷冷接道：「嚴肅點，裝出吃驚的樣子。」

二女一怔，江楓已及時出手，點了二女穴道，大搖大擺的出了豆兒莊，回到了京華客棧。

* * *

江楓誘敵很成功，力戰了五十招後，回身就走。

放步夜奔，快如閃電，這就如沙中淘金一般，到了張四姑預設埋伏的地點，只有那兩個絕頂高手緊追趕到。

江楓停下脚步，回笑道：「兩位，別的人沒有跟下來。」

兩個人一穿黑袍，一着青衫，一眼看上去，像是四十多歲的人，老叫化子描述得一點不錯。

「他們跟上來，也幫不了忙，」黑袍人冷冷說道：「你未出全力，詐敗誘敵，就是要我們追來此地了。」

（未完．四十三）



上文提要：高興和裴蒂串謀，訛賭騙了小莊繼承師業的「狐堡」，小莊還有一個「狐莊」，回去時，途中見「鈎子」和「隔墻倒」騙取女醫花旗的巨款，暫時不揭穿，記在心裡，不久，小莊又將狐莊輸給了高興，事後，才知道三女和高興夥同騙去他的師門產業，心有不甘，找高興理論，二人都說是正宗狐步的繼承者，相持不下，繼而動武，突來中原三怪作調解……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偵察狐步隱秘　二小和好如初

小莊已在山洞中躺下來，甚麼也不想，只想睡覺。

就在他似睡非睡之時，洞外傳來了衣袂聲。

由這衣袂聲聽來，此人的輕功極高。

小莊一躍而起。

他以爲可能是「中原三怪」之一，甚至以爲可能是范禹，發現了他曾偷窺他被「捉龍」的臭事。

他藏在接近洞口左側洞壁的石縫中。

在這位置上，他可以看到洞外的景物，但洞外之人，若不進洞就不易看到他，天上有弦月清輝。

就在這時又是一陣衣袂聲傳來。

接着又多了一人。

先來的人蒙面，應該說是套了個頭套，只露出雙眼。

後來者竟是「武林當舖」主人余大有。

余大有道：「朋友，我對你似曾相識。」

先來的蒙面人不出聲。

小莊望去，似乎對此人的身段也似曾相識。

余大有道：「朋友，不願交余某這個朋友嗎？」

蒙面人還是不出聲。

余大有道：「你既然不願和余某打交道，爲何要跟踪在下？」

蒙面人仍然不出聲。余大有逼上就攻出三掌。

小莊心頭一凜，別看他胖嘟嘟地像個市儈，動起手來可一點也不笨，

小莊以爲自己開了眼界。

只不過才十三、四招，蒙面人却佔了點上風。

這蒙面人居然用的是「狐步」。

小莊大驚。

這不是有點像四師叔裴元度嗎？

再說，四師叔不是已經被殺死了數年嗎？

余大有道：「老兄，我雖不敢斷定你是誰？却絕對敢斷定你是『狐步』門的四兄弟之一。」

這話正和小莊的想法一樣。

只不過小莊更進一步，以爲此人像四師叔裴元度。

這蒙面人還是不出聲。

裴元度固然了得，但余大有爲「中原三怪」之一，武功自成一家，也非同小可。

五十招之後，余大有越來越差，但要使他失招，大約要八十到百招之多。

小莊十分注意這蒙面人的「狐步」。

他發現自己學的還是皮毛。

他沒有學到精粹的。

余大有自知不敵，忽然全力疾攻一掌，退出五步道：「你到底是高鴻、徐起還是裴元度？」

蒙面人不出聲，正要再攻，余大有忽然倒縱而去。

蒙面人並沒有去追。

他只是負手佇立在洞外，仰望天上弦月，似在想心事。

小莊見機不可失，立刻走出。

蒙面人乍聞洞內有聲，立刻轉過身來。

如果他是裴元度，就該相認。

小莊未易容也未戴面罩。

只不過蒙面人只看了小莊一會，就目注天際不出聲了。

小莊道：「晚輩觀察了這一會，前輩頗似『狐步』門的四師叔裴元度，不知猜得對不對？」

蒙面人好像聽到。

「難道前輩不是四師叔裴元度？」

「……」蒙面人仍然目注天際。

是不願回答還是不便回答？

「如果前輩不是敝師叔，爲甚麼會『狐步』武功？」

對，爲甚麼呢？

「狐步」畢竟不像一般武功那麼普遍。

比喻說，太極劍法武林中就有好多派別會用。

至於內功心法，各門各派也大同小異。

蒙面人忽然望着小莊，目光十分銳利。

小莊心頭一寒。

看此人對付余大有的身手，他自己絕非對手。

只不過他理直氣壯。

既非「狐步門」的人，爲何會「狐步」？

難道除了令狐慈和高登，武林中還有一派？

小莊也凝視着對方。

稍後他道：「前輩不敢回答我的話嗎？」

蒙面人忽然出了手。

小莊一凜，立刻收攝心神，全力應付。

十招以後，他知道怎麼賣力也不成。

他爲自己訂了個極限，他接不下對方三十招。

自他除去「塞外雙魔」，他把自己估高了很多。

現在他才知道自己的份量有多重多輕了。

四十招後他挨了一腳。

要是四師叔，他會如此用力踩他一脚？

只不過他越看越像四師叔，由於他和四師叔的年紀差距最少，他和四師叔的接近就多些。

甚至他發現，對方出招狠辣，招招指向他的要害。

小莊眞想不通。

這人不是四師叔裴元度？

要是自裴蒂的行爲上去揣測，四師叔走了偏鋒也不是沒有可能，裴蒂的行爲不也太出乎意料了？

五十一招上又挨了一掌，小莊非跑不可。

他相信如果不跑，他會死在此人的掌下。

小莊想跑，而且也跑出七、八步，但被截住。

要比輕功，他也比此人差了一截。

回頭再戰，自然更是不成了。

連連中掌，行將不支倒地。

人影一閃，忽然有人參戰。

此時此刻任何一人參加對方，小莊都不可能再支持三招，來人却是幫他的，而且絕的是，這人居然是高興，小莊既驚奇又高興。

怎麼會是他？

他處心積慮，役使三女共同賺他，賭博作假，贏去了一堡一莊，換了別人，殺了他使他不會出去亂說還來不及呢，怎會幫他？

莫非又是詭計？

當然不，高興學的也是「狐步」，三個「狐步」在一起，以二對一，雖不能勝這蒙面人，却能保住不輸。

當然那也是指百招之內。

要是超過百招，只怕還是不成。

蒙面人在高興來了之後，不到二十招就收手走了。

小莊道：「爲甚麼要幫我？」

高興道：「幫助朋友有甚麼不對？」

「你詐賭贏去我師門的一堡一莊，還能算是朋友？」

「如果那一堡一莊根本就不屬於你們的呢？」

「不屬我們？是你們高家的？」

高興搖搖頭。

「你憑甚麼說那一堡一莊不屬『狐步門』的。」

「我沒有說不屬『狐步門』的。」

「你說話前後矛盾。」

「一點也不矛盾，那一堡一莊的確屬於『狐步門』的，但你們不是『狐步門』。」

「你是說家師令狐慈不是『狐步』創始人？」

「不是……」

「你只不過是爲自己詐賭騙去一堡一莊而找藉口罷了。」

「絕非如此。」

「我剛剛問你不屬我們是屬於你們高家，你爲何要搖頭。」

「因爲也不屬於我們。」

小莊迷惑了，道：「也不屬於你們？」

「對。」

「也就是說，你們也不是『狐步門』的創始人？」

「正是。」

小莊睉着眼道：「誰才是創始人？」

高興搖搖頭道：「只怕『中原三怪』也不知道。」

小莊道：「這麼說，你我的上一代

的上一代都是冒牌貨？」

「不錯，你師門是假的，我老爹也是假的。」

「那麼他們的狐步是怎麼來的？」

「那還用問。」

「爲甚麼不用問？」

「不是偷來就是騙來的。」

小莊忽然仰天狂笑一陣，道：「你眞坦白。」

高興道：「因爲坦白了以後心裡才舒服些。」

「看來你這人還不錯！」

「我以爲你也不錯！」

「我哪裡好？」

「至少被揭穿之後沒有死不認帳。」

小莊道：「錯了，雖然你說了一切，我還不信自己的師門是假的，更不信他們的絕學是偷來騙來的。」

「信不信都不要緊，以後會証明的。」

「如何証明？」

「剛才就初步証明過了，和你動手的人，你以爲像誰？」

小莊吶吶道：「有點像我四師叔……」

「這不結了！他想置你於死地，你總會看得出來吧。」

「我只是說他有點像我四師叔而已。」

「其實就是他，裴元度。」

「你憑甚麼那麼肯定？」

「不信可以盯上裴蒂。」

提起這女人，小莊有點噁心。

在他面前，這小女人一本正經，好像她那東西是金的玉的碰不得，却和高興眞刀實槍地大幹特幹。

當然發現了此事之後，他本來有點醋意的，誰也不免。

一旦一想開之後，他一點也不在乎了。

小莊對女人看來很隨便，却不是飢不擇食。

一定要他很欣賞的才玩。

他不像別人抱着「玩玩嘛！又不是要討老婆」的心理。

「走吧！我帶你去找裴蒂，証明這件事。」

「你要交我這個對你不大友善的朋友？」

「對，我很佩服你。」

小莊道：「我似乎沒有值得你佩服之處。」

「有，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　＊　＊

小莊和高興漸漸投緣了。

二人在酒樓上小酌，在臨窗桌邊吃邊聊。高興道：「我贏了一堡一莊對不？」

「當然。我沒有意思討回來。」

「爲甚麼，你本以爲是屬於你的師門的。」

「假如証明你和『中原三怪』人都在說謊，我會討回來的。」

「其實你不必討，我送你一堡或一莊。」

「送我？」

「對呀，朋友有通財之誼，反正是贏來的，好朋友嘛，送你一個又有何妨。」

「爲甚麼要送我？」

「絕對不是由於那一堡一莊根本就是你們的，當然也不是我們的，正因爲也本不屬於我們的，就送你二分之一有甚麼關係。」

「高興，你以爲那蒙面人是裴師叔？」

「你也能回答這個問題。」

小莊微微搖頭道：「像是像，但怎麼會是他？」

「爲甚麼不能是他？」

「他爲甚麼要殺自己的師姪？」

「這一點我猜不出來……」高興低聲道：「你看……」

向街心望去，行人不算多，一個胖嘟嘟的中年一搖三擺地走過，正是「中原三怪」中的余大有。

高興道：「小莊，有戲可看了。」

「甚麼戲呀？」

「跟我去就是了……」丟下一塊銀子，二人下了樓，這工夫余大有已在街角處轉了彎不見了。

追到街角處不見了余大有。

小莊道：「有甚麼戲可以看。」

「你沒看到余大有身後七、八步之處跟了個女人。」

「女人？是他的老婆？」

「他那有老婆？討一個死一個，一連死了十七個，以後也不討了，知道的人家也不會把女兒嫁給他了。」

「說句迷信的話——這是尅妻。」

高興搖搖頭，道：「只怕不是，好在我們很快就能找到原因的。」

此刻是黃昏後，天色黑下來，正是掌燈時分。

二人在附近民房上竄來掠去，不久就找到了地頭。

高興道：「找到了。」

「是不是剛才那一陣略帶沙啞的笑聲？」

「正是，像鴨子叫一樣，這是他的招牌。」高興道：「小心點，這老賊的身手不弱，別讓他發覺了。」

兩小打量一陣，不去前後窗，却在門外。

這是個半門，自下面或上面都能看到裡面。

屋內的人可能以爲這兒十分隱秘不會有人來，所以他們的行爲很開放，大膽不怕春光外洩有人看到。

余大有坐在太師椅上，雙腿擎起。

剛才跟在他身後那個少女扯着他的褲管把他的褲子扯下來，少女忽然發出一聲尖嘶。

其實伏在半門下面的兩小也差點失聲。

他們沒見過這貨色，就連常常「捉

龍」的少女也未見過這樣的怪東西。

東西不能算最大，約六、七寸之譜。

只不過那個龜頭像個大喇叭，也像個特大的草菇，不，草菇沒有那麼大，像特大的鵝蛋那麼大。

少女嚇得退了兩步，吶吶道：「怎麼這樣子。」

余大有道：「怎麼？這東西還有統一號碼嗎？」

「我……我『捉龍』兩年，見過的有五六百，可沒見過你這怪模怪樣的……」

余大有道：「我要妳『捉龍』，又不是要你陪我睡覺。」

兩小互視一眼，他們終於知道余大有娶一個死一個的眞正原因了。沒有一個女人能受得了這傢伙。

特大的鵝卵，差不多和嬰兒的頭差不多大了。

有人也許以爲，嬰兒的頭能出來，這東西也能進去。

其實這是錯誤的想法。

出來是下行，進去是上行。

更重要的是，生產時八卦骨盆張開，再大的嬰兒都能出來，在平常男女交媾，那骨盆未開。

骨盆未開，試想，那個能受得了？

「來呀，」余大有道：「開始吧。」

少女不過十三、四歲，先在小盆中爲他洗淨，輕輕擦乾，然後爲他握、捏、擄、搓。

余大有毛手毛脚去摸她的胸部，她半推半就。

余大有去摸她的下體時，她閃避而不許他摸。

「怎麼？妳不是幹這行的？」

「我們『捉龍』的不賣身。」

「摸也不是賣身。」

「不成，萬一手指用力搜入，處女膜就破了。」

兩小又互視一眼。

所謂「中原三怪」是不是就是指這方面怪？

當然不是，他們還有更怪的。

大約來說，是指他們的行爲不怎麼正派，至於這東西畸型，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外人知道。

至於「捉龍」的少女，她們有職業規章，絕不洩露客人的東西之大小或不一樣等等。

兩小不想再看了，悄悄退出。

小莊道：「眞是無獨有偶……」

「甚麼意思？」

「『窮仙』也差不多。」

「你是說他也『捉龍』？」

小莊說了所見到的一切，高興大笑起來，道：「眞絕，一個彎彎曲曲像丈八蛇矛，一個像個大鵝蛋，會不會『三怪』之名由此而來？」

小莊道：「『三怪』之中的『要命羅漢』鐵雄飛，是個粗線條作風的人，他不會如此走調吧？」

高興道：「那樣去看人就可能要吃虧了。」

小莊道：「這些『捉龍』的少女當初是如何幹上這一行的？」

高興道：「我倒是以爲這些也頗有來頭。」

＊　＊　＊

這是一家大賭場，門前掛了五盞孔明燈。

字號是「來發賭坊」，一來就發，不知是誰發。

附近百里內論規模這是最大的一家了。

小莊和高興事前溝通了一下，也就是研究了一番。

高興發現，若無助手，他並不比小莊高明。

他們先後來到一個特別單間中。

這兒有一桌「梭哈」，五個人玩，其中一人居然是「武林當鋪」主人余大有。

更意外的是，其中一個女人穿了男裝，居然是「女扁鵲」花旗。這些看來都是荒腔走板的人。

一位武林女名醫，居然在此聚賭。

這也許和她的巨額收入有關吧。

兩小都易了容，有人讓出位子，二人加入。

當然，別人並不知他們二人也算是當今武林名人。

的確，一個是「狐堡」堡主。

另一個是「狐莊」莊主，都算是青年才俊。

賭了三把，兩小各有贏輸。

小莊發牌，余大有道：「老弟，你有多少枱面？」

「二十萬夠不夠？」

「不算多。」

「你身上有多少？」

「五十萬不成問題。」

小莊道：「你賭多少我絕對奉陪。」

余大有道：「亮出來看看吧！」

小莊掏出二十五萬，然後彎腰自地上撿起一張三十萬兩的銀票。

這張銀票是高興先用脚碰小莊的脚一下，叫他看桌下，別人還以爲是小莊自己的銀票掉落地上呢，那是高興給他的。

小莊道：「老兄，夠不夠？」

余大有道：「要說夠不夠，那還差得多。」

小莊道：「多少才夠？」

余大有道：「五百萬兩還湊合。」

小莊道：「尊駕身上有五百萬兩？」

「身上沒有，到處都可以弄到手，你呢？」

小莊道：「我也可以辦到。」

「老弟，吹牛可不要吹炸了。」

「老兄，咱們先賭這五十萬兩如何？」

小莊和對方並不計較其餘的賭友

有多少枱面。

只不過最少也不能少於五萬兩。

小莊發了第一、二張牌。

第一家就是「女扁鵲」花旗。她的明牌是一張小七，人多，只好加上小七了。

第二家是高興，他是一張九。

第三家是余大有，他是一張十。

第四家那漢子是一張J。

小莊是一張K，而且是頂頭K一對。

他扣的暗牌也是一張K。

他的牌最大，由他說話，一下子就是五萬。

這五萬兩就打下兩家。

高興和第四家那漢子扣了牌。

現在只剩下三家，也都跟了。

小莊發了第三張牌。

「女扁鵲」花旗是一張七。她是七一對了。

余大有是一張A。

小莊發了一張八。

由七一對的花旗說話，她又加了五萬，枱面上已有十萬了。

余大有倒打十萬，變成十五萬，加上上次的五萬，已有二十萬了。

那知小莊「梭」了。

也就是五十萬全推了出去。

三張牌就梭了五十萬，這每張牌就值十六、七萬，也未免太貴了吧。

似乎花旗對她的七一對很有信心，咬牙跟了。

余大有的牌面是十A，也很不錯，他也跟了。

於是小莊發了最後兩張牌。

花旗又來了一張九一張Q。

她是七七九Q，當然還有一張是暗牌。

余大有又來了一張八和一張九，是十A八九。

小莊的牌面最好看，又來了一K一八。

他的牌面是K八K八。這當然有「富爾豪士」的可能性。

余大有道：「反正沒有枱面了，掀牌吧。」

小莊道：「你說過可以賭五百萬。」

「當然。」

「來個大『奧賽』如何？」

余大有道：「老弟，你的派頭不小。」

小莊道：「賭要痛快才夠味。」

余大有道：「大『奧賽』大到甚麼程度？」

小莊道：「你能大到甚麼程度？」

「由你來說。」

「應由你來說。」

余大有道：「三百萬兩。」

「就照你的意思。」

余大有瞇着眼道：「老弟貴姓。」

「姓馬，來自西北。」

「原來是西北的大戶。」

「不敢，不過在我們家來說，幾百萬銀子小事一段。」

「如果散局拿不出三百萬呢？」

「這顆人頭值不值三百萬。」

「不值。」

「再加一顆呢？」

「那要看是誰的？」

小莊一指花旗，道：「她的。」

不但花旗一楞，繼而驚怒，余大有也愕住。

花旗冷峻地道：「小子，你可別胡來。」

小莊道：「何謂胡來。」

這工夫花旗耳邊有細小的聲音道：「花旗，妳最好識相點，要不，就宣佈你的那朵花……」

花旗面色一變。

她聽出這口音不是小莊而是高興的。

花旗目前當然並未認出高興來，她也以「蟻語傳音」道：「憑甚麼？」

「就憑你下面的特殊景觀，加上妳有當不仁，大肆斂聚，甚至躭誤了好多重病之人而不治死亡，為了懲罰妳，此數不多。」

花旗傻了眼。

只不過她不信這年輕人知道她的秘密。

她只知道海棠和司徒紅看過她的下體。

花旗道：「笑話，我有甚麼要出血。」

那細小的聲音道：「妳如不出『血』，就當衆公佈妳身為名大夫在此聚賭，這已不應該，另外公佈妳那百年難得一見的大花和門簾。」

花旗的臉都綠了。

細微的聲音又道：「三百萬在妳算不了甚麼，何況未必會輸，總比當場出醜好些。」

「你們弄這麼多的錢幹甚麼？」

「豫南瘟疫，多少人死於此病，也有很多人為避此症，背鄉離井，還不是為了救災救難。」

「你眞會慷他人之慨。」

「幹不幹請即明白表示。」

花旗咬咬牙，大聲道：「我負責。」

余大有道：「他付不來你付？」

「當然。」

「付不出呢？」

「我也有一顆六陽魁首。」

「你是甚麼人？」

「放心，我的頭比你的頭還值錢。」

余大有忽然有所領悟，道：「我再加五百萬兩。」

花旗發出驚呼。

因為她已承諾負責三百萬了。

她却未想到三百萬進去了，還要再加五百萬。

一共是一千萬兩。

花旗的臉由綠變白而又變紫了。

小莊道：「看了。」

看了就是賭了這千萬兩。

這眞是史無前例的亡命之賭。

一把牌賭一千萬兩銀子。

花旗站起來要走。

小莊道：「還沒掀牌，妳怎知我會輸。」

花旗道：「不管你是贏是輸，我都不認這份帳。」

余大有道：「現在可以先揭牌了。」

余大有一掀，是個小順。

他的明牌是十A八九。扣了一張J。A可以當作小七用，也就是可當最大的牌也可當最小的用。

花旗一掀，不是「富爾豪士」，只是三張七而已。

她已輸給了余大有。

小莊篤定地一掀，竟是K八「富爾豪士」。

三條K，兩張八。

「富爾豪」當然比順子大。小莊正要收枱面。但是，余大有一攔道：「慢着！我是『同花順』。」

果然，他是個「同花順子」。

高興道：「這位仁兄有同花要聲明對不？」

小莊道：「對，你事先並未聲明。」

余大有道：「我說我已聲明過了。」

小莊問旁觀者，旁觀者不敢確定余大有，曾是聲明過他為「同花」的可能。

高興要動手。忽然門口出現了兩個人。

一個是「窮仙」范禹。

另一個是「要命羅漢」鐵雄飛。

兩小心中雪亮，原來三人狼狽為奸。

其實不是，「窮仙」和「要命羅漢」只是余大有的保鏢，每年送他們一萬兩銀子。有錢能使鬼推磨，眞是一點不假。

論武功及身份，范、鐵二人却不比余大有差，但他太有錢了。

有所謂：「雞鳴而起，孜孜為利。」以及「千里作官只為財」等句。意思是世人沒有不愛財的。

一僧入市，見市井衆生熙來攘往，不禁歎曰：「芸芸衆生，不過兩人而已！一個是名一個是利。」

只不過名的魅力有時比利稍要遜些，「寧愛生前一壺酒，不要身後萬古名」即為一例。

要動手也不是三人敵手。

現在小莊輸了，要拿出一千萬。

至少是七八百萬。

花旗要跑，被「窮仙」攔住。

兩小當然也走不了，高興以「蟻語傳音」對余大有道：「老兄知不知道此人是誰？」

余大有也以「蟻語傳音」道：「誰？」

「『女扁鵲』花旗！」

余大有心頭一震，道：「那又如何？」

高興道：「第一，她是醫聖，手頭極豐。另外，他是名大夫可治疑難雜症……」

「這和在下有何關係？」

高興道：「據說老兄的『本錢』太粗太大了些，以致十七位夫人皆因不堪負荷而亡……」

余大有面色驟變，道：「小子你敢造謠？」

高興道：「是否造謠，亮出一看便知。」

余大有道：「你想找死？」

「我當然不想死，但兩件大秘密，可以抵這數百萬兩銀子吧。」

「甚麼秘密？」

「第一件是范禹和你的『本錢』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怎麼哩？」

「彎彎曲曲，像張飛的丈八蛇矛……」

「眞的？」

「可以馬上驗証！」

「另外一個秘密？」

高興說了花旗的那朵奇「花」。

余大有差點跳起來。

高興道：「第一，她身為名醫，可以為你那本錢的前端縮小，其次，她那肉門簾之下的桃源洞比常人的大得多，你們二人湊合一下……」

余大有目蘊奇芒。

這些人沒有一個正經貨色，正如齊宣王對孟子說的：「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的話。天下之人不好色及不好貨的人大概不多。

只不過正人君子，清廉之士雖如鳳毛麟角，畢竟這世上還是大不乏人的。

余大有向花旗望去。

花旗有幾分姿色，又是名醫。余大有立刻向「窮仙」范禹以「蟻語傳音」說了，也和鐵雄飛打了個招呼。

花旗之所以不敢反抗，自然是由于高興以「蟻語傳音」揭了她的底，而且威脅她，不合作就宣佈。

當余大有和花旗以「蟻語傳音」溝通時，兩小已經溜了出去。而且枱面上的銀票全不見了。

停了一會再找他們，早已不見影子了。

* * *

余大有把花旗帶走了。

他有權自她身上找回輸掉的千萬兩銀子。

二十里外有個別業，是余大有的產業。

放下花旗，道：「花大夫，請勿介意。」

花旗道：「我怎麼會不介意？」

余大有道：「妳是看到了，我輸了一千萬兩。」

花旗道：「你輸了干我甚麼事？」

「話不能這麼說，他們二人認識妳……」

「可是我不認識他們!」
「至少他們知道大夫妳的底細。」
「知道又如何?」
「知道這底細的用處可大了!」
花旗道:「余大俠,身份要緊!」
余大有道:「如果揭開秘密,可就談不上甚麼身份了。」
「甚麼秘密?」
余大有毫不客氣,因爲他要証明一下,花旗是不是那小子說的那樣,立刻扯下了她的褲子。
花旗大叫「不可」。但她不能動。
余大有一看,「哇」!眞是大開眼界。
撩起那塊肉門簾一看,乖乖,眞是特號的。
他自己是特號的,她也是特號的。
余大有又爲她扯上褲子,道:「大國手,如今咱們更要合作了。」
「合作甚麼?」
「妳我同屬一類型的人。大多數人不能適合,你我却非常適合。」
花旗當然知道他在說甚麼,道:「甚麼適合。」
余大有立刻在床邊褪下了褲子。
余大有自她的驚奇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未見過這世面。
又自她的驚異眼神中看出,她有那麼點激動。
余大有說的不錯,他們算是絕配。
自然就不再談銀子的問題了。
二人有了默契,一拍即合。
於是余大有解了她的穴道,來了眞的。
一個是武林名醫,素日風評不惡。
一個是武林名人,素日岸然道貌。
余大有的鴨蛋粗的東西,固然也並不能很順利地進入,在二人合作之下,最後還是達到了目的。
只不過把她那特別寬敞的桃源洞穴塞得滿滿地。
以前她不接近男人是怕形象太難看。
一旦傳出去就變成了笑話。
如今又不忌諱些了,而且,打着燈籠也找不到這等搭配,兩人都慶幸這次的奇遇……
一個時辰之後二人興盡而畢。
余大有長嘆一聲道:「我一直以爲再也找不到老婆了。」
「怎麼,你以爲我要嫁給你?」
「怎麼?妳沒有這意思?」
「何必談甚麼嫁娶,就這樣常來常往不是很好?」
「總之不能朝夕相處……」
「小別勝新婚,另有一番情趣。」
「我知道妳有甚麼顧慮。」
「你知道甚麼?」
「妳怕知道我這『本錢』太畸型的人會好奇,爲甚麼別的女人嫁我不出兩三年就死,而妳却不會的原因?」
花旗不出聲了。
「我猜對了是不是?其實何必管別人的看法。」
「先過一段時間再說吧!」
「就依妳!我馬上在妳的診所附近買一幢房子。」
「不必!那更會惹人注意,何必呢?就在你這兒見面甚好,此處相距我的住處也不過十七八里路而已。」
「花旗,妳太好了!」
「只有你這麼說。我也以爲你不錯。」
「所有的女人也只有妳不嫌太大。」余大有道:「妹子,我要事先走一步,以後每五天在此聚一次。」
「不,改爲十天吧!」
「妹子,十天一次妳够了嗎?」
「善保眞茹是好的,不可太貪……」
余大有送走了花旗,想想這巧遇眞是上天按排上,不進賭場那有這一段奇緣呢?
花旗返回住所,有個病人在等她。
看過病之後,正要閉門,有個人走了進來。
來人竟是「窮仙」范禹。
花旗以爲他和余大有在賭場中聲援過她,也算一份人情,道:「范大俠,眞是稀客!」
范禹邊走邊道:「以後就不是稀客了!」
花旗閉上門,這表示看病時間已過,明日請早。
回到屋中,見范禹大剌剌地坐在她的卧室內床邊上。
花旗是甚麼人?一生閱人無算。
她一看范禹的神色就知道來意不善。
「范大俠,請到客廳來坐吧!」
「不,這裡就好!」
「范大俠是不是來看病的?」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花旗道:「范大俠有事就說吧!」
范禹曖昧地笑笑道:「花大夫,妳欠我的人情!」
「只有一點,所以想無代價爲你看一次病。」
「那只怕還不够。」
「不够,怎麼樣才够?」
「范某一直以爲,咱們二人很相配!」
「我們?」花旗的臉色很不好看。
「不錯,妳雖然還不到四十,在一個女人來說,却也不算小了,我也不過六十左右,不是配得正好!」
「范大俠,時候不早了。」
「早得很!至少上床還早!」
「范大俠,請注意你的身份。」
「我的身份還是一樣,只怕妳的身份……」
「我怎麼樣?」嗓門提高了。
范禹搖搖手,道:「妹子,別動肝

火,我給你一樣東西看!」說着竟然亮出了傢伙。
花旗心中大叫,怎麼世上的奇怪「東西」都被她遇上了!余大有如鵝卵,此人的有如彎曲的蛇矛。
花旗別過頭去不看。
范禹道:「我希望和你配一配。」
「老沒正經,我要下逐客令了!」
范禹道:「妳敢嗎?」
「爲甚麼不敢?」
「妳以爲妳是正經女人嗎?」
「我有甚麼把柄在你手中?」
「余大有的錢比我多還是他的鵝蛋比我還適合妳?」
花旗爲之色變。
她相信她和余大有的事范禹在暗中看到了。
「你……你看到了?」
「純屬巧合……」
「因此你要來訛詐?」
「這是甚麼話,我只想告訴妳,很早以前我就對妳有胃口了,以我的身份,今後妳不必再怕別人欺侮了!」
花旗冷冷一笑,道:「好意心領!」
「多一個男朋友也沒有甚麼!」
「你不配!」
「余大有配我就不配?」
「對!他是他你是你!」
「如果我非要不可呢?」
「你是找死……」衣袖一甩,袖內飛出一物。
只要是名醫,多少都會用毒的。
只不過有人涉獵得多些,有的人只學少許。
因爲醫生不用毒,至少也要救中毒的人,所以毒是醫生必學的一門旁支。
飛出的東西像個荷包,繡得很精緻。
范禹當然知道厲害,原勢不變自床上升起,穿窗而出。
那知他已經吸入了少許,在院中一墊足,向屋上掠去,掠了一半就墜了下來。
現在,花旗站在他的面前。
「花旗,我只是愛慕妳而已……」
「剛才我要是不施毒,你會用强!」
「不會的!」
「范禹,雙方已經抓破了臉,合該你要倒楣。」
「妳要……」
「由于你的口風不緊,放了你必會到處宣傳。」
「不會的,妳看不上我就算了……」
「你有那麼好?」
「花旗,咱們沒有緣,爲我解了毒我也死了這條心。」
「你的心死了。人也差不多!留你不得!」
「怎麼,妳眞要殺我?」
「你以爲我的心那麼善?」(未完·三)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可　飛．圖

四君子

仗義救助弱女　惹下奪命禍根

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濟南府。

神順門外的一品樓。

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中午時分，陽光普照。

座已上了九成，可是，吃酒飯的客人仍然不停的湧進來，十幾個店小二忙得團團亂轉。

坐在賬房裏面的周大掌櫃，眼看愈來愈好生意，臉上泛起了一抹微笑，不停的和熟客打着招呼。

一個蓬着頭髮、一身青衣的年輕人，慌慌張張的衝進來，大聲叱喝道：「怪事年年有，從沒今年多……」

正在低着頭打算盤的賬房先生，突然抬起頭，望了蓬髮少年一眼，叱道：「二虎子，小聲點兒成麼？慌慌張張的叱喝，趕着報喪啊，你……」

二虎子道：「報喪！可不是報喪麼？」

賬房先生怔了一怔，道：「二虎子，你可是誠心和我搗蛋麼？當心轟你出去。」

二虎子笑一笑，道：「是眞的，我二虎子有幾個膽子，敢和賬房先生開玩笑，你吩咐一聲下去，斷了我二日兩碗剩飯……」

周掌櫃皺皺眉頭，接道：「二虎子，你說清楚一些，替那家報喪來的。」

對一品樓大掌櫃，二虎子可是一點不敢放肆，躬身一禮，道：「回大掌櫃的話，普利門外的王舉人。」

周掌櫃怔了一怔，道：「王武舉人家死了甚麼人？」

二虎子說道：「自然是王舉人了，要是王家死了個老媽子，我二虎子也不會給她報喪啦！」

一品樓吵鬧的人聲忽然間靜了下來，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

因爲，王武舉人在濟南府是有名的人物，他家業大，輕財好義，不論甚麼人，只要有事找他，總不會叫人失望。

周掌櫃臉色一沉，冷冷的道：「二虎子，你是說普利門外的王武舉？」

二虎子道：「是啊，咱們濟南府眼下，就這麼一個武舉人，不是他，是誰？」

周掌櫃臉色更難看了，冷冷說道：「二虎子，你在胡扯甚麼？今天早上，王舉人還在這裏訂了一桌酒席，晚上要請幾個朋友聚聚，時間還未過兩個時辰，怎麼會死了。」

二虎子道：「大掌櫃，我沒有說王舉人死了，我是說他人還沒有死，不過，報喪的事，確實是王舉人家裏交代下來的，我二虎子有幾個膽子，敢開這樣大的玩笑。」

人未死，先報喪，這可是千古未曾有的事了。

而且，報喪的又是濟南府的名人王武舉，事情就更爲嚴重了。

半晌沒有講話的賬房先生，冷笑一聲，道：「二虎子，你是吃飽了撐着啦，閒嗑牙嗑上了王舉人，你小子有幾根骨頭，敢這麼放肆吆喝？」

二虎子滿腹委屈，接道：「我說二大叔，我二虎子怎麼敢造這種謠，你老人家借給我幾個膽子，我也不敢啊！」

這時，原本鴉雀無聲的酒樓，突然又開始吵鬧起來。

敢情是沒有人相信二虎子的話。

周掌櫃揮揮手，道：「二虎子，你出去吧！王舉人仗義疏財，是咱們濟南府有名的大好人，他有一身武功，從不仗勢欺人，你拿了甚麼人的好處，在背後這麼咒他，不怕有傷陰德麼？」

二虎子還想辯說，但見周掌櫃的不停揮手，攆他出去，嚇得他再也不敢開口，轉身向外走去。

這當兒，坐在樓下一角處的一位藍衫人緩緩站起身子，攔住了二虎子道：「小兄弟，請坐過來，咱們喝一杯。」

二虎子抬頭望了那藍衫人一眼，又望望自己身上的襤褸衣衫，有些自慚形穢的說道：「我不認識你。」

藍衫人笑一笑，道：「小兄弟，相逢何必曾相識，我請你喝一盅。」

一品樓的生意太好了，這藍衫人的衣着又不很講究，所以，也沒有人太注意他。

二虎子猶豫着走了過去，坐在藍衫人的對面。

藍衫人旁邊還坐着一個小斷，十五六歲的年紀，長得很清秀。

提起酒壺，藍衫人替二虎子倒了一杯酒，道：「小兄弟，先喝一杯。」

二虎子似是有些餓了，一杯酒下了肚子，立刻大吃起來。

藍衫人直等他吃得放下筷子，才微微一笑，道：「小兄弟，你剛才說的那位王舉人，是怎麼回事？」

二虎子歎口氣，道：「大爺，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王舉人的家確是在發喪，而且，明日午時還要開祭，但王舉人還好好的沒有死。」

藍衫人回顧了身側的童子一眼，又道：「小兄弟，那王舉人爲人如何？」

二虎子道：「眞眞正正的大好人，仗義助人，不求聞達，我二虎子最少也受過他們一百次的好處。」

藍衫人笑一笑道：「很好，小兄弟，你吃飽了沒有？」

二虎子站起身子，抹抹嘴巴道：「差不多了，多謝你大爺賞我這頓酒飯，我還沒有請敎你大爺貴姓啊！」

藍衫人笑一笑，道：「我也姓王，算起來和那位王武舉還是同家門了。」

二虎子苦笑一下，道：「我走了，二虎子別的能耐沒有，只能跑跑腿，找個人甚麼的，王爺，我就在普利附近走動，要找我，隨便找個野孩子問一聲就行了。」

藍衫人笑一笑，道：「好！小兄弟，咱們如有借重之處，定當找你小兄弟。」

二虎子轉身走了出去。

藍衫人回顧了隨行的小斷一眼，低聲道：「六妹，咱們要不要去瞧瞧？」

青衣小斷緩緩道：「應該去瞧瞧，不過，咱們先要打聽清楚那位王舉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咱們不能再幫助惡人，自找煩惱了。」

藍衫人點點頭，道：「對！咱們要小心一些。」

站在賬房中的周掌櫃想了一陣，突然叫道：「二虎子呢？」

賬房先生怔了一怔，道：「走了。」

周掌櫃歎口氣，說道：「王舉人是何等身份，二虎子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撒這麼大的謊啊！」

賬房先生一拂嘴上的八字鬍，說道：「大掌櫃說的是啊！這等大事，二虎子怎麼敢說謊呢？」

周掌櫃道：「我得去瞧瞧。」

大步出店，向前走去。

藍衫人也帶着那青衣小斷，結了賬，隨在周掌櫃身後走去。

他們跟在周掌櫃後面走，連打聽王宅在那裡也省了。

＊　＊　＊

王舉人住的宅院很大，左右擺着一座石獅子，黑漆大門樓。大門外，豎着一根雙頭旗杆。

木門半啓，但却沒有守門的人。

周掌櫃身子一側，走了進去。

藍衫人回顧了身側小斷一眼，道：「六妹，咱們怎麼辦？」

青衣小斷笑一笑，露出了一口細小的白牙，道：「我已留了信號，召請四哥、五姐趕來相助，大哥放着膽子走進去，我會一直守在你的身側。」

藍衫人點點頭，走了進去。

王府中很多人不停的往來走動，看起來好像很忙碌。

那位周掌櫃晃着肩膀，直向大廳中走了進去。

王宅中雖有很多人不停的走來走去，但却籠罩着一股愁雲慘霧。

藍衫人緊跟在周掌櫃的身後，直入大廳之中。

很多人，每一個都一臉愁苦，竟也無人問兩人一聲。

王家的大廳很大，廳中男男女女站了十幾個人。

男人都皺着眉頭，女人臉上還帶着淚痕。

一個穿着高貴、六十上下的老婦人，端坐在一張太師椅上，不停伸手拭着眼中湧出的淚水。

緊傍那老夫人身側，坐着一個三十四五的中年人，身着青綢子長衫，外罩翎花黑馬褂，臉色很平靜，但眉宇間隱隱的透出一股哀傷。

周掌櫃大步走過去，一抱拳，道：「王爺，你那裏不舒服了？」

不用問，那人自然是王武舉了。

王舉人笑一笑，說道：「周掌櫃，請坐請坐。」

周掌櫃很有錢，但看到又有錢、又有勢的王舉人，那一股大掌櫃的氣勢立刻消失於無形，笑一笑，道：「站着也是一樣，舉人的身體……」

王舉人道：「我很好。」

周掌櫃道：「二虎子說……」

王舉人接道：「二虎子說得沒錯，我快要死了。」

周掌櫃呆了一呆，道：「舉人，你是說笑吧！」

王舉人笑一笑，道：「這樣笑話，也能說得麼？你看我娘也出來了，周掌櫃，我今天晚上便會死，明天中午開祭，咱們多年的街坊，我也不說客氣話，到時候，你來捧捧場。」

周掌櫃楞住了，半晌之後，才緩緩說道：「舉人，這是怎麼回事？」

王舉人苦笑一下，道：「周掌櫃，這事情你幫不上忙，我得的是絕症，非死不可，你很忙，我不敢多留你了。」

周掌櫃輕輕吁一口氣，道：「舉人，如果我姓周的能効勞……」

只聽那老婦人放聲哭道：「我說桂武啊！娘這麼大年紀了，活着也是沒用的，你不用管娘了。」

王桂武站起身子，道：「娘！孩兒不孝，連累到娘，事實上，他們找的是孩兒，如是孩兒不死，事情不會完結，娘先請到後面休息去吧！孩兒還有很多事要安排一下。」

那老婦人舉起手帕，拭去了臉上的淚痕，緩緩說道：「桂武，你肯不肯聽娘的話？」

王桂武道：「孩兒怎敢不聽娘吩咐。」

王老夫人道：「你如肯聽娘的話，那就立刻給我報官。」

王桂武道：「報官？如果能報官，孩兒早就報官了。」

王老夫人拭了一下臉上的淚痕，道：「桂武，你是武舉人，每天要練弓、刀、石，難道你就這樣束手待斃麼？」

王桂武道：「娘！孩兒連死都不怕了，還怕甚麼？我不願動手，只是怕他們連累到娘。」

王老夫人道：「我不怕，咱們一面報官，一面準備動手，和他們拚啦。」

王桂武道：「娘！妳老人家不用費這個心了，這件事，讓孩兒來安排。」

王老夫人嘆口氣，道：「孩子，你要多想想，我只有你這麼一個孩子，你死了，我還能活得下去麼？」

王桂武笑一笑，道：「娘，人活百歲，難免一死，孩兒自幼在娘的呵護、惜愛之下長大，衣食無憂，才能專心學武，能有今日這份成就，都是父母所賜，娘既然決定要孩兒挺身抗拒，孩子決不束手就縛，娘先請回後堂休息，孩兒這就招請幾個故舊好友來，商量一個對付他們的辦法。」

王老夫人拭去臉上的淚水，點點頭，道：「孩子，咱們王家的家風是不畏強暴，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

王桂武道：「孩兒遵命。」

王老夫人站起身子，向廳外走去。

王桂武轉身對一個中年美婦說道：「娘子，好好的照顧母親。」

那中年美婦很溫順，雖然在悲傷焦慮之中，仍然不失禮數，欠身一禮，說道：「賤妾遵命。」

王桂武送母親離開大廳，廳中的丫頭僕婦也都隨着退去。

片刻之間，大廳中走去了十之七八的人，只餘下王桂武等一羣男子。

周掌櫃找個空兒，低聲說道：「舉人，一品樓還有幾個年富力壯的店伙計，要不要他們來幫個忙？」

王舉人不但以武中舉，看樣子還讀過不少書，輕輕吁一口氣，道：「周掌櫃，盛情可感，但這種事，你實在沒有法子幫忙，不敢有勞你了。」

周掌櫃一連碰了幾個軟釘子，只好一抱拳，道：「好！舉人多多保重，在下告辭了。」

王桂武笑一笑，道：「周掌櫃好走！恕我不送了。」

周掌櫃道：「不敢，不敢。」轉身向外走去。

直待周掌櫃背影消失，王桂武一揮手，道：「你們都退下。」

四五個壯漢和一個伺茶童子應聲退出大廳。

王舉人端起了案上的細瓷茶壺，親手倒了兩杯茶，道：「兩位請喝茶。」

原來，大廳中，只餘下了王舉人、藍衫人和那藍衫人的侍童青衣小厮。

藍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怎敢勞動舉人的大駕。」

王桂武冷笑一聲，道：「朋友，王某人雖然不在江湖上走動，但我對江湖中的事情也略知一二，光棍眼睛中不揉砂子，兩位有甚麼事，可以說了，這廳中已經沒有外人。」

藍衫人笑一笑，道：「王舉人把咱們看成甚麼人了？」

王桂武冷冷說道：「兩位可是來和在下談條件的麼？」

藍衫人笑一笑，道：「不錯，咱們得先和舉人談好條件……」

王桂武接道：「王某人原想束手就縛，任意宰割，只求放過家母就是，但家母却以家風相責，要我寧為玉碎，不作瓦全之想。」

藍衫人笑一笑道：「那麼，舉人決心和他們一戰了？」

王桂武沉吟了一陣，道：「家母不知道江湖中事，兩位也不用把她的話放在心上，如若兩位開出的條件，王某人能夠承受，王某人還是不打算反抗諸位。」

藍衫人淡淡一笑，道：「王兄，你不問問在下的姓名麼？」

王桂武搖搖頭，道：「不用了，你姓張姓王，都是一樣，乾脆說出你的來意吧！」

藍衫人回顧了隨行的青衣小厮一眼。

那青衣小厮微微頷首。

別人瞧不出甚麼，但那藍衫人却已完全瞭解其含意。

緩緩回頭，淡然一笑，道：「王舉人，咱們想聽聽你自己的心願，你準備好多少錢，贖回你自己的性命？」

王桂武怔了一怔，道：「要錢？」

藍衫人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拿錢買命，其理相同。」

王桂武惶惑的說道：「難道你們眞的不是他們派來的人？」

藍衫人笑一笑，道：「閣下是武舉人，遇事却不夠冷靜，咱們交談以來，閣下似乎只說了這一句清醒的話。」

王桂武歎息一聲，道：「兄台原諒，在下被家母一頓教訓，確有些亂了主意，」尷尬一笑，接道：「請教兄台貴姓？」

藍衫人道：「在下王俊。」

王桂武道：「是本家？」

王俊嗯了一聲，道：「不錯，王兄，咱們希望知道詳盡的內情，不知王兄可否見告？」

王桂武點點頭，道：「我可以奉告詳情，不過，我也希望能先對諸位多一份瞭解。」

王俊笑一笑，道：「說得也是，脫身匪穴遇强盜，那也是人生慘事之一了，我們可以說明身份，但是我們還沒有決定是否管這件事情。」

王桂武點點頭，道：「是！閣下可以辨明是非之後，再作決定。」

王俊道：「你對江湖中事知曉好多？」

王桂武道：「兄弟很慚愧，未在江湖上走動過，對江湖中事知曉有限。」

王俊道：「那也難怪，你出身正途，非江湖中人，自然不知江湖事。」

說罷，緩緩由懷中取出一物，用手一抖，現出一盞金燈。

王桂武怔了一怔，道：「金燈門？」

王俊收起金燈，道：「看來，本門眞是小有名氣，像你王武舉這樣出身的正途人，竟也知曉金燈門。」

王桂武接道：「在下雖非江湖人，但却和濟南府兩家鏢局子時相往還，由他們口中知曉了不少江湖中事，也聽到了很多貴門傳奇之事，想不到今日竟然眞的被我遇上了。」

王俊緩緩收好金燈，藏入袋中，道：「王舉人，你既然聽說過金燈門的事，想必也知道金燈門中一些規矩了。」

王桂武道：「這個，在下就不太清楚。」

王俊道：「金燈門不應聘、不受邀，我們找的是眞正的苦主，心負大寃、身受大危的人，幫助他，但那受助人必需佔得住一個理字，咱們不會替別人寃寃相報，也不會幫助人了斷恩仇，王舉人必需把事情經過告訴我們，記着，那必須是千眞萬確的事，如是我們答應幫忙，那不用你王舉人再操心，我們會全力以赴，如是不該我們插手，王舉人就是傾盡你所有的財富，也無法使金燈門為你効命！」

王舉人道：「對金燈門的傳奇事跡，在下也曾聽人說過，在下做夢也想不到，你們適時趕來，而且，又願意插手此事。」

王俊道：「天下有太多悲慘不平的事，只可惜咱們金燈門無法件件過問。」

王舉人突然站起身子，恭恭敬敬的抱拳一禮，道：「王兄是金燈門的……」

王俊接道：「掌燈人。」

王舉人哦了一聲，道：「有幸，有幸！在下久聞金燈門之名，無緣一會，想不到在我王某人遇難之時，貴門竟適時而至……」

王俊搖搖手，阻止了王舉人的話，接道：「王舉人，咱們金燈門雖救難扶危，但也不是全無條件的。」

王舉人怔一怔，道：「甚麼條件？請掌門先開出來。」

王俊道：「我要先知道咱們能不能管王舉人的事，如是敝門不能插手的事，王舉人就算答應了咱們的條件，咱們也是一樣的不管，咱們能夠插手的事，再談條件不遲。」

王舉人沉吟了一陣，道：「事情發生在兩年前……」

突然住口不言。

王俊冷冷的接道：「王舉人，金燈門修改了很多規戒，只怕江湖上還不知曉。」

王舉人道：「在下洗耳恭聽。」

王俊道：「金燈門修改規章第一條是——辨明是非、不受欺騙，潮過堤岸，但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一旦咱們發覺受了騙，那決不是隨便了却的事，我們受了騙，必將十倍加還於那位欺騙我們的人。」

王舉人道：「哦！」

王俊道：「所以，閣下對我們要實話實說，不許有一句謊言。」

王舉人點點頭，說道：「這個，在下明白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這件事發生在兩年之前，在下為一位酒樓賣唱的姑娘，招惹下這場痲煩。」

這時，站在王俊身後，扮裝成隨身小厮的黃媚，突然接口說道：「那位姑娘可是生得很美？」

她故意粗着嗓子說話，聽起來蹩扭至極。

王舉人沉吟了好一陣，說道：「相貌是屬中上之姿，但她的歌聲悠揚，琵琶彈得尤屬高明……」

黃媚接道：「你這個武舉人看上她

了？」

王學人搖搖頭，道：「當時，她被一位不知姓名的年輕惡少調戲，在下激於義憤，出面干預，和那惡少打了起來，那惡少看上去面色蒼白，不堪一擊，但一動上手，才發覺他武功高强，動手數十招，不分勝負，打出怒火，在下年輕好勝，施出重手法，一拳擊斷那人右臂，那人臨去留言，兩年後必來報復，果然，兩年後，那人依約而來。」

黃媚施展傳音之術，道：「大哥，問問他講的是不是全屬實言。」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道：「你說的全是實言？」

王桂武說道：「事情就發生在一品樓上，當年的店伙計大都還在，兩位不妨去查問一下。」

王俊道：「這個我們會問，不勞王學人費心。」沉吟了一陣，接道：「閣下既然在兩年前勝過了那惡少一場，爲甚麼兩年後竟然對他畏如蛇蝎？」

王學人歎息一聲，道：「昨夜一戰，在下身擔了三條人命，如若不肯服毒自絕，不但牽累了兩位好友，就是家母也難逃過毒手。」

黃媚心中閃過一抹凌芒，道：「有這等事？閣下可否說得詳盡一些。」

王學人點點頭，道：「昨天凌晨，在下得到了……」

黃媚突然一皺眉頭，低聲對王俊道：「有人來了。」

她施展傳音之術告訴了王俊，但自己却肅立未動，目未轉視。

王俊道：「有人來了，暫時不可洩露我們的來歷。」

王學人似是還未警覺，聞言一皺眉頭，向外望去。

果然見到一個全身黑衣的中年大漢，直走過來。

他步履快速，落地無聲，一眨眼間，人已到了大廳門外。

直待他一步跨入大廳，守在廳外的兩個健僕才匆匆追了過來。

王學人一揮手，道：「你們退下。」

兩個健僕呆了一呆，轉身而去。

黑衣人面目陰沉，鷹鼻鷂眼，冷冷的打量了王俊、黃媚一眼，道：「閣下有客人？」

王學人淡淡一笑，道：「朋友是……」

黑衣人接道：「討債的，來聽個回音。」

王學人道：「昨夜之戰，未見閣下。」

黑衣人道：「我今晨趕到，晚了一步，幸好還不太晚。」兩道凌厲的目光一顧王俊等，接道：「有客在座，談話方便麼？」

王學人道：「不妨事，這兩位都是王某好友，閣下有話，只管請說。」

黑衣人道：「昨宵王學人那位助拳的朋友，今午傷勢已發，拖不過今夜子時，如是子時之前閣下還活着，那就只好讓他們先辦喪事了。」

王學人道：「我知道。」

黑衣人道：「知道就好，咱們留下你，不受傷害，就是要你活生生的自絕而死，那才死得痛苦，死得心有不甘。」

王學人道：「很卑下的手段。」

黑衣人冷冷說道：「江湖本就險惡，你放着好好學人不做，爲甚麼捲入江湖恩怨之中？就憑你那幾下子，還要硬架樑子，那是自找苦吃，怪不得誰。」

王學人道：「至少，現在距離子時還早，閣下不覺來得太急了一些麼？」

黑衣人道：「怕你貴人多忘事，特來提醒你一聲。再說，像你這樣有錢有勢、有功名的人，最是怕死，在下如果不來一趟，不但害了你兩位朋友，牽連所及，累及你滿門、老母妻兒，都爲你而死……」

王學人接道：「這麼說來，你是一片好心了？」

黑衣人道：「大慈大悲的作法，徹頭徹尾的好意。」

王學人道：「王某人心領了。」

黑衣人嗯了一聲，道：「這就好了，你自絕而死，對外不妨稱是身染急症，也可保住你的名譽，說不定，還可得一個甚麼追贈，咱們已經爲你想得很週到了。」

王學人道：「我自有決定，用不着你來喋喋不休，閣下可以走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伸手按在木桌上面，冷聲說道：「昨夜，咱們是手下留情，一則留你一個全屍，二則不願驚動到官府，但你如不吃敬酒要吃罰酒，三更後，血洗貴府，你自己瞧着辦吧！」

收回按在木桌上的右手，轉身向外走去。

王學人陡然想起一事來，急聲說道：「朋友，請留步！」

黑衣人回頭說道：「甚麼事？」

王學人道：「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咱們是生死冤家，在下還不知道諸位姓名。」

黑衣人淡淡一笑，道：「這就不用了，閣下還有幾個時辰好活，知曉了我等姓名，又能如何？還是糊塗一些的好。」

不再理會王學人，轉身大步而去。

望着那黑衣人背影消失，王學人苦笑一下，說道：「諸位是親眼所見，用不着在下描述了。」

王俊點點頭，道：「我們看到了，金燈門決心插手此事，不過，咱們有一個條件，不知學人願否答應？」

王學人道：「聽憑吩咐，王某能力所及，決不推辭。」

王俊道：「你家財萬貫，願否捐出五萬兩銀子，以濟災貧？」

王學人點點頭，道：「變賣一些田

產，當可湊足此數。」

王俊道：「痛快，在下以茶代酒，聊表敬意。」

舉杯就唇，一口喝完。

王學人也陪了一杯茶，苦笑說道：「掌燈人，可有甚麼良策？」

黃媚道：「拒敵不難，難在救助你那兩位朋友，不知他們中的是甚麼毒傷？」

王學人道：「是一種劇毒的銀針，針上奇毒，除了他們的獨門解毒，無藥可醫。」

王俊望望天色，道：「此刻，就算咱們有配製藥物之能，時間也已不夠，在下之意，只好以智求全，用些手段了。」

王學人道：「請教王兄！」

王俊道：「先要他們交出解藥。」

王學人道：「這個只怕他們不會答允。」

王俊沉吟有頃，低聲道：「那只好用些方法了。」

低聲和王學人談了一陣，只聽得王學人頻頻點頭。

＊　＊　＊

整個濟南府，都知道了王學人要死的這件事。

死，並不奇怪，每一天、每一個時辰，可能都有人死亡。

但預報自己死亡的人却很奇怪，也不多見，尤其像王學人這樣的人物，年紀不大，富甲一方，前程遠大，但却突然傳出了死亡的消息，而且又是預報死亡。

王學人有錢有勢，有錢的人朋友多，有勢的人親戚多，王學人既有錢又有勢，自然是親戚、朋友都很多。

很多人趕到了王府中去。

但王府中門禁很森嚴，所有上門的親友，都被王府的管家擋住。

王府管家告訴了上門的親友說，王學人的病勢很重，不能接見親友，明天，如若敝主人沒有死，自會登門向諸位致謝，如是敝主人不幸死了，明日就會開弔，希望諸位看在多年街坊近鄰的份上，請來奠祭。

由太陽下山算起，直到將近二更時分，來訪的親友不下數百人，但都被王府總管擋了駕。

二更正時，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送入王學人家。

很多人圍在王府，眼看着那棺材被抬入了王府。

消息立刻傳開了，附近的兩條街，在不到半個時辰之內，都知道了這件事情。

幾乎是很肯定的，王學人已經死了。

是嘛！人如不死，怎會抬一具棺材進去？

王府的大門關閉了，隱隱可聞得啼哭聲傳了出來。

圍在大門外面的人羣也開始散去，人已確定了死去，自然不再等，表現關心和敬意的辦法，只有等明日開弔時，來奠祭一番。

也許王學人在濟南府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棺材也是由棺材店的掌櫃的帶着人送來。

除了四個抬棺材的人之外，還有兩個穿着長衫的人護送而來。

月落星稀，已是天將黎明的時分。

王府門外圍守的親友，早已散得一個都不剩。

春寒料峭，天亮前，仍帶着深重的涼意。

王府門前高挑的兩盞氣死風燈，在寒風中微微飄盪。

忽然間，兩條人影快步而來，在王府大門外面停了下來。

燈光下，可以清楚的看清楚這兩個人的形貌。

是兩個三十左右的大漢，穿着青綢子褲褂，腰間束着一條白色紡綢腰帶。

未見兩人帶刀佩劍，似是赤手空拳而來。

擂門聲綿連不絕，在靜寂的黎明時分，聽來特別刺耳。

木門呀然大開，一個白髮、白髯的老者緩步而出。

兩個青衣人打量了開門的老者一眼，左首一個冷冷接道：「你是門房？」

白髯老人點點頭，道：「差不遠吧！老朽二十年前是門房……」

青衣人接道：「現在呢？」

白髯老人道：「現在麼？老夫是王府中的管事。」

青衣人冷冷說道：「總管家？」

白髯老人道：「不，老夫只是管事，我這把年紀了，怎麼能當總管家，唉！還不是敝東主念我是三代老僕，給我一個閒差賞口飯吃。」

青衣人道：「原來如此，你叫甚麼名字？」

白髯老人道：「老朽王川。」語聲一頓，接道：「對啦！你們貴姓啊？一大早的擂門造訪，不知有何貴幹？」

青衣人道：「咱們要找一個人。」

王川道：「甚麼人？」

青衣人道：「王武學，王桂武。」

王川道：「兩位來遲了，敝東主已於近三更時急病而死。」

青衣人道：「老頭兒，這話當眞麼？」

王川道：「爲甚麼要騙你們，目下已經更衣入棺，唉！兩位仔細聽一聽，就可以聽到廳中的哭聲了。」

果然，哭聲隱隱傳了過來。

這等黎明時分，一片靜寂，那哭聲雖然不大，但夜深人靜，大門口仍可聽得。

青衣人點點頭，道：「王川，我們想進去看看如何？」

王川道：「這個……這個……只怕是不太方便吧？」

（未完．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隴山莊易容行事　威鳳樓深夜救人

上文提要：谷清輝、飛雲父子被守山四老的霸劍祁浩攔截，谷飛雲截住四老之一的竹杖翁，讓假扮老婆子的人離去，接着轉回和祁浩比劍，解除父親之危，制服祁浩，才能離去那莊院。陳康和暗裡跟踪，另一個少女跟踪陳康和，二人都被谷飛雲捉住，查出西路總令主是崆峒西聖母，陸碧梧是內總管，紫柏宮齊漱雲是西路的人，都去參加天下武林聯誼大會，在桐柏山召開……

店伙不敢多言，退了下去。

荊溪生目光掠過四人，問道：「妳們怎麼會這裡來的？」

荊月姑道：「前天晚上，谷伯母無故失蹤，我們是跟隨谷大哥之後出來的，昨晚在山區找了一晚，依然沒有一點眉目，剛才才進城找個客店休息，不想會在這裡遇上爹。」

在她說話之際，荊溪生已經推開房門，說道：「這裡不是說話之所，妳們到爲父房裡坐下來再說。」說完，抬抬手道：「徐兄請。」

和荊溪生一起的是個瘦削臉的中年漢子，濃眉、膚色較黑，約莫四十出頭，但神色頗爲倨傲，也不謙讓，就舉步跨入，荊溪生和四位姑娘相繼走入。

這間房相當寬敞，兩邊有四把椅几，窗口還有一張書案和一把椅子。

荊溪生讓那中年漢子坐到書案前的椅上落坐，要四位姑娘在兩邊椅子上落坐，一面朝中年漢子抬抬手道：「月兒，爲父給妳們引見，這位是隴山莊的徐副總管。」接着又指指荊月姑四人道：「她是小女月姑，和她三位閨友。」

徐副總管只是朝四人微微頷首。

荊月姑心中暗道：「爹怎麼會和這種人在一起？」一面也只抱拳爲禮。

荊溪生問道：「谷老弟呢？怎麼沒來？」

荊月姑道：「女兒四人出來時比谷大哥遲了一步，一直沒找到他。」

那徐副總管道：「荊兄，四位姑娘昨晚已有一晚未睡，應該讓她們早些休息，咱們也正好有事待辦，找人之事，還是留待中午再說不遲。」

荊溪生連連點頭道：「副總管說得是，月兒，妳們已有一晚未睡，快去休息吧，至於找人之事，徐副總管對這一帶人頭熟悉，一言九鼎，有他幫忙，很快就會找到的，現在爲父要和徐副總管出去一趟。」

荊月姑道：「那就謝謝徐副總管了。」

徐副總管托着下巴，總算微露笑容，說道：「荊姑娘不用謝。」

四位姑娘起身退出，荊溪生和徐副總管就匆匆走了。

馮小珍道：「這姓徐的只是一個山莊的副總管，看他好像很神氣。」

宇文蘭笑道：「這人只是個小人而已。」

荊月姑道：「爹說他在這一帶人頭很熟，只要他能替我們找人就好，管他是小人呢！」

許蘭芬用手背掩着口打了個呵欠，說道：「三位姐姐，我們還是進房休息吧！」

中午時分，荊溪生和徐副總管回來了。

荊溪生特別在對面鴻運樓設宴，招待四位姑娘，席間，徐副總管拍胸脯保證只要隴山莊派出人手，一定可

以找到谷飛雲母子，要四位姑娘不妨去隴山莊小住。荊溪生也在旁慫恿，說自己和掌門人都在隴山莊議事，隴西一帶，每天都有各地的消息傳來，勸大家住到隴山莊去。

四位姑娘因荊老伯這樣說了，自然相信，午餐之後，走下酒樓，門前已有小廝牽着馬匹伺候，躬身道：「公子爺請上馬。」

荊月姑遲疑的望望爹，還沒開口。荊溪生已呵呵笑道：「這四匹馬，就是給妳們準備的，只管上馬好了。」

* * *

隴山莊第一進的左首，有三間自成院落的房舍，中間一間是小客堂，左邊一間住的是總管陳康和，右邊一間住的是副總管徐永錫。

這兩人在隴西一帶，確實也稱得上字號，大家都叫他們隴山莊哼哈二將。

這是未末申初時光，徐永錫帶着荊溪生興沖沖的跨進院落，別看徐永錫平時對人神情倨傲，這一跨進院落，立時放輕脚步，好像不敢驚動裡面的人，他們進入小客堂，徐永錫抬抬手，壓低聲音說道：「荊兄請坐，兄弟請總管出來。」

說到這裡，立即趨前幾步，來至左首門口，才躬着身道：「啟稟總管，屬下有事要向你老報告。」

「好。」房裡响起陳康和的聲音，說道：「本座馬上出來。」接着房門啟處，陳康和聳着肩走了出來。

徐永錫、荊溪生兩人慌忙站起，直等陳康和在中間一把靠背椅上坐下，抬抬手道：「徐兄荊兄請坐。」

他看着兩人落坐之後，徐徐問道：「徐兄有甚麼事嗎？」

徐永錫一臉興奮的道：「回總管，這是一個好消息，谷飛雲和他兩個師妹，是仙子要找的人，這是昨晚仙子召見荊兄時親口交代荊兄的，今天中午，屬下和荊兄在汧陽遇上四個女扮男裝的少年，其中兩人一個叫荊月姑，一個叫馮小珍，就是谷飛雲的兩個師妹，正好荊月姑也是荊兄的令嫒，所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她們四個一起帶來了，只要谷飛雲知道他兩個師妹在這裡，就會自動送上門來了。」

陳康和略為沉吟，問道：「她們人呢？」

徐永錫得意的一笑，說道：「她們來了之後，屬下已經讓她們服下入口迷，如今暫時安置在囚房裡。」

陳康和望了荊溪生一眼，遲疑的道：「其中一位不是荊兄的令嫒嗎？」

荊溪生慌忙欠身道：「是，是的，這是仙子吩咐的事，屬下不敢徇私。」

陳康和大笑一聲道：「好，荊兄公而忘私，實在難得……哦，荊兄可曾稟告過仙子嗎？」

徐永錫忙道：「屬下和荊兄也剛回來，安置好四位姑娘之後，先來向總管報告，這是體制，稟報仙子，自然該由總管上去面報才是。」

「徐兄說得好！」陳康和頗有嘉許之意，點着頭道：「這是體制，一點沒錯，否則仙子問起兄弟來，教兄弟怎麼說好？哈哈，二位，這是一件大功，兄弟自會在仙子面前給你們多說幾句好話，記上一筆大功。」

徐永錫、荊溪生同時欠身道：「多謝總管提携。」

陳康和站起身道：「走！你們兩個到外面去等兄弟，兄弟這就進去。」

* * *

快近傍晚時光，陳康和才施施然從外面回來，徐永錫跟在他身後，亦步亦趨，一面問道：「總管還有甚麼事嗎？」

「嘿嘿！」陳康和乾笑了兩聲，才道：「姓荊的是甚麼東西，想分咱們兄弟的功，我叫你進來，就是有事情和你商量。」

「總管說得是！」徐永錫聳着肩笑道：「總座和兄弟是老搭檔，關係不同，這姓荊的連他門派和自己女兒都出賣，這種人還有甚麼義氣可言，咱們自然也不用管他了。」

陳康和嘿然道：「但他還有利用價值。」

說話之時，已經走入客室，陳康和脚下沒停，繼續舉步朝左首房中走去，徐永錫自然只有跟着進去。

陳康和一直走到床前，脚才下一停，轉過身來，說道：「我要你進來，是要給你引見一個人。」

徐永錫疑惑的道：「總座要給屬下引見一個人？這人……」

陳康和沒待他說下去，伸手朝門口一指，含笑道：「他就站在門口。」

徐永錫也是老江湖了，他看出總管笑得有些異樣，心頭暗暗吃驚，急忙轉過身去，只見擋着門口站立的是一個身穿藍布長衫的中年漢子，濃眉、瘦削臉、膚色稍黑，臉含微笑，朝自己點着頭。

這人，豈不是活脫脫的是自己？

徐永錫心頭一緊，如遭雷殛，張口叫道：「總座……」

「沒有甚麼。」陳康和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說道：「這不過是暫時借用一下，不會要你的命。」

* * *

總管和副總管的晚餐，是由專人送進來的，這時陳康和、徐永錫正在中間客堂上用畢晚餐，莊丁替兩人泡上茶來。

階前忽然响起一個略帶沙啞的聲音說道：「屬下荊溪生特來晉見總管。」

陳康和抬首道：「快請。」

荊溪生舉步走入，拱拱手道：「屬下見過總管、副總管，不知總管見召，有何吩咐？」

陳康和笑道：「荊兄不用客氣，坐下好說。」

荊溪生受寵若驚，連說：「不敢」

，退到下首一把椅子坐下，一名莊丁立即泡上一盞茶送上。

陳康和吩咐道：「你站到階前去，未奉呼喚，任何人都不准進來。」

那莊丁躬身領命，立即退了出去。

徐永錫站起身，走到荊溪生面前，忽然屈指輕彈，連點了他身前三處穴道，荊溪生連吭也沒吭一聲，就被制住穴道。徐永錫一手抓起荊溪生，迅速朝右首房門走去，口中叫道：「爹，可以出來了。」

右首房中立時走出一個荊溪生來。

陳康和得意的一笑道：「現在咱們初步計劃總算成功了。」

徐永錫把荊溪生藏在床下上，迅快退出，三人把椅子移近，就密談起來（他們自然是谷清輝——荊溪生、谷飛雲——徐永錫、丁易——陳康和了。）

谷清輝問道：「四位姑娘怎麼了？」

谷飛雲道：「孩兒方才去看過她們，中了入口迷，要六個時辰後才會醒轉，方才丁兄去報告了陸碧梧，陸碧梧要把四人擒來，主要是在誘爹和孩兒尋來，並不重視她們四人，所以只交給丁兄四顆『歸心丹』，讓她們服下。」

谷清輝問道：「歸心丹是甚麼？」

丁易道：「據說服了歸心丹，神志並不迷失，武功也絲毫無損，只是完全聽從指揮。」

谷清輝道：「那也是迷藥了。」

谷飛雲道：「所以目前還可無事。」

丁易壓低聲音說道：「目前咱們第二步，該是從陸碧梧身邊下手，她有四個徒弟，叫做青雯、青霜、青風、青雨，咱們正好把她們全換過來。」

谷清輝點點頭道：「這辦法不錯，只是有兩點必須特別注意，因為陸碧梧是個極工心機的人，凡是工於心機的人，也一定極為細心，第一，這四個人都是她身邊的人，要改扮她門人，必須要把聲言模仿得極熟，才可以使她聽不出來。」

丁易道：「這個容易，老伯不是也學會變音了嗎？四位姑娘自可一學就會。」

谷清輝道：「第二，這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陸碧梧的生活習慣，她身邊四個徒弟一定各有職司，咱們只能一個一個的來，先只能換一個，讓她熟悉了，再換一個，這樣才不致露出破綻來。」

丁易點着頭道：「那就這麼辦，今晚先給她們換一個去。」

谷清輝道：「你們還得注意一點，四位姑娘中，最好先讓荊月姑和宇文蘭去，她們兩人心思細密，不易累事。」

谷飛雲道：「孩兒認為先讓荊月姑去，可以多瞭解一些陸碧梧身邊的事，我們再一個個的換進去，她就可以暗中指點她們，這是沒錯，但青雯是陸碧梧的大弟子，管的事情較多，我們應該把宇文蘭留在最後，她為人機智，讓她去扮青雯，才是最合適的。」

谷清輝頷首道：「你說的也有道理，我想以金母的為人，區區西路總令主的名義，她應該並不稀罕，其中只怕另有文章，後花園佔地極廣，說不定除了金母，還有重要人物，陸碧梧是內總管，我們把人手安置到她身邊去，不用我們去覷伺，就可以全盤瞭解了。」

* * *

這是一個極為週密的計劃，何況丁易、谷飛雲有總管和副總管的身份作掩護，第一天晚上，就把荊月姑替代了青霜，第二天中午，又把許蘭芬替代了青雨，晚上，又由馮小珍替代了青風。

只有青雯下樓的機會不多，一時之間，還沒機會下手。

原來的青霜、青風、青雨，也由丁易給她們易了容，變成了荊月姑、馮小珍、許蘭芬了，尤其是她們都已服下了歸心丹，教她們怎麼說，就會怎麼說，就算陸碧梧把她們叫上去問話，也不會有甚麼差池。

* * *

現在荊溪生成了總管面前的紅人，經常出入總管和副總管的房間。

本來，他只是西路總令主下面紫柏宮的人，如今隴山莊不大不小的事情，總管都會派他去做。

譬如今天太白山劉寄禪帶着五個門下弟子趕來報到，就是由他接待的。

據說終南派掌門人平半山將親率三個師弟和二十四個門人前來。今天，副總管徐永錫和荊溪生兩人已在忙着安排他們的住所了。

這也難怪，終南派是威鎮西南的一個大門派，在武林中也有舉足輕重之勢。平半山人稱平半仙，在武林中聲望極隆，平半仙能夠親自趕來，這可是天大的面子。

這時候已經快近二更，青雯姑娘獨自一人俏生生的朝前進走來，由長廊折而向左，跨進院落，一直走上石階，才脚下一停，冷峭的道：「陳總管在嗎？」

「啊啊！嘻！嘻！在！在！」

陳康和堆着滿臉諂笑，三脚兩步迎了出來，連連拱手道：「青雯姑娘請進。」

青雯冷冷的道：「我是奉師傅之命來的，說完就走，不用進去了。」

「啊！不！」陳康和跨上一步，壓低聲音道：「仙子命姑娘前來，定有機密之事見示，這裡只怕不大方便，姑娘還是請到裡面說的好。」

「好吧！」青雯只是冷冷的說了兩個字，陳康和就如奉綸音，抬着手連

連說聲請，一面急步走在前面，等進了門，迅快的掩上了門。

青雯冷聲道：「你關門作甚？」

陳康和陪着笑道：「這樣比較隱秘點。」

青雯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紙包，冷聲道：「這是四顆歸心丹，師傅要你明天給終南三劍服了，一顆是岐山姬存義的。」

陳康和雙手接過，諂笑着躬躬身道：「屬下遵命。」

青雯道：「好了，你去開門，我要走了。」

陳康和一雙貪婪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她，壓低聲音道：「姑娘似乎不用走了。」

青雯總歸是姑娘家，粉臉驟然一紅，沉着臉，冷聲道：「陳康和，你說甚麼？」

「在下說甚麼，姑娘沒聽清楚嗎？」

陳康和湊過頭去，瞇着眼笑道：「在下這兩天，一直都在盼望着姑娘來，眞是日思夜想，快把在下想瘋了，今晚姑娘終於送上門來了。」

青雯不覺後退了一步，柳眉一挑，喝道：「陳康和，你想怎樣？」

陳康和依然諂笑道：「在下只是想請姑娘留下來而已，幹麼生這麼大的氣？」

青雯怒聲道：「你想找死！」

突聽身後有人低笑道：「想找死的還有一個呢！」

青雯急忙回過身去，身後果然也有一個人，那是副總管徐永錫，心頭一凜，喝道：「徐永錫……」話聲未落，身前已有三處穴道被制住了。

陳康和更不怠慢，迅速打開紙包，拈了一顆藥丸，一手捏開青雯的牙關，把藥丸投入，低笑道：「這是妳送來的，現在妳先服上一顆吧！」

徐永錫同時從身邊取出易容盒子，把她易成宇文蘭，才由兩人挾持着來至第二進左廂密室。

這裡是囚人之處，走廊上自然有守護站崗的莊丁，但谷飛雲人還沒有走近，手中早已飛出幾顆碎石子，一路把他們全制住了。

當下由陳康和留在外面，徐永錫（谷飛雲）一手挾起青雯，迅快跨入廂房，走到後面一間，俯身揭起一方桌面大的鐵板，下面就露出一個黑越越的地穴和一道石級。

原來這裡是一座地窖，本是藏酒用的，現在作爲囚人之所了。

徐永錫走下石級，口中叫道：「宇文姑娘，快來。」

「是，大哥！」宇文蘭迅即迎了出來，低聲問道：「她來了嗎？」

徐永錫道：「妳快把她接過去，和她對換衣衫。」

宇文蘭答應一聲，伸手接過青雯，回身往裡首房中走去。她臉上早就已易成青雯的面貌，外面覆了一張面具而已，這時只需把面具揭下，雙方互易衣衫，很快就變成青雯了。

徐永錫等她走出，就低聲道：「妳快走吧，我還要留下來解開她穴道，餵她服下歸心丹和教她一番話呢！」

宇文蘭道：「大哥，那我先走啦！」

＊　＊　＊

第二天巳末午初，隴山莊前傳來一陣雜沓的馬蹄聲！山莊前面的廣場上，這時已有四十多騎分作兩行，緩緩馳近。

這兩行人馬，左首一行是終南派，爲首一人頭簪道髻，身穿藍布道袍，胸綉太極圖的老道人，長眉細目，花白長髯，看去貌相清癯，飄然有出塵之姿，就是掌門人平半山。

稍後一個紫臉長髯的老者，則是許鐵棠（許蘭芬之父）和兩個師弟季子良、馮熙，合稱終南三劍，最後則是二十四名身穿天青勁裝的精壯漢子。

右首一行是岐山派，爲首一個年約七旬以上、白髮白鬚的瘦高老人，是掌門人姬存仁，稍後是他兄弟姬存義（也是七旬老人），接着是祝中堅、祝秀珊和八名身穿月白勁裝的門下弟子。

另外還有單獨的一騎，是華山派追風劍客尹長生。這時已到門前，大家紛紛下馬。

隴山莊大門敞開，迎出來的只有三個人，那是總管陳康和、副總管徐

永錫和護法荆溪生。

陳康和可是三人中的頭兒，急忙走下石階，迎着兩行人馬，連連拱手，說道：「在下陳康和拜見兩位掌門人，許莊主、姬長老、尹大俠，在下迎迓來遲，請多多恕罪，其實西路總令，各位都是主人，沒有客人，只有在下三人是給大家當差的，所以要各位多多擔待。」

一面回身指着徐永錫、荆溪生兩人道：「這是總令的副總管徐永錫，這是護法荆溪生。」

徐永錫、荆溪生二人連忙抱拳爲禮。

平半山打着稽首，呵呵一笑道：「陳總管、徐副總管、荆護法不可多禮，方才陳總管說得是，西路總令，咱們都是主人，沒有客人，那就不用客氣了，姬道兄請。」

姬存仁連忙抱拳道：「該是平道兄請先。」

兩人互相謙讓了一陣，還是並肩走入，到廳上落坐。門人則在東廂休息，莊丁們送上香茗。

平半山問道：「陳總管，不知總令主來了沒有？」

陳康和連忙躬身道：「道長諒察，總令主練的是子午功，此刻正在運功，所以不克親迎。」

平半山含笑道：「貧道只是問問罷了。」

正說之間，只聽一聲「無量壽佛！」一個身穿紫色道袍的老道人走進來，稽首道：「平道兄、姬道兄久違了，貧僧迎迓來遲，多多恕罪。」

來的正是紫柏宮的齊漱雲，他身後一人，身穿棕色僧衣的是太白山的劉寄禪。

平半山、姬存仁慌忙站起，還禮道：「齊道兄、劉道兄原來已經來了。」

齊漱雲道：「貧道是前天到的，劉道兄昨天才來。」

接着又和華山追風劍客尹長生、許鐵棠、姬存義等人寒暄之後，方始落坐。

徐永錫（谷飛雲）細看平半山、姬存仁、齊漱雲等人言談之間，神氣清朗，不似被人迷失心神模樣，心中暗暗感到驚異，這大概是服了「歸心丹」，心悅誠服，外形絕難看得出來了。

中午是歡宴四位貴賓，總令主既然練的是子午功，自然仍由總管陳康和、副總管徐永錫和護法荆溪生作陪了。

雖然陳康和見到陸碧梧就像耗子見到貓一般，雖然西路總令主的下面，陸碧梧大權獨攬，但在職務上，陸碧梧不過是一個內總管而已，陳康和縱是膿包，名義上總是外總管，所以接待各派掌門人，還是由陳康和領頭。

這一頓歡宴，菜餚豐盛，自是不在話下，也足足吃了將近一個時辰，飯後，陳康和把平半山等人請到西花廳對面的書房內休息，另有兩名使女泡上新茶，大家一面喝茶，一面閒聊。

只見一名青衣少女俏生生的走入。徐永錫看到來的是青雯（宇文蘭），急忙迎了出去，低聲問道：「青雯姑娘，可是仙子有甚麼吩咐嗎？」

青雯道：「師傅要陳總管、徐副總管陪同四位貴賓去晉見總令主。」

徐永錫點點頭，以傳音入密問道：「妳可以適應吧？」

青雯朝他含笑，眨了眨眼睛，也以傳音入密說道：「我們都很適應，你只管放心好了。」接着道：「好了，我走啦，師傅會在園門口迎接的。」說完，轉身自去。

徐永錫立即轉告陳康和。

陳康和於是站起身，朝平半山、齊漱雲、姬存仁、劉寄禪四人拱拱手道：「平掌門人四位，剛才陸仙子着人來請，總令主奉請四位前去一晤，現在由在下和徐副總管給四位帶路，四位道長請。」

平半山、齊漱雲、姬存仁、劉寄禪四人一齊站了起來，同聲道：「陳總管請。」

荆溪生（谷清輝）則留在書房中陪同許鐵棠、姬存義等人。

當下由陳康和、徐永錫兩人陪着四人一路往後園而來。

剛走近圓洞門，就見陸碧梧率同青雯、青霜（荆月姑）在門前伺立，看到四位掌門人，立即躬身道：「有勞四位掌門人玉趾，屬下在此恭候多時了。」

陳康和在旁忙道：「這位是總令內總管陸碧梧陸仙子。」

平半山呵呵一笑，稽首道：「貧道久仰陸仙子芳名，今後還要仙子多多指教。」

徐永錫心中暗道：「以平半山的聲望，若非服下歸心丹，決不會說出這等話來。」

陸碧梧連忙欠身道：「平道長武林碩彥，屬下還要平道長多多指教呢！」一面續道：「家師已在威鳳樓恭候，四位掌門人請。」說着就走在前面引路。

徐永錫和陳康和因有陸碧梧領路，就落後一步，跟在四位掌門人身後行去，一路暗暗記下行徑。

不多一面，穿出花林，只見五楹樓宇矗立在一片青草如茵的草坪之間，四周圍以白石欄杆，跨上石階，是條寬闊的走廊，中間大門上一方橫匾寫着「威鳳樓」三字。

陸碧梧走到門口，腳下一停，欠身道：「四位掌門人請。」

平半山抬抬手道：「齊道兄、姬道兄、劉道兄請。」

齊漱雲道：「聖母已經久候了，平道兄不用客氣，請吧！」

平半山打了個稽首，就當先往裡走去，齊漱雲、姬存仁、劉寄禪也相繼走入，接着是陸碧梧、陳康和、徐

永錫隨後跟着走入，青雯、青霜則在門外留下。

這是一座相當寬敞的大廳，佈置得極爲華麗，中間放了一把錦被高背椅，左右兩邊各有四張雕花几椅。

陸碧梧欠欠身道：「四位掌門人請坐，屬下就去請家師出來。」

平半山忙道：「仙子只管請。」

陸碧梧已翩然往屏後走去。

平半山道：「三位道兄請坐。」

四人落坐之後，一名青衣使女立即送上四盞香茗。到了這裡，陳康和、徐永錫自然沒有坐的份兒，只是垂手站到右首下方。

就在此時，屏後傳出一陣輕快的腳步聲，走出兩名垂髫青衣少女，分左右站定，這一瞬間，平半山、齊漱雲、姬存仁、劉寄禪四人迅速的站了起來。

也就在此時，金母身穿青緞道裝，手持白玉拂塵，緩步從屏後走出。

平半山等人立即躬下身去，口中說道：「屬下平半山、齊漱雲、姬存仁、劉寄禪參見總令主。」

徐永錫目注金母，心中不期暗暗一怔，因爲他曾在崆峒山見過她兩次，這位自稱「聖母」的金母，修爲極深，臉上膚色一直清潤如玉，隱泛寶光，但今天看到的金母，不但臉上氤氳的寶光不見了，而且隱隱似有憔悴之色，不，連目光也略見滯鈍。心頭暗道：「莫非金母也被人下了迷失神志的藥物不成？」

金母臉含微笑，抬手道：「四位掌門人不可多禮，快快請坐。」隨着話聲，已走到上首高背椅上坐了下來。

緊隨金母身後走出的是陸碧梧和席素儀、丁令儀、聞玉音三人，一排伺立金母之後。

徐永錫(谷飛雲)乍睹娘在這裡出現，心頭不由一陣波動，暗道：「娘果然在這裡！哦，娘和丁令儀、聞玉音三人同樣目光滯鈍，好像被人下了迷失心神的藥物！」

這一情形，自可看得出來，服下歸心丹的人，神志雖然清醒，只是衷心悅服而已，像平半山等人便是；但目前的金母和三個門人却不一樣，她們眼神滯鈍，神情恍惚，顯然是另外的一種迷神藥物了。大概是怕金母修持功深，歸心丹藥力不足以控制，萬一神志清醒了，豈不誤了大事，所以必需讓她神志完全迷失才行。

「這全是陸碧梧這賊人所爲！」谷飛雲幾乎目眥欲裂，恨不得飛身上去，一劍把她劈了！

四位掌門人落坐之後，陳康和、徐永錫急忙迎了上去，一齊躬身道：「屬下陳康和、徐永錫叩見總令主。」

金母抬了下手道：「很好。」

陳康和、徐永錫依然退到下首站定。

金母目光一抬，徐徐說道：「平、姬二位掌門人遠來，老身正在運功之際，不克迎迓，深以爲歉……」

平半山姬存仁二人欠身道：「總令主言重。」

金母續道：「此次老身奉邀四位前來隴山，一來是會期已近，咱們既稱之爲西路，所有西路各大門派，自應一起赴會，二來是在赴會以前，還有幾件大事亟需待辦，這些都要等四位到齊了才能磋商決定。」

徐永錫心中暗道：「不知她口中所說的幾件大事，是甚麼事情？」

平半山等四人都是服過歸心丹的人，心中只知服從，是以沒有人會提出問題來。

金母口氣微頓，又道：「今天二位掌門人長途跋涉，路上辛苦，不妨稍事休息，陸總管已經安排好明天上午再作討論，不知四位掌門人意下如何？」

平半山等人欠身道：「悉憑總令主安排。」

金母目光一抬，朝陳康和道：「陳總管，平、姬二位掌門人和所有隨從的住處，都安排好了嗎？」

陳康和連忙躬身道：「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很好！」金母點着頭道：「你們可以陪同平、姬二位掌門人前去賓舍休息。」

平半山等四人一齊起身告退，金母也顫巍巍的站起身來，說道：「那麼，恕老身不送了。」

陳康和、徐永錫陪同平半山等四人退出威鳳樓，路上，陳康和以「傳音入密」朝徐永錫道：「谷兄看出來了沒有？」

徐永錫道：「丁兄是說金母被迷失了神志？還有，家母果然是被他們劫持的，金母門下四個門人，除了陸碧梧，家母和另外兩人也都被迷失了神志，兄弟說的迷失神志，並不是指歸心丹，而是另一種完全使人迷失神志的藥物。」

「這就對了。」陳康和道：「我看金母說的話，完全是陸碧梧所授意的。」

徐永錫道：「丁兄如何看出來的？」

陳康和道：「因爲陸碧梧就站在金母身後左邊，兄弟看到在金母說話之前，陸碧梧嘴皮微動，似在以傳音入密說話，等她說完，金母才開口說話，這不是說金母完全被陸碧梧所控制了？」

徐永錫憤然道：「這賤人眞該殺！」

陳康和忙道：「谷兄千萬魯莽不得，這件事我們還得趕快告知谷伯父，要好好籌劃一下才行。」

徐永錫笑道：「兄弟省得。」

陳康和又道：「哦，對了，方才咱們退出來的時候，我已經暗中囑咐青雯，要她今晚二更過後，在威鳳樓附近等候。」

＊ ＊ ＊

現在正是二更天了！

後園林木蓊翳，夜影迷離，但一條白石鋪成的小徑上，正有三人大步走來。

後園是總令主駐蹕之處，自然戒備森嚴，但一路行來的三人乃是總管陳康和、副總管徐永錫和護法荊溪生，自然沒有人阻攔了。

就在他們快走近威鳳樓，還有二十來丈距離，花叢間閃出一條苗條人影，低聲叫道：「總管、副總管。」

陳康和腳下一停，問道：「是青雯姑娘嗎？」

苗條人影應了聲「是」。

徐永錫低聲問道：「妳可曾找到迷失散的解藥了？」

「沒有。」青雯壓低聲音道：「她不相信任何人，迷失散解藥好像由她自己收藏，沒有人知道她放在那裡。」

徐永錫道：「沒有就算了，我們快走。」

青雯問道：「你們要去那裡？」

徐永錫道：「威鳳樓。」

青雯吃驚的道：「我聽說，好像有兩個人伺候金母起居，任何人上威鳳樓去，要有她(指陸碧梧)的玉符……」

徐永錫道：「不要緊，有妳和我們同行，那兩個人不會有懷疑的。」

青雯點點頭道：「那我就要走在前面，表示是我奉命領你們去的。」

荊溪生含笑道：「姑娘說得不錯，我們是奉陸仙子之命去的，就不至使人啓疑了。」一面又低聲道：「飛雲，記着，不論何人，一見面就得把她制住。」

徐永錫低聲道：「孩兒知道。」

當下就由青雯走在前面，陳康和、徐永錫、荊溪生三人緊隨她身後而行。

剛走近樓前，只聽有人沉聲一喝道：「站住！是甚麼人？」喝聲出口，同時閃出兩條勁裝漢子。

青雯走在前面，冷冷的道：「我奉仙子之命，有事來的。」

徐永錫早已在她說話之時，屈指彈出幾顆石子，制住對方二人穴道。

青雯昂着頭道：「陳總管、徐副總管隨我進去。」

荊溪生就在大門口留了下來。

青雯不敢怠慢，領着兩人迅速繞過屏風，走上一道漆得光可鑑人的寬闊樓梯，還沒登上，只見樓梯口站着一個青衣婦人，冷聲喝道：「青雯，妳好大的膽子，未經通報，擅敢帶着人上樓來。」

這婦人年約四旬出頭，瘦削臉，雙顴突出，眉目冷森，看來身份不低。

青雯(宇文蘭)可沒有見過此人，心頭暗暗一楞，慌忙躬身道：「弟子奉仙子玉令，帶陳總管、徐副總管有事……」

徐永錫在她說話之時，屈指彈出三顆石子，分襲青衣婦人三處穴道。

只聽青衣婦人冷笑一聲，抬手之間，就把三顆石子收到掌中，冷喝道：「青雯，妳敢……」

她話聲未落，疾風一颯，徐永錫已經一下從青雯身邊閃出，飛落到青衣婦人面前，右手一探，抓住對方脈腕，左手彈出三點指風，制住了她的穴道，笑道：「仙子玉符，妳看清楚了？」

陳康和看得暗暗讚歎：「谷兄這一手，眞使得神乎其技！」

青雯不待多說，越過青衣婦人，正待朝前走去，只見兩名垂髫青衣少女雙雙迎出，躬身叫了聲：「大師姐。」

青雯道：「妳們不用多禮，我奉師傅玉令，來見聖母的。」

兩名青衣少女中的一人道：「大師姐請進。」

徐永錫以「傳音入密」朝陳康和道：「丁兄身邊不是還有歸心丹嗎？就給她服用一顆，你就請守在這裡。」

青雯冷聲道：「妳們只管走在前面。」

兩名青衣少女應了聲「是」，果然並肩走在前面，青雯和徐永錫跟在她們身後，進入一間佈置精雅的卧室，只見北首一張錦榻上，金母盤膝趺坐，狀若入定，聽到有人走入，恍如不聞，連眼也沒睜一下。

徐永錫看得暗暗歎息，一個不可一世的崆峒金母，竟會被迷失得狀若白痴！正在思忖之際，突聽青雯以傳音入密說道：「大哥，現在可以制住她們的穴道了。」

徐永錫暗暗一驚，心想：她果然機警過人。當下雙手疾發，一下制住了兩個青衣少女的穴道，一面迅快從身邊取出驪龍珠絲囊，遞了過去，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妳要金母手握此珠，運一回功就好了。」

青雯接過絲囊，點了點頭，就悄生生朝榻前走去。

徐永錫怕金母神志被迷，有人走近，突起發難，暗暗功運雙手，全神戒備，雙目一瞬不瞬的注視着金母。

青雯却若無其事，輕盈的走到榻前，輕聲說道：「徒孫青雯叩見師祖請醒一醒。」

金母緩緩睜開眼來，茫然問道：「甚麼事？」

青雯依然輕聲道：「師傅說，師祖這幾天精神欠佳，要徒孫給師祖送來一顆運功珠，師祖只要握在手中，運一回功，就會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金母點點頭道：「好。」

青雯立即把絲囊放在她左手掌心，輕聲道：「師祖握住，就可以運功了。」

金母依言五指一攏，握住了絲囊，看她的樣子，果然在運功了。

青雯回頭看了徐永錫一眼，朝他嫣然一笑。

（未完・卅一）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血劍屠龍

查案遭灰狼破壞　還魂受惡魔脅持

上文提要：徐不凡在冥府先找師叔、師妹了解一下陰間情況，查血劍的原始主人血魔王，無意中找到，從血魔王口中知道眇目神尼是他的情侶，正談論間，王倫、六名護衛、灰狼轉入山腰，於是會同冥府何捕頭等躡踪至懷義寺，搜遍寺院找不到王倫等踪跡，再往前搜，發現一處叫黃泉府，唐朝的張昌宗攔門不准進內，據說王倫等都在裡面，唐、宋兩代的人都窩在此府……

殿下，排列着無數和尚、兵勇、及武林人物。

獨不見秦檜的六名護衛，與銀衣、銅衣使者。

武則天射來兩道攝人魂魄的眸光，在徐不凡臉上打轉，聲音富有磁性，嬌嫩有如童女。「你就是閻王特使，血轎主人徐不凡？」

徐不凡昂首說道：「本使是徐不凡，我也想驗明正身，妳確實是武則天？」

「放肆，朕乃龍體，怎可呼名道姓。」

「哼，妳耍威風的時辰已經不多了。」

「黃泉府自開府以來，你們是第一批訪客，可惜也是最後一批，看你徐不凡唇紅齒白，一表人才，如肯留在朕身邊當差，或可有一線生機。」

「呸！天下的女人死光了，我也不會和妳鬼混。」

「那你就只有一條死路，絕無生理。」

「武則天，妳已死到臨頭，別再耀武揚威，就算妳有一百條命，我也要妳死光光。」

說話中，大踏步的向前走去。

黃綿綿、王石娘、高天木等人緊隨在後，氣氛立即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

驀在此刻，地磚突然塌陷，衆人急忙彈身而起，詎料，飛起二丈餘，正待凌空推進，以便落身有地，頂棚之上猛地破棚而出，又殺出十一條魅影。

魅影身手太快，又是謀而後動，一個個都是身懷絕技的傢伙，這一猝然偷襲，直如天雷貫頂，還沒有看清楚出手者的面貌，王勇、何三虎、黃綿綿已相繼重傷落下，掉進陷人坑。

徐不凡、血魔王、石娘娘，高天木也不例外，都吃了暗虧，只是傷勢較輕而已。

挨了一記悶棍，這才看清楚對手的身份，原來正是秦檜的那六名保鏢，以及四衣衛中的銀衣使者侯方，四名已死的銅衣使者。

驚魂稍定，徐不凡等人立即猛烈反攻，血劍、風火劍一齊出籠，高天木以圈代劍，血魔王以掌當劍。

龍飛鳳舞！

開天闢地！

旋轉乾坤！

大家人同此心，現買現賣，全部施展的是血劍三絕招。

血劍劍法威震武林，三絕招更是天下無敵，此刻四人同時施展，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威勢之猛，如山崩海嘯，速度之快，若電閃雷奔。

一聲聲的慘嗥響不絕！

一蓬蓬的血雨洒不停！

一顆顆的鬼頭往下掉！

一條條的鬼命上了天！

武則天的眉頭才皺了一下，十一條好漢已丟了十條命，只剩下侯方一個，還是徐不凡故意留下來的。

給何三虎、黃綿綿、王勇丟下去三顆靈丹，命高天木將侯方看好，徐不凡將血劍上的血抖一抖，洪聲說道：「各位，我現在要殺的只有武則天、王倫、張易之三個，外加那一頭灰色的狼，你們如果不想丟腦袋掉性命，最好閃到一邊去。」

血魔王居左，王石娘居右，三人構成一個鐵三角，硬生生的向堵在前面的御林軍撞上去。

御林軍早已嚇傻了，誰還敢再輕捋虎鬚，一個個張惶而退，作了縮頭的烏龜。

張易之破口大罵道：「混帳！快上呀！快殺掉這個狂小子。」

徐不凡冷哼一聲，道：「張易之，你鬼叫甚麼，有本事你自己來。」

話落一彈身，凌空飛渡，血劍一閃，張易之的腦袋已搬了家。

王倫是個老狐狸，最是滑溜不過，眼見大勢已去，拔腿就溜。

「姓王的，把腦袋給我留下來。」

王倫跑得好快，已從後門衝出去，可惜，少帶了一樣東西，吃飯的傢伙滾在門檻內。

徐不凡去追王倫，血魔王、石娘娘正堵着御林軍，無形中給了武則天一個逃命的機會，三步併作兩步走，眼看就要衝出側門去。

「阿彌陀佛。」

一聲洪亮的佛號，一股濃濃的酒臭氣，接着是「劈踏劈踏」的拖鞋聲，濟公和尚正巧走進側門，擋住去路，嘻皮笑臉的道：「老妖婆，妳在世間享盡了榮華富貴，男歡女悅，在陰曹又享盡了富貴榮華，女愛男歡，該收起攤子，歇歇脚了。」

徐不凡跟濟顛打了個招呼，對武則天道：「武媚娘，有甚麼未完之事，妳可以交代了。」

死到臨頭了，武則天依然威風八面，鎮定異常道：「朕乃眞命天子，大周女皇，誰敢把朕怎麼樣？」

徐不凡急不擇言的罵道：「甚麼眞命天子，大周女皇，狗屁，充其量妳不過是一個淫亂宮廷，出賣色相，擅於玩權弄術的老騷婆，妳扼死親女李潛，毒死親子李弘，殺死胞兄懷艮，泯滅人性，毒如蛇蠍，其心可卑，其行可誅，即使死十次亦不足以贖爾罪孽於萬一，妳……妳上路吧。」

越說越氣，怒火冲天，血劍倏擧乍落，照準她的脖子砍下去。

不！徐不凡的劍並沒有落下去，因爲當他與武則天四目相接時，他好像在她的眸子裡發現了甚麼，其深似海，一片汪洋，如一團火，更似一把火，徐不凡感覺到一陣突如其來的意馬心猿，難以自制，手腕軟綿綿的一點也用不上力。

「阿彌陀佛！」

再一聲佛號，如醍醐灌頂，旋又聽到濟顛爽朗的聲音說道：「小兄弟，閉上眼睛，快下手，聽說這婆娘可以迷死一百個魯男子。」

徐不凡心一橫，眼一閉，卡察一聲，武則天終於血濺金鑾殿，死於非命。

「慚愧！慚愧！」徐不凡目注濟顛，面有愧色。

濟顛拍拍他的肩膊，道：「小兄弟的定力已經超人一等，武氏天生尤物，媚勁十足，換了旁人可能根本下不了手。」

言畢，便哼着山歌，獨自離去。

徐不凡知濟公心性，亦未挽留，見何三虎、王勇、黃綿綿傷情已癒，早將地面復原，正在忙着鎖拏黃泉府的御林軍等，遂卓立一旁，小心監視，以防小洞天的舊事重演。

諸事妥當，所有的鬼魂皆已鎖好，黃綿綿忽然說道：「咦，那一匹灰色的狼呢？」

徐不凡道：「早就不見了，銅衣使者等十顆腦袋落地時，就沒再見到她。」

王石娘道：「外有濟公老神仙掠陣，牠不可能逃到外面去，狼性多詐，十九又託附在別的鬼魂身上了。」

徐不凡緊走幾步，來至高天木身旁，道：「天木，侯方交給我，你用乾坤圈，去把那匹灰狼逼出來。」

高天木領命自去，徐不凡對侯方說道：「侯方，你只是供別人驅使的一個工具，在生時的罪孽並不算太重，只要在地獄裡受幾年苦刑，便可再生爲人，但首要的條件是，你必須將四衣衛的內幕抖出來。」

侯方已經死過一次，自然不想再死第二次，聞言悽悽惶惶的道：「我說我說，我知道的全說出來就是。」

「這才叫眞聰明，快說，四衣衛的首腦是誰？」

「是……」

與陽世如出一轍，侯方僅僅說了一個是字，那匹灰色的狼霍地從一名御林軍的身上冒出來，後蹄飛踹，踢碎了侯方的腦殼，然後四蹄騰空，箭也似的竄出金鑾殿。

這簡直是向徐不凡挑戰嗎，也更加使徐不凡堅信，這一匹灰色的狼的確大有來頭，朝血魔王、黃綿綿等擺擺手，以示道別，領着王石娘、高天木，立即隨後追下去。

追離黃泉府，追離酆都城，追離幽冥，一直追過奈何橋，追到太原府，僅一步之隔，却再也沒有見到那頭狡猾的灰狼。

* * *

又是一個黑漆漆的午夜時分。

沒有星月，有雲，還飄着濛濛細雨。

太原城裡一片寂靜，大家俱已進入沉沉夢鄉。

只有鼓樓後面的總兵府，褚鵬擧的房間裡，還有一線燈光，褚總兵正

與魏千總秉燭夜談。

夜談，談的自然是機密大事。

機密，自然也不會大聲喧嘩。

二人正分別翻閱着一些文件、書信，時而四目驚視，時而會心一笑，時而間有蚊蚋似的交談，神態謹愼，氣氛充滿神秘。

像風吹一樣，輕輕地，門扉打開了，進來的不是人，是一把劍。

是血劍！

血劍在空際飄飄忽忽的前進着，移動着，似魑魅，如魍魎。

魏千總首先發現，魂都嚇飛了：

「鬼！鬼！」

褚鵬舉也發現了，臉色鐵青：「有鬼！有鬼！」

耳畔，馬上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褚鵬舉，我是徐不凡，不是鬼。」

只聞其聲，不見其人，褚鵬舉心裡發毛，頭皮發炸，道：「徐不凡，你在那裡？我怎麼看不見你？」

「我只是一個無色無形的靈魂，並無軀體，你當然看不見。」

「靈魂？你是說你已經死了？」

「想得美，還沒有人能殺得了我。」

「沒有死，怎會只有靈魂，沒有軀體？」

「我懶得跟你嚕嗦，準備受死吧。」

褚鵬舉下意識的拔出厚背大刀，推桌而起，擺出一個應戰的架式，道：「徐不凡，你索仇討債的規矩，向來是先報血旗、血帖，然後才約定時、地下手，今夜爲何不照規矩行事？」

徐不凡的劍又進了數尺，魏千總的頭已龜縮到肩膀裡，全身打哆嗦，距離褚鵬舉尚不及一丈，徐不凡的聲音冷的像北刮來的冰風道：「褚鵬舉，血旗、血帖早在數月前便已發出，你這條命已經是多餘的。」

「哼！雙塔寺一戰你沒有成功，今夜也不見得能討了好。」

「在血旗、血帖發出後，還能活命的，以你爲第一人，這是巴爾勒攪局的結果，並非你有甚麼了不起，今夜徐某就是爲了取你這一顆遲落的腦袋而來。」

褚鵬舉喊了一聲殺，擰身一躍，雙手握刀，照準血劍砍下去，因爲他看不見人，只好找劍來砍，不料，一刀竟然砍空，斬在石板地上。

這一刀好大的勁兒，石粉齊飛，火花四濺，足足斬進石板內五寸深，要是砍在人身上，即使八個人也會一齊劈成兩片。

「好功夫，好功夫，鵬舉叔不愧爲當朝猛將。」

猛抬頭，血劍就在面前，言冷語寒，聲聲刺耳。褚鵬舉咬牙切齒的說道：「徐不凡，不管你是人是鬼，老夫今夜一定要你粉身碎骨。」

掄起大刀，又是一輪猛攻，招招全力施展，招招不離血劍左右，整個屋子悉被刀影籠罩，毀掉了不少傢俱，却始終傷不到徐不凡。

血劍飄忽不定，褚鵬舉一再受愚弄，以爲眞的遇上鬼，剛剛恢復的膽氣立告消失，硬着頭皮說：「人不跟鬼鬥，再見。」

砍破一扇窗子，才跨出一隻脚，劈面攻來一掌，又將他逼回來，王石娘彈身而入，堵在窗前。

魏千總也是同樣的心意，想從門口溜出去，却被高天木擋回來，高天木當門而立，通路全被封死了。

這兩位哼哈二將的功夫，褚鵬舉是見識過的，深更半夜的，一時間又無從召集部將兵勇，不由心中暗暗叫苦，口中怒聲說道：「你們究竟是人？還是鬼？」

徐不凡的聲音道：「本來是人，曾經是鬼，現在介於人鬼之間。」

「既然不是鬼，爲何不現出身來？」

「我的軀體還在太行山。」

「你眞的只是一個幽靈？」

「對一個將死的人，沒有說謊的必要。」

「憑一個幽靈，你自信能勝得了本將軍？」

「沒有十成十的把握，我又何必來。」

「好大的口氣，爲甚麼一再逃避，不敢與老夫硬拚？」

「是禮讓，不是逃避，我想先讓你熟悉一下幽靈的特性，免得在閻羅王的面前，說我佔了你的便宜。」

「少耍嘴皮子，有種就接老夫的一刀試試。」

「我現在正準備接，請！」

褚鵬舉鬚髮怒張，目赤臉紅，運足了所有的功力，嗨！一聲，雙手握刀砍下去。

金鐵交鳴，火花迸裂，他沒有想到血劍乃是神器，刀劍相撞，褚鵬舉的厚背大刀立刻一斷爲二，不禁心中暗暗喊了一聲：「要糟！」半個念頭都沒有轉過來，血劍已架在脖子上。

卡察一聲！一刀畢命，乾凈俐落。

徐不凡還劍入鞘，交給王石娘去處理骷髏頭，他自己則來至褚鵬舉桌前，翻桌倒屜，一陣搜查。

雖然看不到他的人，石娘娘却聽到主人一再發出驚訝的喊聲，顯然有驚人發現，大有斬穫。

收集了不少重要的文件、書信，交給高天木，徐不凡的聲音問魏千總：「魏將軍，資料中的很多書信，都是褚鵬舉的叔父寫給他的，我猜想，他的叔父十九就是四衣衛的首腦，對不對？」

「大概是吧。」

「徐某想知道，這個人是誰？」

「我……我不知道。」

「你與他秉燭夜談，必爲心腹知已，會不知道？」

「褚將軍原戍守邊陲，調來太原後我們才認識，相交並不很深，這種機密大事他不可能隨便告訴外人。」

「暫且別談四衣衛的老魔，從這些文件中顯示，不但有通番叛國的事實，還有篡奪皇位的野心，老魔的後面，似乎還另有更厲害的人物，是甚麼人？」

「魏某連褚將軍的叔父都不曉得，幕後的人物自然更不清楚了。」

石娘娘聽得怒火，提着骷髏頭衝過來說道：「姓魏的，你倒推得乾凈，再不說實話，你會和褚鵬舉走同一條路。」

通！用骷髏頭在他額頭猛一敲，立刻腫起一個大疱來。

魏千總却一再搖頭，表示甚麼都不知道，王石娘更火更怒，一振風火劍，先在他大腿上刺了一個血窟窿，厲色說道：「我警告你，再不說實話，下一步我就要剁你的腿。」

以一對三，魏千總可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插了翅膀也飛不了，當下慨然一歎，道：「妳下手吧，但求一招畢命，賞我一個痛快。」

徐不凡沒料到他會主動尋死，不由大感驚異，道：「魏千總，你……你想死？」

魏千總鄭重其事的道：「說出秘密是死，不說也是死，魏某但盼死得痛快，別無他求。」

「好死不如賴活着，只要說出實情，我絕不爲難你。」

「你不殺我，可是他們要殺我，而且手段殘酷，即使上天入地也逃不過。」

「放心，只要你肯眞誠合作，我保証你的安全。」

「不行，你不是他們中的一員，不曉得他們的厲害，沒有任何人可以打包票。」

「乾脆跟在徐某的身邊，這樣總可以了吧？」

「一朝加入，生死不渝，倘有違背，挫骨揚灰，這是他們的規矩，即使天涯海角，也絕對逃不過他們的毒手。」

一個人甘願去死，這是一件非常的事，必然也有非常的理由，黑衣人對付侯方的手段，徐不凡是親眼目睹，知他所言非虛，道：「魏將軍，你說，有甚麼辦法可以保証你的安全，但凡徐某能力所及，一定照辦。」

魏千總像洩了氣的皮球，垂頭喪氣的道：「沒有用，甚麼法子都沒有用，除非你放棄逼問口供，因爲他們無所不在，無孔不入。」

高天木一掄乾坤圈，怒不可當的道：「姓魏的，你少耍花樣，說實話起碼還有生存的機會，否則，馬上就要你死。」

他這兒死字才落地，魏千總已咬斷舌頭，與此同時，門外射進一把飛刀，正中心口，當場魂歸西天。

「甚麼人？」

「甚麼人？」

高天木、王石娘衝出屋外去一看，只見一條狼影飛上屋頂，一閃而沒。

追呀追，騰雲駕霧，又是一路猛追，彼此相距不遠，就是追牠不到，直至追出娘子關，又追回到上次與太行三雄交手的地方附近時，旭日業已東升，那匹灰色的狼也突告消失不見。

石娘娘、高天木落在地上，跨步前行，俄頃便至四衣衛與火焰教惡鬥之處。這一場惡鬥異常慘烈，雙方皆損失不貲，地上橫七豎八的倒着二三十具屍體，令人不忍卒睹。

最使人感到吃驚的是，鍾玉郎也赫然陳屍在地，一命歸陰。

高天木訝然說道：「古月蟬好厲害，連鍾玉郎這種難纏的傢伙都能斃掉。」

王石娘道：「死得好，有人殺了他，也免得咱們再費力氣。」

說着，便即繞道而過，準備返回停放血轎之處。

行出十數丈後，徐不凡忽有所感，道：「如果那一頭灰色的狼就是鍾玉郎就糟了。」

此念一生，忙又返轉回去，說糟眞糟，灰狼果然化入鍾玉郎體內，當下一躍而起，沒入濃濃密密林內，想追也無從追起。

追不上鍾玉郎事小，返回停放血轎的地方時，却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

血轎不見了！

二老八駿不見了。

最嚴重的是，徐不凡的軀體也不見了。

沒有軀體，徐不凡就無法還陽，永遠是一個無色無形的幽靈。這一驚非同小可，徐不凡的聲音說道：「一定發生了嚴重的事故，不然二老八駿是不會離開此地的。」

細加審視一下附近的環境，雖有打鬥的跡象，却並無死傷。停放血轎之處有幾片碎木板，山壁之上有數處刀劍痕跡，顯見在血轎附近曾發生過激烈搏鬥。

王石娘氣忿忿的道：「一定是四衣衛的那個老魔幹的，主人的軀體也不知怎麼樣了，二老八駿又下落不明……」

話還沒有說完，上官巧雲迎面匆匆而來，接口說道：「哎呀，你們怎麼到現在才來，眞急死人了。」

王石娘劈頭就說：「我家主人的軀體呢？」

上官巧雲道：「被四衣衛的老魔擄去了。」

「可知擄往何處？」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查清楚。」

「血轎呢？」

「被四衣衛砸壞了，我已請人抬去

修理。」

「二老八駿又在那裡？」

「他們為了保護血轎，尤其是為了保護不凡哥的身體，皆身負重傷，小妹趕到時，均已奄奄一息，被我送到城裡去，正在延醫療治。」

「嚴不嚴重？」

「可能並無生命危險。」

上官巧雲最關心的還是徐不凡，又道：「不凡哥呢？」

徐不凡就在她面前，只是看不見，聞言答道：「我在這兒，謝謝上官姑娘一再大力相助，眞不知道該如何感謝妳才好。」

上官巧雲對着徐不凡發話的方向說道：「不凡哥，快別這樣說，以我們的關係，如果還需要說感謝的話，就未免太見外了，慢說是從旁協助，就是要我死，也會心甘情願，在路上人家一直在想，萬一找不回你的身體來，你的靈魂就乾脆到我身上來好了，從此，我們兩個人就變成一個人，永永遠遠不分離。」

說來甜甜蜜蜜，柔情萬千，徐不凡的感受却頗為複雜，她愈是對他好，他愈是感到痛苦，因為五柳莊滅門的大血案，上官嵩參加了，而且還是主謀的龍頭之一。

只好支支吾吾的漫應了幾句，沒有接着她的話頭談下去。

十丈外的一個小山頭上，突然冒出兩個人來，一個是鍾雪娥，一個是金衣使者，鍾雪娥揚聲說道：「徐不凡聽着，你的臭皮囊在我義父手裡，三天之內保証不會拖出去餵狗。」

徐不凡知道老魔此舉必有所圖，道：「你們到底想幹甚麼？」

「不想幹甚麼，只想跟你交換幾樣東西。」

「甚麼東西？」

「血書、血劍，還有褚總兵的書信、文件。」

「妳不覺得要換的東西太多？」

「與人命比起來，還算便宜。」

「我可以考慮。」

「只有接受與否，沒有考慮的餘地，不答應就丟到荒郊野外去餵狗。」

「好吧，妳說個時間、地點？」

「地點正在挑選，決定後自會另行通知。」

「劈哩叭啦」一陣響，小山上短兵相接，已經幹上了。原來上官巧雲利用二人說話的機會，摸上小山去，打算活捉一個，也好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不料鍾雪娥、金衣使者都不是省油的燈，偷鷄不成蝕把米，不出十合，便被人趕下山來。

鍾雪娥冷聲說道：「你們最好放老實點，也別隨後跟踪，快去療治二老八駿的傷，等候通知，一旦惹惱了我家義父，說不定就不交換了。」

言畢，立與金衣使者結伴而去。

徐不凡亦未追趕，上前安慰了上官巧雲幾句，一行三人一魂，進入城內，住進二老八駿療傷的客棧。

二老八駿的傷的確不輕，刀傷劍創尚在其次，最重的是內傷，尤其是黑衣人的鷹指傷，皆倒在床上，行動不便。

所幸，外傷業經包紮，內傷也服下傷藥，情形尚稱穩定。

徐不凡親自將雪丹妙藥交給二老八駿，各服一粒，待大家精神稍振後，這才開口說道：「事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天叟丁威說道：「公子去後的當天晚上，黑衣人便領着一大羣四衣衛，找到停放血轎的山裡去，雙方一言不合，隨即大打出手，黑衣人的鷹指功實在太霸道，慚愧我們二老八駿沒有一個人能接下他的三招，交手不到頓飯工夫，大家便相繼重創而倒，眼睜睜的看着四衣衛將公子的軀體架走，却無能為力。幸好上官姑娘適時趕到援手，不然，我們這十條命早已埋骨荒山。」

地叟毛奇接着說道：「老奴等護駕不力，殃及少主貴體，請公子嚴懲。」

八駿個個忠心為主，也紛紛自請處分，徐不凡道：「大家快別這樣說，老魔功深技高，神鬼莫測，連不凡都不是他的對手，諸位何罪之有？快將創傷養好，一場更慘烈的搏鬥，可能正在等着我們呢。」

從王石娘、高天木的口中，得知徐不凡的軀體目前仍安然無恙，大家這才稍覺寬心，一齊盤膝打坐，運功調息，以期早日復原，迎接即將到來的新挑戰。

傷勢實在太重，連呂洞賓的靈藥亦難收速效，足足過了一個對時，翌日午時過後，二老八駿才陸續的大致復原。

血轎修好啦，也抬回來了，萬事齊備，就等待鍾雪娥的通知，却始終沒見鍾雪娥找上門來。

等待的滋味很不好受，一個時辰長如一日一年。

千企萬盼，當天的傍晚，終於等到一個金衣使者。

金衣使者當門而立，聲粗氣壯道：「徐不凡，你聽着，時間、地點已經決定了，準備赴約。」

徐不凡的聲音道：「在甚麼地方？」

「十里坡之東的斷魂橋畔。」

「甚麼時間？」

「明日午時之前。」

「好，我會準時到達斷魂橋，但不保証一定跟你們交換。」

「你非交換不可，除非不想要那一具臭皮囊。」

話已傳到，不再停留，金衣使者身形一閃便不見了。

* * *

十里坡，是一條長達十里的長坡，長坡的盡頭，便漸漸進入重山峻嶺。

四駿抬着血轎，另四駿護在轎旁，王石娘、高天木在前開路，二老殿後，正行在一條松柏參天交抱，不見天日的林蔭山道上。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誰都不願想交換的事，却又不能不想，想來想去，結果還是想不出一個圓滿的解決辦法。

畢竟，血書、血劍太重要了。

褚鵬舉的文件，書信是老魔禍國最直接的有力証據。

但是，書、劍，文件再重要，歸根結底是身外之物，最最重要的當然還是徐不凡的生命。

石娘娘實在憋不住了，首先打破沉默道：「主人，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究竟作何打算，應該及早有所決定。」

徐不凡的聲音在轎內說道：「保護血書、血劍、文件、書信的安全第一，我個人的生死存亡第二。」

天叟丁威緊走幾步，上前說道：「老奴斗膽直言，應以公子的安全為第一。」

徐不凡以堅定的聲音說道：「國家存亡事大，個人生死事小，絕不能因為我個人的貪生怕死，而將前人的寶物拱手送人，讓老魔消滅証據，逍遙法外。」

王石娘悲聲說道：「文件、書、劍固然重要，但總有失而復得的機會，主人的貴體一朝被毀，就可能永無回復之日。」

「沒有關係，我寧願永遠飄浮寰宇，神遊太虛，也絕不能讓老魔稱心如意。」

「茲事體大，希望主人愼重。」

「我心意已決，你們都不必再多言。」

徐不凡心意堅決，大家的心情反而更加沉重，前面的松柏也更加繁密，山路漸行陡峭、狹窄。

走在最前面的高天木，忽然返回來說道：「主人，鍾雪娥找你。」

徐不凡一怔，道：「她？找我作甚？」

「鍾雪娥說有重要的事跟主人談。」

「她在那兒？」

「就在左前方山腰的一棵大松樹上。」

徐不凡沉默了一下，道：「好吧，大家在此歇着，我去會會她，看她又在變甚麼花樣。」

飄出血轎，飛向左前方，果然在一棵大松樹的粗椏上發現鍾雪娥，她正手托香腮，斜倚樹幹，作沉思狀。

徐不凡無聲無息的落在她一側，登時為她豐滿的體態，沁人欲醉的少女香氣迷住，此刻，二人近在咫尺，如想掀起她的綠紗，看看她的廬山眞面目，可謂易如反掌，可是，徐不凡乃謙謙君子，却不屑為。

鍾雪娥似乎下意識的感覺到氣氛有點不大對，道：「喂，徐不凡，你到底到了沒有？」

徐不凡的聲音說道：「不敢勞姑娘久等，在下早來了。」

聽聲音，就在面前二尺之處，在感覺上似乎已聞到少男身上特有的氣味，鍾雪娥嚇了一跳，拉緊面上的綠紗，惶聲說道：「你眞壞，來了也不說一聲，差點把人家嚇死。」

「妳的膽子挺大的，怎麼可能把妳嚇死？」

「才不呢，小時候見到老鼠，我都會全身發抖。」

「起碼，妳今天的勇氣夠大，在這節骨眼上，還敢約我相見。」

「聽你的口氣，好像對我有成見？」

「不是成見，是事實。」

「甚麼事實？」

「搶去偽詔，就是事實。」

「我不搶先，很可能落在別人手中，你想要，隨時都可以和我談條件。」

「搶奪血劍，如何解釋？」

「別誤會，我只是好奇，想看一看，並無搶奪之意。」

「今日斷魂橋之會，最初傳話的人就是妳，又如何自圓其說？」

「這是奉命行事，在金衣使者的陪伴下，我只好照實傳話，未敢多置一詞。」

「掌劈巧雲姑娘也是奉命？」

「我恨她。」

「妳與上官家有仇？」

「凡是喜歡你的女人我都恨。」

「鍾雪娥，別死心眼，我們之間不可能有結果。」

「當你有求於我時，就會有結果。」

「我寧願不要偽詔，放棄從妳口中查出老魔的身份來歷，也不會接受妳的敲詐勒索。」

鍾雪娥換了一個站立的姿勢，移動一下枝椏上的位置，嬌滴滴的說道：「不凡，今天約你來，可不是為了跟你吵架，別談這些傷感情的事好不好？」

「那要談甚麼？」

「談談今天的事，你作何打算？」

「我還沒有決定。」

「希望你接受我義父的條件，把你自己的身體換回來。」

「是老魔叫妳來當說客？」

「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片善意。」

「善意？哼，妳眞會選字眼，我信不過。」

「我義父手段毒辣，說一不二，得不到血書、血劍、文件、書信，他百分之百會將你的身體毀掉。」

「就算肝腦塗地，我也不會屈服在他的淫威下。」

「既然如此，你又何必來？」

「我來是想取老魔的性命。」

「他神功蓋世，天下無雙，你不是他的對手。」

「還不曾認眞打過，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

「唉，你這個人甚麼都好，就是太固執，固執得可愛復可恨，須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盼能三思而行，勿將性命當兒戲，我走了。」

跳下大松樹，沒入密林中。

徐不凡望着她逸去的方向，心頭一片迷濛，是敵？是友？是情人？還是寃家？交往越久，越是摸不透她，聰明如徐不凡，竟也弄不懂她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回到原處，繼續前行，羣山夾縫中，一道急流飛瀉而下，水勢湍急，濁浪排空，聲如百猿齊鳴，勢若萬馬奔騰。

溪畔雙峯對峙，相距十丈有餘，上有吊橋一座，交通兩岸，橋面甚窄，僅可容二人擦肩而過。

將血轎停在橋頭，徐不凡飄忽而出，道：「這大概就是斷魂橋了，好一個天險之地。」

高天木上前說道：「奴才已查問過附近樵夫，這正是斷魂橋。」

「四衣衛的人怎麼還沒有到？」

到了，徐不凡話甫出口，對岸已有了動靜，黑衣人依舊黑巾蒙面，走在最前面，依次是鍾雪娥、二名金衣使者、四名銀衣使者、八名銅衣使者，人數不算多，却是四衣衛的精英。

另外還拖來一副黑漆棺材，棺材頭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以及很多畫有符咒的封條。

黑衣人當橋而立，洪亮的聲音震盪羣山：「徐不凡，看不透你還是個信人，果然依時赴約。」

徐不凡同樣聲洪氣壯的道：「與人約，言而有信，這是我徐不凡一貫的作風。」

「東西帶來沒有？」

「不帶來如何赴你的約？」

「哼，諒你也不敢不帶來。」

「我的臭皮囊在那裡？」

「棺材裡。」

「好地方，人活百歲，最終還是要進棺材，你拖過來吧。」

「沒那麼容易，交換的地點預定在這邊。」

「我不吃這一套，除非你過來，否則免談。」

「徐不凡，你不過來老夫就將棺材推下斷魂河。」

「你不會，你還想釣大魚，敲竹槓，贖回你的罪証，不然早下手了，何須等到現在？」

徐不凡聰明絕頂，早將他的心態摸得一清二楚，心意堅決，寸步不讓，黑衣人縱有滿腹詭計，却也奈何不了他。雙方漫天喊價，就地還錢，經過一番爭執、折衝，最後將交換的地方定在斷魂橋的中心點。

黑衣人，帶着一名金衣使者，拖着棺材，上了斷魂橋。

徐不凡，領着王石娘，提着一口皮箱，也上了斷魂橋。

雙方在相距不到一丈的地方停下來，黑衣人雙目電轉，尋來尋去，始終沒見到徐不凡的踪影，一脚踩住棺蓋，道：「徐不凡，你在那裡，棺材內外皆有禁制，旁門左道絕對走不通。」

徐不凡道：「我就在你對面，不近也不遠，偷鷄摸狗的勾當還從來沒有幹過。」

「哼，你要是敢亂來，第一個死的就是你。」

脚上加力，整座吊橋立即搖晃不止，令人動魄驚心。

徐不凡道：「上有危橋，下有急流，你倒眞會選地方。」

黑衣人乾咳兩聲，陰惻惻的笑道：「斷魂橋上欲斷魂，斷魂河中水嗚咽，天鵝不渡，天鴨不游，這是老夫爲你特選的葬身之地。」

「人不自私，天誅地滅，好風水應該留給自己，奇怪，怎麼沒見你的乾兒子鍾玉郎？」

「他昨夜酒醉，至今未醒。」

「我想起一件事來，你乾兒乾女姓鍾，你也應該姓鍾才對，却想不起普天之下，有那一位姓鍾的，足可以權傾天下，左右朝綱？你是褚鵬舉的叔父，是姨表？還是姑表？」

「一表千里，別扯得太遠，血書、血劍在那裡，先讓老夫瞧一瞧。」

「瞧瞧可以，但徐某不保証一定跟你交換。」

命王石娘打開皮箱，血書、文件、書信全部在一起，黑衣人不由自主的向前衝兩步，王石娘關好皮箱，蓄勢以待，徐不凡橫劍橋中，以防萬一。

黑衣人沉聲說道：「怎麼少了一把血劍？」

嗆！嗆！徐不凡拍拍劍鞘，道：「血劍在徐某手中。」

「老夫爲何看不見？」

「劍未出鞘，持在幽靈手中，你自然看不到。」

「拔出來，老夫不見兎子不撒鷹。」

「血劍一出，無血不歸，還是不看爲妙。」

「不見血劍，你就休想還魂復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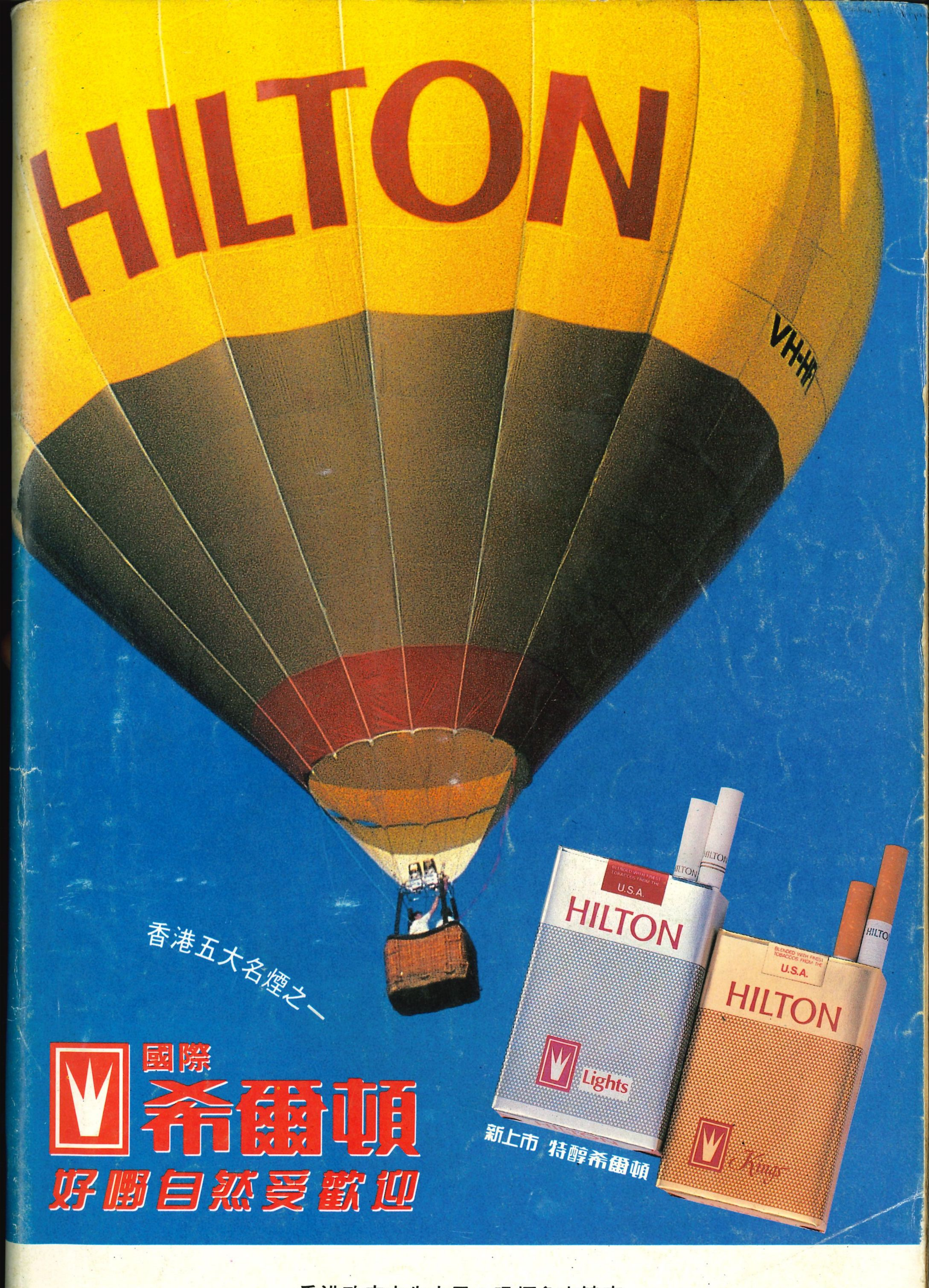
「好吧，死在血劍下，你也許會覺得體面些。」

鏗鏘！銀虹一閃，劍光如血，高懸在斷魂橋的上方，陽光照射之下，光芒四射，宛若一串明珠，黑衣人忍不住讚了一句：「好劍！」

徐不凡振劍在空際劃了半個圓弧，道：「閣下，我那具臭皮囊你也該亮相了吧？」

黑衣人猶豫了一下，連說：「那當然，那當然。」

退後兩步，與金衣人合力打開棺木，金衣使者動作好快，一支劍閃電似的抵住棺中人的心口。（未完．十五）


HILTON
VH-HI
香港五大名煙之一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Lights
HILTON
U.S.A.
Kings
新上市 特醇希爾頓